武俠世界

花蝶情仇（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馬行空·著

江湖仇殺，無日無之，一位武林高手遭一個殺手組合所殺，因而驚動親友追查，幾經波折，終於查出眞相，……內情却匪夷所思，令人難斷是非……



第29年

32

$7.00

編者話

雷宏策騎急奔，希望能搶在「灰衣五煞」之前趕到伏虎崗，可是他却遲到了，只見那裏已是面目全非，秦擒虎已死於非命，是誰買兇擊殺秦擒虎呢……今期刊出的「花蝶情仇」一開始便是緊張激烈的打鬥場面，秦擒虎的被殺隱藏着一段鮮爲人知的故事，個中情節迂迴曲折，耐人尋味，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飛鳳鎖龍輪」是江中萍的精心佳作，八名英雄之後人，爲了報仇雪恨，憑着他們的機智勇敢，聯手共同對付頑敵，他們更設計出「飛鳳鎖龍輪」這種奇門兵刄，去擊破頑敵的「九龍鞭陣」……故事情節感人肺腑，英雄兒女同仇敵愾不畏艱險，全力以赴擊退頑敵的大不畏精神，值得一讚！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是傅紅雪先生撰著的「六太子」，傅先生向以文字精練、流暢，故事題材新穎稱著，「六太子」是描述天竺國兩位太子明爭暗鬥、謀權奪位，而至派出大批高手追殺忘佛和尚的前因後果，結局更是出人意表，幸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花蝶情仇（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秦擒虎被「灰衣五煞」擊殺，雷宏和杜仲行誓死要爲他報仇，但最後查出個中因由，却是……馬行空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大破連環馬（水滸傳連圖故事之十六）◀二▶……高石　45
飛鳳鎖龍輪（新派俠情倫理故事）◀上▶
行刺不遂遭囚禁　九龍鞭下血飛濺……江中萍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武林大血案（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三▶
選擧賢能滅邪惡　易容難辨憑眼神……吳中龍　63
金釵令（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溫柔可愛解語花　火龍甲衣護嬌軀……卧龍生　71
陰魔（詭異奇情中篇故事）◀二▶
高手雲集齊商議　盡展所能滅羣妖……黃鷹　77
好馬不吃回頭草（新派風趣俠情倫理故事）◀三▶
打骰顆顆是六　接字句句雌黃……歐陽雲飛　83
護花門（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部署戰鬥策略　派人偵察敵情……東方玉　91
爭霸（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忍辱詐瘋癲　被囚作苦工……西門丁　99
魔傘風雲（俠情中篇故事）
相遇似如不見　幾番聯絡無緣……東方白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魔血指環（新派武俠長篇）
擄得人質在手　談判語氣激昂……逍遙客　113
鳳在江湖（俠情長篇故事）
探密道發現人影　殺丐幫避免麻煩……徐諾　121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2期
（總號14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萬火急 飛馳報訊

雷宏胯下的坐騎奔馳如飛，但他仍然嫌牠跑得不夠快，鞭如雨下，恨不得胯下那匹馬像鷹飛一樣快捷。

那匹馬顯然是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奔馳，馬身滿是汗水，咀角滿是白泡，縱任雷宏鞭下如雨，不但未見增速，反而慢了下來。

雷宏的身上臉上也滿是汗水，這時候已是仲秋時份。

金風送爽，天氣涼快，雷宏若不是經過一番奔馳，焉會滿身汗濕。

驀地，那一匹馬前蹄一蹶，栽向地上，發出一聲咽嗚。

雷宏冷不及防之下，幾乎從馬背上掀翻摔跌落地上。

幸好他身手敏捷，反應夠快，藉勢從馬背上向前一個翻掠，落在馬前丈外的地上。

轉身看一眼那匹馬，只見那匹馬口吐白泡，四蹄無力地掙動着，肚皮急促地抽搐着，這情形，就算死不了，只怕在一時三刻間，也無法恢復過來。

情仇



那匹馬好明顯是因爲奔馳過度，力竭倒下的。

雷宏急得什麼也似的，搓着手團團轉了幾轉，眼看不可能再指望那匹馬可以再站起來的了，而路上又不見一個行人，更別說其他的車馬了，跺跺脚，他決定棄馬往前路飛奔下去。

他剛往前奔掠出去，身後來路遠處隱隱傳來一陣奔馬的馳驟聲，他不由神色一動，剎住身形，扭轉身往後走。

先是看到一陣飛揚起來的塵烟，跟着，他便看到一騎人馬飛一樣馳來。

他的眉梢剔揚了一下，臉上也現出一抹喜色。

轉眼間，那騎人馬已奔到來，雷宏清楚地看到，那匹馬神俊非凡，通體的毛色黑得發亮，就算是不懂相馬的人，也看得出，那是一匹上駟。而馬上的人一身白衣，年紀很輕，大約三十歲不到，黑白相加，份外觸目。

雷宏看清楚來騎後，心中主意已定，忙往路當中一站，伸開雙臂，攔阻那騎人馬。

那騎人馬瞬眼間便已馳到雷宏的身前，馬上的騎者眼快手急，慌忙一勒韁繩，那匹駿馬發出一聲嘶鳴，前蹄驟揚，跟着一落，穩穩地停站在距雷宏不到五尺的地上。

雷宏就在那一匹馬驟停的剎那，身子倏地縱撲起來，雙拳閃擊向那白衣騎者的頭面及胸膛。

那騎者在驟見雷宏擋道的剎那，已然心生警惕，但他却料不到對方悶聲不响便向他出手，是以，他不由有點失措，急忙往左邊歪倒下去，以閃避雷宏那勢道迅猛凌厲的一擊。

那知道雷宏那一招只是虛招，那白衣人的身形才歪倒下去，雷宏招式驀地一變，化拳爲掌，沉肘切擊向那白衣人的腰肋部位。

那白衣人在倉促之下，根本來不及出手應接，只好乘勢翻跌落地上。

雷宏切下的那一掌即時改爲按，輕按在馬鞍上，身形凌空一轉，敏捷地落在馬鞍上，同時間一踢馬腹，那匹馬負痛之下，嘶叫一聲，猛地向前衝竄出去。

那白衣人翻跌落地上，才站起身，一眼瞥到坐騎向前驚竄出去，便知道坐騎被奪，心急之下，不禁疾喝一聲：「嘿，大胆狂徒……」下面話陡然窒住，人却有如激矢般標掠前去。

那匹馬確是一匹上駟，那白衣人標掠之勢那麼快疾，却居然追截不了。

雷宏哈哈大笑一聲，頭也不回地大聲道：「這位朋友，雷某因有急事，不得已暫借閣下坐騎一用，還望閣下原諒則個，他日再見，雷某定當向閣下致歉陪罪！」大叫聲中，那匹駿馬在他的接連脚踢下，向前飛馳而去。

那白衣人一掠再掠，都追截不上，知道無法可以追上，只好停下來，呆望着貶眼間已奔馳出數十丈遠的人馬，一臉焦急氣惱與無奈。

轉眼間，雷宏一騎已遠去得只剩下一縷黑烟。

那白衣人氣怒得咬牙切齒的，猛地一頓脚，往前飛掠下去。

他一脚頓下的地上，頓時留下一個足有寸許深的脚印。

* * *

雷宏沒有看錯，那匹奪來的黑馬確是一匹上駟，在他催策之下，四蹄翻飛，彷似鷹飛一樣向前飛馳。

雷宏滿意地噓了口氣。

他相信，在黃昏時份，一定可以趕到伏虎崗。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馬行空・文

可飛・圖

花蝶



* * *

伏虎崗是一座長滿了矮松樹的山崗，遠望之下，彷似一頭蹲伏欲躍的猛虎那樣，那大概就是崗名的由來吧！

而在伏虎崗的崗脚下，有一座不大不小的莊子，而這座莊子雖然沒有什麼氣勢，但莊主人却是一位名震武林的人物。

在武林中，若是提起秦擒虎的大名，相信沒什麼人沒有聽過其大名的，要不，那人大概算不上是一個武林人了。

縛龍手秦擒虎！

這時候秦擒虎正在莊子的大門內與五個穿一式灰衣的漢子在浴血苦戰着。

而在莊子內的其他地方，有七八個人已倒斃地上。

那些人都是被殺死的。

當中，更有三個是秦擒虎的弟子，其餘五個都是莊子內的下人。

秦擒虎今年還不到五十歲，尚未娶妻，他曾對人說，身在武林，時常會身不由主地惹上殺身之禍，因此，不宜娶妻生子，以免有朝一日累及妻兒，是以，他一直沒有娶妻，只收了三個弟子。

那三個弟子據說都已得他六成眞傳，在武林中也可以說是一位高手了，而那五個莊漢雖是下人，秦擒虎却都授以武技，但八個人還是給那五個灰衣人殺死了。

那五個灰衣人到底是什麼人？

他們因何要殺秦擒虎？

他們居然連赫赫有名的縛龍手秦擒虎也敢惹，莫非他們吃了豹胆熊心？又

抑或是瘋了？

＊　＊　＊

那五個灰衣人既不是瘋了，也不是吃了豹子胆老虎心，他們是五個殺手！五個爲了錢，什麼事也敢幹的頂尖殺手。

而他們的胆量簡直比天胆還大！

他們曾經爲了一萬兩金子，連上一任武林盟主也敢殺！

結果，上任武林盟主霍天爵死在五人的刀下。

這當然震動了整個武林，也引起了武林中人的公憤，在接任盟主的「急公好義」岳中行的號召下，集合了一批武林同道，追殺五人，但結果，却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原來，那批武林同道在江湖上追尋了五人已有一個月，却連五人的影子也找不到，但却被五人接二連三的施展暗算突襲的手段，殺傷了不少武林同道，令到他們杯弓蛇影，最後，也不知是那一個首先悄然溜走了，跟着便陸續有人開溜，就這樣，慢慢便解散了。

而這五個灰衣人自此之後，名頭更響。

這五個灰衣人到底是什麼人物？

他們就是被武林中人稱爲「拘魂奪命灰衣五煞」的一個殺手組合。

而他們每一次幹的都是大買賣，代價起碼在一萬兩銀子以上的買賣，他們才會幹，不然，他們說什麼也不會幹。

而正因爲他們這個「規矩」，至今爲止，死在他們手上的武林人物，不算太多，但却都是武林中名頭响噹噹的人物，不然，也不會「勞動」他們了。

而他們每一次接下「買賣」後，不論要殺的人是頂尖高手還是絲毫不懂武功的，都是五個人一起行動的，也因此，若價錢不高的話，那五人均分的錢就很少了。

而五人自出道以來，從未失過一次手。

死在他們手上的武林人物之中，最有名氣的要算上任武林盟主霍天爵了，但論到武功之高，却要算是黑道巨擘「天狠噬日」公孫無恨了，還有聖手金弓夏準，仙人指邵淮北，飛天豹余過……這些人都是武林中黑白兩道的有名人物，却一一死在五人的手上。

這一次五人找上秦擒虎，不知是誰僱請他們殺他？

＊　＊　＊

秦擒虎同樣不知道是誰僱請「拘魂奪命灰衣五煞」來殺他。

他曾在灰衣五煞與他動手的時候，一再喝問他們，但五煞却堅不肯說，只叫他死後到地府去問閻王便知道。

秦擒虎以一套「上天入海縛龍手法」飲譽江湖，自出道以來，敗在他九九八十一式縛龍手法下的高手，不知凡幾，但却未嘗一敗，是以，在武林中名頭响噹噹。

但這一次，他看來要栽在「灰衣五煞」的手上了。

因爲他那九九八十一式「上天入海縛龍手法」雖然精奇玄妙，但「灰衣五煞」的刀法却詭異奇幻，加上五人聯手施展的那一套「五行必殺刀法」厲害無比，而五人又配合得如此純熟，五把刀施展開來，刀光交織，彷如一面刀網，將秦擒虎困在當中。一任他如何衝突，也無法脫困。

說起來，要不是灰衣五煞以五敵一，是無法「困」得住秦擒虎的。

秦擒虎吃虧在以一雙肉掌應付灰衣五煞的五把利刀，雖然他的掌法奇妙剛猛，而且內功深厚，但對方五張利刀，仍然多少有所顧忌的。

更何況，他身上已受了四五處刀傷，雖然只是皮肉之傷，但總會影响到他身手的施展，是以，他在五人的圍攻下，只能作困獸鬥。

「秦擒虎，江湖上傳說你那套上天入地縛龍手法如何精奇厲害，原來不過爾爾，眞是見面不如聞名，依我說，你還是認命吧，我保証留你全屍！」五煞中的嚴剛說話中，身形驟矮，一刀掃向秦擒虎的雙脚。

秦擒虎却沒有搭理他，身形往上急縱，避過嚴剛那一刀，同一時間一招「東海擒龍」硬是將五煞中的另一煞蔡青逼得撤刀閃退開去，接着身形倏轉，反手一掌拍開堪堪斬至他腰背上的那把刀——那是五煞中另一煞洪濤的刀，猛地身形一個仰翻，刀風「颯」地自他的臉上掃掠過，泛膚生寒，却乘勢一腳斜挑，險險將那個叫馬奔削向他肩頭的刀踢開。

於此可見他身手之高明敏捷。但他却無法突破五人的圍攻。

而五煞在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他。

秦擒虎在苦戰中，不時覷空往莊外瞥一眼，似是在企盼什麼，這自然逃不過嚴剛與其他四煞的目光。

嚴剛立刻開口說道：「秦擒虎，你別指望有人趕來救你，咱們在路上已佈下埋伏，任何趕來這裏的人，都別想通過！」

秦擒虎依然悶聲不吭，仗着那套名震武林的「縛龍手法」，與灰衣五煞苦戰着。

而他確是在企盼一個人可以在這時趕到來，只要那個人來到，令到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灰衣五煞便不足懼了。

但那個人只說會在今日趕來這裏與他相晤，對於他會遭到灰衣五煞的襲擊，一點也不知情，正因爲有這個希望，秦擒虎才能夠竭盡所能，撐持下去。

他期待的那個人會不會就是雷宏？

＊　＊　＊

雷宏之所以這麼心急趕路，甚至不惜幹出攔途截劫坐騎的行逕，正因爲他要急着趕到伏虎莊，希望能夠趕得及通知秦擒虎——灰衣五煞會在今日殺他，也希望能夠阻止五煞動手。

他之所以會知道五煞將會在今日殺秦擒虎這個消息，乃是意外之得，就在兩日之前，他在伏牛鎮遇上一個獨行賊——余獨行，雷宏有一個朋友曾死在余獨行的手下，他一直很想替那位朋友報仇，但却一直找不到余獨行，如今這麼巧遇上了他，自然不會放過他，一動手

之下，余獨行不敢被擒，他正想下手殺他，既替江湖除害，也替朋友報仇，余獨行却忽然向他提出，只要他答應放過他這一次，他便說出一個極之重要的消息。

雷宏起初不大相信他，及至他說出是一個有關秦擒虎生死的消息時，他馬上便答應了。

因為秦擒虎乃是他的生死之交，提起他與秦擒虎的交情，武林中很多人都知曉，大概余獨行也聽聞過，所以，在生死關頭，為了保住一命，便用那個消息來交換自己一命。

他將他知道的消息對雷宏說出來。

——兩日後，灰衣五煞將會對秦擒虎下毒手。

至於是兩日後的那一日，他就不知道了。

雷宏追問他是怎樣得到這個消息的，他說什麼也不肯說，雷宏已答應不殺他，而除了殺他之外，根本威嚇不到他說出消息的來源，雷宏是個言出必踐的人，余獨行大概也聽聞過他的為人，所以，才敢堅持不肯吐露消息的來源，雷宏拿他沒法，只好饒了他這一次——放了他。

不過，他却在放他之前，一掌砸碎了他的右膝蓋，令他終生殘廢，再不能在江湖上幹那沒本錢的買賣。

雷宏這麼做，一點也沒有毀諾，因為他只答應饒過他這一次，可沒說過不會傷他，因此，他這麼做雖然有點取巧，但却不算毀諾。

余獨行右膝被砸碎，自然恨透了雷宏，但却奈何他不得，只好將那股恨意埋在心底。

其實，他要感謝雷宏才對，雷宏這麼做，根本是出於一番好意，若他從此退隱江湖，應該可以安渡餘年，反之正如俗語所說，上得山多終遇虎，瓦罐不離井邊破。他若是繼續在江湖上幹那沒本錢的買賣，始終會失手被殺的。

伏牛鎮距伏虎崗足有三百多里路，雷宏幾乎是日夜兼程趕路，途中換了兩匹坐騎，總算在最短的時間——兩日後的今日，快將趕到伏虎崗。

他一直在心中暗禱，能夠趕得及在五煞向秦擒虎下手之前，趕到伏虎崗，通知秦擒虎，好讓他有所防備。

可惜，他還是遲了。

若是他能夠在秦擒虎支撐不住之前，趕到去，那秦擒虎就有救了。

只不知他能否及時趕到去。

而秦擒虎又是否支撐得了。

還有，灰衣五煞說的「在路上埋伏了手下」是否是真的，若不是虛言恫嚇，那雷宏就不能順利趕到伏虎崗，而多一分阻滯，對秦擒虎來說，就增多一分危險。

* * *

還有二十里路左右，便趕到伏虎崗了。

就在這段路上，雷宏遇上了阻攔。

阻攔着去路的，是一個身穿藍衣的年輕漢子，看樣子大約三十上下年紀。

雷宏不知道那是什麼人，馬上警惕地微微收韁，將速度放緩，兩道目光直射在那人身上。

那人却急不及待的迎上去，雷宏心頭一凜，馬上將馬勒停，同時伸手摸向腰間的刀柄。

那年輕漢子却抱拳向他一拱，說道：「閣下，在下因有急事要趕往伏虎崗，閣下可否暫借坐騎一用？」

雷宏定定地注視着那人，看到那人客氣地對他說話，一點敵意也沒有，不由暗鬆了口氣。「閣下到伏虎崗幹麼？」右手仍然摸在刀柄上。

「找縛龍手秦擒虎秦大俠！」那年輕漢子接口說道，一臉焦急的神色。

「找他有什麼事？」雷宏緊接問。

「有十萬火急的要事要告知他。」那年輕漢子說着踏前一步。「閣下到底答不答應？」

「閣下怎麼稱呼？」雷宏心頭一動，不由反問。

「在下韋樂。」

「韋樂。」雷宏口裏叨唸一遍，腦子却飛快地轉動了一遍，却想不起曾聽過「韋樂」這個大名，不禁思疑地道：「你認識秦擒虎？」

「不認識。」那年輕漢子搖搖頭道。

「你既然不認識秦擒虎，那怎會有緊要的消息告知他？」

韋樂雙眼一睜，疾聲道：「閣下是什麼人？問長問短的！是何居心？」

雷宏被他這一說，心頭猛地一震，省起自己還要火急趕往伏虎崗，登時臉色一沉，沉聲道：「你在此阻攔着我，又是什麼居心？快讓開，我沒有時間與你說長道短的！」說着雙腳一踢馬腹，那匹馬嘶叫一聲，猛地往前竄衝。

那年輕漢子韋樂雙眉陡剔，急不迭往旁閃開，同時間一掌切向雷宏的腰脅部位，左手則閃電般攫抓向馬頭的韁繩。

雷宏眼快手急，疾忙往外一扯韁繩，那匹馬立時往外斜竄出去，恰好避過韋樂的一掌一抓。

韋樂身形急縱，撲追過去。

雷宏雙腳連踢馬腹，那匹馬負痛之下，往前狂奔出去。

韋樂眼看撲追不上，腳尖在地上一點，身形往上縱射起來，接凌空一個翻掠，「颼」地掠射至雷宏的頭上，一掌疾擊向他的腦門。

雷宏警覺地側頭閃避，雙腳用力踢在馬腹上，那匹馬痛嘶一聲，往前狂奔。

韋樂一拳落空，身形落地，雷宏一騎人馬已經奔出十數丈外，欲再追截已不可能，他氣急得右拳擊在左掌上，無奈之下，只好展開身法，追着雷宏一騎往前路奔掠下去。

很快，雷宏一騎已將韋樂拋離得沒了影踪。

* * *

秦擒虎終於倒在灰衣五煞的刀下。

他是死不瞑目。

因為，他自始至終都不知道灰衣五煞為何要殺他。

——也就是說，不知道是什麼人僱

請灰衣五煞來殺他。灰衣五煞雖然殺了秦擒虎，但五煞中的老二蔡青也受了頗重的內傷。

原來，蔡青是自願挨了秦擒虎一掌，令到他露出破綻，因而被五煞中的老大嚴剛乘隙一刀捅在他的腰眼上，再被五煞中的老四馬奔一刀削斬在他的大腿上，以至影响了他的行動，因而被五煞亂刀斬殺！

不過，他在臨死之前，仍然拚盡全身的氣力，一掌將五煞中的老五巫艮的左臂劈斷。

而巫艮是甘願挨上秦擒虎那一掌的，目的就是要阻止秦擒虎突圍而出，好讓其餘四煞乘勢將他斬殺。

灰衣五煞也可說是夠狠的了，居然能夠拚着受傷也不讓秦擒虎有脫身的機會，令到他終於死在他們的刀下。

這就難怪他們無往而不利了。

秦擒虎雖然死不瞑目，却死得無話可說。

五煞殺了秦擒虎之後，都不由鬆了口氣，嚴剛吐口氣道：「姓秦的果然名不虛傳，厲害得很。」

「要不是老二甘願挨姓秦的一掌，令到他露出破綻，只怕我們不會這麼快便殺得死他。」老四馬奔抹去額上的汗水，說道。

「老大，那你先前怎麼又說姓秦的不過爾爾，見面不如聞名？」老五巫艮腦筋比較遲鈍，但却是五煞中最兇狠的一個。

「老五，老大先前那麼說，只不過是想激起姓秦的性子，從而露出破綻，好讓我們易於得手！」老三洪濤笑說道：「老五，你就是不肯動腦筋！」

巫艮却一點也不以爲忤，呆笑一聲，道：「老三，我娘生下我的時候，我就是這麼笨的了，這可怪不得我，要怪，就怪我老娘吧。」

馬奔正想開口說話，嚴剛忽然做了個噤聲的手勢，傾耳細聽起來。

洪濤四人看到老大那樣子，知道他必有所覺，忙亦屏息傾耳細聽。

細聽之下，五人都隱隱聽到一陣蹄聲，自莊前那條道路快速地傳來。

「是馬蹄聲！」巫艮腦筋雖鈍，耳目却很聽敏，第一個脫口說道。

「一定是什麼人趕來這裏。」馬奔接口道。

「我們馬上溜！」嚴剛疾聲道：「免得被趕來的人看到我們！」

他們說溜便溜，馬上從莊後溜了。

＊　＊　＊

雷宏一騎飛馳到莊前的時候，灰衣五煞已經溜得沒了影踪。

雷宏一眼看到莊門大開，却看不到一個人影，頓感不妙，才將馬猛然勒停，人已從鞍上飛掠起來，掠入了莊門內。

馬上，他便瞥到一個人倒斃在莊門內左側的地上。

他立刻認出那人就是縛龍手秦擒虎！

「秦大哥！」雷宏一聲驚叫，急撲過去。

地上的秦擒虎一身是血，一點動靜也沒有。

「秦大哥！」雷宏悲痛地嘶叫一聲，跪倒在秦擒虎的身邊，一把將之扶起來。

秦擒虎身子軟軟的，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雷宏不用探他的鼻息，也看出他已死了。

而秦擒虎的身上仍然流着血。

雷宏是個老江湖，他馬上便從這一點，看出秦擒虎是剛死了一會的，說不定，殺死他的人還未逃離莊內。

他忙輕輕放下秦擒虎，吸口氣，跳起來，嗆然拔出腰間那柄九龍刀，往莊內撲去。

結果，他還發現了其他八具屍體，兇手的踪跡却尋找不到。

他憤怒得一刀將一棵海腕粗的樹攔腰斬斷。

回到秦擒虎的屍體前，雷宏垂下頭，緊握着左拳，激聲道：「秦大哥，我來遲了，我發誓一定會替你報仇的。」

深深地吸了口氣，還刀入鞘，他彎下身，將秦擒虎的屍體抱起來，向正中的那間草堂走去。

才將所有的屍體在草堂內放置好，雷宏馬上察覺到有人進入莊內。

他立刻將九龍刀拔出來，大步走出草堂。

果然有人走入莊內，雷宏一眼看到那人，雙眼一睜，疾聲道：「是你！」

一頓，又道：「這麼快便趕到來，你的輕功不錯啊。」

韋樂看到雷宏在莊內，怔了一下，隨即便道：「閣下原來也是趕來伏虎莊的，想來閣下一定是秦大俠的親友了，冒犯之處，請多多原諒。」

說時抱拳向雷宏行了一禮，接着又說道：「請教閣下大名如何稱呼？」

雷宏見他說話這麼客氣有禮，那口氣頓時消了。「我姓雷，名宏。」

韋樂一聽，頓時神色一動，忙抱拳道：「原來是雷大俠，我眞是有眼無珠，居然冒犯你……」

雷宏忙擺擺手，道：「閣下不用自責，正所謂不知者不罪，何況，你欲奪取我的坐騎，也不過是想趕來伏虎莊，要不是我也是十萬火急要趕來這裏，無心理會你，那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一頓，目注韋樂，問道：「閣下火急趕來伏虎莊，到底有何事幹，現在可以說出來了吧？」

韋樂忙道：「當然可以。」頓一下，接說下去。「在下趕來這裏，是想告知秦大俠，有人會對他不利。」

「閣下這個消息是怎樣得來的？」雷宏心頭一動，疾聲問。

「在下是從一個垂死的人口中聽來的。」韋樂答道。

「可知道那個人是誰？」雷宏口裏這麼問，心裏却想到：「那個人會不會就是余獨行？」

韋樂說道：「在下認出那人就是飛天鼠余獨行。當時他身負重傷，倒卧在一處山脚下的草叢旁邊，奄奄一息，在下扶起他時，他張眼看了我一眼，咀裏斷

斷續地說着：『秦擒虎……這一次死定了……他……逃不過……灰衣……五煞的……毒手……我在地府遇見他……一定要好好地與他……喝個……痛快……』，在下聽他這麼說，心中又驚又急，正想追問他怎會知道灰衣五煞會向秦大俠下毒手，余獨行却已斷了氣。當時，他渾身是血，身上起碼有七八處傷口，在下猜他可能是遇上了對頭或者仇家，負傷之下，逃到那裏不支倒地。

「在下當時對余獨行所說的話，只是半信半疑，後來想一下，正如俗語所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余獨行所說的，大概不會是胡言亂語。再說這是關乎秦大俠的生死大事，正是寧可信其有，於是，在下便急急趕來伏虎莊，跑折了一匹馬，只好徒步急趕，所謂救人如救火，自然是越快越好，奔掠出七八里，聽到後面有馬蹄奔馳聲，在下爲了快點趕到伏虎莊，才會冒犯了雷大俠你。」

雷宏眉梢揚動一下，說道：「老弟，別再提那回事了，好麼？」看到韋樂點點頭，才再說下去。「老弟，你猜的可能不錯，余獨行被我擊碎了他的右膝蓋後，由於不良於行，却在途中遇上了仇家，因而不敵受傷，却還是被他逃了，可能由於傷勢太重，因此逃到那處山脚下不支倒地，被老弟你遇上了。」

一頓，又道：「老弟，你認識我秦大哥麼？」

韋樂搖搖頭。「在下久聞秦大俠的大名，却無緣一見，這一次總算可以拜識秦大俠的風範了。」

雷宏正想將秦擒虎遇害的消息說出來，韋樂已搶先說道：「雷大俠，怎麼不見秦大俠？莫非……」

雷宏沉重地道：「老弟，秦大俠已經遇害死去了。」

韋樂聽得猛地一震，疾聲道：「什麼？秦大俠已經遇害死了？」

雷宏沉重地點點頭：「我們都來遲了。」接將他趕到伏虎莊時看到的情形，向韋樂說了一遍。

韋樂聽得動容不已。「雷大俠，這麼說來，江湖上流傳有關灰衣五煞的種種殺人傳說，都不是誇大其詞的了？」

雷宏握拳道：「連秦兄也逃不過他們的毒手，他們的厲害也可想而知！」

韋樂不由動容道：「灰衣五煞這麼厲害，江湖中人豈不是人人自危？」

雷宏却道：「不管他們有多厲害，我也要找到他們，替秦兄報仇的！」

韋樂吸口氣，挺挺胸，道：「雷大俠，在下也想見識一下灰衣五煞，看看他們有多厲害！」

雷宏深深看了韋樂一眼，好意地說道：「老弟，依我說，你還是不要淌這渾水，說不定那會要你付出慘重的代價的！」

韋樂却堅決地道：「就是要在下付出大好的生命，在下也在所不計！」

雷宏在心裏嘆口氣：「眞是初生之犢。」口裏却仍然勸道：「老弟，那可不是鬧着玩的，你還年輕……」

韋樂截斷雷宏的話。「雷大俠，在下雖然與秦大俠素不相識，但在下既然遇上了秦大俠被灰衣五煞殺害這回事，在下怎能置身事外？那在下以後怎還有面目在江湖上走動？再說，爲江湖除害，乃我輩份內應爲之事，雷大俠，在下心意已決，你若不肯與在下一道去找灰衣五煞，那在下便一個人去找他們！」

雷宏聽他說得這麼堅決，知道再怎麼勸，也不能令他改變主意的了，只好道：「老弟，我好佩服你的勇氣與俠義之心，好吧，你就與我一道去找灰衣五煞吧。」

「能夠與雷大俠在一起，是在下的榮幸。」韋樂高興地道：「還望雷大俠以後不時指教。」

雷宏正想說話，却一眼瞥到一條白色人影有如行雲流水般，向這裏掠來，他不由睜眼望着那條人影，呆住了。

韋樂看到雷宏忽然直望向莊外，馬上警覺地扭頭往莊外望去，頓時也被那條白色身形的高明輕功身法吸引住了。

以往，他一直認爲自己的輕功身法在江湖武林中也算得上高明的了，如今看到那條白色身形的輕功身法，頓感不如。

眨眼間，那條白色身形已經接近莊前，雷宏與韋樂這時都已看清楚那人的衣着樣貌。

那人年約二十五六，一身白衣，相貌俊秀，腰懸長劍，乍看之下，眞以爲是神仙中人——八仙中的藍采和，在御風而行。

雷宏一眼便認出那白衣人，脫口一聲：「是他！」

韋樂忙轉回頭問：「雷大俠，你認識那人？」

雷宏搖搖頭，有點尷尬地道：「不是。」頓一下，接說下去。「我在路上跑折了一匹馬，恰好他自後策馬而來，心急之下，也顧不了甚麼道義，出手强搶了他的坐騎，趕來這裏。大概他不忿坐騎被搶，所以一直追下來。」

韋樂聽他那麼說。「哦」了一聲，說道：「雷大俠，等一會他到來，向他解說一下便是，看他也不是一個不明道理的人，相信他不會追究的。」

「但願如此。」雷宏生平第一次幹下「剪徑」的事，始終心中自疚不安。

韋樂再扭頭望向莊外時，那白衣年輕人已掠到莊子大門前。他顯然亦已看到雷、韋兩人，站在大門外，兩道目光射在雷宏的身上。

雷宏面現尷尬之色，硬着頭皮走向大門口，朝那白衣人抱拳道：「閣下，適才在路上强奪閣下的坐騎，實在情非得已，因雷某有十萬火急的事要趕來這裏，還望閣下原諒則個，雷某馬上交還閣下的坐騎。」

那白衣人目光閃動了一下，說道：「閣下莫非就是雷宏雷大俠？」

雷宏訝然點頭，道：「正是雷某，雷某與閣下素未謀面，閣下怎會認出雷某？」

那白衣人微微一笑，說道：「雷大俠與秦大俠乃生死之交，武林中誰不知曉？雷大俠剛才自稱雷某，在下雖然從未拜識雷大俠風範，却聞名久矣，是以

猜想你就是雷大俠，幸好沒有猜錯。」

說完，抱拳朝雷宏行了一禮。

雷宏做夢也料不到，對方不但不向他「問罪」，還對自己這麼有禮，心中的不安稍減，忙還禮道：「閣下，雷某奪騎之事，確是情非得已……」

那白衣人含笑擺手道：「雷大俠，那件事就不要再提了，大家也算得上是自己人了，在下又怎會怪罪雷大俠你呢？」

「自己人？」雷宏詫異地看着那個白衣人，不自覺伸手摸摸後腦了，露出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態。

「雷大俠，不，應該稱呼你一聲雷大叔。」那白衣人說着又朝雷宏抱拳一禮，跟着說下去道：「雷大叔，未知你曾否聽說過，敝舅舅有一位外甥？」

白衣人為恐雷宏聽不明白他口中所說的敝舅是誰，忙加以說明：「雷大叔，敝舅就是秦擒虎。」

雷宏一聽，頓時雙眼倏睜，上下打量着那白衣人，神色顯得很激動。「聽說過，秦兄經常說起他有一位姐姐遠居在川北，有一位很可愛伶俐的外甥，莫非你就是——」

那白衣人恭敬地向雷宏行禮道：「雷大叔，在下就是敝舅舅的外甥——杜仲行。」

雷宏高興地道：「秦兄若是看到你，不知有多高興了……」隨即臉上神色一黯，語聲也變得悲澀起來。

杜仲行看到雷宏神色有異，忙道：「雷大叔，我舅舅不是有什麼事吧？」

雷宏再也忍不住，哽咽道：「你舅舅死了。」

「什麼，我舅舅死了？」杜仲行彷似頭頂响了個焦雷般，神情驚震，身子疾晃了一下。接嘶叫起來：「我舅舅怎樣死的？」

「秦大俠被灰衣五煞殺死的！」韋樂接口道。

他在雷宏與杜仲行說話時，已走到雷宏的身側後站着，終於忍不住插口說話。

「雷大叔，快帶我去看看舅舅的屍骨！」杜仲行眼中滿是淚水，神色悲痛。

「你舅舅的屍體就擺放在草堂內。」雷宏沉痛地道：「跟我來。」說着轉身往草堂那邊走去。

杜仲行默然點點頭，跟着雷宏走向草堂。

韋樂也跟着向草堂走去。

* * *

看到秦擒虎的屍體，杜仲行終於悲哭出聲，跪在屍首前，重重地叩了三個响頭。

韋樂也心頭沉重地垂手默哀。

雷宏再也忍不住，流出淚來，雙拳却握得緊緊的。

草堂內的氣氛一片悲沉悽戚。

足足過了兩刻鐘，雷宏首先抹去臉上的淚水，聲音沙啞地對杜仲行道：「賢姪，死者已矣，你節哀順變吧。」

杜仲行仍然跪着不動，好一會，才抬起滿是淚水的臉，朝雷宏道：「雷大叔，舅舅是在什麼時候遭殺害的……」

「我趕到來的時候，你舅舅身子還流着血，大概是在我趕來之前不到一刻鐘被灰衣五煞殺害的！」

一頓，又道：「我之所以在路上搶奪賢姪你的坐騎，正是想盡快趕到這裏，告知你舅舅，灰衣五煞將會下手對付他，可惜我仍然遲來一步……料想不到灰衣五煞這麼快向你舅舅下毒手！」

「杜兄，灰衣五煞就是五個名動江湖武林的兇殘殺手，相信杜兄不會沒有聽聞吧？」韋樂插口說道。

杜仲行點點頭，目光落在韋樂的臉上，正想說話，雷宏已搶先引介道：「賢姪，這位是韋樂韋老弟，他也是得到消息，兼程趕來這裏，欲向你舅舅告警的，可惜也來遲了一步。」

「韋兄高義，在下銘感。」杜仲行向韋樂抱拳一禮。

韋樂還禮不迭。

雷宏道：「賢姪，別跪着，站起來好說話。」

杜仲行又向秦擒虎的屍體叩了三個頭，才站起來。

「雷大叔，你是怎會得知灰衣五煞會對我舅舅下毒手的消息的？」

雷宏於是將遇上余獨行，將他擒下，從他口中得到消息的經過，向杜仲行說出來。

跟着，他又道：「韋老弟也是從余獨行的口中，得悉係灰衣五煞要對你舅舅下毒手的消息的，當時余獨行已奄奄一息，受了很重的傷，跟着便死了。」

「雷大叔，這麼說來，豈不是非要找到灰衣五煞，才能從他們口中，查出是誰主使他們殺我舅舅的主謀人麼？」

「這是唯一的綫索。」雷宏道：「不過，若是灰衣五煞寧死不說，那就無法知道那個主謀人是誰了。」

頓一下，又說道：「再說，灰衣五煞可不是好對付的，而且行踪飄忽，只怕很難找到他們，就算找到他們，若奈何不了他們，也是徒勞無功。」

「雷大俠，在下知道有一個人或許知道灰衣五煞的行踪下落。」韋樂忽然插口道。

「是誰？」杜仲行忙轉動目光，看着韋樂。「韋兄，請快說出來。」

接着握着拳頭，晃動一下，堅毅地道：「無論如何，在下也要替舅舅報此血仇！」

「通天曉萬事知。」

「對，我怎麼想不起這個人！」雷宏右手一拳擊在左掌上，眼中閃出光來。「此人對江湖武林中的消息隱秘，可謂無所不知，據說，對於他來說，江湖武林中是沒有什麼隱秘的。不過，此人生性貪財，據說，要向他買消息，最起碼也要一萬兩銀子，越是難打聽的消息，索價越貴，曾聽聞他有一次向一個來買消息的人索價二十萬兩銀子，那個人馬上爽快地一口答應了，事後，還對人說，一點也不貴。」

「雷大俠說的那個人，是不是有揮金如土之稱的霍大謬霍前輩？」韋樂似乎對於江湖上的人事所知甚多。

「正是。」雷宏點頭道。

「聽說，霍前輩用二十萬兩銀子買的

那個消息，是要知道他那個死對頭滅絕人屠鐵石心的行踪下落，霍前輩追尋了足足五年，也找不到他的下落，不得已，只好找上通天曉萬事知，想不到他居然知道鐵石心的下落。」韋樂說道。

「雷大叔，待辦妥舅舅的喪事後，在下馬上去找那個通天曉。」杜仲行馬上接口說道。

「賢姪，我會與你一道去。」雷宏道。

「我也跟你們去。」韋樂加上一句。

「雷大叔、韋兄，有你們與在下一道去，那太好了。」杜仲行感激地看了兩人一眼。

「賢姪，你與韋老弟在這裏守着，我馬上趕到附近的村鎮去買些殮葬用的物品。」雷宏說着便往外走。

杜仲行忙道：「雷大叔，還是小姪去吧，你與韋兄在此歇一下吧。」

雷宏擺擺手道：「賢姪，你初來這裡，不知那裏有村鎮，我却知道得很清楚，不要與我爭了，我很快便會回來的。」

說完，便急向莊外走出去。

＊ ＊ ＊

雷宏、韋樂、杜仲行三人在五日後，來到蘇州城。

他們來到蘇州的時候，已經是傍晚時份了，他們馬上找了家客棧，租了三間上房，洗了個澡，便出外吃晚飯去。

他們在一家叫興隆樓的酒樓內坐下來，要了酒菜，吃喝起來。

吃得差不多的時候，杜仲行首先開口道：「雷大叔，萬一通天曉萬事知要的價錢數目頗巨，小姪付不出，那豈不是白來一趟？」

「賢姪，這一點我也想過了，若是我們付不起，只好另想辦法了。」雷宏兩道濃眉皺攏起來。

他確是有點担心付不起萬事知所要的價錢。

因爲，他們三個人身上帶着的銀子合共起來，只有一萬三千兩左右。

「雷大俠，杜兄，若是通天曉索價很巨，我們付不起的話，在下有一個辦法。」韋樂喝了口酒，放下酒杯，朝兩人說道。

「韋兄，有什麼好辦法，快說。」杜仲行心急地看着韋樂。

韋樂道：「我們可以到賭館去碰碰運氣。」

「這——」杜仲行頓時洩了氣。「萬一我們運氣不好，輸光了怎麼辦？何況，在下對賭之一道，一竅不通。」

雷宏却贊同他道：「賢姪，這倒不失是一個辦法，總比去偷去搶來得光明正大，何況，若是眞的付不起通天曉開的價錢，拿着那些銀子也解決不了難題，那何不去碰碰運氣，就算輸光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若是運氣好的話，那就可以解決那個難題了。」

頓一下，看了韋樂一眼，看到他充滿自信地微笑着，他是個老江湖，心頭一動，對杜仲行說道：「韋老弟既然提議去賭，那他必定對賭這一道，甚爲精通，說不定還是箇中高手，不然，他不會貿然提議去賭館碰碰運氣的。」

杜仲行頓時精神一振，看着韋樂，說道：「韋兄，你是不是精於賭術？」

韋樂笑着點點頭。「雷大俠，杜兄，不是在下誇口，若是沒有什麼意外，在下總是贏的。」

「這就好了。」杜仲行雙眉舒展，吐出一口氣來。

「有韋老弟這句話，就算通天曉那貪財奴漫天開價，我們也不用躭憂了。」雷宏高興得拿起酒杯，一口喝了個乾。

＊ ＊ ＊

通天曉住的那座宅子很大，雷、韋、杜三人在那個下人帶領下，穿門過院，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會，才來到一座大廳堂前，在那個下人的示意下，走入廳堂內。

廳堂內佈置得非常華麗，正中垂着一幅帳幔，左右兩邊排放着兩列紫檀雲石几椅，三人在那個下人的引領下在左首那列椅子上坐下來。

那下人跟着退出廳堂外面，但馬上便有一個嬌俏的丫環送上香茗。

之後，三個人便呆坐着，好一會也不見通天曉出現。

三人在進入這宅子後，一路上不時發現有人隱伏在隱蔽的地方，三人猜測，這座宅子內防衛異常嚴密，大概是通天曉恐怕有人對他不利，因而蓄養了不少人手來保護他與家人。

俗語有謂：樹大招風。像通天曉這麼有名頭，又積聚了不少錢財的人，自然會招人妒忌，他若不嚴加保護自己，只怕他早已遭遇到不測了。

三人已喝乾了那杯茶，仍然未見通天曉出來，開始不耐煩起來。

雷宏左張右望着，終於忍不住說道：「通天曉這財奴在搞什麼把戲？這麼久也不出來？」

「他好大的架子啊！」韋樂不耐煩地站起來。

就在這時候，那幅絲幔驀地「刷」一聲，左右分開來，現出一個人來。

那個人年約四十許五十不到，胖胖的，穿一件絲綢錦袍，安坐在一張太師椅上，而在他前面五尺左右，有一道鐵柵——每根鐵枝皆有拇指粗細，將他與絲幔外那一截隔離開來，若是有什麼人對他不利，首先要衝破那道鐵柵，才能夠接近他。

相信武林中沒有什麼人能夠衝破那道鐵柵，也就是說，沒有什麼人能夠傷害得了他。

三人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通天曉，但卻猜到，那人就是通天曉萬事知。

萬事知對自己的安全，也可謂小心了。

鐵柵後面那人果然就是通天曉。

韋樂一屁股坐回椅子上，與雷、杜兩人注視着鐵柵後面那個人——通天曉。

「老夫就是萬事知，那一位是雷大俠？」通天曉語氣頗客氣。

「雷某就是。」雷宏抱拳朝鐵柵後的通天曉一拱。

「三位找上萬某，未知要買什麼消息？」通天曉馬上開門見山地道，十足一

個生意人。

仍然是由雷宏答話，「雷某就是想買灰衣五煞的行踪下落。」

「你們想知道灰衣五煞的下落？」通天曉掃了三人一眼，不待三人答話，已接說下去：「老夫可沒有把握可以查探出他們的行踪下落，這樣吧，你們五日後再來見老夫，老夫給你們一個答覆！」

「好，勞煩了。」雷宏道：「請開個價錢。」

「十萬兩銀子。」通天曉平淡地道。

「十萬兩？」杜仲行忍不住失聲脫口叫出聲來。

「若是嫌貴，就此拉倒。」通天曉滿不在乎地道。

「不，我們就此成交！」雷宏急忙站起來，急聲說道。

「那你們五日後帶十萬両銀票來交易。」通天曉摸一下頷下那幾根疏疏落落的鬍鬚。「屆時老夫仍然打探不到灰衣五煞的行踪下落，老夫分文不收，反之，你們要先付了銀子，老夫才將消息告知你們，可有異議？」

「一言爲定。」雷宏說着示意杜、韋兩人站起來，準備離去。

「請。」通天曉站起來，做了一個送客的手勢。

三人抱拳朝通天曉一拱，轉身往廳堂外面走去。

才走出廳堂，那個帶他們進來的下人從一旁閃出來，走在三人的前頭，帶三人往外走。

＊　＊　＊

才走出那座大宅子，一直驚着的杜仲行再也忍不住，開口說道：「雷大叔，一個消息居然要十萬両銀子，那個胖子簡直是獅子開大口，吃人不吐骨，他豈不是富可敵國了麼？」

「他的錢財只怕比皇帝老兒還要多。」雷宏一點也不驚奇地道：「聽說，他用金子替自己及家人鑄造了幾具金棺材，有人曾約略計算過，他積聚的財富，在億萬之數。」

杜仲行聽得咋舌不已。

韋樂笑說道：「他這個人遲早會被那些錢財埋沒了的。」

「雷大叔，用十萬両來買一個消息，值得麼？」杜仲行不忍心的道。

雷宏眉頭剔了剔，說道：「那要看你怎麼看了。在我來說，認爲值得，因爲除了他之外，相信沒有人可能查探出灰衣五煞的行踪下落，因此，這是值得的。」

「江湖上的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杜仲行搖頭感嘆一聲。

「杜兄，將來，你在江湖上行走多些日子，你便會發覺，江湖上簡直無奇不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也會發生的。」韋樂說道。

雷宏也說道：「賢姪，你以後在江湖上行走的時間長一點，就不會對什麼事情也大驚小怪的了。」

「雷大叔，杜兄，咱們現在是不是去碰一下運氣了？」杜仲行充滿好奇地道：「在下可要好好地開開眼界。」

「杜兄，你一定可以大開眼界的，不過，有五天的時間，我們不用忙着去碰運氣。先查清楚，城內有那一家賭館是最大的，然後，我們才去賭。」韋樂道。

「韋老弟說的對。」雷宏贊同道：「若是胡亂走入一間賭館內，若下的注碼最多限十両銀子，那我們就算運氣再好，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贏到九萬両銀子。」

「那我們就到城中各處看一下。」杜仲行似乎很想見識一下賭館內的情形，馬上便往前走去。

雷宏與韋樂相視一笑，急走幾步追上杜仲行，與他並肩往前走去。

＊　＊　＊

金龍賭坊在蘇州城南的一條長巷內。

那是蘇州城內最大，也是最華麗的賭坊。

能夠進入金龍賭館的人，都是蘇州城內有頭有面的人物，注碼最小十両，最高可以下五萬両。

單是這個規矩，便不是一般市井之徒可以進去的了。

雷宏三人決定到金龍賭館去碰運氣。

他們花了半天時間，終於查出，金龍賭坊的老闆，是在蘇州城內有賭霸之稱的夏侯常勝。

夏侯常勝是蘇州城內的一霸，手下有三四十人，而他的名頭在江湖上也頗響亮。

雷宏却對韋樂充滿信心，因爲，韋樂已在趕來蘇州的途中，對他露了底，他乃是於十年前已隱退江湖的賭聖高天啓的唯一傳人。對於賭聖昔年在江湖上的事跡，雷宏聽聞甚多，據說，他的賭術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被江湖上公認賭術第一。

名師出高徒，韋樂既然是賭聖的唯一弟子，他的賭術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因此，雷宏對他充滿了信心。

而賭聖一生從不用賭術來害人，（對於那些以賭術來誆騙人的無良之徒，那自當別論）。他只是用來救人、幫人。

韋樂既是賭聖的唯一傳人，心性人品自然不差，否則，以賭聖的爲人，也不會收他爲徒了。

＊　＊　＊

掌燈時份，蘇州城內萬家燈火，雷、韋、杜三人在城南那家醉香居吃過晚飯，便往金龍賭坊去了。

三人都換上光鮮的衣服，扮成富貴中人，以免被金龍賭坊那些打手擋駕。

守在賭坊門外的四個大漢被三人的服飾所騙，一聲不响地放他們進內。

賭坊內已有很多人在賭着，鬧哄哄的，喝五吆六之聲不絕於耳，熱鬧得很。

杜仲行滿有興趣似的，他東張西望，每經過一張枱子，都要站下來，看一會，顯得興緻勃勃的，一面在催促兩人快下注。

雷、韋人却沒有立刻下注，只是慢慢地走着，留意每一張枱子旁邊的賭客。

——知彼知已，才能夠百戰百勝，雷、杜兩人正是要看清楚賭坊內的情形

，才下注碰碰運氣。

走遍了賭坊各處，韋樂才帶雷、杜兩人來到一張賭牌九的枱子前。

韋樂之所以揀上這張枱子，正是因爲他已察看過，這張枱子雖然站滿了人，但卻沒有一個懂得暗中做手腳的人，這是韋樂剛才察看出來的，因此，他才會選上這張枱子。

韋樂與雷宏、杜仲行擠入賭枱前的時候，那個做莊家的中年人剛好拿了一手好牌——至尊寶，統贏，看他面前那一堆金銀與銀票，大約有數萬兩銀子。

瞧他臉上閃着的興奮之光，不用說，他一定是個大贏家。

洗好了牌，疊好，他呼喝着要人下注。

先前輸了一手的那幾個人自然心有不甘，紛紛下注，卻有一個猶疑了一下，沒有下注。

韋樂馬上取出一疊銀票——合共是一萬兩，放在那個人面前的枱面上，塡補了那個人的位置。

跟着，他伸手當中抽出兩疊牌，分別放在兩邊。

那個做莊的看了韋樂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說道：「還要『倒』牌麼？」

韋樂沒有說話，只是搖一下頭。

那個莊家跟着又呼喝一聲，看看沒有人再「倒」牌，便搖動那三顆骰子，咀裏呼喝一聲：「殺！」跟着張三顆骰子撒在枱面上。

所有人的目光皆在那三顆滾動的骰子色上面，待其定下來，那莊家口裏呼叫一聲：「三二五，十點。」

跟着，他便分牌。

韋樂將那分到的四隻牌悠閒地看了一眼，很快便將牌擺好。

而其他的人，包括那個莊家，兀自還是在緊張地用手逐隻牌摸着那四隻牌，好一會才擺好。

做莊家的看看所有人都已擺好牌，他卻慢條斯理地再看了四隻牌一眼，才將之擺好，接掃了那些神色緊張的對手一眼，呼出一口氣，才逐個開牌。

包括韋樂在內，所有的牌都不大好，雷宏看到韋樂那副是頭三尾八，再看到莊家神色沉着，心中不禁七上八落起來。

若是這一手輸了，那便別指望翻本，更別說贏它十萬九千七了。

因爲他們就只有那一萬兩銀子，他們這是孤注一擲。

所有人都屏息看着那個莊家，等他開牌。

那莊家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終於開牌。

那些對手看到莊家開出來的牌，同時如釋重負般，呼出一口長氣來，跟着「哄」地歡呼起來。

原來那莊家的牌是頭一尾四，賠四家，和一家。

這一手，那個莊家賠出了三萬兩有多。

雷宏看到韋樂贏了一萬兩，高興得拍了韋樂的臂膀幾下，張開口直笑。

杜仲行也高興得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長長地透了口氣。

剛才，他也被那股緊張得令人幾乎窒息的氣氛感染了，他也不由緊張得屏住了呼吸，甚至連手心也一片汗濕，他終於感受到，賭博確是教人既緊張，又刺激。

收起兩萬兩銀子，韋樂在那個莊家的怒視下，招呼雷、杜兩人到別的枱子去。

離開那張枱子，雷宏不以爲然地道：「韋老弟，怎麼不賭下去？來個乘勝追擊？」

韋樂笑笑道：「這裏要賭的花樣多着，何不轉轉花樣，就算是讓杜兄見識多些，不好麼？」

「嗯，說得也是。」雷宏連連點頭道。

「雷大叔，韋兄，剛才那一刻眞夠緊張刺激，在下現在總算明白到，爲何有那麼多人沉迷賭博了。」

「杜兄，希望不會因此令到你喜歡上賭博。」韋樂正色道：「不然，我就罪孽深重了。」

「韋兄，你放心，在下還不至於連那點定力也沒有。」杜仲行忙道：「偶一爲之還可以，若是像這些人這樣沉迷，在下斷斷不會。」

「杜兄能夠這麼說，在下就放心了。」韋樂道。

雷宏也道：「賭之一道，確是害人不淺，有多少人被害得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甚至賠上一條命！」

三人來到一張賭大小的枱子前。

韋樂沒有立刻下注，看了一會，才下注一萬兩在「小」上。

賭「大小」的一般來說，注碼不會很大，這一枱先前最大的注碼也不過是二千兩，最少的人下注二十兩，如今韋樂一下注便是一萬兩，立刻引起所有人的注視。

連那個荷官也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不由自主地停止了搖動骰盅。

韋樂卻泰然自若，等着那個荷官揭盅。

不少人跟風下注在「小」上。

但也有人下注在「大」上。

所有人都下注完畢，只等那個荷官搖盅，揭盅。

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那個荷官的身上，有人催促道：「喂！快搖盅啊！」

那個荷官才如夢初醒，猶豫一下，才用力地搖動骰盅。

骰子在盅內轉動着，「朗朗」直响，所有人的目光皆注視在那個搖動的骰盅上，彷彿神魂都被那個骰盅吸去了。

那荷倌終於停止上搖盅，猛地將骰盅放在枱面上，右手掌蓋在盅蓋上。

這時候有人將放在「大」的賭注移到「小」上。但也有人將放在「小」的賭注放在「大」上，有人卻舉棋不定，只是看着韋樂。

韋樂卻神色自若，沒有改變主意。

那個荷倌臉上神色不定，不時偷瞥一下韋樂，終於沒有人再移動注碼，也沒有人再下注，那荷倌猛吸了一口氣，喝一聲：「買定離手！」跟着猛地一揭盅

蓋。

所有人的目光皆落在骰盅內那三顆骰子上。

那個荷倌目光落在骰盅內那三顆骰子上，禁不住倒抽了口氣，呆了一下，才有氣無力地喝道：「一二三六點小！」

跟風下注在「小」上的人，都雀躍不已，興奮得歡叫起來，那些沒有跟風的自然懊悔不已，直怪自己沒有跟風買「小」以至輸了。

雷宏透口大氣，高興得朝韋樂豎起大拇指。

杜仲行興奮得對韋樂連說：「韋兄，你果然有兩下子，好眼光！」

那個荷倌抹抹額上的汗水，賠了一萬兩銀子給韋樂。

杜仲行高興地道：「韋兄，我們現在有三萬兩銀子了。你剛才要是下注二萬兩，現在豈不是有四萬兩了麼？」

韋樂笑笑道：「萬一輸了，我們用什麼去翻本？在下下注一萬兩，萬一輸了，還有一萬兩可以再賭，那就有機會再翻本。記着，賭之一道，切忌太貪。」

「賢姪，韋老兄說得對，你要記住啊！」雷宏道。

不知什麼時候，已換了另一荷倌。直到搖動骰盅的「朗朗」聲响起，韋樂才發覺搖盅的已不是先前那個荷倌。

他只是看了那個荷倌一眼，便垂下目光，傾聽着那嘩朗朗响着的骰子滾動聲。

直到那個荷倌停止搖動骰盅，將之放在枱面上，他才抬眼瞧了那荷倌一眼，恰好那荷倌也在瞧着他，兩下裏目光相接之下，對方忙收回目光，吆喝道：「想發財麼，快下注！」

但却沒有一個人下注，所有人都在看着韋樂，大概都以他馬首是瞻。

韋樂猶豫了一下，下注五千兩在「小」上。

立刻，所有的人都跟着下注在「小」上。

那個荷倌看在眼內，咀邊噙着一抹冷笑。

「買定離手！」那荷倌眼見各人已下注，隨即吆喝一聲：「開！」

隨即，他便愉快地大喝起來：「雙五加三十三點大！」

所有的人皆「哄」地一聲，失望地叫出聲來，有幾個剛才沒有跟風，這一次跟風下了重注的，幾乎沒有向韋樂破口大駡。

杜仲行也忍不住，低聲對韋樂道：「韋兄，這一次怎麼輸了？」

韋樂只是笑笑，故意大聲地說：「杜兄，在下不是神仙，又沒有未卜先知之能，可不敢担保每次下注都會買中的。」

雷宏是個老江湖，雖然對賭之一道不大感興趣，但從對方換了荷倌，而韋樂將注碼減半，因而猜到，韋樂可能是故意輸的，說不定他跟着下來便乘那荷倌得意之餘，狠狠地贏他一筆，因此，他沒有說什麼。

那個荷倌開始搖動骰盅，不時偷瞥一眼韋樂，搖了一會，終於停下來，將骰盅放在枱面上。

這一次，很多人不再唯韋樂馬首是瞻，紛紛自行下注，大多數人下注在「大」上。

韋樂似乎舉棋不定，仍未下注。

有幾個賭客拿着賭注，却不下注，只是看着韋樂，大概他們似乎對韋樂仍有信心，要跟他下注。

那荷倌看了韋樂一眼，吆喝道：「想發財快下注，買定離手！」

荷倌這麼叫是提示賭客快要揭盅了，賭客再不下注，便錯失一次發財的機會了。

韋樂這時候終於下注了。

他下注二萬五千兩在「小」上。

——仍是買「小」！

二萬五千兩，那是孤注一擲。

杜仲行臉色一變，幾乎沉不住氣，失聲叫起來，咀巴倏張，總算警覺地急忙閉上咀巴。

雷宏的臉也微微動了一下，却沉住氣。

那些賭客一眼看到韋樂居然然下注二萬五千兩在「小」上，禁不住都「哄」地低叫出聲。

那幾個跟風下注的賭客看到韋樂這一次下巨注在「小」上，對他更增信心，忙紛紛將賭注下在「小」上。

那個荷倌本來咀角泛着一抹冷笑的，這剎那却臉色驟變，按在盅蓋上的手也有點微顫起來。

韋樂異常鎮定，緊抿着咀唇，兩道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荷倌按在盅蓋上的那隻手。

一時之間，這一枱的賭客皆屏息以待，靜得落針可聞。

那荷倌的臉色開始發白起來，額上也有汗珠暴沁出來，那隻按在盅蓋之上的手顫動得更明顯了。

所謂醜媳婦終須要見家翁，那個荷倌不得不揭盅。

猛吸一口氣，啞澀無力的喝道：「開——」

盅蓋一開，所有人的目光皆注視在盅內那三顆骰子上。

那個荷倌目光落在骰盅內，臉色變得一片煞白，額上的汗珠直「標」出來，抖動着咀唇，喝道：「雙三二八點小！」

杜仲行一聽，第一個興奮得幾乎沒有叫起來，歡叫道：「韋兄，贏了，我們贏了！」

雷宏也興奮得忍不住捏捏韋樂的手臂。

韋樂噓出一口氣，臉上展露出笑容來。

那幾個跟着下注在「小」上的賭客也高興得雀躍不已。

那些下注在「大」上的賭客，又一次懊悔沒有跟着韋樂下注，又輸了。

那個荷倌舉手抹一下滿額的汗水，咬着咀唇賠錢，當賠給韋樂時，狠狠地盯了韋樂一眼。

韋樂却詐作看不到，將那些銀票逐一疊起來。

杜仲行高興地道：「韋兄，我們有五萬兩銀子了。」

韋樂笑笑道：「但還差五萬兩。」

「這一次再贏，不就湊夠十萬兩了麼？」杜仲行滿懷信心地道。

「萬一輸了呢？」韋樂笑道。

「不會的！」杜仲行道：「一定會贏的。」

「賢姪，賭博之道，怎會有一定贏的？」雷宏不以為然地道：「要不，也就不是賭博了。」

忽然間，本來亂哄哄的人聲一下子沉寂下來，韋樂三人馬上警覺地放目瞧向那些人。

這一瞧之下，三人這才發覺，那個荷倌站的位置，這時已換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精壯漢子，面目沉肅，目中精光隱現，正自盯視着韋樂，彷彿要看透看穿他。

不少人已悄悄地溜到別的賭枱上，但也有人留下來看熱鬧。

韋樂三人雖然不知道那漢子是賭坊內的什麼人物，但却猜到，必是作得主的人物，不然，不會有賭客悄悄的溜到別的賭枱。

「兄台好眼光，好運氣啊！」那精壯漢子沉聲地朝韋樂開聲道。

「僥倖而已。」韋樂答道。

「請教兄台怎樣稱呼？」那精壯漢子抱拳道。

「韋樂。」

那精壯漢子眼珠轉了一下，閃出一絲迷惘之色，口裏却道：「原來是韋兄，久仰了。」

韋樂抱拳道：「請教閣下大名怎樣稱呼？」

「夏侯常勝。」

韋樂三人一聽，原來是金龍賭坊的老闆，有賭霸之稱的夏侯常勝，不由自主的吸了口氣。

「原來是夏侯老闆。」韋樂朝夏侯常勝抱拳一拱。「夏侯老闆折躬權當荷倌，實在是太看得起在下了。」

夏侯常勝居然被驚動了，親自來應付韋樂，那就怪不得那些人悄悄開溜了。

因為，誰不知道，夏侯常勝不是好惹的。

夏侯常勝冷冷一笑。「夏侯某人怎敢看不起韋老兄你？我還不想連這座賭坊也輸掉了，還糊裏糊塗的。」

一頓，說道：「韋老兄，聽說你在本賭坊只賭了四手，便贏四萬兩銀子，韋老兄今晚眞是好手氣啊！」

韋樂道：「夏侯老闆可是懷疑在下做手脚？」

「不！不！」夏侯常勝忙道：「夏侯某人絕對沒有這個意思。難得遇上你這位高手，我想與你賭一手吧了！」

雷宏與杜仲行本以為夏侯常勝會撒賴，因而暗中戒備着，準備隨時動手，如今聽他這麼說，才暗中鬆了口氣。

「難得夏侯老闆豪興勃發，在下自當奉陪。」韋樂一口答應。

「韋老兄，你手上一共有五萬兩銀子，那就賭五萬兩如何？」夏侯常勝瞇着眼道。

「好！」韋樂爽快地將手上的那疊厚厚的銀票往賭枱上一放，「那就賭賭在下今晚的運氣是否很好吧。」

「怎麼個賭法？」夏侯常勝瞧着韋樂。

「仍然賭大小，由你做莊，怎樣？」

夏侯常勝想了一下，點頭道：「好！」

跟着他拿起那個骰盅，猛地搖了一下，便將之放回枱面上。

他這一着非常之聰明，若是韋樂能夠從搖動骰子的滾動聲中，聽出骰子滾動到那一「瓣」向上，那他這猛地一搖便停手，可就令到韋樂很難聽得出來。

「請。」他深沉地看着韋樂，催促他下注。

韋樂猶豫了一下，旁邊的杜仲行却緊張得手心揑了把汗，屏息看着韋樂。

雷宏也緊張得不自禁緊握着拳頭，幾乎忍不住想開聲叫韋樂不要賭這一手。

旁邊的人也屏息靜氣，看着韋樂，看他下注在那一「瓣」上。

咬咬牙，韋樂將那疊銀票推在「小」上。

他仍然買「小」。

夏侯常勝咀邊噙着一抹冷笑，看一眼韋樂。「買定了麼？」韋樂目光閃了一下，沉着地點點頭道：「買定了，請開。」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骰盅上。

有一個人忽然忍受不了這種刺激，呻吟一聲，掩着心口搖晃着走開去。

夏侯常勝又深看了韋樂一眼，才喝一聲：「開！」一手將盅蓋揭開來！

所有的目光都射在盅內那三顆骰子的點數後，「噢」地噓了口大氣。

夏侯常勝的臉色却遽變了一下，喝道：「雙一二四點小！」

韋樂笑着對夏侯常勝抱拳拱手道：「夏侯老闆，想不到在下今晚的運氣這麼好，眞不好意思。」

夏侯常勝臉上勉强擠出一絲笑容，語聲極不自然地道：「你贏了，你比我想像中還要高明！佩服。」

跟着扭頭對身後那個荷倌道：「去賬房拿五萬兩銀票來。」

那個荷倌應一聲，急急往內裏走去。

旁邊的人這時都噓了口大氣，欽佩地看着韋樂。

「韋老兄今晚運氣這麼好，一定有興趣與我再賭兩手吧？」夏侯常勝皮笑肉不笑地說道。

韋樂却搖搖頭道：「不了，在下不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何况，運氣這回事是捉摸不到的，在下還是見好便收算了。」

夏侯常勝聽到韋樂說不再賭，一張臉頓時陰沉得就像下雨天那樣，丢下一句話：「韋老兄，好走。」大步往後面走去。

杜仲行馬上一把執住韋樂的手臂，興奮地說道：「韋兄，我們有十萬兩銀子了！」

雷宏也透口氣，說道：「韋老弟，剛才我緊張得幾乎窒息，你眞棒！」

韋樂只是笑笑，待那個荷倌送來五萬兩銀票，點算過後，便與雷、杜兩人馬上離開。

高價探聽　兇徒行踪

走出金龍賭坊，韋樂低聲對雷、杜兩人道：「兩位多加小心，夏侯常勝那個傢伙輸了九萬兩銀子給我們，他可能嚥不下那口氣，那就不會讓我們安然離去。」

「韋老弟，這一點我已想到了。」雷宏不愧是老江湖。「九萬兩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他肯定不會讓我們安然離去。」

杜仲行忿然道：「雷大叔，我們可是光明正大地贏那筆銀子的，他既然是開賭坊的，那自然要輸得起啊，要不，那還有道理麼？」

「賢侄，對於夏侯常勝那種人，是沒有道理可說的，他眼中只有銀子，若是他贏了，自然無話可說，但別人贏了他的，那便不得了，他一定會千方百計奪回的。何況，十賭九騙，方才他與韋老弟賭的那一手，就暗中做了手腳，幸好韋老弟比他高明，要是換上另一個賭術稍遜的，那一手肯定輸了！」

「雷大叔，怎麼在下看不出來？」雷宏睜大眼瞧着韋樂。「韋兄，真的麼？」

韋樂點點頭。

雷宏教訓地道：「賢侄，你當然看不到了，若是讓你看到，他還用混下去麼？」

頓一下，接說道：「你現在初涉江湖，自然看不出江湖上的詭詐，人心之險惡難測了。」

「雷大叔，以後你可要多多指點小侄啊！」杜仲行肅然道。

三個人說着話，已走出長巷，轉入大街上。

這時候，大街上的店鋪大多已關了門，行人也很疏落。

三人相顧一眼，噓了口氣。

杜仲行放心地道：「雷大叔，韋兄，看來他們不會對我們……」

那知話未說完，迎面走來的一個老漢，驀地一揚手，朝三人撒出一蓬白濛濛的物事。

雷宏眼快，急喝一聲：「小心有毒！」立時閉眼屏息，往後急退，同一時間已撤出腰間的九龍刀。

韋樂的反應也很快，身形倏地一矮，眯着雙眼，屏息往前竄去。

杜仲行雖然江湖閱歷尚淺，但反應也很快，衣袖在面前一遮的剎那，長劍已然出鞘，反手一揮，一聲慘叫頓時响起，一條自對面巷口撲過來的人影立時斷爲兩截，血雨飛洒。

雷宏也遭遇到幾條人影的撲擊，幸好他早已抽刀在手，驟覺銳風襲體的剎那，疾展一招八方風雨，硬是將那幾條人影逼退開去。

韋樂沒有動兵器，而那個撒出一把「白霧」的老漢似乎料不到韋樂不退反進，他本來在撒了那把「白霧」後，便轉身急奔，但却被韋樂一手抓住他的左腿，接一掌拍在他的背心上，將他擊暈過去。

但跟着又有幾條人影撲向他。

韋樂閃過兩柄交叉斬劈過來的鋼刀，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扣住一個漢子右手腕，接將之往上一帶，恰好迎上另一個一刀橫掃向他的漢子的刀鋒，那個漢子頓時慘叫一聲，栽倒地上。

那個漢子眼見一刀斬殺了一個同伴，不禁呆愕了一下，這剎那却被韋樂一腳飛踢在他腰側上，慘叫着歪跌出去。

韋樂即時縱掠起來，掠撲回杜仲行那邊。

杜仲行這時正與三個漢子纏鬥着，那三個漢子的身手似乎不俗，杜仲行在一時之間，居然奈何不了他們。

其實，杜仲行是不想對他們下殺手的，他剛才殺了一個，那情形已叫他感到噁心，因此，他不想再下殺手，但這一來便令到他束手縛脚起來，一時間奈何不了那三個漢子。

反觀雷宏却將圍攻他的四個漢子打得落花流水，死傷殆盡，但立刻又被兩個漢子纏住了。

那兩個漢子身手頗高，似乎是那伙人的頭領，雷宏的九龍刀雖然揮舞得刀光霍霍，但却擊不退那兩個漢子，不過，他已穩佔上風。

韋樂凌空飛掠到與杜仲行纏鬥的三個漢子頭上的剎那，雙脚連踢，只聽啪啪聲中，有兩個漢子悶叫出聲，飛跌出去。

剩下的那一個驚駭之下，招式一慢，被杜仲行一劍刺在他的左肩頭上，手上的鋼刀「噹」地一聲，跌在地上。

但他仍然不要命地一拳擊向杜仲行的頭面，逼得杜仲行不得不身形疾旋，閃避開去。

那漢子立刻鼠竄而去。

杜仲行要追，却被韋樂阻止了。

兩人忙往雷宏那邊瞧去。

只見雷宏那柄九龍刀舞得游龍滿天，將那兩個漢子逼得幾乎招架不住。

杜仲行便要衝過去，却被韋樂一把扯住，在他耳邊說道：「杜兄，雷大俠既然對付那兩個傢伙綽有裕餘，那我們最好不要插手。」說時朝他眨眨眼。

杜仲行雖然江湖經驗不多，但却是個聰明人，馬上便明白了韋樂的意思，感激地道：「韋兄，多謝你提點在下。」

韋樂道：「杜兄，在江湖上行走，萬萬不能對那些要殺你的人懷有婦人之仁，你不殺他麼，便會被他殺死，你剛才對那三個傢伙不忍下殺手，他們却恨不得將你斬成一截截，幸好你武功比他們高强，不然只怕你已被他們殺了，除非你不再在江湖上行走，否則，對那些要殺你的人一定要狠！不然，死的將會是你！」

杜仲行肅然道：「韋兄，在下受教。」

一聲慘叫忽然响起，韋、杜兩人看到雷宏忽然施展出一招絕妙的刀招，硬生生將一個漢子的右臂齊臂劈斬下來。

另一個嚇得心胆俱裂，撒脚竄逃而去。

那個被卸了一條臂膀的漢子身子一

歪，跌倒在地上，痛得昏死過去，斷臂處却像泉水般噴湧出大量鮮血。

街道上本來已經冷冷清清的了，這時候更是不見一個行人，還未關門的店鋪也紛紛關門，以免遭到無妄之災。

而那些襲擊三人的漢子非死即傷或是逃了，雷宏回刀入鞘，對走過來的韋、杜兩人道：「不用說，那伙人一定是夏侯常勝的手下！」

「雷大俠，待在下抓那個撒石灰粉的傢伙來質問一下。」韋樂說着便走到那個漢子倒地之處，將他一把提起來，一掌拍在他的背心上，那漢子「喔」地叫了一聲，醒轉過來。

韋樂將他放落地上，接着一把揪住他的胸衣，瞪眼道：「說！是誰指使你這樣做的？」

那老漢渾身抖索了一下，雙腳一軟，要不是韋樂揪着他，他已跪倒在地上，結結巴巴地道：「大爺，小老兒是被夏侯老闆脅逼，不得已才會向你們撒石灰粉的。夏侯老闆說，若小老兒不幹，他便將小老兒趕出賭場，還要小老兒立刻還他二十兩銀子，不然便將小老兒的女兒賣到青樓，小老兒……」忽然咽泣着說不出聲來。

韋樂注視那老漢好一會，忽然從懷中摸出一張一百兩的銀票來，塞在那老漢的手中。「老伯，你明天去兌換了這點銀子，還他二十兩銀子，剩下的做點小本生意吧。」

跟着鬆開揪住老漢胸衣的手。

那老漢立時「卜」地跪倒在地上，「砰砰砰」向韋樂叩了三個響頭。

韋樂要阻止已來不及，忙一把將他拉起來。「你快走吧。」

那老漢又對韋樂千恩萬謝，才急急離去。

「夏侯常勝不是人。」杜仲行看着那遠去的老漢的背影，激憤地道：「居然脅迫一個不會武功的老頭向我們下手，那等於要他送死，幸好韋兄手下留情，要不他早已死了。」

「果然是夏侯常勝的人，韋老弟，我們折回去好好地教訓他一頓！」雷宏氣呼呼地道。

「雷大俠，我們既然沒有什麼損傷，那就算了，我們打傷殺死了七八個手下，也就等於教訓了他，依在下看來，他不敢再找我們的了。」

「嗯，既然韋兄弟這麼說，那就放過他這一次吧。」雷宏已對於韋樂這個人大爲賞識，對於他說的話自然也聽得入耳。「我們還是快回客棧去吧。」

韋樂與杜仲行點點頭，三人便急急走回客棧。

＊　＊　＊

銀子已籌夠十萬兩了，但距通天曉約定的日子還有三天，閒來無事，雷、韋、杜三人便在城中各處遊玩。

這日，三人吃過午飯後，便往獅子林走去。

獅子林乃是蘇州城內有名的園林勝景，三人都未去過，便趁這兩日空閒無事，往那裏遊玩一下。

前面目光所及的地方，就是獅子林了。

路上的行人也很多，都是去獅子林遊玩的，其中大多數是書生仕女，墨客騷人。

當然，也有普通百姓。

雷宏三人在那些行人中，要算最扎眼的了，因爲他們身上都帶着兵器。

那些書生仕女、墨客騷人都不敢太接近他們，這就令到三人更爲搶眼，引人注意了。

杜仲行馬上便察覺了，感到有點尷尬不安，但雷宏與韋樂却若無其事。

因爲，兩人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已習慣了別人的注意，可謂見慣不怪了。

韋樂很快便察覺到杜仲行的神色有異，低聲對他說道：「杜兄，你可是不大習慣被人注意，而且還敬而遠之的？」

杜仲行點點頭。「我們與他們沒有什麼特別啊，他們爲什麼要對我們敬而遠之？」

「因爲我們是江湖武林人。」韋樂道：「自古以來，江湖武林人都被視作好勇鬥狠的人，那些人自然對我們敬而遠之了，因爲他們都不想惹上我們。」

頓一下，伸手在杜仲行的肩頭拍拍，說道：「杜兄，你初涉江湖，自然不大習慣，就像在下初出道時，也像你一樣不大習慣，待你在江湖上行走的時日久了，你就會見慣不怪的了。」

杜仲行聽韋樂這麼說，才沒有那麼尷尬及不自然。「韋兄，你在江湖上行走了多久？」

「五六年了。」韋樂笑笑道：「也算得上是個老江湖了。」

「韋兄，能夠認識你眞好。」杜仲行忽然傻裏憨氣地說道。

韋樂不由失笑起來，「杜兄，你也很好啊！」

驀地，背後忽然有人呼叫道：「韋樂，我還以爲你已躲到天涯海角，原來你在這裏！我倒要看看你這一次還能不能夠逃得了！」

韋樂一聽那呼叫聲，頓時臉色微變，心中暗叫一聲：「這番苦也！」正想撒腿便溜，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俏生生的少女已站在他的面前，擋住了他的去路。

雷宏與杜仲行驟聞那一聲呼叫，俱心頭微震了一下，本能地以爲是什麼人要找韋樂的晦氣，急忙加以戒備，及至看到那個少女柳眉倒豎地站在韋樂的面前，兩人都不由伸手搭在刀把劍柄上，但也不禁在心裏暗讚一聲：「好快的輕功身法！」

韋樂面對那少女，顯得有點手足無措，吶吶地道：「妳……妳怎會來了蘇州的？」

那些途人本就對他們「敬」而遠之的了，這時候看到他們被一個少女攔着，似乎會發生衝突，雖然心中好奇，但爲免遭到池魚之殃，都急急避得遠遠的，繞路而行。

那少女雙手往腰上一叉，氣鼓鼓地道：「韋樂，你可以來，難道我不能來麼？」

跟着又哼一聲：「韋樂，你說，你爲什麼要躲開我？」

雷宏與杜仲行聽到這裏，不由鬆了口氣，將搭在刀把劍柄上的手移開。

——就算再笨的人，也可從那少女的話中，聽出他們是相識的，那少女雖然氣勢洶洶，却對韋樂沒有什麼惡意。

杜仲行張口欲說什麼，却被雷宏阻止了，示意他不要插口，靜聽下去。

韋樂尷尬地苦笑說道：「我……我……」下面的話，他就是不知怎麼說才好。

「韋樂，別我，我，我的！」那少女惱怒時的模樣煞是好看。「只要一句話，要不要我？」

「這……叫我怎麼說？」韋樂苦着臉，吶吶道。

「你——不說，我不依！」那少女忽然捏拳如雨般擂向韋樂胸膛。

雷宏看到這裏，忍不住咧開咀，無聲地笑起來。

杜仲行也笑了。

韋樂却尷尬得恨不得地下有個洞可以一頭鑽進去，急忙捉住那少女的雙拳，沒奈何地道：「好了，別鬧了，算我怕了妳，我答應以後不扔下妳就是了。」

那少女這才罷休，但却一眼瞥到雷、杜兩人在咧咀直笑，不由臊得她心頭鹿撞，紅飛雙頰，嬌嗔地道：「瞧你，還不快放開手！」

韋樂被那少女這麼一說，才省覺到還未放開那少女的雙手，也省起雷、杜兩人就在自己身後，不禁臉上一陣發熱，忙放開手。

雷宏再也忍不住笑出聲來。

杜仲行也跟着笑出聲來。

那少女羞得低垂下頭來，不敢看三人一眼。

韋樂的臉也紅了。

「韋老弟，可是高興得忘了替我們引介這位姑娘啊？」雷宏呵呵直笑。

韋樂忙介紹道：「雷大俠、杜兄，這位是程英姿程姑娘。」

程英姿這才羞人答答地抬起頭，朝雷、杜兩人點頭爲禮。「雷大俠、杜少俠。」

韋樂正想替雷、杜兩人說出姓名，雷宏已搶先說道：「程姑娘，我叫雷宏。」

杜仲行也抱拳道：「在下杜仲行。」

韋樂道：「好了，我們快到獅子林遊玩吧，免得被路上的行人用好奇的眼光瞧着。」

「韋老弟所說甚是，我不想站在這裏被人當作怪物般瞧着，我們走吧。」雷宏一把拉住杜仲行，當先向前行去。

韋樂與程英姿只好雙雙跟在後面。

韋、程兩人都不是笨人，當然看出雷宏是故意與杜仲行走在前面，讓他們在後面好說話，但這一來，却令到兩人更加害羞，說不出話來。

最後，還是韋樂打破緘默。「喂，妳爲什麼不說話啊？剛才却那麼兇！」

「你——」程英姿抬眼白了韋樂一眼，嗔道：「我怎麼兇啊，你說！」

韋樂嘆口氣，忙道：「好了，別鼓着腮，算我說錯了，行了吧。」

程英姿這才嫣然一笑，啐道：「饒你這一次！」

但隨即又帶氣地道：「你剛才答應我的，可是眞的？」

「英姿，當然是眞的！」韋樂苦笑道：「妳這麼厲害，難道我還能夠撇掉妳麼？」

「你——是不得已才答應我的！我不依！」程英姿說着又捏拳在韋樂的臂膀上擂打起來。

韋樂忙投降地道：「英姿，好了，算我怕了妳……」

「這麼說，可是……」程英姿不依地拳下如雨。

韋樂恐怕被前面的雷、杜兩人看到，不好意思，只好求饒道：「英姿，是我說錯了，妳瞧，那些人又瞧着我們了。」

程英姿聽他這麼說，慌不迭收回手，垂下頭來，不敢看那些人一眼。

韋樂這才鬆了口氣。

看一眼低垂着頭，羞意未褪的程英姿一眼，韋樂的心頭沒來由地劇跳了一下，心中生出一絲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

——程英姿那側面的臉影柔美極了，柔美得教人忍不住想輕撫一下，韋樂可是第一次發覺到，程英姿是這麼美——少女可愛的嬌美，怎不教他不爲之怦然心動。

他忙吸了口氣，開口說道：「英姿，妳是怎樣找到蘇州來的？」

程英姿抬起頭，看了韋樂一眼，說道：「那一日你走了之後，我醒來不見了你，忙四處去找你，却連你的影子也找不到，我只好四處亂找，也不知怎的，來到蘇州，心想你或許會來了蘇州，便在蘇州留下來，每日在城中各處走動，希望可以找到你，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讓我在這裏遇上你。」程英姿說時，臉上出現幽怨的神色。

韋樂看在眼內，心中大是不忍。

他放輕語聲道：「英姿，妳這是何苦呢？」

程英姿幽幽地道：「我爹已將我交給你，我不跟着你，跟誰？」

韋樂在心裏嘆了口氣，說道：「妳是當眞的？」

「難道你以爲我爹是說着玩的？」程英姿抬起頭來，帶點氣憤地看着韋樂。「你難道不知道，我爹從來就是一個一言旣出，駟馬難追的人麼？」

韋樂張張口，說不出話來。

「韋樂，你是否很討厭我？」程英姿忽然仰起臉，幽幽地問。

韋樂心中一軟，忙道：「怎會呢，妳這麼討人喜愛。」

「眞的？」程英姿第一次有了笑容——如春花吐艷般。

韋樂看在眼內，不禁呆一呆，那種異樣的感覺又升上心頭。

「你怎麼瞧着人家不說話？」程英姿跺脚嗔道。

韋樂霍然一驚，忙掩飾道：「我……我想看清楚妳一點。」

「你從來沒有看清楚我的麼？」程英

姿又生氣了。

韋樂慌忙道：「不，我……我是說……看清楚了。妳……妳原來長得這麼……美。」最後那句話，他的語聲有點顫抖起來。

「眞的？」程英姿高興得忘了韋樂那句話有毛病。

「當然是眞的。」韋樂吐口氣道。

「你不討厭我麼？」程英姿的臉上光彩泛現。

「我怎會討厭妳啊？」韋樂只好道。

「韋樂，你眞好！」程英姿喜歡得幾乎跳起來，臉上滿是歡快的笑容。

韋樂笑笑，心裏却暗嘆一口氣。

說着話，已來到獅子林的園門前。

韋樂往前看一眼，忽然臉色陡變，疾聲道：「怎麼不見了雷大俠與杜兄兩人？」

程英姿聽他這麼說，往前瞧去，果然看不到雷、杜兩人的身影，不由也着急起來，放眼往附近張望。

但附近也看不到雷、杜兩人的影子。

「他們會不會走進園子內了？」程英姿說着往園內望去。

「韋樂，你可是在找我們？」忽然身側不遠的地方有人說道。

韋樂心頭一跳，忙扭頭往那邊望過去。

一望之下，他不禁倒吸了口氣，一步橫跨，擋在程英姿的身前。

那邊站着三個人。

三個相貌怪異的人。

站在當中的一個面如彎月，上下往前突翹起來，眼鼻却往裏凹去，給人一種非常滑稽的感覺。

而站在左邊的那一個却尖耳縮腮，活像孫大聖再世，只差臉頰上沒有長滿毛。

右邊那一個腦袋圓圓的有如一輪明月，圓眼圓鼻圓口甚至連耳朵也是圓的。

來遊玩的人莫不對這三個人投以怪異的眼光，瞧多兩眼。

事實上，像三人臉相這麼怪異的人，還不多見。

而說話的那個人，正是當中那面如彎月的人。

程英姿一眼看到那三個人的樣子，忍俊不禁，噗嗤一聲笑起來。

那三個傢伙立刻狠狠地瞪了程英姿一眼，眼中殺機閃現。

程英姿嚇得吐吐舌頭，笑得更厲害。

——那三個怪模樣的人憤怒的時候，那樣子更加令人忍俊不禁，就連韋樂也忍不住莞爾而笑。

「韋樂，山不轉路轉，想不到你與老子們在這裏遇上了，老子們眞替你躭心。」仍然是面如彎月的那個人開口說話。

韋樂雖然心中叫苦不迭，但面上却鎮定從容，笑說道：「三位，你們替在下躭心什麼？」

「老子們是躭心你活不過今日！」尖耳縮腮的那一個語聲尖銳地道。

「三位，在下好端端的，無病無痛，怎會活不過今日？三位眞會開玩笑。」韋樂口裏這麼說，心裏却知道，那三個怪人絕不是開玩笑。

因爲那三個怪人就是江湖上人稱天台三怪的朱氏兄弟。

而這朱氏兄弟乃是江湖上極難惹的三個怪物，誰惹上他們，那是自尋死路。

天台三怪自出道以來，對於那些惹上他們的人，一槪殺之而後甘心，據說，從來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他們的手下逃生的。

韋樂却在半年前，惹上了他們。

那是在太原府。

天台三怪在韋樂一位朋友的賭坊內，硬是贏去了三萬兩銀子。

說他們硬贏去三萬兩銀子，那是說得好聽點，其實，說他們強搶也不爲過。

因爲，他們名義上是在賭——却以兩塊斷磚下注，每一塊一千兩，一個荷倌直指他們强賭，却被他們殺了，韋樂那位朋友出面與之理論，結果也給他們打傷了，那位朋友知道惹不起他們，只好嚥下那口氣，問他們到底要多少錢才離去，他們却說來賭的，若那位朋友不跟他們賭，便殺光賭坊內的人，並將賭坊放把火燒了。那位朋友無奈之下，只好用眞金白銀與他們拿來的兩塊斷磚賭，而不論誰輸誰贏，他們都一口咬定是他們贏，結果，被他們以兩塊石頭贏去了三萬兩銀子才罷休。

韋樂恰好在太原府，翌日聞悉他那位朋友被天台三怪「强贏」三萬兩銀後，不值天台三怪所爲，決定要好好地教訓一下三怪，替那朋友取回那三萬兩銀子，出口氣。

他找到天台三怪，挑明與他們賭一手，以他項上的人頭，賭他們昨天贏回來的三萬兩銀子。

天台三怪看到韋樂不知死活，居然胆敢與他們賭命，心中冷笑不已，一口便應承下來。

他們更決定要捉弄一下韋樂。

他們決定擲骰定輸贏。

誰擲出點數大，誰就贏。

他們是在太原府最有名的清泉居豪賭的。

消息一道傳開，馬上吸引大批人來圍觀。

這是韋樂的主意。

——在衆目睽睽之下，天台三怪縱使怎樣野蠻兇惡，也會有所顧忌，不敢太過明目張胆亂來的。

而天台三怪之所以答應韋樂在清泉居豪賭，是因爲他們已想出一個十拿九穩的辦法，贏定了韋樂，他們自然樂得做齣好戲。

而他們也預先講明，由他們先擲。

只用一顆骰子來擲。

而他們就派出老大朱半月擲骰。

那倒是人如其名。

朱半月擲出五點。

他的贏面很高，韋樂只有擲出六點，才能贏，若是擲出的是四三二一任何

一瓣，都輸給天台三怪。

而朱半仙在擲骰的時候，暗中在骰子上做了手脚。

原來，他在將那顆骰子拿在手中欲擲的時候，暗中以金剛指力，在那顆骰子的每一瓣上面摸了一下，令到那顆骰子的表面皆爲粉末，但由於他的力道用得恰到好處，因此，他在擲骰子時，那顆骰子的表面不會脫落，直到那顆骰子拿在韋樂的手上，擲去的時候，才會脫落。

但却不是完全脫落，每一瓣皆會脫剩一點，換言之，無論韋樂怎麼擲，也只會擲出一點。

換句話說，韋樂絕對贏不了天台三怪。

但不可能的事情却發生了。

韋樂居然擲出六點！

天台三怪皆儍了眼。

他們不知道韋樂是怎樣在他們的注視下，不，還有數十個旁觀者的注視下，用什麼手法，將原先那顆做了手脚的骰子換了。

他們都看不出來。

雖然明知韋樂以異常高明的手法換了原先那顆骰子，但因爲他們都看不出來，所以，天台三怪發作不得，只好認輸。

韋樂就這樣替那個朋友贏回被天台三怪强贏去的三萬両銀子，並替他出了一口氣。

但天台三怪却恨透了韋樂，發誓要向他報復，翌日，他們便找上韋樂，要取他的命。

幸好韋樂的身手不俗，而且很機警，交手幾招之後，便知道單憑一己之力，應付不了天台三怪，於是找個機會撤腿便溜。

天台三怪恨不得將韋樂生吞了，自然不會放過他，窮追不捨，但終於還是被他逃脫了。

這就是韋樂與天台三怪結下樑子的經過。

想不到，却在蘇州這座獅子林前，遇上了他們。

這眞是不是寃家不聚頭。

* * *

「韋樂，上次教你溜了，這一次看你還溜得了麼！」面如圓月的老三朱滿月那雙圓圓的眼睛直在韋樂面上溜轉着。

「三位也未免太看不起韋某人了。」韋樂夷然不懼。「就憑你們天台三怪，還奈何不了我！」

「好哇！」老二朱末圓尖聲道：「老子們今日若不教你躺下來走不了，老子就不姓朱！」

「那你想好了改姓什麼沒有?」韋樂故意拖延着，希望雷、杜兩人出現，那就不用怕天台三怪了。

「你——」朱半月本來往前翹起的下巴翹得更起了，簡直可以掛起一個油壺。「胆敢消遣老子們，老子今日誓要將你斬成八大塊！」

韋樂乘朱半月說話時，暗中打手勢示意程英姿快溜，但她却詐看不到，不理會他。

韋樂急得什麼也似的，他實在不想連累程英姿。

但程英姿却不是這樣想，無論如何，她也不會丟下韋樂一個人，是生是死，她都要與韋樂在一起。

「你別吹了。」韋樂故意輕視地道：「若是單打獨鬥，不是韋某人誇口，不出十招，我便將你打得趴下去！你們還是三個一起上吧，免得我費時失事，逐個將你們打倒！」

韋樂這麼說，本是想激得天台三怪好勝心起，顧面子而與他單打獨鬥，那他就有把握將他們逐個擊倒。

那知道天台三怪根本就不理會他的說話，朱半月仰起臉，冷冷笑道：「老子兄弟一向不喜歡單打獨鬥，韋樂，你白費心機了，老子兄弟不會讓你失望，一定會聯手對付你的，好讓你省點氣力時間，到地府去報到！」

「醜八怪，你們吹什麼大氣?」程英姿再也忍不住，開口說道：「我倒要看一下你們有什麼能耐！」

韋樂想阻止她說話，已來不及，只好由她，心裏却焦急不已。

他是替程英姿担心。

因爲他已看出，天台三怪對於程英姿剛才的失笑，對她起了殺機，她若不走，待會交起手來，他自顧不暇，自然很難照應她，那她就危險了。

程英姿就在這時開口說道：「你們以多欺寡，簡直不要臉！」

朱滿月嘻嘻一笑，說道：「姑娘，妳才不要臉啊，大白天的，偎在一個男人的身邊，一點不知羞恥！」

程英姿被朱滿月這一說，才發覺到自己不自覺地靠貼在韋樂的身側，不禁臉一紅，慌忙站離一點，心裏却暗駡一聲：「醜八怪，狗咀裏長不出象牙！」

韋樂聽朱滿月那麼說，也才發覺程英姿靠貼着自己，那刹那心中漾起一股說不出的異樣感覺。

吸口氣，他忙對程英姿道：「英姿，妳快離開這裏，去找雷大俠與杜兄。」

「不！」程英姿咬着咀唇，決然道：「我不會離開你的，是生是死，我都要與你在一起！」

韋樂聽得心頭一暖，大是感動，但口裏却道：「英姿，妳聽我說，妳在這裏不但幫不了我，還要我分心照顧妳，妳快離開，去找雷大俠他們吧，若是有他們相助，那天台三怪就不足懼了。」

「韋樂，我不會讓你分心照顧我的。」程英姿固執地道：「我還可助你一臂之力。我實在不放心你一個人對付天台三怪，你別說了，我不會走的！」

韋樂還想說什麼，天台三怪中的老二朱末圓已不耐煩地尖叫起來：「韋樂，悄悄話說夠了吧?那就待老子兄弟送你們上西天，好讓你們做對鬼夫妻，在地下也不愁寂寞！」

程英姿聽得又怒又羞，在心裏暗駡一句：「該死的是你們三個醜八怪！」

韋樂吸口氣，正欲擺開架式，朱半月已倏地身形一欺，一拳搗向韋樂的左胸。

拳未到，一股强烈的拳勁已疾撞向

韋樂的身上。

原來朱氏三怪練的是大力金剛拳，據說，就是一塊巨石，也會被其發出的拳勁擊碎，其拳勁之剛勁猛烈，可想而知！

韋樂已領教過朱氏三怪大力金剛拳的厲害，當然不會硬接，忙偏身一閃，避過朱半月那一拳，口裏疾說道：「英姿，千萬不要硬接三怪的拳招！」話未說完，朱未圓已縱撲到他的身前，一指戳向他的腰眼！

韋樂身形半轉，一掌截向朱未圓的右手臂。

但朱半月的一拳又已擊向他的背心，逼得他只好撤招橫閃開去，却猛地一旋身，雙飛連環腿，疾踢向朱半月的腰腹要害。

朱半月被逼得急往後縱退。

驀地，他猛聽到程英姿發出一聲驚叫。

他心頭猛震了一下，急忙往程英姿那邊瞧看，只見程英姿已被朱滿月逼得手忙脚亂，險象環生，心中吃了一驚，疾忙縱撲過去一拳擊向朱滿月的左耳。

朱滿圓怪叫一聲，慌忙橫閃開去，反手一指戳向韋樂的左臂。

韋樂身形一歪，一脚撑踢向朱滿月的右腿膝。

朱滿月悶哼一聲，向後跳開一步。

驀地，程英姿大叫一聲：「小心身後！」

韋樂聞聲驚覺，身形急忙往地上一伏，一股剛猛的拳風幾乎是擦着他的背心掠過，只覺一陣火炙般痛，不禁捏了把冷汗。

那知道他避過朱半月的一拳，朱滿月的一掌已悄沒聲地擊向他的後腦，待到他驚覺的時候，已來不及閃避，也不及出手封擋。

眼看他便會喪生在朱未圓的掌下，一條身形却不顧一切地衝撲向朱未圓。

朱未圓只好撤掌閃身，閃避那條身形的撲擊，否則，他縱使能夠一掌擊殺韋樂，他自己也難逃一死。

不顧一切衝撲向朱未圓的是程英姿。

她雖然救了韋樂，但却挨了朱滿月斜刺裏擊來的一掌，悶哼一聲，一個身子斜飛出去！

韋樂眼看着程英姿為了救他，却挨了朱滿月一掌，驚怒之下，大吼一聲，自地上彈跳起來，寒光乍閃間，一片精芒飛洒開來，硬是將朱半月與朱未圓逼得急退不迭。

身形斜縱，韋樂忙乘隙縱撲向程英姿那邊。

飛跌七八尺外的程英姿摔跌在地上後，沒有了動靜，不知死活。

韋樂縱落在程英姿的身邊，急忙將她扶起來，只見她咀角溢血，雙眼緊閉，幸好還有氣息，只是很弱，看來受傷不輕。

韋樂一陣心痛，輕聲喚道：「英姿，英姿。」

「韋樂，不用喚了，與她做對同命鴛鴦吧！」朱半月縱到韋樂身前三尺左右的地方，嘿嘿冷笑連聲。

朱未圓與朱滿月亦先後縱到，與朱半月呈三角形，將韋樂圍堵起來。

韋樂咬着唇，慢慢地將程英姿放回地上，然後霍地站起身來，眼中怒火噴射，握着軟劍的手青筋怒突，緩緩地掃了天台三怪一眼，倏地大喝一聲：「我與你們拚了！」

天台三怪被韋樂那凜厲的目光看得心中不由地一寒，禁不住退了半步，再乍聞韋樂這一喝，都禁不住心頭一震，再退半步。

但隨即，三人便怪叫一聲，一齊撲向韋樂。

韋樂已豁了出去，凜然無懼。

眼看着三怪就要撲到韋樂的身上，就在這霎間，兩條人影驀地飛掠而至，凌空截擊向朱滿月與朱半月。

韋樂那刹那已瞥到凌空飛掠而來的人正是雷宏與杜仲行，不禁精神一振，軟劍一展，迎向朱未圓，一副拚命的打法。

朱未圓赤手空拳，自然不敢硬接韋樂的軟劍，交手才兩招，便已落在下風，施展不開手脚。

韋樂却像瘋了一樣，劍出如風，一副不要命的打法，不到十招，已逼得朱未圓狠狽不堪。

朱未圓空有一身本領，由於先機已失，處於下風，因而無法加以反擊。

韋樂恨透了天台三怪，恨不得一劍將朱未圓刺個對穿，劍勢更急，一點也不放鬆。

他的打法只攻不守的。

但朱未圓却不想與他拚命，那自然令到他受制於韋樂的狂攻之中了。

而韋樂也不是庸手，是一流的高手，論到單打獨鬥，說不定還比朱未圓稍勝半籌，朱未圓在他的狂攻下，遲早會吃虧的。

果然，就在第十三招上，他終於吃了韋樂一劍——將他的左肩膀削去一大塊皮肉，痛得他忍不住怪吼一聲，來了個懶驢打滾，才脫出韋樂的劍網之外。

朱半月與朱滿月聽到兄弟的狂吼聲，心頭同時一震，兩人本已無心戀戰——若打下去，可能會敗在雷、杜兩人的手上，瞥到兄弟受了傷，心驚不已，忙各施一招重手法，將雷、杜兩人逼退一步，抽身撲掠向朱未圓那邊。

韋樂一招得手，毫不放鬆，緊追着朱未圓，殺着連施。

朱未圓負傷之下，更加不濟，只好一味逃避，好不狠狽。

要不是朱半月與朱滿月先後撲掠而至，將韋樂擋住，朱未圓已死在韋樂的劍下。

朱半月連發五拳，硬是將韋樂的攻勢阻遏住，朱滿月忙與朱未圓竄掠而去。

朱半月跟着再吐氣開聲，朝追撲過來的雷、杜兩人連發四拳，隨即亦竄掠而去。

雷、杜兩人被那幾股剛烈的拳風所阻，待到閃避過去後，朱半月已掠出幾丈之外，要追，已追不上，只好作罷。

韋樂一輪狂攻之下，已冷靜下來，也沒有追下去，急急返身掠回程英姿的身邊。

程英姿仍然昏迷未醒。

韋樂將她扶起來，雷、杜兩人亦已掠到來，幾乎是異口同聲道：「程姑娘怎麼了？」

韋樂激動地道：「她為了救在下，挨了朱未圓一掌。」

「傷在何處？」

「被朱未圓的大力金剛掌擊在左肩背上。」

「韋老弟，我身上帶有祖傳秘製的專療內傷的金丹，快給她吃三粒，然後將眞氣輸入她體內，助那金丹的葯力在她體內散發，她的內傷很快便會痊癒的了。」雷宏邊說邊從身上拿出一個瓶子來，拔開瓶塞，傾了三粒出來，遞到韋樂的面前。

韋樂忙伸掌接過，揑開程英姿的牙關，將三顆丹丸傾入她口內，接轉到她的身後，吸口氣，一掌抵在她的背心上，將內力眞氣輸入她的體內。

雷宏與杜仲行忙為他護法。

大約一刻鐘未夠，程英姿忽然呻吟一聲，張口吐出一口瘀血，隨即醒轉過來。

韋樂忙收掌，將她扶起來，關切地道：「英姿，妳好點了麼？」

程英姿張眼看了三人一眼，虛弱地道：「好多了，那個醜八怪的一掌好厲害。」

「程姑娘的內傷頗重，我們還是帶她回客棧，讓她好好地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吧。」雷宏道。

＊　＊　＊

「韋兄，在下與雷大叔若不是有心讓你與程姑娘好說話，因而先進入獅子林內，程姑娘便不會受傷……」杜仲行不安地對韋樂說道。

韋樂忙道：「杜兄，你與雷大俠是一片好意，那怎能怪你們，要怪，只怪我不該在半年前，惹上他們，以至連累了她。」

「韋兄，你怎會惹上天台三怪這三個魔頭的？」

韋樂吁口氣，將在太原府惹上天台三怪的因由，對杜仲行說了一遍。

杜仲行握拳道：「天台三怪太可惡了，與強盜有什麼分別？不，簡直比強盜還可惡！韋兄，這不能怪你惹上他們的，換轉是在下，也會好好地教訓一下他們的！」

韋樂嘆口氣道：「我並沒有後悔惹上天台三怪，只是對於程……姑娘的受傷，深感不安。」

杜仲行忙安慰他道：「韋兄，程姑娘的傷很快便會痊癒的，你不用躭心。」

接又開玩笑地道：「韋兄，在下眞羡慕你有程姑娘這麼好的一位未婚妻。」

韋樂一聽，忙搖手正色道：「杜兄，你誤會了，她根本不是在下的未婚……妻。」臉上一陣發熱。

杜仲行聽得不由怔愕了一下，疾聲道：「韋兄，程姑娘不是你的未婚妻？那她在獅子林前，怎麼口口說聲聲要跟着你？」

韋樂聽杜仲行那麼說，不由笑起來。「杜兄，她聲聲要跟着在下，這其中是有一段因由的。」

杜仲行大感興趣。「韋兄，可否說給在下聽聽？」

「有何不可。」韋樂坦然道：「這件事說來有點無稽，在下與程姑娘的父親程不敗於一年前，在江州的一座賭場內認識的，他是江湖上公認的賭王，在下與他一見投機，遂成知交，當時程姑娘由於喪母，家中又沒有兄弟姐妹，程前輩不放心讓她留在家中，便將她帶在身邊，在江湖上走動，如今我想起來，程前輩大概是想讓女兒在江湖上增廣見識，同時，也順道替她物色一個佳婿，但我當時看不出來，以至上了他的當。」

杜仲行聽到這裏，大感興趣，看到韋樂停下來不說，心急地說道：「韋兄，你上了程前輩的什麼當？快說下去。」

吁口氣，韋樂才道：「有一晚，在下與程前輩從一間賭坊內走出來，由於不但贏了幾萬兩銀子，還捉弄了一個為富不仁的傢伙，我們都很興奮，便到一家酒舖去喝一杯。

「事後我想起來，程前輩是故意將我灌醉的，結果，那一晚我與他皆喝得醉薰薰的，幾乎坐不住，就在那時，他忽然開玩笑地對我說，要與我賭一手。

「當時我還以為他在說笑，便隨口答應與他賭一手，並戲言以什麼作彩頭。

「程前輩一口便說，用我與他的女兒作彩頭，若是我贏了，程姑娘便永遠跟着我；若我輸了，我便要一輩子聽他的。當時我實在醉得太厲害了，也以為他不過是說着玩的，便糊裏糊塗地答應了他。」

說到這裏，韋樂長長地吐了口氣。

「韋兄，結果是不是你贏了程前輩？」杜仲行心急地道。

韋樂點點頭。「是我贏了。」頓一下，接說道：「我們是擲骰子定輸贏，由我先擲，我隨手一擲，擲出兩點，以為輸定了，那知他却擲出一點，比兩點還少了一點，那當然是我贏了，他打着酒呃說，明天便叫女兒跟着我，我也隨口說道，能夠有一個人服侍，那是再好不過，跟着，我們又喝了幾壺酒，終於醉得不省人事，而我在醒過來後，也將那件事忘了。

「那知道，程前輩是有心人，翌日也不向我提說昨晚那回事。但在五天後，他忽然叫程姑娘到客棧找我，說有要事和我商談，我跟着程姑娘趕到他父女住的那家客棧房中，只見程前輩躺在床上，臉色灰暗憔悴，我忙問他是否生病，他却叫我先別說這個，接着提起那晚醉酒後對賭的事，問我還記得否。

「被他一提，我才猛然想起那晚的事，便笑說道那晚只是酒後醉言，不要當眞，那知道他却正色對我說，他是當眞的，而且他一輩子從不與人戲言，更是從未輸了不認賬，他那晚既然輸了，今日便將女兒交給我。當時我不禁呆住了，迭聲說萬萬不能當眞，但他却怒容滿臉，斥我是要陷他於不信不義，令他死



杜仲行與韋樂懇請雷宏代爲照顧程英姿

不瞑目！

「我驟聽他快要死了，驚詫不已，他一直好好的，怎會忽然……忙詢問他怎會這樣的，他沒有答我，只是望着程姑娘，程姑娘明白他的意思，便開口對我說，他爹在兩年前曾中了陰山九指魔的消魂蝕魄陰風掌，雖然得武林第一療傷聖手鄺回春治療，却只能暫時抑住掌毒之發作，不能完全根治，據鄺回春說，普天之下，沒有人可以化解得了陰山九指魔的陰風掌毒，縱使不當場身亡，時日一久，被那掌毒慢慢侵入膏肓，便會毒發身亡，並預言他爹最多還可以活兩年，果然如鄺聖手所言，兩年後的今日，程前輩果然毒發了，只不過仗着深湛的內功，暫時將毒強壓制着，他却自知活不過今晚，所以，便將我找來，清了那筆賭債。

「跟着，程前輩當面要女兒對我說，願不願意跟我，替父親還債？程姑娘哭着說願意，於是，程前輩又對我說，我若不答應收下『賭注』——讓他女兒跟着我，他便死不瞑目，而程姑娘也哭着跪下來求我答應他爹，不要讓她爹死不瞑目。我看到程前輩已快死……實在不忍心令他死不瞑目，只好姑且答應下來，後以後再向程姑娘說明，要她不要當眞，想不到她却對我說，既然她爹將她輸了給我，而那日我又當着她爹面前答應收下『賭注』，她不想令到她爹死後也落得一個不信不義之名，因此，一定要跟着我，除非我將她輸給別人，或賣掉，否則，她一輩子也是我的人！我說不過她，只好答應她跟着我，希望以後慢慢說服她，而程前輩果然在晚上毒發身亡了。」

「韋兄，程姑娘是個很可愛的女子，你不喜歡她麼？」杜仲行好奇地道。

「在下也承認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韋樂有點不自然地道：「不過，在下不喜歡那種方式，杜兄，你明白了麼？那就像是……唉，我怎麼樣才能說得明白麼……那就像是從賭枱上贏回來的賭注那樣，但她却是一個人，不是賭注，我接受不了……再說，那種事情不能一廂情願的……我知道程前輩那樣做，是迫不得已，他不想讓程姑娘在他死後，孤苦無依……但却不能用那種方法的。」

「韋兄，在下看得出，程姑娘是很喜歡你的，難道你一點也不喜歡她麼？」杜仲行着急道。

「這……」韋樂的臉蓦地一熱，吶吶道：「這麼可……愛的姑娘，我怎會……不喜歡她……尤其是這一次，她爲了救我……幾乎死在朱滿月的掌下……我若是還……無動於衷，那還是人麼？」

杜仲行聽韋樂這麼說，替兩人高興不已。「韋兄，這麼說，你是開始接受她了？」

韋樂難爲情地點點頭。

杜仲行一把執住韋樂的手臂，高興地道：「韋兄，在下眞替你與程姑娘高興。若是程姑娘聽到你這番話，她的傷勢一定很快便痊癒！」

「杜兄，你不要將今晚說的話告訴她

，那……」韋樂難為情地道。

杜仲行伸手拍拍韋樂的肩頭，笑說道：「韋兄，你放心吧，在下與程姑娘又不是很熟，怎會對她說呢？」

跟着又道：「韋兄，在下眞羨慕你。」

韋樂伸手拍拍杜仲行的肩頭，說道：「杜兄一表人材，將來一定找到一個合心意的意中人的。」

杜仲行忙道：「在下那有韋兄這麼好艷福。」

接着馬上岔開話題。「雷大叔出去了這麼久，怎麼還不回來，不會有什麼事吧？」

原來，雷宏出外去查探天台三怪的行踪下落，若是查探出天台三怪不肯罷休，那便趕回客棧，告知韋、杜兩人，來個先下手為强，免得遭到天台三怪的暗算。

雷宏在吃了晚飯便出外去了，這時候已是二更天，却仍未回來，杜仲行不由有點担心起來。

韋樂也有點担心，但却安慰杜仲行道：「杜兄，雷大俠在江湖上闖蕩了這麼多年，加上身手又那麼高明，縱使遇上什麼意外，也應付得來的，你放心吧，他不會有什麼事的。」

「韋兄，在下想出外去找雷大叔。」杜仲行就是放心不下。「有你一個人看着程姑娘，應該不會有什麼事的。」

「杜兄，還是等一會再說吧。」韋樂勸道：「萬一你去了，雷大俠便回來，那豈不是又要找你，那多麻煩？」

杜仲行想想，覺得韋樂說得也是，不再堅持。「那就等多一會吧。」

一杯茶未喝完，雷宏終於回來了。

杜仲行性急地道：「雷大叔，查到天台三怪的落脚點麼？」

韋樂接口道：「雷大俠，快坐下來喝口茶再說。」

杜仲行聽韋樂這麼說，一巴掌拍在自己的後腦勺上，急忙道：「我就是性急，雷大叔，快坐下歇歇。」說着搶先拿起茶壺，替雷宏斟了杯茶。

雷宏坐下來，喝口茶，舒出一口氣來，看了韋、杜兩人一眼，才說道：「韋老弟，杜賢侄，有一件事你們怎麼也想不到的。」

「雷大叔，是什麼事？」杜仲行心急地問。

「是有關天台三怪的。」雷宏又喝了口茶：「你們猜猜看。」

「三怪可是離開蘇州城？」杜仲行想了一下，說道。

雷宏笑着搖搖頭。

韋樂道：「天台三怪一定不會罷休的，在下猜他們極可能會在今晚下手暗算我們。」

雷宏又搖搖頭。

「雷大叔，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可難猜了，你還是說出來吧！」杜仲行心急地催道。

雷宏又喝了一口茶，看着韋樂，含笑道：「韋老弟，從今以後，你都不用担心天台三怪會找你的麻煩了。」

韋樂頓時睜眼詫聲道：「雷大俠，你這麼說，莫非天台三怪都死了？」

「正是。」雷宏點頭笑道。

「雷大叔，天台三怪怎會忽然死去的？」杜仲行大感意外。

雷宏收斂了笑容，正容道：「天台三怪是被人殺死的……」

「是什麼人殺死他們？」杜仲行截道，一臉好奇。

雷宏喝口茶，才說下去：「我查到天台三怪落脚的客棧，正想查探一下他們的動靜，客棧內忽然人聲鼎沸，探聽之下，原來棧內有三個人被殺，兇手是五個穿灰衣的幪面人。客棧內有幾個人恰好看到五個幪面人殺人後竄掠出客棧，因此才知道行兇者共有五個。我當時心中一動，乘亂混入棧內，看一下被殺的人是否天台三怪，看清楚那三個被殺的人後，果然是天台三怪！」

「那五個幪面人會是什麼人？」杜仲行好奇心更盛。「為何要殺天台三怪？」

「這一點，恐怕只有天台三怪與那五個幪面人才知道了。」雷宏道：「不過，無論是什麼人殺天台三怪，對於江湖武林來說，也算得上一件好事，三怪也可說是死有餘辜的了！」

頓一下，目注着韋樂，說道：「韋老弟，那五個幪面人說得上是幫了你一個大忙，從今以後，三怪不會再找你的麻煩了。」

「這麼說來，韋兄豈不是要多謝那五個人？」杜仲行天眞地道。

韋樂忽然說道：「雷大俠，你不是說，客棧內有人看到那五個幪面人穿的是灰衣麼？」

雷宏點點頭，忽然睜大雙眼，疾聲道：「韋老弟，你懷疑那五個幪面人是灰衣五煞？」

韋樂點點頭。「雷大俠，你難道不以為那五個幪面人的身份與灰衣五煞很吻合麼？」

「確是很吻合。」雷宏道：「當時我也曾這麼思疑過，但江湖上傳聞，灰衣五煞殺人的時候，一向都不幪面的，因而我才打消了那個疑念。」

「雷大俠，世間上的事千變萬化，人也是會變的，灰衣五煞以前行事時，不用布巾幪面，却並不等於他們一直不幪面，說不定是他們為了某種原因，不得已將面幪起來呢？」韋樂不以為然地道。

杜仲行聽得連連點頭，說道：「雷大叔，韋兄說的有理，人也像世間上千變萬化的事物一樣，也會變的，小侄也認為，那五個幪面人有可能是灰衣五煞。」

「雷大俠，你可想得出，江湖武林中，有五個人也是穿灰衣，並有能力殺得了天台三怪的？」韋樂接口說道。

雷宏思想了一遍，搖搖頭說道：「想不出。」

「雷大叔，既然你想不出，那肯定是灰衣五煞了。」杜仲行以肯定的語氣說道。

雷宏不自禁點點頭。

「雷大俠，那五個幪面人若是灰衣五煞，那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韋樂滿面喜色。

「韋老弟，就算那五個人是灰衣五煞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現時的下落，那又怎算得上得來全不費功夫呢？」雷宏不以爲然地道。

「我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但我猜他們在殺了人後，不會溜得太遠的，別忘記這時候已接近三更，那五個幪面人殺死三怪的時候，大概也接近二更了，換轉是你，會不會夤夜溜走？」看到雷宏搖搖頭，他才接下去。「既然他們不大可能夤夜溜走，那必然躲匿在城內外附近，若是我們夤夜在城內外找尋一下，若是運氣好的話，說不定會找到灰衣五煞的藏身之處。而我們正在茫無頭緒的時候，五煞的踪跡忽然在蘇州城出現，那可以說得上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吧？」

「那我們馬上去找尋灰衣五煞的下落。」杜仲行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從櫈子上站起身來。「在下恨不得馬上找到他們，替我舅舅報仇！」

雷宏伸手將他按坐下來，搖搖頭說道：「賢侄，別急，灰衣五煞若是還未離開蘇州城，遲早也會找到他們的，年輕人切忌急躁，特別是在江湖上行走，很容易會出事的。凡做一件事，都要思慮週詳，冷靜從容，那才萬無一失。」

杜仲行被雷宏說得愧然道：「雷大叔教訓得是，小侄緊記大叔你的教訓。」

「雷大俠，這樣吧，在下與杜兄出外找尋灰衣五煞的下落，煩勞你留在客棧照顧程姑娘，好麼？」韋樂看着雷宏。「雷大俠剛才已出外跑了一趟，也該歇歇了。你放心吧，在下與杜兄會互相照應的。」

雷宏聽他這麼說，又看到杜仲行一副躍躍欲動的樣子，知道不讓他「動」一下，是不行的了，遂點點頭說道：「好吧，你們要小心一點。」

杜仲行立刻站起身，道：「雷大叔，你等着聽我們的好消息吧。」

韋樂也站起來，朝雷宏一抱拳，「雷大俠，有勞你照顧程姑娘了。」

不等雷宏再說話，杜仲行已拉着韋樂往外奔走。

雷宏看着韋、杜兩人消失在屋外的背影，搖搖頭，嘟喃一句：「年輕人就是性急氣躁。」

三怪遇害　誤爲線索

蘇州城內一片黑沉沉的，夜風在空中掠過，發出鬼號般的異聲，教人毛骨聳然。

韋樂與杜仲行幸好都不是胆小之人，沒有被那些死寂與風嘯聲所懾，在城西一帶飛掠搜索着。

他們已在城南及城東一帶搜索了一遍，發現不到灰衣五煞的踪影，才繼續往城西這邊搜索。

兩人均集中搜索那些客棧及寺廟。

兩人認爲，灰衣五煞若是仍在城內，那極可能會在客棧藏身，而寺廟也極有可能，因此，兩人便只查探那些客棧及寺廟。

兩人剛才才搜過一家客棧的房間，一無所獲，便離開那家客棧，往前搜索。

兩人飛掠上一座宅子的高樓上，放眼四望，驀地，兩人同時望到右邊約十三丈外的瓦面上，有一條人影如飛往北掠去。

兩人心頭一動，互看了一眼，同時自高樓頂上飛掠而下，追向那條人影。

前面那條人影似乎沒有發覺韋、杜兩人自後追着，一直往北面掠去。

韋、杜兩人盡展身形，很快便追近十多丈，距前面那條人影大約只有十數丈左右，兩人不敢追得太近，以免被前面那條人影發覺。

兩人一直追踪到城北那面，前面那條人影忽然掠入一座園林內，倏忽不見了。

兩人掠上那座園林的牆頭上，往內打量一眼，發覺裏面既深且廣，亭閣假山花樹巧佈，杜仲行低聲對韋樂道：「韋兄，這裏似乎是獅子林。」

韋樂往四下打量一眼，認出前面橫着的一條路，正是日間他們往獅子林時走過的那一條，遂點點頭道：「不錯，這確是獅子林。」

「那條人影掠入獅子林幹麼？」杜仲行疑惑地道：「獅子林是一座供人遊玩的園林，沒有人居住的。」

「要想知道那人掠入獅子林幹麼，我們進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麼？」韋樂說着當先掠入園內。

杜仲行忙緊跟着掠入去。

獅子林乃是蘇州城內有名的勝景，園內一山一石，一花一樹，一亭一榭，莫不佈置奇巧，令人讚嘆不已。

杜、韋兩人在園內左轉右拐，找尋了好一會，終於在一座水亭前，有所發現。

兩人發覺在那座水亭內，有幾個人坐着喝酒。

但卻沒有亮燈火。

兩人匿在距那水亭約五丈外的一座假山側面，注視着亭內那幾個人的動靜。

注視了好一會，兩人才能肯定，亭內共有五個人。

由於沒有燈火，亭內一片黑暗，因此，兩人看不清楚那五個人的樣貌及衣着顏色。

雖然這樣，兩人仍然心頭一動，懷疑亭內那五人就是灰衣五煞。

杜仲行首先按捺不住，「韋兄，我們先潛近一點，看清楚亭內那五個人是否灰衣五煞。」

韋樂沒有馬上答他，目光在水亭附近搜視了一下，才低聲道：「杜兄，我們掠到水亭左邊那叢花樹下，那裏大概可以看清楚亭內那五個人是什麼人。」

杜仲行忙不迭點頭，韋樂隨即從假山竄出來，竄掠向那叢花樹。

杜仲行緊接竄出去。

亭內的五人似乎已有酒意，沒有發覺到兩人竄向那叢花樹。

兩人匿在那叢花樹後，舒口氣，從枝葉縫隙中往水亭那邊窺看。

這一次由於距離近了，韋、杜兩人都依稀看到亭內五人的樣貌。

但卻看不出亭內五人的衣服顏色。

不過，二人却聽到五人的說話聲。

那五個人大約已有七八分醉意，說話不自禁語聲略大。

只聽其中一個人說道：「能夠殺死天台三怪，喝酒也份外痛快。」

「別喝醉啊，明天我們還要趕路的啊！」另一個人打了個酒呃，他叫那個同伴不要喝醉，自己却比那個同伴醉意更濃。

杜仲行聽得那個人說殺了天台三怪，馬上衝動起來。「韋兄，他們就是殺死天台三怪的五個幪面人，豈不就是殺死我舅舅的灰衣五煞麼？哼，在下終於找到他們，我今晚一定要替舅舅報仇。」

說話時，已急不及待地欲站起來。

韋樂急忙一把將他按着，說道：「杜兄，別亂來，灰衣五煞不是等閒之輩，我們貿然現身，在敵衆我寡的情形下，只怕不但殺不了他們，還會死在他們的刀下，那時，別想可以與你舅舅報仇了。」

「那難道眼睜睜看着他們在喝酒，然後待天亮後，任由他們離去麼？」杜仲行負氣地道。

「杜兄，在下不是不想你動手。」韋樂忙悄聲道：「但你可要想到，他們既然能夠殺死天台三怪，單憑你我之力，能夠對付得了他們麼？若是被他們溜了，只怕再想找他們，那就艱難了。」

「然則，我們如今怎辦？」杜仲行聽韋樂說得也是道理，那口氣才消了。

「我們就在這裏看着他們，待他們醉倒或是睡過去後，才向他們下手。」韋樂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萬一他們並不醉倒，又或是沒有睡過去，那怎辦？」杜仲行自從發現那五個人後，一直都想現身與對方動手，好替舅舅報仇，所以，對於韋樂的話有點聽不進耳。

韋樂一直看着那五個人，以肯定的語氣道：「杜兄，你忍耐一下，在下敢保証，他們之中一定會有人醉倒，或是在天亮前，熬不住睡倒過去的，那時候縱使還有一兩個未醉倒或是睡倒，憑你我之力，應該足以應付他們，你說是不是？」

杜仲行想一下，亦只有同意韋樂的意見。

＊　＊　＊

天亮前的一刻，是最黑暗的，也是最好睡，最難熬的時刻。

韋樂沒有看錯，亭內的五個人在天快亮之前，終於有兩個醉倒，還有兩個雖未醉倒，却因爲有了酒意而睡着了。

只剩下一個仍在喝酒。

韋樂却心中生疑起來——像灰衣五煞這樣頂尖的殺手，斷不會這麼嗜酒，放鬆警惕的，這不像是一個殺手的所爲，若是，只怕灰衣五煞在江湖上早已除名，而且不會是五個成功的殺手了。

韋樂儘管心中生疑，却沒有說出來，因爲他根本沒有機會說，杜仲行只對他低說一聲：「韋兄，我們動手！」

話未說完，人已像夜貓子一樣，竄向水亭。

韋樂想阻止已來不及，只好跟在他後面，竄出樹林。

水亭內那個仍在喝酒的人大概已有幾分酒意，對於韋、杜兩人的行動，毫無所覺。

那座水亭是連在一個荷池的中央，只有一道約七八尺長的曲橋通向水亭，換言之，任何人要進入水亭，必須經過那道小巧的曲橋。

不過，若是輕功造詣高的武林人物，大概可以從池邊縱掠到水亭內。

韋樂與杜仲行的輕功都很高明，足可以自池邊掠到亭內，不過，兩人却沒有施展輕功，從那道曲橋竄向水亭。

因爲若是從池邊掠向水亭，很容易便會被那個仍未醉倒的人發現的。

那四個醉倒或是睡着的人若是被驚醒過來，韋、杜兩人就沒有把握可以一舉制服他們了。

反之，只要制服那個仍未醉的人，那就可以輕易制服其他四個人。

仍未醉倒的那個人直到韋、杜兩人竄入水亭內，才警覺，由於口中有一口酒，所以叫不出聲來，但他的反應仍然不慢，隨手將手上的酒罎向當先的杜仲行擲去。

杜仲行一偏頭便將那個飛撞過來的酒罎閃避過，却想不到那個酒罎砸破時發出的聲響，可能會驚醒其他的四個人，幸好後面的韋樂眼快手急，伸手將之抄接住。

那人在擲出酒罎的刹那，身子陡然向後倒折下去，乘勢以雙脚蹬向那張枱子。

大概是那人醉得糊塗了，忘記了那張桌子乃是一張石造的枱子，底部嵌牢在亭子地面的，因此那一蹬並沒有將那張石枱子蹬倒。

杜仲行右手食中二指一併，疾戳向那人身上的軟麻穴！

那人雖然身手高明，畢竟已有七八分酒意，自不免影响到他的身手及反應，被杜仲行一指戳個正着，悶哼一聲，摔跌落地上。

杜仲行緊接又一指將他的啞穴點了，免得他叫出聲來。

韋樂看到杜仲行一擊得手，忙掠到那四個醉倒和睡着的傢伙身邊，出指如風，分別點了那四個人的身上兩處大穴，然後才將那個接在手中的酒罎放在桌面上，吁了口氣。

杜仲行顯得很興奮，對於韋樂的見識與經驗，也大爲佩服。「韋兄，你眞是料事如神，你不會怪我方才一時的衝動吧？」

韋樂拍拍他的肩頭。「杜兄，怎會呢！你那時的心情，我是很明白的，當年我像你這個年紀，比你還要衝動呢！」

「韋兄，幸好我聽你的，不然，只怕不會這麼輕易將他們制服。」杜仲行看一眼地上的五個人。「我們快問一下，他們是什麼人。」

他又犯了性急的毛病。

韋樂點點頭，杜仲行便將那個被他制服的人提起來，解開他的啞穴，然後喝問道：「喂，你們是什麼人？可是灰衣五煞？」

那人若不是被杜仲行揪着胸衣提起來，早已站不住，只見他醉態可掬地道：「你……我就是……我啊……你……是誰？」

杜仲行被他的答話弄得又好氣又好笑，一時間不知怎樣才能將他弄得清醒過來，只好用力將那人搖晃幾下，喝道：「你們是誰？快說！」

「說……什麼……喝酒麼？拿酒……來……」那人捲着舌頭，含混不清地說道。

杜仲行拿他沒有辦法，正想請教韋樂，韋樂已拿起放在枱面上的那罎酒，兜頭倒在那人的頭上。

那人立刻猛地打了一個抖索，雙眼一張，似乎清醒了幾分。「你……爲什麼拿水淋我？」

「你到底是誰？」韋樂沉喝一聲。

「你又是誰？」那人瞪着杜仲行。

杜仲行從那人的雙眼，看出他已清醒了大半，當下臉色一沉，喝道：「快說，你們是什麼人？可是灰衣五煞？」

「灰衣五煞？我們不是！」那人否認道：「我們怎會是灰衣五煞？」

「那你們到底是誰？」韋樂插口道。

「我麼？」那人眨了眨眼。「我就是戴雨川。」

杜仲行却從沒有聽聞過戴雨川其人，呆了一下，追問一句：「你是戴雨川？」

「戴某在武林中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難道還會假的麼！」那人瞪眼道。

「你眞的是戴雨川麼？」韋樂却聽聞過戴雨川的大名，但却從未見其人，因此，他才會那麼問。

「莫非江湖上有人假冒戴某麼？」那自稱戴雨川的人目光落在韋樂的身上，臉上有一絲怒意。

韋樂聽那人這麼說，又看到他一臉正氣的，不似是灰衣五煞那樣的人，忙對杜仲行道：「杜兄，快放開戴大俠。」

杜仲行却猶豫地道：「你相信了他的話？」忽然眼一張，疾聲道：「你瞧，他穿的是灰衣。」

原來，這時天邊已露出曙光，亭內已沒有先前那麼黑暗，可以依稀看清那人身上穿的衣衫的顏色。

韋樂忙湊近一點，看清楚，那人身上的衣衫果然是灰色的，不由思疑起來。「你確是戴大俠？」

那自稱戴雨川的人又氣又急，大聲道：「你不信，可以弄醒他們問一下，戴某人可是假冒的？」

杜仲行哼一聲：「你們是一伙的，他們當然會幫着你來騙我們，說不定，你們五個人早已想好了一個用來假冒的名字，以掩飾你們眞正的身份！」

「你——」那自稱戴雨川的人氣怒得豎眉瞪眼的，欲向韋樂出手，才陡然驚覺到自己已被人點了軟痲穴，渾身軟綿綿的，連抬起手的力氣也沒有。

「戴……你們爲何要殺死天台三怪？」韋樂放緩語聲道。

「因爲關兄的獨子慘遭天台三怪所殺！」那自稱戴雨川的人說時目光一轉，落在一個躺在亭欄旁邊的一個年約半百的老者身上。「我們與關兄乃是拜把子兄弟，關兄心痛獨子被殺，發誓要殺三怪，替獨子報仇，却自忖一個人對付不了三怪，便邀我們四人幫忙，我們四人早已久聞天台三怪作惡多端，便答應關兄之邀，找三怪報仇。我們一直追尋了三怪的行踪數月，終於在蘇州城追上他們，合我們五人之力，殺了三怪，總算替關兄報了殺子之仇！」

韋樂在那自稱戴雨川的人說話時，一直注視着他的表情神色，却看不出他有一點不自然的表現，對他的話相信了幾分，便對杜仲行道：「杜兄，他們可能不是灰衣五煞。」

杜仲行却不大相信。「韋兄，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詞，怎知道不是他信口胡謅出來，騙我們將他們放了！」

「小子，你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自稱戴雨川的人怒叱道：「我戴某人在江湖上也是一個有頭有面的人物，却一再被你這小子出言侮辱，氣煞我也！」

杜仲行被自稱戴雨川的人罵得臉上訕訕的，韋樂忙道：「杜兄，你快放下……他，然後我們再查問一下那四個人，不就知道他說的是眞是假了麼？」

杜仲行這時已對自己懷疑動搖了，聽聞之下，遂點點頭，將那自稱戴雨川的人放落在一張櫈子上，讓他伏在枱面上，以免跌倒。

就在杜仲行剛放下那人的時候，驀地一條人影自亭外飛射入來，清叱聲中，手中劍直刺向杜仲行的頸側。

韋樂首先驚覺，忙疾喝一聲：「杜兄小心！」

杜仲行聞聲知警，忙低頭矮身，避過那一擊。

那條人影一擊不中，手在一根亭柱上一按，身形倒翻中，反手向飛撲過來的韋樂洒出一片寒芒。

韋樂在飛撲過去的刹那，已撤出藏在身上的那柄軟劍，急忙展出，只聽叮噹連聲，化解了那人的一招淩厲殺着。

那人影的輕功身法異常靈捷，身形藉着兵刃交擊反震之力往上斜翻起來，恰好避過杜仲行揮起的一劍。

杜仲行一劍落空，身形一起，「刷刷」揮出兩劍，疾往那人影的身上攻去。

那條人影身形美妙地在空中一個轉折，探手[illegible]瓦檐邊，身子往上一翻，翻了上去。

杜仲行兩劍落空，清叱一聲，身形一掠一翻，追着那條人影翻掠上瓦檐上。

韋樂沒有動，他看出杜仲行足以應付那條人影，而他更看出，那條人影是個女子，他是從那人影婀娜嬌美的身形看出來的，還有那一聲嬌叱。

這一次，他是第二次見識到杜仲行的身手，驚詫於杜仲行年紀這麼輕，身手却那麼高明，他相信只要杜仲行在江湖上歷練多幾年，劍術上的造詣當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甚至可能會超越他。

亭頂上面响起一陣接一陣的兵刃交擊聲，韋樂不用看，也猜得到杜仲行與

那位姑娘在激鬥着。

由於那少女的出現，令到韋樂更加相信自稱戴雨川的人與他的四個同伴不是灰衣五煞。

因爲，灰衣五煞是不會有一個女同伙的。

而灰衣五煞也不可能像亭內這五人的年紀這麼大。

他還未聞江湖武林中，年紀已四五十歲還做殺手的。

幹殺手這一行的，不但要心狠手辣，身手厲害，還要反應夠快，行動要敏捷，因此，幹殺手的年紀很少會超過四十歲的，因爲年紀太大，自不然會影響到其行動之敏捷，反應也不及年輕人那般快捷。

韋樂走到那個自稱戴雨川的人面前，說道：「……前輩，那位姑娘可是你們的人？」

那自稱戴雨川的人說道：「她是關兄的掌珠，名叫蘭采。」

「關蘭采。」韋樂在咀裏嘟唸一遍，接問道：「關前輩大名怎樣稱呼？」

「關鐵崖。」

「哦，原來就是有鐵手無情之稱的關鐵崖關前輩，在下久聞大名了。」

一頓，又急急道：「戴前輩，這純是一場誤會，待在下去阻止關姑娘與敝友的打鬥，以免失手傷了對方。」

話聲一落，便探身出亭外，仰頭高叫道：「杜兄，關姑娘，快停手，這是一場誤會。」

跟着又叫道：「杜兄，戴前輩他們確不是灰衣五煞，關姑娘就是關前輩的千金。」

亭頂上隨即响起一下兵器交擊的震响聲，跟着是一聲嬌哼與冷哼，接着有兩條人影從亭頂的兩邊飄掠下來，身形一折，掠入亭內。

兩個人自然就是杜仲行與關蘭采。

兩人掠入亭子內後，仍然互相怒視着。

看來，兩人在亭頂上鬥得很認真。

「你們還不快將我爹及戴叔叔他們的穴道解開？」關蘭采含怒道。

杜仲行正想反唇相稽，韋樂忙伸手按着杜仲行的手臂，搶着說道：「杜兄，請快解開戴前輩的穴道，在下去解開關前輩他們被點封的穴道。」

說着，他便走到關鐵崖的身前，替他解開被封的穴道。

杜仲行吐口氣，也走前去替戴雨川解開被點封的軟麻穴。

關蘭采待戴雨川穴道被解，立刻開口道：「戴叔叔，他們是什麼人？怎會被他們點了穴道的？」

韋樂這時已替關鐵崖四人解開被封的穴道，不過，關鐵崖由於醉得厲害，還未醒過來，那兩個睡過去的却醒了，但却糊裏糊塗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在打呵欠。

韋樂不等戴雨川答話，已搶先道：「關姑娘，在下韋樂，那位是敝友杜仲行杜兄。在下與杜兄之所以將令尊與戴前輩等人點了穴道，純是一場誤會——在下與杜兄誤以爲令尊等人是灰衣五煞。」

杜仲行這時也知道誤將馮京作馬涼，抱拳朝戴雨川說道：「戴前輩，剛才冒犯之處，請前輩多多包涵。」

戴雨川是一個爽快的人，一擺手，含笑道：「既是一場誤會，我又怎會怪你們，兩位少俠身手了得，眞是後生可畏。」

「戴前輩謬讚了。」韋樂與杜仲行忙謙道。

這時候關蘭采已走去照顧其父及另外三人，戴雨川似乎很欣賞韋、杜兩人的身手，着兩人坐下來，才說道：「兩位少俠怎會以爲我們是灰衣五煞的？」

韋樂欠身道：「這事說來話長，因爲在下與杜兄聽聞雷宏雷大俠說，天台三怪被五個灰衣幪面人所殺，便猜測可能是灰衣五煞殺了天台三怪……」一口氣將前後的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戴雨川聽完後，馬上道：「兩位少俠，雷兄原來與你們在一起的，我與雷兄說起來也有二十年交情了，若雷兄與你們一道出來找尋灰衣五煞的下落，便不會有這場誤會了。」

「戴前輩原來認識雷大叔的。」杜仲行聽說戴雨川認識雷宏，不禁大爲高興。

「杜少俠稱雷兄爲大叔，不知杜少俠與雷兄是何關係？」戴雨川看着杜仲行。

杜仲行道：「雷大叔與在下舅舅是生死之交，因此，在下尊稱他一聲雷大叔。」

戴雨川正想開口詢問杜仲行口中的舅舅是誰，韋樂已接口說道：「戴前輩，杜兄的舅舅就是有縛龍手之稱的秦擒虎秦大俠。」

「原來你就是秦擒虎秦兄的外甥！」戴雨川眼中閃着光。「說起來，我也有三數年沒有與秦兄把盞共飲了。」

杜仲行聽聞戴雨川與秦擒虎也是舊識，心中大爲高興，對戴雨川也大爲尊敬起來。

「杜少俠，你舅舅好麼？」

杜仲行一聽，神色頓然一黯，悲聲道：「舅舅在十日前，已被害身亡了。」

戴雨川驚震得幾乎從櫈子上跳起來，疾聲道：「杜少俠，令舅是被誰殺害的？」

「灰衣五煞！」杜仲行咬着牙，一字字道。

戴雨川呆了呆，吸口氣，握拳道：「又是灰衣五煞！」

頓一頓，隨即又道：「你們與雷兄到蘇州來，可是欲找尋灰衣五煞的下落？」

杜仲行點頭道：「是！」

「現在我明白了。」戴雨川眼珠轉了一下，說道：「你們之所以誤以爲我們是灰衣五煞，是因爲我們恰好有五個人，又那麼巧在去殺天台三怪的時候，改穿上一式的灰衣，這就難怪你們會誤會我們了。」

一頓，又道：「這麼說來，兩位仍未找到灰衣五煞的行蹤下落了？」

韋樂搖搖頭，道：「還未找到，不過，兩天之後，可能會打聽到。」

戴雨川目光一轉，說道：「你們可是向通天曉買消息？」

韋樂點頭道：「不錯。」

杜仲行插口道：「但通天曉也不敢担保能夠打探出灰衣五煞的下落，他要我們十萬両銀子。」

戴雨川不由咋舌道：「那守財奴好會歛財啊，居然要你們十萬両銀子，簡直是獅子大開口，吃人不吐骨！」

一頓，關切地道：「杜少俠，十萬両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你們身上不可能帶着那麼多的銀子吧，可要我們幫忙?」

杜仲行抱拳道：「戴前輩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一頓，又說道：「我們身上確是沒有帶着那麼多銀子，幸好有韋兄在，他在金龍賭坊替我們籌夠了十萬両銀子。」

戴雨川訖然瞧着韋樂，說道：「韋少俠原來是個精於賭術的高手，未知尊師是那一位?」

杜仲行搶着代答道：「韋樂的師傅就是有賭聖之稱的高天啓高前輩的唯一傳人。」

「啊，杜少俠原來是賭聖的弟子，眞是失敬了。」戴雨川站起身來，顯得有點激動。「我與賭聖他老人家昔年也說得上有點交情，並承蒙賭聖他老人家義伸援手，助我渡過一次難關，一晃眼間，已是十多年了，如今得睹故人高足，眞敎人高興不已。」

一頓，目注韋樂，問道：「韋少兄，令師好麼?」

韋樂忙抱拳肅然道：「家師托賴身體安康。」

跟着又道：「戴前輩，在下與杜兄也該回去了，免得雷大俠以爲我們出了什麼事。」

「好，好。」戴雨川連聲道：「請轉告雷兄一聲，待關兄他們醒過來後，便去與他聚聚，痛飲一番。」

韋樂道：「在下返回客棧後，定當轉告雷大俠。」

「戴前輩，我們住在城東大街那家福安客棧。」杜仲行接口道。

「嗯，我記住了。」

韋樂立刻抱拳道：「戴前輩，在下告辭了。」

杜仲行忙亦抱拳道：「告辭。」

戴雨川含笑道：「兩位世兄好走，不送了。」

「不敢。」韋、杜兩人齊向戴雨川抱拳一禮，轉身向亭外走去。

關蘭采聽聞韋、杜兩人離去，不禁抬頭往兩人那邊瞥望一眼，恰好與側轉頭往她那邊瞧看一眼的杜仲行目光相觸，兩人皆慌不迭避開對方的目光。

* * *

雷宏在客棧內一直等到天色放亮，仍未見韋、杜兩人回來，不禁焦慮起來，不知韋、杜兩人是否發生了什麼事，要不是要看顧着程英姿，他早已出外找尋兩人了。

就在他焦灼不安的時候，韋、杜兩人返回客棧內。

雷宏看到兩人安然無損，才鬆了口氣，急急問道：「韋老弟，你們這時候才回來，我還以爲你們出了什麼事。找到灰衣五煞麼?」

韋樂搖搖頭道：「找不到。不過，却誤將馮京作馬涼，幸好沒有傷了人，不然……」

「韋老弟，你與杜賢姪將什麼人誤作灰衣五煞?」

「是戴雨川戴前輩等人。」杜仲行接口說道：「據戴前輩說，大叔你與他是舊識，他還說，待會到客棧來找你，痛飲一番。」

雷宏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欣喜地道：「不錯，我與戴兄乃是舊交，說起來，也有二十年交情了，想想，也有四五年沒有與他見面了，難得在蘇州遇上他，故人重遇，確是要好好地痛飲一番。」

跟着看了看韋、杜兩人一眼，說道：「是了，你兩個怎會找上他們的?」

韋樂便將經過對雷宏說了一遍。

雷宏聽完，擊掌道：「天台三怪原來是戴兄他們所殺的，若是我跟你們一道去，便不會發生那場誤會。」

一頓，又感慨地道：「關兄年過半百，膝下只有一子一女，天台居然殺了他的獨子，關兄怎不切齒痛恨，三怪可說是自尋死路!」

韋樂忽然問道：「雷大俠，程姑娘曾醒過麼?」

「醒過一次，好了很多，很快便又睡着了。」雷宏道。

「有勞雷大俠了。」韋樂抱拳朝雷宏一禮。

雷宏忙搖手道：「韋老弟，你太客氣了。」

接又道：「你們一夜未睡，快回房去歇一會吧，待會戴兄他們來了，你們便沒得睡了。」

兩人被雷宏這麼一說，登時覺到睏倦，不再說什麼，各自回房睡一會。

韋樂在回房之前，先到程英姿的房中看一看，看到程英姿仍然酣睡未醒，臉色好看了很多，才放心地返回房內歇一會。

* * *

午前，戴雨川與關鐵崖父女，還有另外那三個拜把兄弟，一齊來到客棧找雷宏。

雷宏看到數年不見的舊友到來，高興不已，分別與五人寒暄了好一會。

韋、杜兩人立刻被吵醒了，忙起床到雷宏的房中與戴、關兩人相見。

戴雨川爲韋、杜兩人引介了另外三人。

那三人分別是田貴陽、何三省、蔣一介。

韋、杜兩人一一對三人行禮見過。

戴雨川五人昔年在江湖上名聲頗亮，只不過近數年來少在江湖上行走，才不常聽人提起五人的大名。

當年，五人被江湖上稱爲太湖五義，提起他們太湖五義，武林中人莫不豎起大拇指。

本來，這幾年來他們已少在江湖上行走，不大理會江湖上的事，却想不到因爲關鐵崖的獨子被天台三怪所殺，因而重聚在一起，再涉江湖。

關蘭采也跟着乃父及伯叔輩前來，她昨晚沒有隨同乃父五人到獅子林內喝酒，獨自留在客棧內，睡到天剛亮時，

終於放心不下乃父五人，恐防他們會喝得爛醉如泥，會發生什麼事，因而趕去看一下……因而與韋、杜兩人動起手來。

起初，她對於杜仲行制住乃父五人大感生氣，但後來知道是一場誤會才釋然，並且對杜仲行大生好感。

這大概就是一見鍾情吧。

少女情懷，如詩如畫，而事實上，杜仲行年少英俊，身手了得，正是少女夢中的情人，也難怪她會對他動情的。

關蘭采也長得明眸皓齒，嬌俏動人，杜仲行這時看清楚她的樣貌後，不禁怦然心動，多看她兩眼。

關蘭采察覺之下，心湖蕩漾，芳心鹿撞。

韋樂也察覺到杜仲行對關蘭采似乎有意，暗中決定伺機幫他一把。

雷宏與戴雨川五人數年不見，高興得只顧與五人敘舊，韋、杜、關三人自然接不上口，韋樂乘機替杜、關兩人制造機會。

他用手肘碰一下杜仲行，打個眼色，說道：「杜兄，還不招呼關姑娘坐下來，你們可是不打不相識啊！」

後面那句話說得兩人臉上一熱，雖然垂下頭，不敢看對方一眼。

韋樂看在眼內，心中可樂了，他從兩人的神態看出雙方都有意思，遂對杜仲行道：「杜兄，你不是還生關姑娘的氣吧？」

杜仲行一聽，忙結結巴巴地道：「不……不……在下怎……會生關姑娘……的氣啊？」

「那還不招呼關姑娘坐下來。」韋樂看到杜仲行那手足無措的樣子，幾乎忍俊不禁，失笑出聲。

杜仲行抬眼瞥了關蘭采一眼，鼓起勇氣，說道：「關姑娘，請坐！」語音有如紋蚋一樣，連耳根也紅了。

關蘭采瞟了杜仲行一眼，赧然道：「杜兄請。」一張嬌臉也火燒般紅。

看到兩人那種羞臊的樣子，韋樂再也忍不住笑起來，待兩人坐下來，便說道：「杜兄，你陪關姑娘說話，在下去看一下程姑娘醒了沒有？」

說着便朝關蘭采點點頭，往房外走出去。

杜仲行張口欲叫住韋樂，卻瞥到關蘭采朝他閃瞥一眼，不禁口一窒，心頭一陣亂跳，慌忙垂下頭，一雙手不知放在那裏才好。

關蘭采也臊得連耳根也紅了，粉臉低垂，不敢抬起頭，心中卻浮起一片說不出來的異樣感覺。

* * *

韋樂來到程英姿的房中，看到程英姿已醒，便關切地說道：「妳的傷好多了麼？」

程英姿滿含情意地看了他一眼，不答反問道：「你沒有受傷吧？那三個醜八怪可還有找你的麻煩？」

韋樂搖搖頭道：「我沒有受傷，幸好妳——要不，我說不定已喪生在三怪的手下，却累妳受了傷，我……」

程英姿舒口氣，截口道：「你沒有受傷就好了。」

韋樂聽得心頭一熱，忍不住在床沿坐下來，執住程英姿的一雙柔荑，激動地道：「英姿，妳對我太好了。」

程英姿臉上頓時飛起兩片紅霞，羞赧地垂下粉臉，顫聲道：「韋兄，我——不對你好，還對誰好？」

「英姿，我……上次撇下妳……妳一點也不恨我麼？」韋樂緊緊地執住程英姿的雙手。

「無論你怎樣對我，我也不會恨你。」程英姿痴痴地道：「只要你讓我跟着你。」

「英姿，妳實在太好了。」韋樂再也按捺不住，伸手將她摟在懷中。「從今後，我不會讓你離開我。」

程英姿陶醉地靠在韋樂的懷中，咀邊泛起一抹甜甜的笑意。

好一會，韋樂才從甜蜜溫馨的情意中清醒過來，「英姿，妳的內傷好多了麼？」

程英姿嗲聲道：「好多了。」迷戀地不願離開韋樂的懷中。

韋樂却忽然將她推開，悄聲說道：「杜兄與雷大俠他們可能來找我去喝酒。」

程英姿乍被韋樂推開，不禁愕然，繼之有點生氣，聽到韋樂那麼說，心中才釋然，聽一下，外面一陣沓雜的脚步聲向這邊傳來，忙躺回床上。

韋樂也急忙站起來，退開一步，以免被杜仲行等人看到而尷尬。

跟着，他故意大聲對程英姿道：「英姿，天台三怪以後也不會找我的麻煩了，他們在昨晚已給太湖五義前輩殺了！」

程英姿聽他這樣說，高興得挺起身來。「那三個醜八怪也可說死有餘辜，惡貫滿盈了，韋樂，你可要好好地謝謝太湖五義五位前輩啊。」

「程姑娘，韋老弟已謝過太湖五義了，你的內傷不礙事了吧？」門外响起雷宏的語聲。

程英姿忙說道：「雷大俠，我的內傷好多了，你請進來啊。」

房門一開，雷宏與杜仲行含笑走進來。

韋樂看着兩人，說道：「雷大俠，戴前輩他們不是找你去喝酒麼？怎麼還不去？」

雷宏笑道：「這就去啊。我來看一下程姑娘的傷勢是否沒有大礙，若是能夠起床，便與我們一道去喝酒吃飯，這時候也是吃午飯的時候了，程姑娘昨晚沒有吃過東西，只怕已餓壞了吧？」

程英姿忙道：「雷大俠，我的傷勢已沒有什麼大碍了，我這就起床……」

「雷大俠，這麼吧，你與杜兄陪戴前輩他們到酒樓，在下待程姑娘梳洗後，與她趕去那裏，好麼？」

杜仲行朝韋樂扮個鬼臉，笑說道：「雷大叔，韋兄說得是，為免戴前輩他們久等，我們先陪戴前輩他們先去金慶樓吧。」

跟着朝韋樂眨眨眼，說道：「韋兄，程姑娘內傷未愈，你別催她啊，陪着她慢慢來吧。」

韋樂被他說得滿不好意思的，正想回敬兩句，杜仲行却心虛地急急溜出房外。

＊　＊　＊

「雷兄，灰衣五煞可不是好對付的，戴某兄弟五人與雷兄你乃是多年之交，若雷兄有用得着戴某兄弟的，只管說出來，戴某兄弟萬死不辭。」戴雨川激昂地道。

這時候，他們已喝得酒酣耳熱，除了關蘭采與程英姿外，每一個人都有了五六分酒意。

而關、程二女大概因為年紀相若的關係，談得很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雷宏先敬了戴雨川一杯酒，才道：「戴兄高義，雷某很感激。不過，雷某不想將戴兄你們牽扯入這件事內，雷某與杜賢姪、韋老弟足以應付灰衣五煞。」

「雷兄，眞的不用我們兄弟幫忙？」關鐵崖道。

「關兄好意，雷某心領了。」雷宏朝關鐵崖抱拳道。

關蘭采聽說不用乃父等人幫忙，臉上頓時流露出失望之色，不自禁瞥了杜仲行一眼。

──若雷宏答應乃父等人的幫忙，那她便有一段時日可以與杜仲行朝夕相處，如今，只怕很快便要分離了，怎不教她心中若有所失。

杜仲行的心情與關蘭采差不多，但又不好意思開口要關鐵崖等人留下來幫忙，因此，他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失望之色，轉眼瞧向關蘭采一眼。

兩人的目光相觸之下，都感到有點忸怩，但却沒有將目光移開，互相凝視了片刻，才將目光移開。

而兩人都在那片刻的對視中，領會了對方的情意。

所謂盡在不言中，他們剛才的情形就是那樣。

韋樂將兩人的舉動與神色都看在眼內，不禁替兩人的乍遇又分感到惋惜，但他却想不出一個辦法，令到關鐵崖父女與他們在一起，縱有心撮合他們，却愛莫能助。

他總不能貿然要求關鐵崖父女留下來助他們一臂之力，那太冒昧了，而且，雷宏已婉拒了關鐵崖等人的相助，已沒有再開口相求的餘地。

程英姿也算得上是個過來人了，因此，她也看出一點端倪來，自是替她們感到高興，但却替兩人的快將分離感到難過。

「雷兄，來，難得相遇，咱們今日痛痛快快地喝一頓，不醉不休。」田貴陽豪氣地道。

「田四弟說得對，今日非要喝個痛痛快快的！」何三省感慨地道：「今日一聚，不知何時才能再遇了。雷兄，何某先敬你一杯。」

他們幾個老一輩的人物立時你敬我，我敬你，痛飲起來。

韋樂看着雷宏等人在痛飲，忽然心頭一動，悄聲對杜仲行道：「杜兄，你是不是很喜歡關姑娘？」

杜仲行頓時紅了臉，喉頭發乾，鼓不起勇氣說話。

韋樂直視着杜仲行，鼓勵地道：「杜兄，男女相悅，那是人之常情，有什麼好害羞的，你別不好意思說出來，你若不說不出來，在下想幫忙也不成。」

杜仲行目光一亮，直視着韋樂，疾聲道：「韋兄，你眞的可以幫我的忙？」

韋樂點點頭，看着他，等他說話。

杜仲行吸口氣，鼓起勇氣，有點難為情地道：「韋兄，在下……很喜歡……關姑娘……」一句話說完，他連耳根也紅了。

韋樂含笑道：「杜兄，在下看出關姑娘對你似乎也很喜歡，你既然喜歡她，那便要壯起胆子，向她表示出來。你等一下，待在下要程姑娘向她試探一下，若她也眞的喜歡你，那你便不要錯失這個機會，向她表白一番，你一定要鼓起勇氣，不然，你會終生遺憾的。」

說着拍拍杜仲行的肩頭，站起來，走到程英姿的身旁，附耳說了幾句話。

程英姿邊聽邊頷首，含笑瞧着關蘭采。

關蘭采看在眼內，猜到兩人必是在說着自己與杜仲行的事，一顆心頓時怦怦直跳起來，臉上一陣臊熱。

韋樂說完後，便返回杜仲行身旁的座位坐下來，對他眨眨眼。

杜仲行緊張得心手出汗，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不敢往關蘭采那邊瞧看一眼，那模樣就像一個待決的囚犯那樣。

韋樂看到他那樣子，禁不住在心裏暗笑。

程英姿這時已坐到關蘭采的身邊，低聲對她說着話。

韋樂瞧着，也不由替杜仲行緊張起來。

──萬一關蘭采根本就不喜歡杜仲行，那就尷尬了，甚至會令到杜仲行無地自容。

關蘭采在程英姿說話時，一直低垂着頭，韋樂因而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神態，不過，却看到她那一截柔白的頸脖染上了脂紅，從而猜測她必是羞臊得很。

杜仲行在這片刻之間，連喝了幾杯酒。

終於，韋樂看到關蘭采稍微抬起頭，對程英姿說了一句話，接又將頭垂下──垂得更低，而那截頸脖上的脂紅變成了火燒般紅。

跟着，程英姿抬起頭，朝韋樂笑着點點頭。

韋樂頓時鬆了一口氣，忙轉頭對杜仲行道：「杜兄，恭喜你，你可以放下心了，關姑娘說很喜歡你！」

杜仲行一聽，欣喜得呆了一呆，接眼中射出狂喜的光采，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嚅動着咀唇。

韋樂伸手拍拍他的臂膀。低聲道：「杜兄，現在要看你的了，你是個男子漢，總不能要一個女孩子向你表白吧？」

杜仲行靦覥地道：「韋兄，這……很難開口的啊。」

韋樂拍拍他的臂膀，鼓勵他道：「杜

兄，你一定要鼓起勇氣，在下這個忙是幫不了的，你一定要親口向她表白，明白麼？」

杜仲行吸了口氣，挺挺胸，終於點點頭。

韋樂舒口氣，「你現在坐過關姑娘那邊吧，在下與程姑娘過去與雷大俠他們湊湊熱鬧。」

接朝程英姿點點頭，程英姿附在粉臉低垂的關蘭采耳邊，低聲說了一陣話，才站起來，行到韋樂的身邊。

韋樂立刻伸手推推杜仲行，示意他走過去。

杜仲行遲疑了一下，才站起來，慢慢地走過去，在關蘭采身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雙手不停地絞動着，却緊張心慌得說不出話來。

韋樂爲免他尷尬，伸手一拉程英姿，走向正在痛飲着的雷宏、戴雨川等人那一桌去。

雷宏與太湖五義這時已喝得醉薰薰的，起碼有八分酒意，仍在不停地痛飲着。

故友重逢，確是值得痛飲一番的。

韋樂不想打擾了他們的酒興，拉着程英姿走到窗前，憑窗俯望着街上的行人。

過了一會，他扭頭往杜仲行那邊望去，看到杜仲行正在對關蘭采說着話，不禁開心地笑了，扯扯程英姿的袖口，示意她回過頭來看一下。

程英姿轉過頭來，看到杜仲行終於鼓起勇氣向關蘭采說話，也替兩人感到高興。

* * *

雷宏醉得要韋、杜兩人扶着他走回客棧。

太湖五義也醉得一塌糊塗，只好在金慶樓要了一個小客院住下來。

程英姿留下來，陪着關蘭采，幫忙她照顧太湖五義。

在返回客棧的路上，韋樂忍耐不住，對杜仲行說道：「杜兄，瞧你春風滿臉的，關姑娘已接受了你的……」

杜仲行連眼中也滿是歡快的笑意，不等韋樂說完，便壓抑不住地說道：「韋兄，我都對她說了，她也對我說，很喜歡我，並要我這件事了之後，到香山去找她。」

「杜兄，恭喜你。」韋樂由衷地道。

「韋兄，小弟不知怎樣感激你與程姑娘才是。」杜仲行感激地道。

「杜兄，別說客氣話，只要你與關姑娘大喜之日，請我喝杯喜酒，那就成了。」

「韋兄，小弟……有那一日，絕不會忘了韋兄你的。」杜仲行臉上一陣臊熱，心裏却甜如蜜糖。

* * *

太湖五義在翌日便離開了蘇州城。

杜仲行在那天晚上與關蘭采私聚了好一會，但在早上離別的時候，仍然掩飾不住那份依依不捨之意。

那一天，杜仲行如有所失，沒精打采的。

韋樂看在眼內，只好開解他一番。

翌日，他們依約往見通天曉。

程英姿則留在客棧內。

乃是在那個大廳上，韋樂三人見到了通天曉。

通天曉端坐鐵柵後面，第一句話就是：「十萬兩銀票拿來了麼？」

雷宏從身上取出那疊銀票，晃動一下。「在這裏。」

通天曉道：「請放入鐵柵內，老夫便將消息說出來。」

雷宏沒有說話，站起來，走到鐵柵前，將那叠銀票放入鐵柵內，退回去，坐下來。

隨即，便有一個僕人自通天曉身後的那面絲幔後走出來，撿起那叠銀票，點算過之後，朝通天曉躬身道：「老爺，整整十萬兩銀子。」

通天曉一擺手，那個僕人急步走回帳幔後。

咳了一聲，通天曉慢慢地說道：「要找到灰衣五煞，三位請去甲頭鎮的三聖廟找那個獨眼廟祝。」

跟着，便站起來，朝三人一擺手，道：「三位若聽清楚了，請便。」

話落，便欲走向帳幔後。

杜仲行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疾聲道：「慢着，就只有這句話麼？那個獨眼廟祝一定知道灰衣五煞的下落？」

通天曉猛地一轉身，生氣地看着杜仲行，怒聲道：「老夫幹這行也有三十年了，可從未試過有人來投訴消息不確的！」

跟着一拂袖，走入帳幔後。

杜仲行還想說話，却被雷宏打個手勢阻止了。「賢姪，走吧。」

韋樂也一拉杜仲行的手臂，往外走。

走出通天曉那座大宅院，杜仲行再也忍耐不住，不甘心地道：「雷大叔，韋兄，一句話便是十萬兩銀子，他簡直吃人不吐骨！」

接又忿忿地道：「大叔，你認爲他說的那個消息，一定眞確？」

「賢姪，你稍安毋躁。」雷宏心平氣靜地道：「他的消息若是不確，只怕他那座宅子就算是鐵鑄銅澆的，也早已被人搗毀，保不住他那條命。」

一頓，充滿信心地道：「賢姪，我相信他說的消息眞確無誤。」

韋樂也接口說道：「杜兄，你別以爲他輕易便說出那句話來，其實，他不知費了多少人力銀子，才能打聽到那個消息，雷大俠說得對，他賣出的消息若是有不確的，就算他躲在鐵鑄的城堡內，也保不住他那條狗命，活不到現在。」

杜仲行聽兩人那麼說，才釋然。

韋樂看一眼雷宏，說道：「雷大俠，我們什麼時候趕往甲頭鎮？」

雷宏想一下，說道：「明天早上起程，待會我們去買四匹馬。」

＊　＊　＊

翌日大清早，雷宏四人離開了蘇州城，趕往甲頭鎮。

兩日後，四人來到甲頭鎮。

杜仲行急不及待便要去三聖廟找那個獨眼廟祝，却被雷、韋兩人勸阻了。

「杜兄，急也不在一時，我們先到鎮上去，找個地方歇下來，弄清楚鎮上的情形，才去三聖廟不遲。」

杜仲行被韋樂那麼一說，省覺到自己太過情急了，不再堅持。

在鎮上大街那家興隆客棧歇下來，四人洗了個澡，換上一身乾淨衣服，便到大街上遊逛。

甲頭鎮頗大，少說點也有四五百戶人家，由於鎮南邊靠着一個碼頭，鎮上頗爲繁盛。

四人在鎮上逛了一遍，大致上清楚了鎮上的情形，便走入一家飯店，吃晚飯。

這時候，已是傍晚時分。

四人要了酒菜，便吃喝起來。

吃得差不多的時候，杜仲行忍不住開口說道：「大叔，我們什麼時候才去三聖廟找那個獨眼廟祝？」

「明天。」雷宏喝下一口酒，「賢姪，你急什麼？他不會飛走了的。」

「大叔，吃完晚飯去找那傢伙不好麼？」杜仲行心急地道。

「不是不好，只是很容易會被他驚覺而溜走的。」雷宏道：「明天，我們可以裝成是去上香的，然後出奇不意地將他制住。」

韋樂接口道：「杜兄，雷大俠說得對，明天去三聖廟比較好一點。」

程英姿也道：「明天由我與韋樂扮成上香的，先到三聖廟去，那個獨眼廟祝一定不會起疑，然後再出其不意地出手制住他，那時候，就算他插翅也飛不了。」

杜仲行聽三人說得有理，不再說什麼。

吃完晚飯，四人返回客棧歇息。

翌日早上，四人吃過早飯後，便往三聖廟走去。

在吃早飯的時候，四人已向那個店小二打聽了三聖廟的所在。

原來，三聖廟在鎮東頭三里外的一片棗林旁邊。

他們在街上買備了上香用的物品，才施施然地向三聖廟走去。

三聖廟的香火很盛，四人去到的時候，已有不少善男信女在上香參拜。

雷宏與杜仲行並沒有進入廟內，悄悄繞到廟後，越牆潛入去，查探後面情形，同時，防範那獨眼廟祝察覺而從廟後溜走。

韋樂則與程英姿扮成一對小夫妻，進內上香參神，伺機出手制服那個獨眼廟祝。

韋樂與程英姿待雷、杜兩人悄悄繞向廟後，才手拉着手，親暱地走入廟內。

兩人馬上便發覺到那個獨眼廟祝。

那廟祝大約五十上下，相貌平凡，兩人幾乎不相信那個廟祝是個會與灰衣五煞有關連的人。

那獨眼廟祝就站在神案旁邊，在他的前面，放置了一張几桌，上面放着一個寫着「隨緣樂助」的香油錢箱子，那些來上香參神的善信在參神完後，大多都是走到那個香油錢箱子前，捐點錢入錢

箱內。

韋樂與程英姿上了香，參拜完後，便走到那個香油錢箱子前，故意拿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放入箱內。

那個廟祝立時朝兩人阿諛地笑笑，露出一口黃牙來。

兩人却沒有看那廟祝一眼，走開去，兩道目光却一直不停地察看着廟內的情形，看看除了那個廟祝外，是否還有別的可疑人物。

兩人發覺不到有任何礙眼的人，韋樂便碰碰程英姿，朝她眨眨眼。

程英姿忽然捧着肚子，呻吟起來，身子晃了晃，似要跌倒下去。

韋樂忙一把扶住她，慌急地叫道：「妳怎麼了？」

程英姿攢眉蹙額的，呻吟着叫道：「痛……很痛啊，痛死我了。」

兩人這一叫嚷，廟內的人都被驚動了，紛紛朝他們望去，有兩個大嫂還熱心的走過去。

那個廟祝也被驚動了，看了韋樂兩人一眼，皺皺眉頭，爲了不致影响到其他善信上香，遲疑了一下，走上前去，問道：「這位公子……她怎麼了？」

韋樂手足失措地道：「我也不知她怎麼了，她只叫痛，老伯，這附近有沒有大夫？」

廟祝那隻獨眼一直盯着程英姿，程英姿也裝得眞像，不但臉色煞白，額上鬢邊也沁出汗珠來，呻吟着，直叫痛。

那兩個大嫂這時已走到程英姿的身前，打量了一眼，其中一個大驚小怪地道：「哎喲，瞧她那模樣，可能是患了『絞腸痧』啊！」

「那……那怎麼辦？韋樂方寸大亂地道。

那廟祝看到越來越多人圍攏過來，眼珠一轉，說道：「這位公子，你先扶她到後面的客房躺下來，老漢着人到鎮上去請大夫來替她療治一下。」

說着示意韋樂扶着程英姿，跟他到後面去。

韋樂忙扶着程英姿往廟堂的後面走去。

那廟祝帶着兩人，來到後面的一間房子前，伸手將門推開，一步走進去，扭頭對兩人說道：「公子請扶她進來。」

韋樂應一聲，就在那廟祝扭回頭的刹那，一指點在他的命門穴及暈迷穴上。

那廟祝只發出一聲：「你——」便一跤栽跌下去，却被韋樂伸手一抄，將他扶住，並順勢一步跨入房內。

而他在出指的刹那，已將程英姿放開，程英姿跟着一步竄入房內。

韋樂將那廟祝放在房內那張床上，示意程英姿在房內看着，隨即走出房外，找尋雷宏杜仲行兩人。

才走出房外，他便看到雷宏與杜仲行從靠着院牆的一間房子內閃出來，忙向兩人招招手。

兩人急步行到韋樂的身前，雷宏急問道：「韋老弟，已得手了麼？」

韋樂點點頭，反問道：「可有發現其他的人？」

「在灶房內發現一個小子，被小弟點倒了。」杜仲行插口道：「再沒有其他的人了。」

「快請跟我來。」韋樂扭頭便向那間房子走去。

雷、杜兩人急急跟在韋樂的後面。

奉命殺父　恩怨難分

那個獨眼廟祝被解開點封了的暈迷穴後，才張開眼，看到雷宏四人，便張口大叫：「你們是什麼人？」

但隨即便被雷宏一手叉在他的喉頭上，令到他說不出聲來。

「聽着，你若大呼小叫的，我便將你活活捏死！」雷宏兇厲地注視着那廟祝，一個字一個字的道。

那廟祝的獨眼中，閃過一抹恐懼之色，雷宏稍爲放鬆一點在他喉頭上的手，好讓他說出話來。

那廟祝喉頭聳動了一下，艱難地說道：「你們……想怎樣？」

雷宏沉聲地道：「我想你說眞話！」

那廟祝獨眼轉動一下，吶吶道：「老漢只是這裏的獨眼廟祝，什麼也不知道的啊。」

「別裝蒜了！」雷宏扼在他喉頭的手一緊，厲聲道：「你只要將知道的說出來，不然，我會教你受盡痛苦而死！」

「你……你們到底想知道些什麼？」那廟祝的一張臉頓時漲紅起來，好不容易才說出這句話來。

「灰衣五煞的老巢在那裏？」雷宏逼視着那廟祝，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出來。

那廟祝的神色遽變了一下，翻着眼道：「什麼……灰衣……五煞……老漢……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

「你簡直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雷宏咬着牙，扼在那廟祝喉頭上的手，力道驟增。

那廟祝的雙眼立時翻起來，張大咀巴，鼻翼急促地張動着，額上青筋暴現，但却無力掙扎。

直到那廟祝的臉色變成紫色，舌頭也伸了出來，雷宏才放鬆扼在他喉頭上的手。

那廟祝馬上翻動一下眼珠，急促地喘息起來，伸出的舌頭慢慢縮回去。

待他喘息稍緩，雷宏才俯視着他，兇狠地道：「你想清楚再答我，這一次若不實說，我不再客氣了！」

韋樂接口道：「你應該是個聰明人，我們若不是查出你知道灰衣五煞的下落，怎會從蘇州趕來找你麼？你再不實說，那簡直是自討苦吃，而你歷年來替灰衣五煞做事賺下來的大筆銀子，也無法享用，你想清楚吧。」

那廟祝的臉色接連起了變化，重重地喘息了一口氣，囁嚅地道：「老漢若是說出灰衣五煞的藏身處，你們會放過老漢麼？」

「我們只是要找灰衣五煞算賬，只要你說出來，一定會放過你！」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好，你們聽清楚了，灰衣五煞就藏

匿在距此約六十里外的一個山谷內的屋子中。」

「那裏叫什麼地名?」雷宏道。

「藏龍谷。」那廟祝道。

「在什麼方向?」

「西南面。」

「你到過那裏麼?」

「曾偷偷地跟蹤他們交給我的一隻信鴿，到過那裏一次，却不知道谷內的情形。」

「這麼說，你的輕功豈不是高明得可以追上一頭飛鴿?」杜仲行不大相信地看着那廟祝。

「老漢根本不會武功。」那廟祝舔舔咀:「我將他們交給我的信鴿用一根堅韌的絲索綁着牠的一隻脚，再綁上一塊滴量的鉛塊，拿着絲索的另一頭，讓牠飛走，因為牠脚上綁了一塊鉛塊的緣故，那鴿子不但飛不高，也飛不快，老漢就這樣，像放風箏那樣，一直跟着那鴿子走，跟到那處山谷外，然後解下綁在鴿子脚上的繩索及鉛塊，再在牠脚上綁上要送的消息，爬上山谷外左邊的一座山頭上，才放那信鴿飛，那鴿子一頭飛落那座山谷內，沒有再飛起來，老漢足足在山頭上等了有半個時辰，都看不到那鴿子飛出來，才下山循原路往回走。」

「你那一次送的是什麼消息?」雷宏問。

「那張紙條上寫着已接下一宗買賣，要灰衣五煞幹掉上官星斗，價錢是二萬三千兩銀子。」

「是誰替他們接下買賣的?」

「這個，老漢就不知道了。」那廟祝道:「每一次有買賣，都是由信鴿將消息送來給老漢，再由老漢將消息轉送給灰衣五煞。」

「灰衣五煞曾來過這裏麼?」

「來過三五次。」那廟祝這時變得有問必答。「那幾次他們都是來取消息的。」

「他們給你多少錢?」

「每接下一次買賣，他們便給我一百兩銀子。」

「舉手之勞，你這一百兩銀子倒好賺啊。」杜仲行冷笑道。

「你幹了這麼多年，豈不是積蓄了不少銀子?」韋樂隨口說道。

「老漢是左手來，右手去，可沒有積蓄銀子，老漢說的是真話。」那廟祝心虛地道，那隻獨眼飛快地在雷、杜、韋三人的臉上溜了一轉。

雷宏與韋樂心中暗笑，從他的神色及說話，看出他說的是假話，不過，他們這一次來，對他的銀子沒有什麼興趣，因此，兩人沒有揭破他的謊話。

杜仲行畢竟江湖經驗不多，看不出那獨眼廟祝說的是謊話。

程英姿一直守在房門旁邊，留意着外面的情形，以防有什麼人會撞到後面來。

「雷大俠，聽他這麼說，灰衣五煞幹這殺人勾當幹得很小心，每一次接到買賣，要經過兩道轉折，才送到他們的手上，只怕就連替他接買賣的人，也不知道他們的藏匿之處，怪不得他們這麼神秘，江湖武林中，從沒有人能夠找到他們。」韋樂道。「說起來，那十萬兩銀子花得值得。」

「通天曉不愧是通天曉，不知他是怎樣打聽到的。」雷宏也由衷的道。

杜仲行這時一心只想着盡快趕去藏龍谷，手刃灰衣五煞，以報殺舅舅之仇，因此，他急不及待地道:「大叔，韋兄，我們既然已知道灰衣五煞的藏匿之處，還呆在這裏幹麼?在下恨不得立刻趕到那裏，手刃他們，替我舅舅報却大仇!」

雷宏搖搖頭道:「賢姪，既然已知道了灰衣五煞的藏身之處，那還急什麼?你以為灰衣五煞是好對付的麼?老實說，合我們三人之力，只怕也對付不了他們，因此，我們萬萬不能急躁行事，一定要從長計議，想出一個能夠對付他們的好辦法，才向他們動手!」

韋樂大表贊同。「杜兄，雷大俠所說極是，灰衣五煞既然飛不了，我們何必要急於向他們動手?要知道，欲速則不達，對付灰衣五煞這伙殺手，必需小心從事，要不，若被他們溜了，要想再找到他們，只怕連通天曉也無法再探查到他們的下落。」

杜仲行聽兩人都那麼說，只好按捺着，說道:「大叔與韋兄都認為須從長計議，在下聽你們的。」

一頓，担憂地道:「萬一他待我們離去後，他馬上放信鴿通知灰衣五煞，那……。」

雷宏馬上截道:「賢姪，這一點你不用担心。」

接轉對那廟祝道:「老頭，相信你不是一個蠢人，你不會想不到，要是灰衣五煞知道是你洩露他們的藏身之處後，還會放過你麼?」

那廟祝臉上閃過一抹驚懼之色，急急道:「老漢還不想死，你們放心吧，老漢不會蠢到自尋死路，放信鴿通知他們的。」

「你果然不是一個蠢人。」雷宏笑笑，說道:「你替灰衣五煞幹了這麼多年，積蓄了一筆銀子，也該洗手安享餘年了，是麼?」

那廟祝連聲道:「是，是，老漢早就想不幹了，老漢又怎會向灰衣五煞通風報信，自尋死路呢。」

「嗯，你懂得這麼想，總算是個聰明人。」雷宏道:「你還知道五煞一些什麼事情?」

那廟祝眼珠轉了幾轉，說道:「老漢差點忘了告訴你們，老漢曾在五天前，用飛鴿傳書送了一個消息給他們，這時候他們大概已不在藏龍谷了。」

「你可有看過送給他們的那張紙條?」韋樂接口問。

「到湖州去殺一個叫宋國祥的人。」

「是人稱花槍客的宋國祥。」雷宏脫口說道。

「湖州距這裏有多遠?」杜仲行急問。

雷宏估算了一下，說道:「大約二百里左右。」

「我們馬上趕去湖州。」杜仲行着急

地道：「一定要阻止他們殺花槍客宋國祥。」

「賢姪，我們趕到去時，只怕他們已殺了宋國祥，湖州那麼大，我們也未必一下子找到花槍客宋國祥，來得及阻止他們向宋國祥下殺手。」雷宏不以爲然地道：「何況，花槍客宋國祥這個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若被灰衣五煞所殺，也可說應有此報了。」

「在下也聽聞花槍客宋國祥的名聲不大好，是個奸惡之人，這種人死不足惜。」韋樂對於宋國祥這個人的所爲，也略有所聞，對於這個人沒有什麼好感。

雷宏接着以教訓的口吻對杜仲行說道：「賢姪，你初涉江湖，對於江湖上的事情所知不多，那就要多聽多看，切忌躁急輕浮，那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甚至會賠上一條命，或是會弄出令自己遺憾終身的事情。」

頓一下，又道：「江湖險詐，層出不窮，一個初出江湖的人若不抱着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情行走江湖，那很容易會弄到自己身敗名裂，以致萬劫不復。」

杜仲行被雷宏說得心頭懍惕不已，惶愧地道：「雷大叔，小姪謹領教訓，銘記於心，不敢或忘。」

「雷大俠，在下忽然想到一個辦法，不知可行與否？」韋樂忽然說道。

雷宏正想說話，站在門旁的程英姿忽然回頭朝韋樂他們說道：「外面好像有人要找廟祝。」

韋樂朝程英姿點點頭，表示知道了，跟着對雷宏說道：「雷大俠，依在下看來，先放了他，免得令到外面的香客思疑，萬一被人撞進來看到這情形，驚動了外面的香客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因而傳揚開去，那麼巧被灰衣五煞所聞，那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思疑，那對我們的行動就不大妙了。」

雷宏連連點頭，說道：「韋老弟，請解開他的穴道，放他出去。」

跟着又沉聲對那廟祝道：「你若不想忽然被人殺死，最好不要將今日的事說出去，就當沒有發生過，明白麼？」

「明白，明白。」那廟祝迭聲道。

韋樂出手解開他的穴道，着他起來。「你現在快出去吧，別人問起，你就編些說話來說吧，知道麼？」

「知道，知道。」那廟祝連聲道，朝三人躬躬腰，急急走出去。」

待那廟祝走出去，雷宏才對韋樂道：「韋老弟，你剛說，想到一個辦法……說來聽聽。」

韋樂道：「雷大俠，在下認爲，憑我們三人之力，若深入灰衣五煞的巢穴去殺他們，未免太危險，憑我們三人之力，只怕力有不逮，因此，我們何不留在這裏，等待有消息送來時，折閱之，然後，我們或是在他們路經的路上伏擊之，又或是趕去通知他們要下手幹掉的那個武林同道，與之聯手，佈下陷阱，將之一網打盡，那時，他們縱有飛天遁地之能，也逃不了。」

雷宏一直細心地聽着，韋樂一說完，他馬上豎起姆指，說道：「韋老弟，你這個主意絕妙！」

一頓，又道：「依我看，後一個辦法比較好，灰衣五煞肯定是做夢也想不到，我們將別人送給他們的消息截下來，並與他們要下手幹掉的武林同道聯手佈下一個陷阱，等他們踩下去，他們一定會中計的。」

杜仲行也覺得韋樂說的這個辦法絕妙，對韋樂大爲佩服。「韋兄，你的主意絕妙，一定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的。」

「雷大俠與杜兄既然都認爲在下這個主意可行，那我們就這麼決定，好麼？」韋樂看着雷、杜兩人，看他們是否同意。

「好，好。」雷宏連聲道：「就照韋老弟你說的這個主意去做。」

杜仲行也點頭表示贊同。

* * *

雷宏與韋樂、杜仲行，程英姿在三聖廟內足足住了二十天，仍不見有消息傳送到來。

杜仲行又有點沉不住氣了。

就連雷宏也等得有點焦躁起來。

只有韋樂與程英姿兩人一點也不焦躁。

第二十三日。

一隻信鴿忽然飛到廟後的院子中，咕咕直叫。

杜仲行馬上便要先將那隻鴿子捉住，却被韋樂阻止了。「杜兄，別急，牠可能會認人的，你去捉他，可能會將牠驚走，還是叫那廟祝來捉吧。」

程英姿馬上到前面廟堂去叫那廟祝進來。

那廟祝馬上隨着程英姿進來，咀裏發出「咕咕」的叫聲，走向那隻鴿子。

那隻鴿子也發出「咕咕」的叫聲，待那廟祝走到近前，雙翼一振，飛落在那廟祝的手上。

那廟祝輕輕地撫摸着牠的羽毛。那隻鴿子馬上馴服地歛翼不動，那廟祝這才將牠捉住，從綁在牠一隻脚上的一截小鐵管內，取出一張紙條，接將那隻鴿子往空中一拋，那隻鴿「撲簌簌」振翼飛起，在空中繞飛了一圈，才掉頭飛走，眨眼間已飛得無影無踪。

那廟祝隨即將那小紙條交給雷宏。

雷宏立刻將之展開來，只見那張小紙上，寫着寥寥幾個字：揚州，城西五里，宋俠武。

雷宏雙眼倏睜，疾聲道：「灰衣五煞這一次接下的買賣是要殺氣吞河嶽的宋俠武！」隨手將紙條遞給韋樂。

杜仲行心急地凑過去瞧看那張紙條。

韋樂看過後，吸口氣，邊將紙條遞回給雷宏，邊說道：「雷大俠，宋大俠在武林中俠名卓著，我們馬上通知他，他一定會與我們聯手對付灰衣五煞的。」

雷宏頷首道：「我與宋大俠昔年也有數面之緣，他是一條鐵錚錚的的俠義漢子，就算不是爲了對付灰衣五煞，我們也要告知他這個消息。」

跟着他將紙條遞給那廟祝。「你看一看，是否與以前傳送來的紙條一樣？」

那廟祝將那張紙條看了一遍，點頭

道：「不錯，與以前傳送來的紙條一式無異，灰衣五煞這一次要殺的是宋俠武。」

「嗯，你馬上將這紙條傳送給灰衣五煞。」雷宏吩咐道。

那廟祝答應一聲，馬上到一個鴿子籠前，從其中的一格內取出一隻鴿子來，將那張紙條照原來的樣子捲摺好，塞入綁在那隻鴿子脚上的一截小鐵管內，然後撫摸一下牠的羽毛，接將之向上一拋。

那隻鴿子雙翼一展，飛起來，繞了一圈，才掉頭往東北方飛去了。

＊　＊　＊

翌日，雷宏四人飛騎趕往揚州。

三日後，他們趕到揚州，其時天色已傍黑了。

四人沒有進城，隨即往城西五里處馳去。

本來，從甲頭鎮趕來揚州，起碼要四日，四人幾乎是日夜兼程，才只趕了三天路，便趕到揚州。

天黑下來的時候，他們馳到城西外五里處的地方，放眼看去，却不見一戶人家。

「雷大叔，我們是否走錯了方向？」杜仲行心急地道。

雷宏抬頭望一眼天上的星月，搖搖頭道：「沒有走錯方向啊！」

「那怎麼這裏沒有一間屋子的？」杜仲行焦灼地道。

「我們在附近找尋一下。」雷宏道：「這裏沒有人家，說不定附近就有人家。」

「雷大叔，你與杜兄往左邊找，在下與程姑娘到右邊看一下，好麼？」韋樂提議。

「好。」雷宏一撥馬頭，往左邊走去。「誰找到宋大俠的所在，便發嘯通知。」

「好。」韋樂也與程英姿勒轉馬頭，往右邊找尋下去。

兩人很快便發現約四五十丈的一簇樹影的左邊，有點燈光閃亮着，兩人互看了一眼，催馬向那邊馳去。

來到那簇樹影前，只見那點燈光就在樹林子的左後面。

兩人忙向那點燈光馳去。

馳到近前，看清楚，那原來是一盞風燈，高掛在一座門樓上。

門樓的後面是一片房舍，燈光點點，給人一種溫馨的感覺。

忽然响起一聲狗吠，彷似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塊石子，却更顯得這裏的寧靜。

韋樂看出這是一條村莊，示意程英姿下馬，牽馬走進去。

走入那高大的門樓內，兩人一直往村莊內走去，來到最頭的一間屋子前，韋樂正想上前去招呼一聲屋內的人，屋內正巧有一個漢子走出來。

那漢子一眼看到兩人，不由愣了愣，韋樂忙朝那人抱拳道：「大叔，請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那漢子年約四十上下，打量了兩人一眼，大概看出兩人不是壞人，神色一緩：「這裏是狀元莊。」

緊接問道：「兩位是路過，還是來找人？」

「找人。」韋樂道：「請問此地可有一位叫宋俠武的人？」

「哦，你們是來找宋大郎的。」那漢子的臉上頓時有了笑容，語氣也變得親切了。「兩位可是宋大郎的朋友？」

「不是。」韋樂道：「我們是有緊要事，專誠來拜訪他的。」

接又道：「大叔可否指點一下，宋大俠的居所在那裏？」

那漢子雖然聽說韋樂兩人不是宋俠武的朋友，仍然很熱心地道：「宋大郎的屋子就在莊後的小溪旁邊，兩位請跟我來。」說着便往村莊內走去。

韋樂抱拳說一聲：「有勞大叔了。」與程英姿牽馬跟在那人的後面，跟着那漢子一直來到莊後，那漢子伸手一指前面的那條小溪，說道：「那就是宋大郎的居所。」

兩人順着他的手指望去，一眼便瞧到在那條小溪的對面，有一座小宅院，溪流上有一座小木橋，那小宅院的後面有一片竹林，環境清幽雅靜。

韋樂不由在心裏暗讚一聲：「好地方！」

程英姿附在他的耳邊，悄聲道：「韋樂，將來我們能夠找到一處像這裏那麼清幽雅靜的地方長居下來，那就好了。」

韋樂也悄聲道：「那等會去向宋大俠打個商量，請他准許我們在他的宅院旁邊，起一座屋子吧。」

「你——」程英姿羞笑着擂了韋樂一拳。

「兩位請跟我來。」那漢子說着便走了上那道小木橋。

兩人忙跟着走上木橋。

過了木橋，來到那小宅院前，韋樂看到裏面有燈光亮着，那漢子在門前呼叫道：「大郎，有兩位年輕男女來找你啊。」

屋內有人應道：「誰啊？」

「大郎，我是漢中。」那漢子道。

屋內隨即响起一陣脚步聲，門前人影一現，一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人當門而立，先朝那漢子打個招呼：「漢中哥，吃了晚飯麼？」

漢中點點頭道：「早吃過了。」

接一指韋、程兩人，對那人說道：「大郎，他們是來找你的。」

韋樂在這瞬間已看清楚那人的樣貌，只見那人身形壯偉，相貌堂堂，隱隱有一股懾人的威態，從那漢子的稱呼已知道他就是人稱氣吞河嶽的宋俠武，但他仍然抱拳朝那人道：「尊駕可就是宋俠武宋大俠？」

那人兩道目光在韋樂與程英姿身上打量了一遍，開口說道：「正是宋某，請問兩位怎樣稱呼？」

韋樂忙抱拳報上姓名：「在下韋樂。」

程英姿跟着報上姓名：「晚輩程英姿。」

宋俠武眼中閃過一抹疑惑之色，口裏却說道：「兩位少俠專誠來找宋某，不知所為何事？」

韋樂却先不答他，反問道：「宋大俠大概沒有聽聞過在下兩人的姓名，不過，宋大俠應該認識雷宏雷大俠吧？」

宋俠武目光一亮，剔眉道：「當然認識，昔年宋某與雷大俠有數面之緣，少俠忽然提起雷大俠，未知——」

「宋大俠，在下之所以提及雷大俠，是因爲在下與雷大俠一同趕來這裏找宋大俠你的。」

「雷大俠如今在那裏？」宋俠武兩道目光往兩人的身上張望着。

「宋大俠，雷大俠與他的一位世姪仍在附近找尋貴府。」韋樂道：「只因我們在附近找不到貴府，所以，便分開來在附近找尋，在下與程姑娘那麼巧，找到這位大叔，承他帶在下兩人到大俠府上。」

「原來雷大俠與兩位一同來找宋某的。」宋俠武臉露詫異之色。「未知雷大俠與兩位來找宋某，有何貴幹？」

「是有一件非常緊要的事。」韋樂道：「宋大俠，可否待在下通知雷大俠他們趕來這裏後，才告知一切呢？」

「好，好。請少俠快通知雷大俠趕來這裏。」宋俠武連聲道。

韋樂立時引吭發出一聲長嘯。

* * *

宋俠武聽完雷宏道明了來意後，不禁霍然動容，站起來抱拳朝四人一揖，道：「雷兄，三位少俠，宋某對四位的高義，衷心銘感，要不是四位兼程趕來知會宋某，宋某在懵然不知的情形下，縱使有一身高明的武功，只怕也會死在灰衣五煞的猝然襲殺下，更何況，宋某也沒有把握應付得了灰衣五煞這五個名動江湖的殺手，說眞的，四位這一次可說救了宋某一命。」說完，又對四人衷誠地抱拳一揖。

四人還禮不迭。

「宋兄，雷某等所以兼程趕來這裏知會宋兄一聲，其實還有另一個目的。」雷宏道。

「雷兄請說。」宋俠武道。

「宋兄，我們此來的另一個目的，是想與宋大俠一道對付灰衣五煞。」

宋俠武先是怔一下，隨即詫聲道：「莫非雷兄有什麼親友死在灰衣五煞手上，要找他們報仇不成？」

雷宏神色一黯，沉重地道：「宋兄猜對了，雷某的一位生死之交，這位杜賢姪的舅父，宋兄也認識的秦擒虎秦兄在一個多月前，慘遭了灰衣五煞的毒手！」

「什麼？秦兄被灰衣五煞殺害了！」宋俠武驚震地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

杜仲行悲痛地道：「宋大俠，晚輩一定要替舅舅報仇！手刃灰衣五煞，並查出是誰主使灰衣五煞下手殺害我舅舅的！」

宋俠武感慨地道：「想當年，宋某與秦兄一見如故，甚爲投契，如今回想起來，彷如昨日一般，這些年來，宋某不時想起秦兄風範，不時希望再得一聚，把盞痛飲一番，想不到……」他神色悲憤。

「宋兄，可肯慨允與我們聯手，對付灰衣五煞了？」雷宏心急地抱拳道。

宋俠武立刻爽快地道：「難得雷兄四位肯與宋某聯手對付灰衣五煞，宋某可是求之不得，焉有不答應之理？」

一頓，又慨然扼腕道：「說起來，宋某一直有心想將灰衣五煞除去，替武林除一禍害，可惜單憑宋某一人之力，未能除去他們，加上五煞行踪詭秘，出沒無常，宋某曾於兩年前試圖追查他們的下落，但却白費一番工夫，連他們的踪影也追查不到，只好不了了之。如今得四位之助，五煞這一次終於送上門來，宋某縱使一死，也要與四位聯手除去他們！」

「宋兄既答允和我們聯手，那眞是太好了。」雷宏大爲高興。「未知宋兄有什麼好主意，對付灰衣五煞？」

「這個麼？宋某一時間可想不出什麼好主意！」宋俠武道：「雷兄，你們有什麼好主意，何不說出來聽聽？」

雷宏一指韋樂。「宋兄，韋老弟倒有一個好主意……」

「韋少俠，請快說出來聽聽。」宋俠武目光一轉，落在韋樂的面上。

韋樂欠欠身，說道：「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好主意，在下以爲，灰衣五煞既然一定會向宋大俠你下手，那我們何不預先佈下一個羅網，張網以待，一網打盡他們？」

「好主意，這確是個絕妙的主意。」宋俠武撫掌道：「好一個張網以待，灰衣五煞一入羅網，就算他們脅生雙翅，也飛不了！」

「雷大俠、宋大俠，至於如何佈下羅網，在下還未有腹稿，可要大家從長計議一番了。」

一頓，又道：「不過，我們必須盡快商議出一個好辦法來，因爲灰衣五煞說不定明天便會趕到來，隨時會向宋大俠下手，因此，我們必須盡早做好準備。」

「韋少俠所見極是。」宋俠武大表贊同。「我們最好在明天之前，商議好一個辦法，然後以逸待勞。」

「那我們馬上商議一下吧。」雷宏道。

* * *

每一天，宋俠武都會在小宅院後面的竹林內練一會武，除非下雨天或是他外出了，否則，從不間斷。

而每天，他都是在晨光初露的時候，到竹林中那塊空地上練武的。

這個習慣，說起來，也有十年長了。

他是在十年前，才回到家鄉——狀元莊，在這條小溪的前面，建下這座小莊院的。

自此之後，他便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每一年，總會外出一次。

人，特別是江湖人，若是長年累月窩在一個地方，不出外走動一下，那是會意志消沉，同時變得孤陋寡聞的，因此，宋俠武他在此住下後，便規定自己每年到江湖上走動一段日子，免得對江湖上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今日，是雷宏他們來到宋俠武的小宅院後的第五天了。

而雷宏四人一直沒有露過面。

灰衣五煞同樣未向宋俠武下手。甚至連一點徵兆也沒有。

照說，灰衣五煞在接到那張用信鴿傳送他們的紙條後，若是立刻動身，最遲也在三天前趕到這裏。

而他們之所以還未向宋俠武下手，一是還未趕到來，二是一直潛伏在附近，探查清楚了宋俠武的情形，覷準了才向他下手。

因爲凡是幹殺手的，都講究一擊中的，因此，若沒有十足的把握，輕易不會出手。

特別是像灰衣五煞這種名動江湖的殺手組合，更加講究一擊中的，免得壞了招牌。

這一日，東邊天際才吐白，宋俠武便如往日一般起床後，自後門走出來，一直走入竹林中那塊空地上，先調息吐納了一會，跟着便練起他那一套仗以成名江湖的飛星摘月掌法來。

那套掌法施來，只見他一個身子有如星飛丸跳，掌勢矯捷幻變，令人目不暇給，掌勢及處，高約三丈許的竹梢嫩葉，有如被一隻無形的手摘下來一樣，飄墮下來。

這就是飛星摘月掌法。

一套掌法練完，宋俠武面不紅，氣不喘，而且，更加精神奕奕。

但就在他掌勢一收的刹那，驀地聽見「颼颼颼」的五下掠空聲乍响，五條灰黯的人影有如五條在空中幻現的鬼魅般，分從五個方向，成梅花形掠射向宋俠武。

五條人影身前閃泛起來的五道晶芒彷似電般，飛射向當中的宋俠武。

其勢道之凌厲，若是胆小的，不要說應付了，就算是一流的高手，也未必接得下那五條人影的那一下突擊，只怕嚇也嚇死了。

宋俠武驚覺的刹那，他的臉色遽變了一下。

因爲，他根本無把握可以接得下，或是應付得了那五條人影，五道刀芒的突襲。

他連三分把握也沒有。

因爲他手上沒有刀——七星射月刀。

若是有刀在手，他還有七分把握。

所以，在那刹那，他不禁生出一絲恐懼的感覺。

那是一種處於生與死的恐懼感覺。

幸好就在那霎間，有四根竹子分從四個方向，激射向那五條人影中的四條。

那四條人影因而不得不倉猝應付那四根激射而來的竹子。這一來，就只剩下一個繼續飛射向宋俠武。

應付一個，宋俠武可說綽有餘裕。

只見他身形一挫，雙掌往上一擊一撥，那條飛射向他的人影勢道倏地一窒，接去勢一歪，錯了開去。但那條人影的身法異常靈捷，身形一錯的刹那，倏地往下一沉一翻，刀光如弧，往下掃斬向宋俠武。

宋俠武左掌在那刹那有如飛星般拍擊向那道刀光。

「啪」一下輕响，宋俠武那一掌準確地拍擊在那人的刀身上，刀光一歛，那人的身形也被震歪開去的利刀帶得歪斜着往下翻。

宋俠武却沒有乘機向那人出手，但他却反而一個倒縱，倒掠開去。

這刹那，另外四條人影險險避過或是擊落那四根激射向他們的竹子，急墜落地上。

其中一人立即疾喝一聲：「撤！」身形一縱，往竹林外掠去。

其餘四人緊接向外縱去。

就在那霎間，只聽一陣「勒勒」之聲驟响，四面的竹樹有如排山倒海般，倒壓向五人。

那五人被逼急刹住身形，刀掌齊施，應付那交錯如網般倒壓下來的竹樹。

一時之間，只見竹葉激飛，人竹交錯，煞是好看。

五條人影好不容易才應付完那些排山倒海般倒壓下來的竹樹，一口氣還未喘過，一面大網子有如飛虹展佈般，緊接着飛罩下來。

五人發出一聲怪吼，急不迭身形一伏，往外竄出去，但一陣「竹箭」却在那霎間貼地飛射過去，急密如雨。

那陣「竹箭」其實是一支支竹子。

五人不得不應付那一陣飛射過來的「竹箭」，這一來，他們竄掠之勢便受阻，而竹箭却一陣接一陣飛射過去，令到五人幾乎應接不暇。

那張大網「刷」地一聲，罩落在五人的身上。

五人手脚受阻，幾乎施展不開，有兩個立即被竹箭射中，發出兩聲慘叱聲。

其餘的三個急忙揮刀亂斬向那張網子，企圖破網而出，但却被五條驀然從五個方向飛掠而至的身形在三招兩式間制住了。

——那三個人若不是被繩網罩着，手脚施展不開，肯定不會那麼輕易被那飛掠而至的五人出手制住的。

這時候竹林內仍然很黯，因爲日頭才剛剛自東邊天際升起一小半，加上密密的竹樹叢林，遮擋了那微弱的日光，因此，林內的光線很黯。

不過，仍然可以看清楚被罩在網內的五個人，以及站在網外的五個人的樣貌。

站在網外的五個人正是宋俠武、雷宏、韋樂、杜仲行、程英姿。

而網內的五人，穿一式灰衣，五個人手上的利刀窄而長，不是別人，正是灰衣五煞！

其中兩煞一死一重傷，死的是馬奔，被一根竹子穿透腹背，另一個是蔡青，被一根竹子插在左肩頭上。

那些竹子每一根只有三尺長短，一頭却削尖了，鋒利如箭頭。

宋俠武拂落頭上的一塊竹葉，舒口氣，興奮地對韋樂道：「韋少俠，你想出來的這個天羅地網眞厲害，他們就算插翅也飛不了，果然！」

韋樂忙謙聲道：「那還要宋大俠與雷大俠，杜兄等配合得好，才能一舉將他

們擒下。」

雷宏道：「要不是宋兄以身作餌，再好的辦法，也沒有用，剛才的那一霎間，雷某手心捏了一把汗。」

「宋某也驚出一身汗。」宋俠武道：「說眞的，在灰衣五煞驀然射過來的利那，宋某一顆心顫抖了一下。」

「現在好了，這五個名動江湖的傢伙已落在我們的手上，大概是他們的氣數已盡。」程英姿吐口氣道。

「在下要殺了他們，替我舅舅報仇！」杜仲行握劍的手青筋怒突，咬着牙，怒視着網內的灰衣五煞。」

「賢姪，先別殺他們。」雷宏忙道：「別忘了，我們還要從他們的口中，問出主使之人。那才是眞正殺死你舅舅的兇手！」

宋俠武也道：「宋某也要查出，是什麼人出錢要他們來殺我的，不然，縱使殺死了他們，那個幕後人還可以出錢僱請另一些殺手來殺我，那時，宋某縱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了。」

「杜兄，殺他們有如殺五隻惡狗一樣，只能洩一時之恨，只有找出那個幕後之人，才算眞正替秦大俠報了大仇。」韋樂說道。

杜仲行抱拳對三人一揖，說道：「雷大叔，宋大俠，還有韋兄，在下剛才由於想到舅舅慘死在這五個傢伙的刀下，因而心中悲憤難平，才會衝口說出那句話，不過，在下仍然很感激三位提醒在下。」

「杜少俠，聽你這麼說，我們就放心了。」宋俠武道。

接轉對雷宏道：「雷兄，我們先將這五個傢伙移入屋中，然後才查問他們。」

雷宏點頭道：「好。」雷宏走到繩網子前，將之掀起來，讓宋俠武四人進去將灰衣五煞提出來。

＊　＊　＊

嚴剛、洪濤、巫艮這三個沒有死傷的「三煞」面對着宋俠武、雷宏等五人，閉着咀巴，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對於五人的問話，毫不理睬。

杜仲行年少氣盛，已有點按捺不住，要不是想起雷宏對他的諄諄教誨，他眞恨不得亂劍將這三個煞星斬開八大塊。

韋樂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嚴剛，你們可知道，死也有很多種的！」

嚴剛一聽，眼角的肌肉跳動了一下。

韋樂看在眼內，更加有把握可以說動嚴剛。「五馬分屍，凌遲碎剮，割肉剜心，還有先斬其手指脚趾，一時間我也說不出來，總之，若要一個人死得慘酷無情，是有說不出那麼多的方法的！」

嚴剛，洪濤，巫艮的眼色立時變了。

宋俠武已聽出韋樂的用意，馬上接口道：「對付像你們這種滿手血腥的殺手，你們若以爲我們不會用那些方法來對付你們，那就大錯特錯了！」

雷宏也明白了韋樂的用意，接說道：「嚴剛，你似乎不相信，好！待我來先泡制你！」

跟着站起來，走向嚴剛，臉上露出兇厲的神色。

韋樂勸解地道：「嚴剛，你們橫豎是死，何不死得舒服一點？再說，你們就算說出來，人死後，還管人家怎麼說你們！所謂人死一了百了，管他的！還有，你們若至死不說，只會便宜了那個替你們接買賣的人，你們一定還有不少銀子存放在他那裏吧，你們死了，那些錢還不是歸了他麼？只怕他連一張冥鏹也不燒給你們，你們是聰明人，不會再固執吧？」

雷宏這時已來到嚴剛的身前，伸手一把揪住他的胸衣，提起來，獰視着他，咀裏發出令人毛骨聳然的「嘿嘿」笑聲。

嚴剛再也抵受不了，整個人崩潰了，渾身抖擻着，臉上變色，連語聲也變了：「我……你們別……我說了。」

洪濤與巫艮也驚駭得抖顫着縮成一團，發急地向嚴剛道：「老大……說吧，你不說，我們說。」

看到嚴剛三人像狗熊一樣，宋俠武與韋、杜、程三人都幾乎忍不住失笑出聲，心裏暗笑不已。

「我再說一遍，只要你們說出來，我們保証讓你們死得舒舒服服的，並且，埋葬你們。」雷宏口裏說着，跟着將嚴剛放回地上。

嚴剛定定神，喘口氣，說道：「所有的買賣都是由一個人替我接下來，我們接到用飛鴿送來的消息後，便依照字條上的指示去殺人，殺了人後，他便會替我將所得的銀子存入寶通錢莊內，再以飛鴿將票據送回給我們，因此，我們根本不知那個僱主是誰，因爲所有的買賣，都是由那個人出面替我們與那僱主接洽的。」

「那說出那個替你們接下買賣的人是誰吧！」雷宏沉聲道：「你們不會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吧？」

「當然知道。」嚴剛吞了一下口水。「那個人就是揚州城內興隆錢莊的老闆——錢興隆。」

「是他！」宋俠武雙眼暴睜，失聲道：「眞是想不到！一個開錢莊的，居然會是一個專門替殺手接洽生意的『經紀』，若不是親耳聽你說出來，我怎麼也不會相信！」

「這確是令人意想不到！」韋樂道：「唯有這樣，才不會被人懷疑到他的身上。」

「宋兄，聽你剛才的口氣，似乎認識那個錢興隆。」雷宏道。

「當然認識。」宋俠武道：「我還有一筆錢存在興隆錢莊內，還與他在一次應酬中，喝過一次酒。」

一頓又道：「錢興隆這個人長得很福泰的，怎麼看，也不會讓人想到，他與殺人勾當扯上關係，眞是人不可以貌相。」

「要不是他說出來，確是任誰也想不到，一個開錢莊的人，會暗中幹着殺人的生意。」杜仲行詫聲道：「江湖上的事，眞是匪夷所思，千奇百怪！在下又長了一番見識。」

「你們所有的殺人買賣，都是那個錢興隆替你們接的？」雷宏問。

「我們出道之初，是由他父親錢孔方替我們接買賣的，六年前錢孔方病死，他不但將乃父的錢莊接過手，連殺人買賣也一併接過去。」巫艮不等嚴剛開口，急急搶先說。

「他每一次抽取多少佣金？」韋樂好奇地問。

「殺人價錢的一成。」洪濤也不甘後人，開口說道：「僱主出一萬両銀子要我們去殺一個人，他就抽取一千両銀子佣金。」

「你們說的都是眞的？」宋俠武兩道目光來回在三人的臉上溜轉着。

「我們已落在你們手上，怎敢說假話來騙你們！」嚴剛道。

「錢興隆會武功麼？」雷宏問。

「據我們所知，不會武功。」嚴剛道：「他父子一向都不是武林人。」

「大叔，既然已知道是誰替他們接洽生意的，那我們馬上趕到城中，拿下那個錢興隆，免得被他發覺到灰衣五煞出了事，潛逃到別處去。」杜仲行恨不得一下子飛到揚州城內，從那個錢興隆的口中，問出主謀人是誰。

雷宏與宋俠武這一次居然一口贊成他的話，「打鐵趁熱，我們立刻趕到揚州城！」

韋樂與程英姿自然不反對，於是，宋俠武吩咐家丁將三人押下去，關起來，然後連早飯也不吃，輕騎趕往揚州。

* * *

五六里路程，不消一頓飯工夫，五人已來到揚州城。

在宋俠武的帶領下，五人直向東大街走去。

因爲，興隆錢莊就在東大街上。

老遠的，五人便已瞧到興隆錢莊那個金漆招牌。

五人來到興隆錢莊前，雷、韋、杜、程四人站在舖外沒有進去，由宋俠武進去找錢興隆。

宋俠武才走進去，錢莊內那個負責招呼客人的伙計馬上迎上去，笑着招呼宋俠武。「宋大爺，可是來取錢？請先坐下歇歇再說。」

宋俠武沒有坐下來，對那伙計說道：「錢老闆在麼？」

那伙計臉上笑容仍然不減，恭聲道：「宋大爺找敝東家，可是要取錢？」

「不，我有緊要事找他。」宋俠武道：「他在麼？」

那伙計搖頭道：「宋大爺，你來得不巧，敝東家在一刻前，外出去了。」

「去了什麼地方？」宋俠武差點忍不住伸手劈胸將那伙計揪起來。

那伙計看到宋俠武神色沉厲，吃了一驚，忙道：「敝東家與一個客人去了廣珍樓喝酒。」

「眞的？」宋俠武瞪着那伙計。

那伙計打了個哆嗦，迭聲道：「眞的，敝東家交待小的，若有人客來找他，有緊要事的，要小的對人家說，到廣珍樓去找他。」

宋俠武立刻像一陣風般，衝出錢莊，對雷宏四人說道：「去廣珍樓。」一手接過杜仲行遞給他的馬韁，當先牽馬向來路走去。

雷宏四人急忙牽馬跟在後面。

原來，廣珍樓在南大街上。

「宋兄，姓錢的在廣珍樓？」雷宏問一句。

宋俠武頷首道：「在那裏喝酒！」

杜仲行罵了一句：「死到臨頭，還去快活，待會，看他還有興緻喝！」

廣珍樓在揚州頗有名，五人來到廣珍樓前，立即便有店伙計出來，接過他們的馬韁，招呼五人進去。

這個時候距吃飯還有半個時辰左右，店堂內已上了五成客，看來生意不俗。

五人中，只有宋俠武認識錢興隆，因此，雷宏四人都看着他。

宋俠武往店堂內掃視了一遍，看不到錢興隆的影子，便往樓上走去。

樓上是雅座。

招呼他們的伙計看到五人往樓上走去，忙高聲叫向樓上叫道：「五位貴賓請上樓上。」

上面梯口旁邊立刻閃現出一個店伙計，待五人走上樓上，招呼道：「五位貴賓，那邊有個好座頭，請隨小的來。」

宋俠武一擺手，目光往樓面上一掃，口裏說道：「興隆錢莊的錢老闆在麼？」

「在，在。」那伙計道：「五位是來找錢老闆麼？」

「是。」宋俠武却看不到錢興隆的人影，猜想他可能坐在用屏風隔開的雅座內。

「五位請跟小的來。」那店伙邊說邊往靠裏臨窗的一角走去。

五人跟着那伙計。來到那一角以屏風隔開的雅座前，那伙計正想開口朝裏面說話，却被宋俠武伸手掩住他的咀巴，揮手示意他噤聲。

那伙計看到五人身帶兵刃，知道惹不起他們，慌不迭退去，以免惹上無妄之災。

宋俠武吸口氣，伸手撩起那道珠廉，一步走進去。

目光瞥視之下，看到錢興隆與一個年約三十許的漢子坐在靠窗的一張桌子兩邊，正自扭頭望過來。

宋俠武發覺錢興隆看到他時，臉色驟變了一下，隨即便恢復常態，急不迭從椅子上站起來，堆着不自然的笑容招呼道：「宋大俠，這麼巧啊，不是找錢某有什麼事吧？快請先來坐下，喝杯酒再說。」

宋俠武擺擺手，沒有走過去。「錢老闆，宋某確有事要找你。」

「宋大俠，只要錢某幫得上的，錢某沒有不答應的。」錢興隆說着站起身來。「宋大俠，相請不如偶遇，請賞面。」做了一個請坐的手勢。

宋俠武冷冷道：「不必了，站着說也是一樣，何況，宋某是與四位朋友一道來的，怎好叨擾，再說，這裏只怕也坐不下。」

錢興隆的臉色微變了一下，正想開

口，却被宋俠武一擺手，堵住了。「錢老闆這件事你一定可以幫忙的！」

不等錢興隆開口問是什麼事，他已接說下去。「宋某與幾個朋友來，只想找錢老闆你談一樁殺人買賣。」

雷宏四人就在這時出現在宋俠武的身後，將雅座門口堵住了。

那個一直坐着的漢子聽到宋俠武那麼說，神色變動了一下，欲站起來，却忍住了。

錢興隆臉上的肌肉搐動了一下，乾笑着道：「宋大俠眞會開玩笑──」

「錢老闆，宋某絕不是開玩笑！」宋俠武臉色一沉。「你不是在前些時，替灰衣五煞接下了一樁買賣，要殺死宋某麼？」

錢興隆臉色大變，再也沉不住氣。「宋大俠──你──胡說──根本就沒有這種事！」

那個漢子也坐不住，霍然站起來，似乎有所動作。

「別動！」宋俠武一手按在劍把上，朝那漢子沉喝一聲。「否則，別怪宋某不客氣！」

那漢子被喝得一窒，不敢動。

「錢老闆，你可是要宋某將你帶到灰衣五煞的面前，才承認？」宋俠武逼視着錢興隆。

錢興隆抖顫了一下，結結巴巴地道：「宋大俠，冤枉，請你別相信──他們是胡說──錢某做的是正當生意，又怎會幹那──」陡地，他的手在窗沿上一按・身形一變，穿出窗外。

那個漢子却撲向宋俠武。

宋俠武疾喝一聲：「你逃不了！」身形閃撲過去。

晶芒乍閃中，那個漢子還未衝到宋俠武的身前，一個身子已斷爲兩截。

宋俠武的身形沒有因之而阻窒一下，疾撲向窗前。

錢興隆剛好躍出了窗外。

瞧他敏捷的身法，不可能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

因爲不會武功，斷不敢跳下大街中，就算不摔死，也會摔斷手脚，一樣逃不了。

看來，錢興隆是個深藏不露的人。

但他仍然低估了宋俠武的身手。

就在他的身子跳出窗外，往下縱跳的刹那，仍未衝撲到窗前的宋俠武在一劍斬殺那漢子的刹那，劍光暴展，有如星飛般飛向錢興隆的身上。

錢興隆立時大叫一聲，血雨飛洒下，他的一條左腿與一個身子向下飛墮下去。

劍光一閃即逝，劍已回到宋俠武握着的劍套上，就像沒有離開過一樣。

這就是他的飛星摘月劍法絕技。

可以「飛劍」殺傷敵人。

街上，韋樂早已站着，等着錢興隆跌墜下去。

就算錢興隆沒有被宋俠武的「飛劍」所傷，也逃不脫韋樂的擒拿。

原來，韋樂在雅座門口乍然閃現後，便立刻閃掠到緊貼着雅座的一扇窗前，縱身往窗外跳下去。

錢興隆有如一塊大石般往下墜下去，若沒有人接他一把，只怕會跌死。

韋樂覷準時間，右手往上一探，恰好抓住錢興隆的一條手臂，接左手在他身上一托，巧妙地將他接住，令到錢興隆沒有當場摔死。

緊接着他便點封了錢興隆身上四處大穴。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一瞬間的事。

甚至快得連街上的行人在那一刹那，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錢興隆慘叫一聲，血雨飛洒，那些人才驚覺到，發生了事情，紛紛走避不迭。

宋俠武緊接亦從窗口飛下去。

雷宏、杜仲行、程英姿也跟着縱身出窗外，跳落街上。

宋俠武伸手一把抓住業已動彈不得的錢興隆，喝一聲「走！」與韋樂左右挾着錢興隆，往大街的裏頭飛奔而去。

雷宏三人緊跟在後面。

＊　＊　＊

「錢興隆，你若不想你的妻子兒女被殺，快將你知道的秘密說出來。」雷宏恫嚇道。

這時候，他們已在城北的一間荒廢的宅子內。

錢興隆斷腿上的傷口已被程英姿包紮好，止了血，以免他因流血過多而死。

錢興隆有二子三女，都長得活潑可愛，他最疼愛那五個兒女，如今聽聞雷宏會殺害他的兒女，那簡直比殺了他還難受，因此，馬上哀求道：「閣下請千萬別殺害我的妻兒，你們想知道什麼，我實說便是！」

「嗯！」雷宏重重地哼了一聲：「快說出，是誰出錢僱灰衣五煞，殺秦擒虎秦大俠？」

「還有！」韋樂插口道：「是誰僱請灰衣五煞向宋大俠下毒手的？」杜仲行喝道。

「要灰衣五煞殺死宋大俠的，是一個自稱叫翁延壽的武林人。」錢興隆想了一下，急急說出來。

「還有要殺秦兄的又是誰？」雷宏問。

「一時間，我已記不起來。」錢興隆遲疑了一下說道。

頓一下，他看到雷宏兇神惡煞的，似欲發作，馬上急急道：「不過，錢某將歷年來接下的買賣，都記在一本賬册上──」

「你那本賬册放在什麼地方？」杜仲行恨不得立刻得到那本賬册。

「放在家裏。」錢興隆道。

「快帶我們回家去取！」宋俠武喝道。

「錢某有一個條件。」錢興隆乘機道。

「說來聽聽。」雷宏怒聲道。

「錢某要你們答應，絕不殺害我的妻兒。」

「我們答應你。」韋樂看到宋、雷兩人都點頭，便一口答應他。

錢興隆沒有再說話，在雷、宋五人

的背負下，往家中走去。

* * *

錢與隆所說的那本賬冊上，詳細地開列了一連串的「買賣」情形。

每一宗「買賣」都寫下「僱主」是誰，要殺的是什麼人，價錢若干，寫得清清楚楚。

杜仲行無暇翻看別的被殺之人的資料，只是翻查僱請灰衣五煞殺其舅舅的僱主是誰，很快，他便查到了。

那一欄寫着僱主——花蝶兒，要殺之人——縛龍手秦擒虎，價錢，白銀三萬兩。

跟着，也查出了僱請灰衣五煞，欲殺死宋俠武的人，果然與錢與隆所說的一樣，是一個叫翁延壽的武林人，出的價錢是四萬一千兩。

本來，五人都想逐頁看清楚，這些年來，錢與隆到底接下了多少宗買賣，那些僱主都是誰，但後來還是被韋樂說得打消了那個念頭。

韋樂對宋、雷四人說，知道了那些僱請灰衣五煞去殺人的僱主是那些人又怎樣，總不能逐個去殺了那些人，替被殺的人報仇，而他們根本就不清楚，每一件「買賣」中，僱請五煞殺人的，其中有什麼恩怨情仇，因此，還是不理會為是。

韋樂更提議，將那本賬册毀了，以免流傳到江湖上，那必然會引起軒然大波，弄出一場殺劫來，令到江湖武林掀起一片腥風血雨的大報復。

宋、雷兩人聽得聳然動容，深以為然，馬上將那本賬冊毀了。

* * *

「花飛蝶舞花蝶兒。她不是死了的麼？」雷宏瞧着宋俠武。「宋兄對花蝶兒這個姓名，不會陌生吧？」

宋俠武蹙着眉，訝異地道：「當年花蝶兒艷名動江湖，宋某怎會沒有聽聞過她的大名，宋某還記得，當年也被她的艷名所動，不遠千里從山東濟南趕到杭州，為的就是一覩芳容，果然美艷如花，嬌嬈多姿，稱得上人間絕色，後來，大約是四五年後吧，便聽江湖傳聞，說她死了，而有關她的死因的傳說不下十種，也不知那是眞，那是假，宋某當時也為之惋惜不已。」

一頓，接又說道：「想不到在十數年後的今日，又再睹其名，莫非她當年的死訊是假的麼？」

雷宏迷惑地道：「這是不可能的，當年，雷某也聽聞她的死訊，秦兄並親口對雷某說，花蝶兒確是死了，秦兄向來對於不甚清楚的事情，從不加以肯定的，因此，雷某對秦兄說的話，深信不疑。因此，花蝶兒的死訊不可能是假的，一個死了十多二十年的人，怎會番生。依雷某猜想，這個花蝶兒可能是另一個人，又或是她之所以用花蝶兒這個名字，目的是想令到追查的人走入迷途，鑽入牛角尖，因而無法追查出她來！」

「雷兄這麼說，甚有道理。」宋俠武道。

韋樂道：「雷大俠，宋大俠，雖然已知道花蝶兒這個人，但却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若要找到她，只怕又要費一番工夫。」

「無論上天入地，在下也要找到那個女人，替我舅舅報仇。」杜仲行激動地道。

跟着，他又對雷宏道：「雷大叔，你與我舅舅是生死之交，一同在江湖上闖蕩，對我舅舅的事情，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你可知道我舅舅與那個花蝶兒有什麼恩怨情仇，一定要殺我舅舅而後甘心！」

雷宏皺着兩道濃眉，搖頭道：「據我所知，秦兄當年從沒有與花蝶兒沾上邊兒，我也沒有聽秦兄提及花蝶兒，就是我，如今也是莫名其妙。」

「杜兄，這個謎看來要找到那個花蝶兒，才能解開了。

「不知那得花蝶兒經過十多二十年後，她的樣貌還像以前一樣美艷否，還是已變成了一個老太婆？」程英姿大感興趣地問。

凡是女孩子，對於另一個女子的容貌，都免不了大感興趣與注意的。

「花蝶兒今年大約有四十上下，正是半老徐娘，風韻猶存，縱使風采漸減，相信還是相當迷人，不會變成一個老太婆的。」宋俠武道。

「宋兄，你對花蝶兒似乎頗為欣賞啊。」雷宏說笑地道。

宋俠武不以為意地道：「雷兄，像花蝶兒這種絕色，相信凡是看過她的人，不但會欣賞，甚至迷戀。」

「這麼說，宋兄當年對花蝶兒也頗為迷戀吧？」雷宏仍然說笑地道。

「當年宋某確對她有點迷戀。」宋俠武坦然道：「當年，宋某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正像詩經裏那句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不是我自慚形穢，肯定會變成追逐在她裙下的那一大羣人中的一個。」

「聽宋兄這麼說，花蝶兒一定是個美艷迷人的尤物，可惜雷某當年只聞其名，一直無緣得睹其絕世姿容，誠一大憾事。」雷宏感嘆地道。

「雷兄當年若是得睹花蝶兒的絕世姿容，只怕會成為她的裙下之臣。」宋俠武說笑道。

「這倒說不定啊。」雷宏脫口道。

一句話，說得杜、韋、程三個年輕人不由笑起來。

雷宏被三個年輕人笑得不好意思起來。

宋俠武也不由莞爾。

* * *

「宋兄，當年你與鎖喉手翁延壽有什麼仇怨，他要僱請灰衣五煞殺你？」雷宏改變話題。

宋俠武握拳道：「宋某在六年前，殺了他一個兄弟，他曾經兩次暗算狙殺我。」

「但他為什麼等到六年後，才請灰衣五煞來殺你？」

「四年前，宋某曾聽聞，他不知為什麼，惹上了長恨幫的人，被長恨幫的八大高手追殺，因而千里逃亡，逃到塞外躲匿起來，大概這兩年風聲沒有這麼緊

，便悄然返回中原，但仍然念念不忘其弟之仇，因而找上灰衣五煞，殺我替其弟報仇。」

「宋兄準備什麼時候去找翁延壽？了斷這一件恩怨？」

「慢慢也不遲。」宋俠武道：「宋某在情在理，也很應該與你們一道找到花蝶兒，弄清楚她與秦兄的恩怨情仇。」

雷宏道：「那怎好勞動宋兄你？」

宋俠武半說笑半認眞地道：「雷兄，說實話，宋某很想再睹其芳容，看看十多二十年後，她是否仍然風姿不減，還是已變成一個黃臉婆。」

一句話，說得衆人都笑起來。

雷宏與三個年輕人被宋俠武說得心癢癢的，都想看一下花蝶兒是否那麼美艷迷人，令到他在十多二十年後，說起來，仍然那麼迷戀。

特別是程英姿，她更加想看到花蝶兒，是否眞的美絕人寰。

凡是女孩子，若聽說有一個比自己美，而且是美絕人寰的大美人，總不免會生出一份妒忌的心。

「雷大叔，江湖這麼大，我們又不知她的下落，到那裏去找她？」杜仲行心急地道。

「她既然再現江湖，一定會有跡可尋的。」雷宏充滿信心地道：「賢姪，你放心吧，一定會找到她的。」

「雷大俠，宋大俠，像花蝶兒這種絕世美人，一定不會很俗的，所謂美人配美景，說不定，她就在杭州西子湖畔匿居。」韋業忽發奇想地道。

「有道理！」宋俠武擊掌道：「當年，宋某就是在西子湖上的蘇堤上，看到她的。」

一頓又道：「她似乎對西子湖情有獨鍾，那兩年，一直居住在西子湖畔的烟雨樓。說不定，她假傳死訊後，就一直匿居在西子湖畔。」

「那我們馬上去杭州找她。」杜仲行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賢姪，急也不在一時。」雷宏抬眼往窗外看一眼。「你瞧，日頭已下山了，明早才趕到杭州吧。」

衆人往窗外望去，只見西邊天際晚霞如火，空中浮着一片淡淡的薄霧，那晚景美極了。

* * *

翌日，五人正要離開錢家，却有一個人找上門來，聲言要見他們，已在錢家的大廳上等着他們。

五人大感詫異，忙往大廳走去。

五人已答應不殺錢與隆，條件是要他將歷年來替灰衣五煞接下殺人買賣抽取的佣金悉數捐出來做善事，救濟地方上的貧苦孤寡人家，錢與隆但求不死，滿口答應。

來到大廳上，五人一眼看到那個人，俱感到眼前一亮！

那個人原來是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生得明眸皓齒，體態嬌嬈，美艷無匹。

宋俠武在乍看到那少女時，神情怔愕了一下，不自覺睜大雙眼，臉上的神情訝異之極，失聲低呼一聲：「花蝶兒？」

雷宏四人却沒有聽到宋俠武那一聲低呼聲，更沒有注意到他臉上訝異的神色，因爲四人都被那少女的姿容吸引了。

那少女神情從容，美眸輕轉，瞥了五人一眼，輕啓朱唇，語聲嬌悅地道：「你們就是要找花蝶兒的人？」

雷宏吸口氣，說道：「不錯。」接又道：「請問姑娘是誰？找我們有什麼事？」

「我叫花小蝶。」那少女此語一出，五人皆心頭一震，雙眼大睜，臉上滿是驚異之色。

宋俠武再也忍不住，失聲叫道：「花小蝶，你一定是花蝶兒的女兒，她簡直與當年的花蝶兒一個模樣！」

四人在那少女說出姓名後，已猜到她可能是花蝶兒的女兒，宋俠武這麼一說，四人仍免不了驚「啊」出聲。

「你曾經見過我娘？」那少女馬上轉睛看着宋俠武。

宋俠武點點頭，沒有說話。

「你是誰？」花小蝶問。

「宋俠武。」

花小蝶似乎沒有聽聞過宋俠武的大名，目光一轉，在五人的臉上溜了一轉，說道：「你們不是要找我娘麼？」

五人點點頭，却沒有人說話。

他們都被花小蝶的絕世姿容所懾。

程英姿更有自慚形穢之感。

「你們找我娘，可是要替秦擒虎報仇？」花小蝶又問。

五人又點點頭。

不過，宋俠武終於忍不住，開口問道：「妳娘還活着？」

「早已死了。」花小蝶臉上有淡淡的哀傷。

「那爲何却用她的姓名請灰衣五煞殺秦大俠？」雷宏脫口道。

「那是我娘臨死時，遺命要我這樣做的。」花小蝶說道：「是我用她的姓名與錢與隆接頭，請灰衣五煞殺秦擒虎的。」

「你娘爲何要妳殺秦擒虎？」雷宏問道。

「我不大清楚。」花小蝶說道：「我娘死時，我只有三歲，是我奶娘告訴我，我娘臨終時，要奶娘待我長大後轉告我，秦擒虎是我娘的一個大仇人，我娘的死，全是爲了他，要我無論如何殺了秦擒虎，替她報仇。」

衆人聽花小蝶這麼說，不由都愕住了。

雷宏更是錯愕不已，因爲他從沒有聽秦擒虎提及，昔年他與花蝶兒有一段過節，他不大相信。

「難道妳奶娘也不知道你娘昔年與秦擒虎有什麼仇怨麼？」杜仲行聽花小蝶那麼說，頓時冷了半截，若秦擒虎當年眞的與花蝶兒有什麼仇怨，這個仇就不好報了，何況，他也下不了手，殺死一個姿容絕世的少女。

「奶娘是我出世後，我娘才僱她照顧我的，對我媽以前的事，一點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我娘自生下我後，便一直鬱鬱寡歡，不時暗中咬牙切齒，後來終於

病倒，她死的時候，也不瞑目。」花小蝶悲聲道：「這都是奶娘告訴我的，她還交給我兩個錦囊，說是我娘臨死時，交給她的，待我長大後，交給我。第一個錦囊上寫着，若我殺了秦擒虎後，有人找我替他報仇，便着我先來找那個人，將第二個錦囊交給對方，對方便不會傷害我。」

一頓，又道：「我自從僱請灰衣五煞殺死秦擒虎後，便一直留在揚州，暗中在錢家附近監視，你們昨天在廣珍樓找錢興隆，我都看在眼內，你們昨天逼問錢興隆的話，我都偷聽到了，因此，我今天便來找你們！」

「那個錦囊你帶來了麼？」雷宏問。

「帶來了。」花小蝶說着從身上取出一個錦囊，遞給雷宏。

雷宏接過後，將之打開，從中取出一張摺疊成方形摺來，再將之展開。

那剎那，他的手忽然抖顫了一下。

——眼看着便要解開那個謎，任是誰，也會禁不住心頭一陣激動的。

宋俠武與三個年輕人也禁不住一陣激動，八道目光齊射在雷宏手中那張紙箋上。

吸口氣，雷宏終於將那張紙箋展開來。

那張紙箋上密密痲痲地寫滿了字，雷宏細看之下，越看越激動，從他的臉上不停變動的神色可以看得出來。

所有人皆屏息看着雷宏，連花小蝶也一樣。

因爲她也不知道紙箋上寫的是什麼，自然很想知道。

雷宏兩道目光終於離開那張紙箋，長長地吐了口氣。

「雷大叔，上面寫些什麼？」杜仲行第一個開口急問。

吁呼口氣，雷宏一聲不响，將那張紙箋遞給杜仲行。

韋樂忍不住湊過去，與杜仲行一同看那張紙箋。

杜仲行看着那張紙箋，臉上的神色異常，看完後，他禁不住低叫出聲：「怎會這樣的，怎會這樣的？」

韋樂也看得神色連連變動。

宋俠武伸手取過杜仲行手上那張紙箋，細看起來。程英姿湊到韋樂的身邊，低聲道：「紙上寫些什麼？」

韋樂湊在她的耳邊，對她說了一陣話。

程英姿聽着，一臉詫訝驚奇的神色。

宋俠武也看完了，他的臉上也滿是奇詫的神色，三個看過那張紙箋的人都沒有出聲，大概仍然未能從驚詫中恢復過來。

花小蝶已從四人臉上的異樣神色，看出那張紙箋上寫的必是記載了一個令人驚詫的大秘密，因此，她急不及待地對宋俠武道：「宋前輩，快給我看一下。」

宋俠武却搖搖頭。

雷宏道：「妳娘在紙箋上寫着，不能讓妳看，我們不敢有違妳娘的遺命，妳就不要看吧。」接對宋俠武道：「宋兄，請遵照花蝶兒的遺命，毀了那張紙箋。」

「爲什麼不能給我看？」花小蝶尖叫着撲過去，「紙上到底寫些什麼？」

程英姿忙閃身將她攔住。

雷宏嘆口氣道：「花姑娘，妳娘是爲了妳好，才不讓妳看那張紙條的。」

宋俠武這時已將那張紙條搓成一團，放在掌心中，雙掌一搓，立成粉末，雙掌一開，撒下一蓬粉來。

「你們告訴我，紙上寫些什麼？」花小蝶在程英姿的懷中掙扎着。

「姑娘，不要這樣。」雷宏放軟聲音道：「妳走吧，妳永遠不要知道紙上寫的是什麼。那會——總之，妳聽我說，那是爲妳好。」

花小蝶忽然冷靜下來，看了五人一眼，說道：「終有一天，我會知道紙上寫的是什麼的！」說完，轉頭便往外走。

五人目送花小蝶的背影，默默無語。

——五人的心頭都是沉重的。

直到花小蝶的身影消失在錢家的大門外，雷宏才長長地嘆了口氣。「花姑娘，但願妳永遠也不會知道其中的眞相。」

「大叔，我舅舅原來是他的父親，若不是那張紙箋上白紙黑字的寫着，在下眞不敢相信。」杜仲行激動地道。

「杜兄，說起來，她可是你的表妹啊！」程英姿道。

「但却不敢相認。」杜仲行嘆口氣道。

「花蝶兒也太狠毒了，縱使當年秦前輩有負於她，她也不該要他的女兒殺死父親！」韋樂道：「若是被花姑娘知道了，那豈不是害了她一生，甚至會毀了她！」

「一個女人恨一個男人的時候，原來是這麼可怕的，想想，眞教人心寒。」宋俠武喟然道。

「秦兄也眞是的，既然不幸幹下了那種糊塗事，爲什麼沒有勇氣去承担，他這麼做，不但害了花蝶兒，也害了他自己，甚至會害了他們的女兒！」雷宏道：「雖然花蝶兒狠了一點，但秦兄也有錯，這件事，說起來也不知誰是誰非！」

「這就叫作孽！」程英姿道：「說起來，秦大俠應要付更大的責任！」

韋樂舒口氣，說道：「這件事總算有了一個了結，但願花姑娘不會受這件事的困擾，快快樂樂地過活。」

「秦兄在地下知道眞相，不知有何感想？」宋俠武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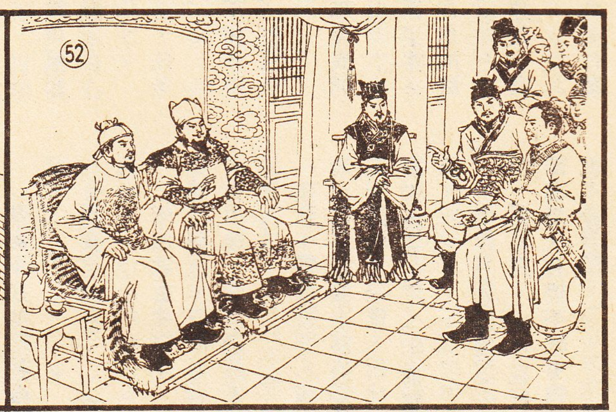
五人都沒有作聲，都在思想着，秦擒虎在地下有何感想。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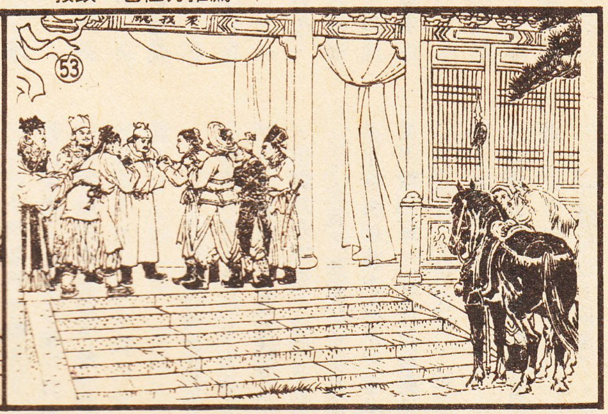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六　　高石·編繪

大破連環馬（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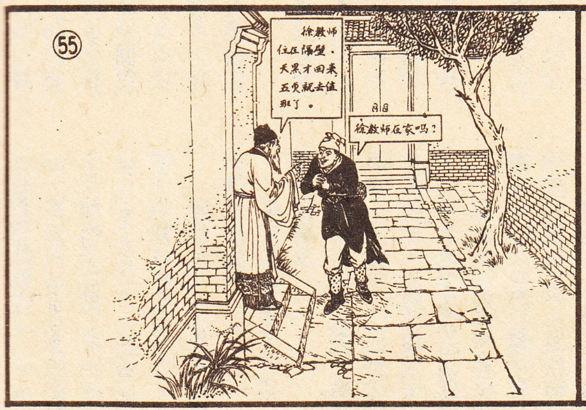
52　湯隆還說，只是這鈎鐮槍只有他表哥徐寧使；徐寧會有一副雁翎圈金甲，是傳家寶物，如能將甲盜來，不愁他不上山去。林冲也知道徐寧是京師金槍班的教頭，也極力推薦。



53　宋江、吳用聽了，一面叫湯隆畫了圖樣，交雷橫監造鈎鐮槍；一面派時遷、樂和、李雲、湯隆、戴宗等下山去賺徐寧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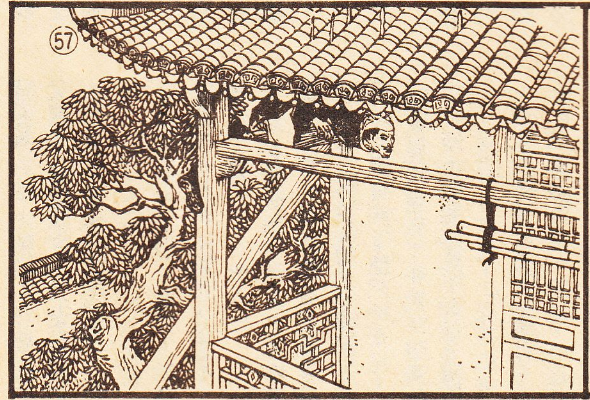
54　時遷來到東京，投客店安歇了。第二天進城看清了徐寧家的前後門路，只見一帶高墻，墻裏有兩間小巧的樓屋，側面有一根柱子；墻外土地廟後面有一棵高高的大柏樹。



55　時遷看了一回，還向徐寧的隣居打聽了徐寧進出的時間，這才回到客店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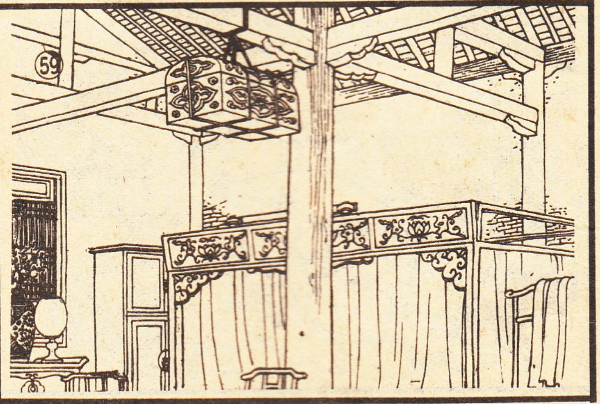
56　等到天黑，時遷又來到徐寧家墻外。他爬到大柏樹上，悄悄往下望。不多時，徐寧回來了，兩個跟班提了燈籠關門落鎖，各自去了。徐寧進了小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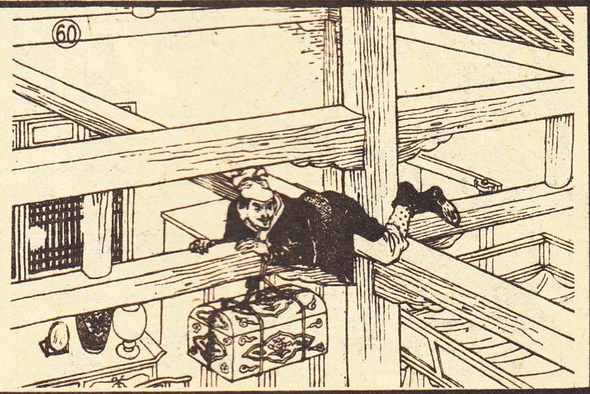
57　初更時候，時遷輕輕翻過院墻，爬進小院，又順着樓柱爬到搏風板邊往窗裏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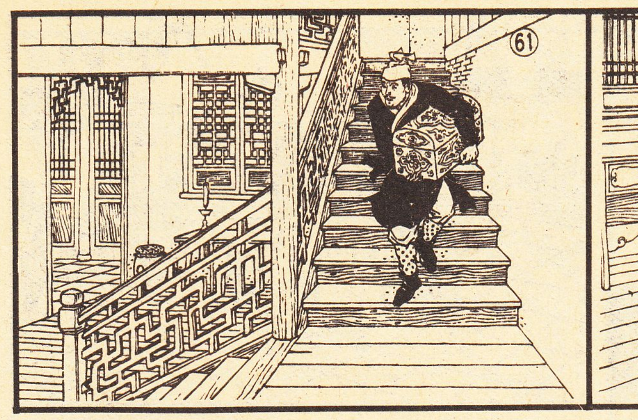
58　只見徐寧兩口正圍着火爐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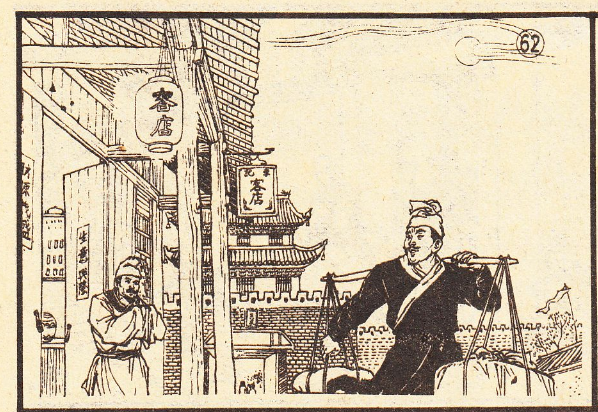
59　時遷用拳攀住樓柱，把頭翻仰下來往樑上一看，果然有一個大紅羊皮匣子掛在上面，和湯隆說的一樣。時遷暗想：要等五更下手，才好出城。



60　等到四更時候，徐寧吃了麵湯點心，兩個丫環送徐寧出去。時遷用蘆管隔窗吹熄了燈，溜進屋去爬到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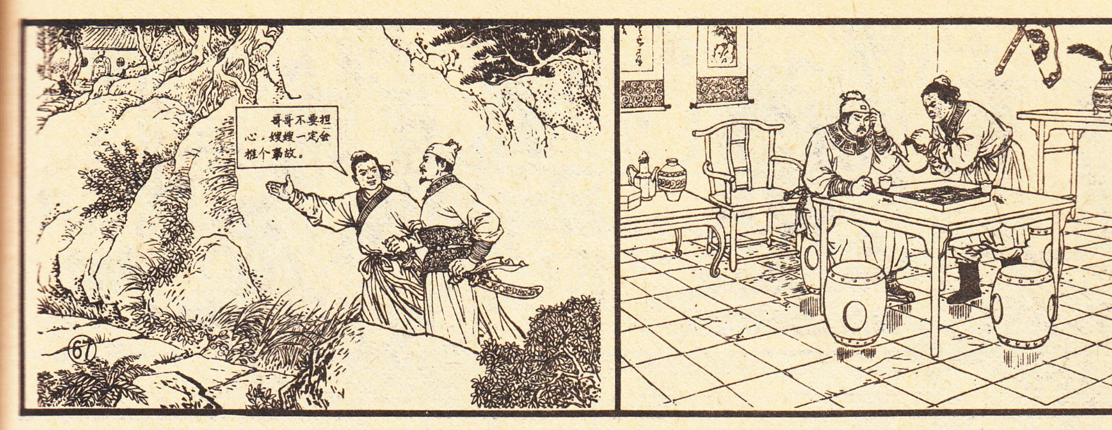
61　兩個丫環送徐寧回來又睡了。時遷輕輕解下羊皮匣子，嘴裏學着老鼠打架的聲响，溜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出來。



62　時遷一口氣奔回客店，天還沒有大亮。他捆好行李，把紅羊皮匣子作一担兒挑了，算清房錢，出了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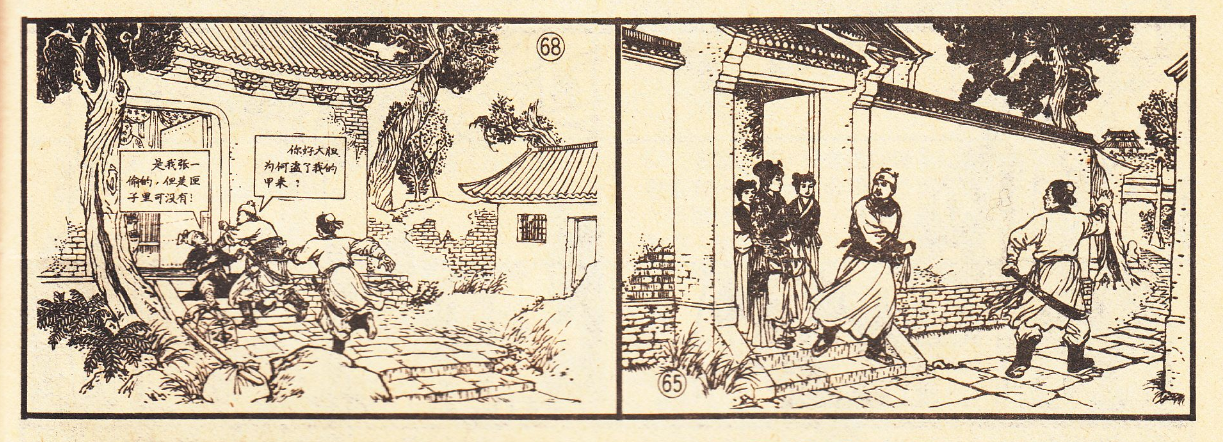


63　時遷走出四十里才歇脚，正要在飯鋪裏吃飯，戴宗和湯隆來了。時遷打開皮匣，把半副雁翎鎖子甲交給戴宗包好先背走，他和湯隆暗暗說了幾句話便分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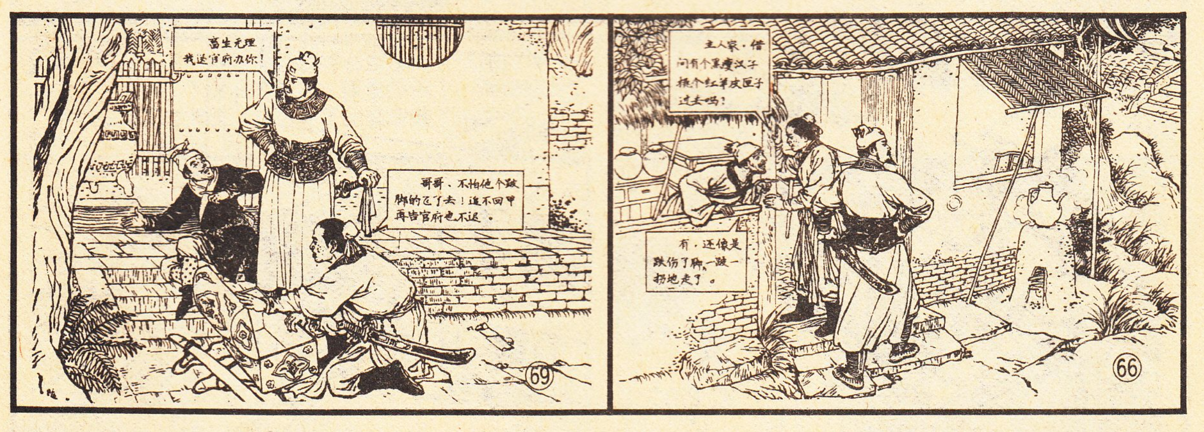
67　徐寧怕官府點名不到，有些猶豫，湯隆却勸他追去。徐寧捨不得那副甲，就追下去了。

64　湯隆直奔徐寧家來，徐寧正爲丟失雁翎甲的事愁悶。湯隆說，他在路上見一個跛脚的漢子挑着羊皮匣子走，也許還能趕上。



68　廟前樹下，時遷正放下担兒坐着休息。湯隆看見叫道："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寧搶上前去，一把揪住時遷，向他要那副甲。

65　徐寧問清了皮匣子的形狀，便急忙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朴刀，和湯隆出門追趕。



69　湯隆掀開紅羊皮匣子，哪裏有甲。時遷說那甲早被同伙李三拿了往山東去了，若肯饒這場官司，就一路去找甲，不然，打死也不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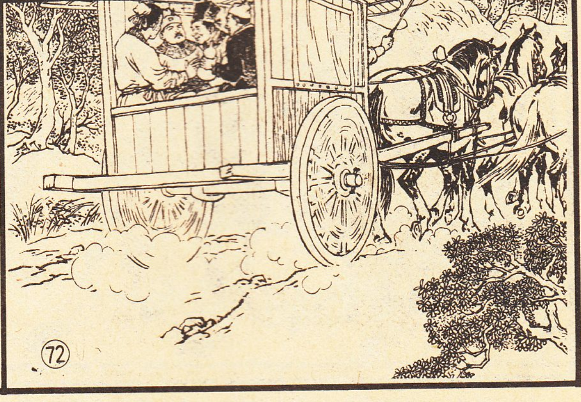
66　他二人走過一家酒店，墻上畫着白圈，湯隆知道是時遷在這裡歇過脚作的記號，就故意打聽。



70　徐寧躊躇半晌，決斷不下，湯隆在一旁只是慫慂，徐寧只得跟了時遷往山東追去。時遷一路上假裝閃了腿，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徐寧心裏十分焦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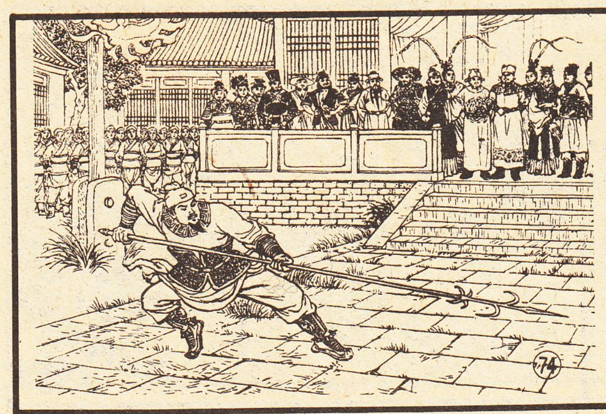
71　第二天正走着，又路上過來一輛空車，跟車的客人見了湯隆，停車招呼。湯隆將此人介紹給徐寧，說是結識的兄弟李榮。原來這客人是梁山頭領樂和，趕車的是李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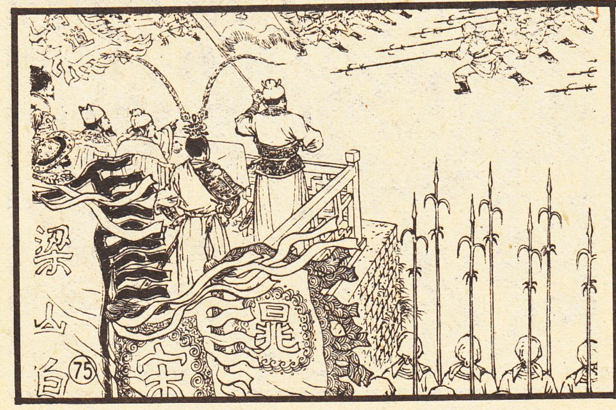
72　徐寧、湯隆和時遷搭了車直往山東而來。看看離梁山近了，樂和買了酒請徐寧喝。徐寧喝了酒，只覺頭暈目眩，不多一會，嘴吐白沫，撲地倒在車子上。



73　等徐寧醒來，已經在梁山聚義廳上了。湯隆說了前後經過，林冲過去和徐寧相識，也來勸解。宋江、晁蓋、吳用又執杯陪話，還答應派人去接他的家小上山。事已至此，徐寧也只得答應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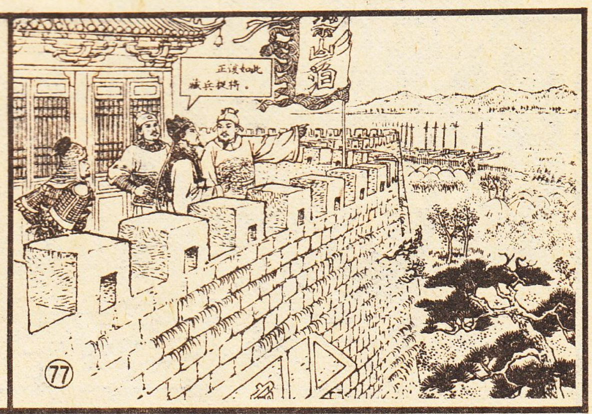
74　這時候，雷橫監造鈎鐮槍都已完備。晁蓋、宋江、吳用與衆頭領，請徐寧表演鈎鐮槍法。徐寧便下聚義廳來，使了一回，衆人見了，無不喝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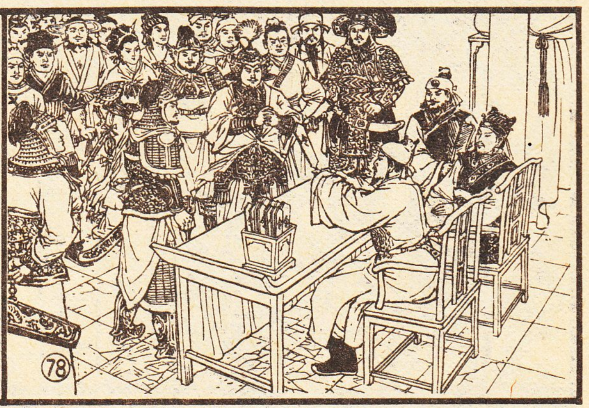
75　宋江選了七百精壯軍士，跟徐寧學使鈎鐮槍法。徐寧日夜教練，又教了步軍藏林伏草、鈎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還訓練了幾十個撓鈎手，不到半月，都演練純熟。宋江及衆頭領看了大喜。



76　宋江又看見了凌振製造的各種火炮，也都齊備。李雲又從東京買來五車煙火、葯料，正好配合鈎鐮槍破連環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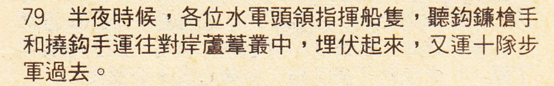


77　宋江、吳用、徐寧、凌振等上了宛子城，俯視山下地形。宋江說出自己的想法：此次全用步兵出戰，把連環馬誘入蘆葦中，先由鈎鐮槍手把馬鈎倒，再由撓鈎手捉人。徐寧點頭說："鈎鐮槍拼撓鈎，正是如此用法。"



78　當日宋江、吳用召集劉唐、杜遷、王矮虎、扈三娘、穆弘等二十位步軍頭領，分領十隊步軍，前去誘敵；凌振、杜興專管放火炮；徐寧、湯隆率領使鈎鐮槍和撓鈎槍的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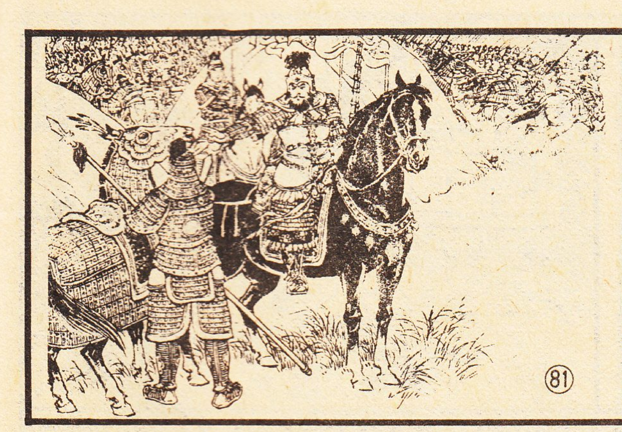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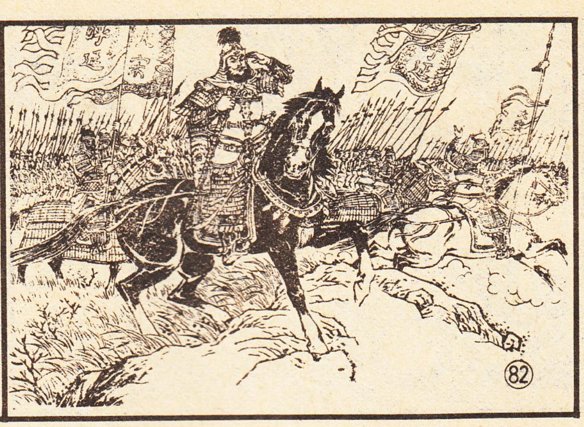
79　半夜時候，各位水軍頭領指揮船隻，聽鈎鐮槍手和撓鈎手運往對岸蘆葦叢中，埋伏起來，又運十隊步軍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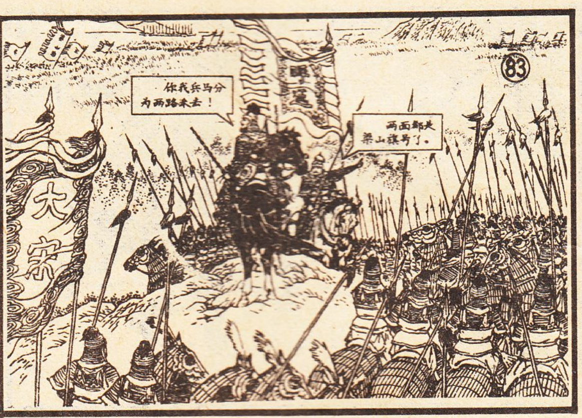
80　黎明時候，宋江領了中軍人馬下了山寨，在水邊紮住。一聲令下，軍士們擊鼓搖旗，對岸十路步軍聽見鼓响，一齊出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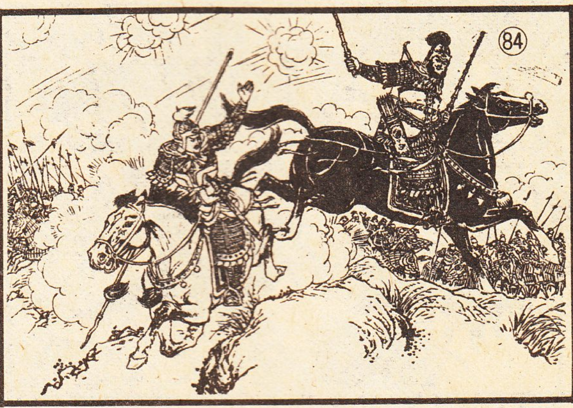
81　呼延灼聽說梁山兵馬出動，一面令韓滔出哨，一面下令鎖上連環甲馬，準備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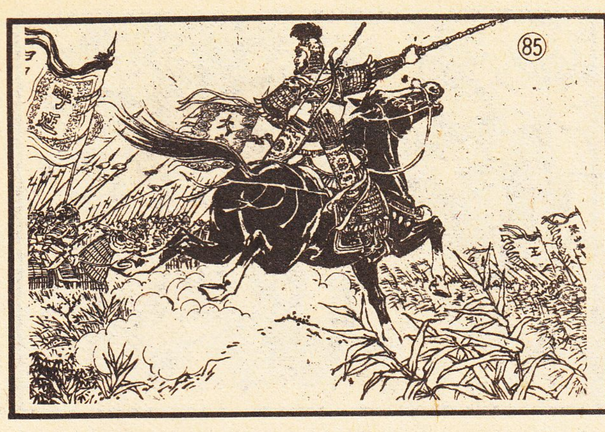
82　韓滔出哨回來，呼延灼已大驅軍馬殺奔梁山泊；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軍馬，也不知多少，呼延灼叫韓滔只管放連環馬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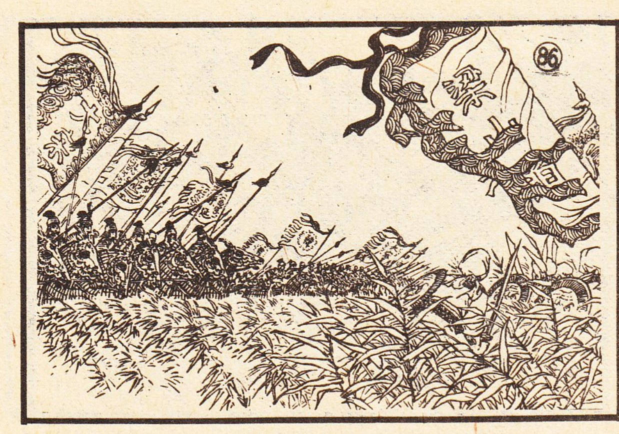
83　韓滔剛放出五百馬軍，忽然北面三路、南面三路都出現了梁山旗號，韓滔只得引兵回來。此時梁山人馬將呼延灼大軍夾在當中。呼延灼不知是計，只好和韓滔分兵抵擋。



84　二人正要分兵，忽然正北方連珠炮响，凌振打過來“子母炮”。呼延灼兵馬不戰自亂，就急忙和韓滔引兵突圍。



85　呼延灼率領步軍馬軍突圍。梁山十隊步軍並不作抵抗，東趕東走，西趕西走，不趕又圍攏來，可把呼延灼激怒了。他揮起鞭，放出連環馬朝宋江冲去。梁山步軍盡都退入蘆葦中。



86　連環馬捲地而來，一跑開就收勒不住，跟着梁山步軍，直往蘆葦叢和枯草荒林裏冲了進去。



87　徐寧、湯隆看得清楚，吹起胡哨，鈎鐮槍手們一聽號令，挺起鈎鐮槍分路迎擊。



88　鈎鐮槍手們從兩邊動手，先鈎倒兩邊的馬，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騎在馬背上的官軍，全被掀下馬來。



89　鈎鐮槍手截住連環馬，鈎倒一隊又鈎一隊；撓鈎手一齊搭住跌下馬的軍官，在蘆葦中只管綁人。



90　呼延灼跟着連環馬冲進蘆葦叢裏。梁山鈎鐮槍手立刻向他撲來。呼延灼知道中了計，猛力勒馬，回身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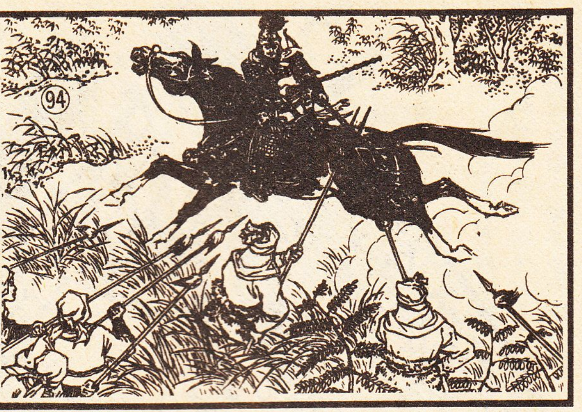
91　呼延灼剛剛冲出，背後風火炮當頭打下來，漫山遍野都是梁山步軍。呼延灼只得領了殘部去趕韓滔。他一直向南跑去，只見韓滔驅着連環馬也沒入荒草叢中，再也沒出來。



92　呼延灼眼看各路上密密麻麻都是梁山旗號，就一直往西北逃去；半路上又遭到梁山炮轟，隨行官兵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散。



93　行不到五六里路，路旁又擁出一隊人來，當先兩個好漢，是穆弘、穆春兄弟，都提了朴刀截住，呼延灼怕中埋伏，折道向北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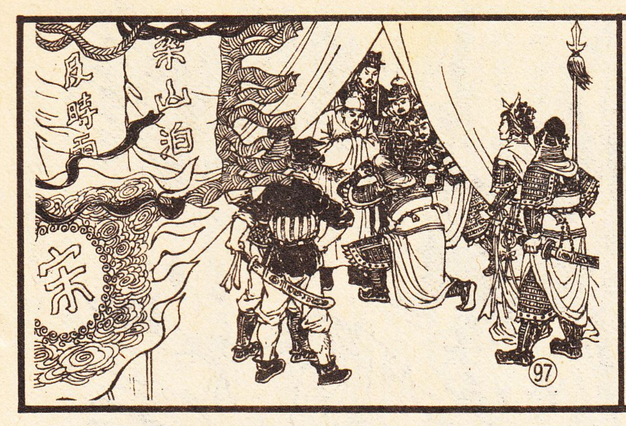
94　沒走出幾里又遇到解珍、解寶。呼延灼揮起雙鞭，來鬥他們兩個。鬥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腿便走。



95　呼延灼趕了不到半里路，兩邊又鑽出二十四個鈎鐮槍手。他無心戀戰，撥轉馬頭往東北大路上逃去。



96　剛轉上東北大路，又撞着王矮虎、扈三娘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又荊棘遮擋，就拍馬舞鞭，奪路冲了過去。王矮虎、扈三娘趕了一程沒有趕上，只好任他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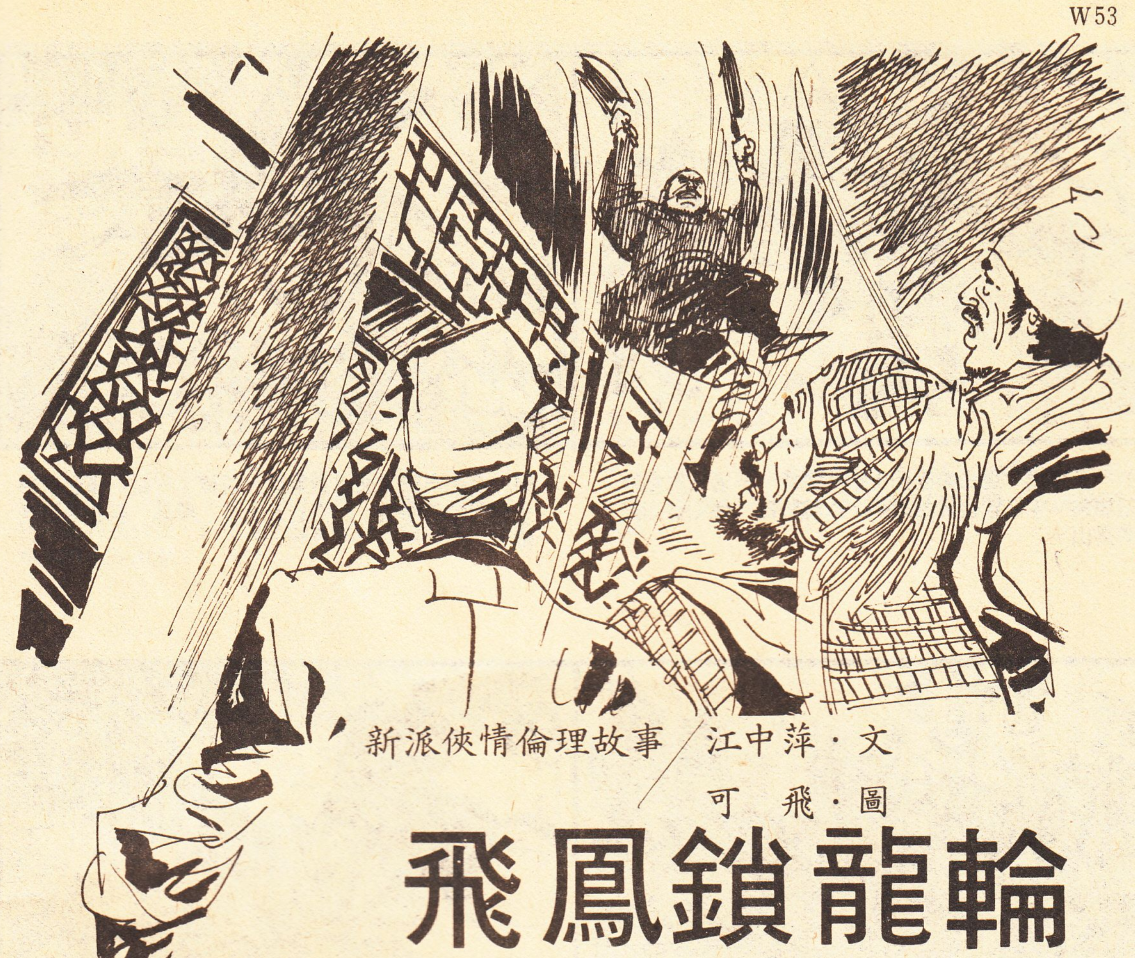
97　王矮虎、扈三娘回到山寨，劉唐、杜遷已經把韓滔擒來。宋江親自爲他鬆綁，以禮陪話。韓滔當即歸順梁山。



98　王矮虎、扈三娘把呼延灼單人匹馬突圍逃走的事報該宋江。至此一萬官軍的圍攻已被打垮，連環甲馬盡都被捉。只有呼延灼一人逃走了。



99　宋江、吳用及衆頭領們出了大寨，只見各路頭領引了軍士，押解着俘虜和馬匹，帶了繳來的兵器盔甲等，陸續凱旋歸來。　　（本段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江中萍・文

可飛・圖

飛鳳鎖龍輪

行刺不遂遭囚禁　九龍鞭下血飛濺

一陣馬蹄聲，自大街的轉角處傳了過來，寬闊的大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羣，先是呆一呆，接着，像潮水也似的向兩旁跑了開去。大街在轉眼之間，變得冷冷清清，所有人都站在兩邊的屋簷之下。

寬闊的大街空蕩蕩的，是以馬蹄聲聽來，更加驚人。

馬蹄聲越來越近，八騎人馬，分成兩排，不急不徐跑了過來，馬上騎的全是甲冑鮮明的將士。

在那八騎人馬之後，又是三匹高頭大馬，那三匹馬，正中的是一匹大宛良馬，全身雪白，馬鬃亮得像是銀絲一樣，馬上騎的是一個穿着朝服的大將，神威凜凜，氣概非凡，蕭大將軍每日上朝回來，總要經過這條大街，才回到將軍府去。

街上的人也都知道，只要替蕭大將軍開道的八個將士的馬蹄聲一傳到，都得快快的讓道，不然的話，那只有嘆自己倒霉。

在蕭大將軍兩旁的却是兩匹黑馬，馬上騎着的兩個人，只是穿着普通武士勁裝。

那兩個人離得蕭大將軍極近，他們兩人不斷的四面張望，一臉精悍之色，雖然騎在馬上，也有一股矯健之氣。

在那三匹馬之後，又是八個將士，前後擁着，眞是威猛之極，本來街上是何等喧鬧，但這時，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人人都在瞻仰蕭大將軍的風采。

* * *

近二十匹馬，不急不徐地在街上跑過，不多久已到了街中心，也就在這時，只聽得街道右首邊一家酒樓的樓上，陡地响起一陣喝叱。

隨着那一聲暴喝聲，又是「嘩啦」的一聲响，酒樓樓上的欄杆，折斷了一大片，隨着欄杆的折斷，只見一個黑凜凜的大漢，手持雙板斧，自酒樓的三樓上向下直跳了下來，直撲向那蕭大將軍。

那大漢像是怪鳥也似的自天而降，街道兩旁的人，盡皆呆了，各自發着喊叫聲，僵立着難以移步。

那大漢來勢十分之快，他是向蕭大將軍的頭頂直撲而下，只見蕭大將軍前後的十來個人，各自振動手臂，十來支短矛，一起飛射而上。

那大漢身在半空之中，舞動手中雙板斧，將向他射來的短矛一起砸了開去，一時之間，「錚錚」之聲不絕於耳，那些被他板斧砸下來的短矛，勢子比向他射去時還更來得疾勁，蕭大將軍馬前的八個將士，已有四五個反被震落的短矛射中，倒下馬來。

那只是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只見人仰馬翻，大街中心已亂了起來，那大漢手中的兩把明晃晃的板斧，離蕭大將軍的頭頂上只不過是七八尺了！

也就在這時，只見蕭大將軍身旁的那兩個漢子，一聲厲叱：「刺客休得行兇！」

他們兩人一面叱喝，一面一伸手，早已各抓了一柄被大漢雙板斧震落的短矛在手，一抖手，向上激射而出，那兩

柄短矛去勢之快，實在是非同小可，只聽得「颼颼」兩聲響，那大漢又掄起雙板斧來擋時，却只來得及格得開其中的一柄！

另一柄短矛「噗」的一聲，已飛刺進了大漢的左腿來，那大漢本來是向下直撲下來的，可是這時，大腿一被短矛射中，登時血流如注，哇哇的大叫。

只見他身在半空之中，猛地翻了一翻，淌下了一大蓬鮮血來，他那一翻，令他的身軀向上倒翻起了五六尺來，但是却阻不住他下跌之勢！

眼看這個黑大漢如果是跌到街心，他已是受了重傷，再無還手之力，必然被蕭大將軍的護從，亂刀分屍，兩旁街衆胆小的人，已閉起眼睛不敢再看。

那大漢像是也知道自己已再無倖理的一般，他身軀一面向下跌下去，一面還在半空之中，猛地一扭身，把手中的兩柄板斧，挾着「呼呼」的勁風，向蕭大將軍迎面直飛射過去，蕭大將軍仍然坐在馬上，看來還能沉得住氣。

當那兩柄板斧向他疾飛而來之際，在他左右的那兩個人，各自手腕一翻，在他們手中已各多出一柄長劍，那兩柄長劍才一出手，旁觀的衆人便覺得光華奪目，只見他們兩人將手上劍向上一挺，「錚錚」兩聲響，已將那兩柄飛來的板斧，格得向外直飛了開去。

而他們在格飛了板斧之後，劍尖又向上疾刺，那時，大漢身軀在向下直跌下來，看那兩人的劍勢，像是要在半空之中，將那個黑大漢刺死一樣。

那大漢哇哇大叫着，眼看他是絕對避不過去的了！

可是，就在那電光石火之一刹那間，只聽得酒樓二樓的欄杆邊，又是一聲陡喝，道：「快抓住！」

隨着那一聲暴喝，只見二樓的欄杆上，出現了三個人，那三個人，最近欄杆的一個，一手抓住欄杆，一隻脚抵在欄杆上，另一隻脚向前伸着，而第二個人，則抓住第一個人的手，一隻脚却抵在第一個人的膝頭之上。

第三個人的姿勢，和第二個人，也是一樣，所以三人看來像是淩空而立一樣。

那黑大漢一聽得一聲陡喝，和看到軟鞭掃到，立即在半空之中，翻手一抓，抓住了鞭尾，那突然在酒樓二樓現身的第三個人，手臂向上一抖，竟將那黑大漢，直抖了起來。

那黑大漢的身軀，被抖得在半空之中掄了一個半圈，「嘩啦」的一聲巨响，又撞進了酒樓之中。

這一下的變化，可以說突兀到了極點，護着大將軍的那些將士，有一小半已被反震回來的短矛所傷，滾跌下馬，未受傷的也早已下了馬，一看那等情形，略呆了一呆，立時張弓搭箭，刹那間，箭如飛蝗的向上射去。

但是，等到利箭射出之際，只見那三個人，像是連成一串一樣的早已一個翻身，進了酒樓。

街心之中，只聽得蕭大將軍的怒喝之聲道：「別放了刺客！」

而酒樓的二樓，却更是混亂到了極點，那家酒樓，叫做「萬春樓」，乃是京中一等一的豪華去處，這時也有五六成客人，那突然衝出欄杆救了黑大漢的三個人，乃是兩男一女。

這兩男一女，兩個男的，一個已有四十上下年紀的人，相貌威嚴，四平八穩，看來像是達官貴人，年輕的一個，只有二十來歲，文士打扮，甚爲英俊瀟洒，那女的却是身材高大粗壯，非同凡响。

剛才，那三人突然行動，第一個抓欄杆的，承受了兩個人的重量，便是那金剛也似的女子，那年輕人是第二個，揮鞭向黑大漢，將黑大漢抖了上來的便是那個相貌威嚴的中年人。

當那個黑大漢自三樓疾跳而下之際，酒樓中的食客，一聽到呼喝聲，便人人將頭向外望去。

當他們看到竟然有人手持雙板斧，當街向着蕭大將軍砍去時，已是人人嚇得面無人色。

因爲蕭大將軍乃是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朝中文武百官，見了他尚且不敢大聲說話，連皇帝見了他，也得避忌三分，他手握兵符，拱衛京師，手下猛將如雲，一向橫行無忌，若是他在盛怒之下，只怕會將整條街剷平也不奇怪。

各人的心頭，正在「怦怦」的亂跳間，那兩男一女，突然出手，偏偏那兩男一女三人，出手又快得出奇，酒樓中的食客，根本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三人經已得了手，那黑大漢的身軀，已經撞破了門窗，直飛進了酒家來。

那黑大漢是被中年人的軟鞭抖起之勢，直抖進酒樓來的，實在是身不由主，是以他一被抖進酒樓來，身形下沉，「砰」地一聲响，跌在一張桌子上。

那桌子旁，正圍坐着六七個客商，一看到那黑大漢淩空壓了下來，早已嚇得呆若木雞，不能動彈。

黑大漢身軀很重，「砰」地跌在桌子之後，「嘩啦」地一聲响，將整張桌子都被壓倒了下來。刹那間，桌子上的杯、碗、碟，盡皆破裂，鮑參翅肚，一桌子好酒好菜，也唏哩嘩啦的倒了一個滿地，還有不少破碗破碟的碎瓦片，都嵌進了他的身軀中。

那黑大漢皮粗肉厚，也不在乎那些外傷，他壓塌了桌子之後，在地上一個打滾，已站了起來。

這時，不但利箭已由窗口中射進來，還聽得樓梯上一陣吆喝聲，分明是有人追了上來，那黑大漢伸手在臉上一抹，大聲罵道：「他奶奶的熊，王八……」

他下面的話還未罵出來，人影一閃，三個人已到了他的身前，那中年人一伸手，便抓住了黑大漢的手腕，喝道：「朋友，還不快走！」他一面說，一面拉着那黑大漢便向後面闖了過去。

那黑大漢被那中年人拉着，身不由主的向外闖了出去。那年輕人跟在後面，這時，已有四五名將士搶進了樓來，那女子大喝一聲，雙手一托，托起兩張桌子，向前直拋了出去撞向那幾個將

士。

她拋出了兩張桌子，身子倏然向後退了開去。

這時候，中年人已拉着黑大漢到了後樓梯口，那年輕人在後樓梯口略為停了一停叫道：「快來！」

那女子一個箭步，竄向前去，四個人自後樓梯直衝下去。到了店堂的後面，那女子已搶到了前面，見人就推，她雖然是女子，可是身形健碩，被她推過的人，不是跌倒地上，就是一個觔斗，向外翻了好幾步去。

一行四人，搶到了飯店的後巷，這時，只聽得飯店前面，蹄聲急驟，人聲鼎沸，顯然是大將軍的護衛，已有增援的人趕來，那中年人拉着那黑大漢停步不走，着急道：「我們怎麼辦？」

那身形粗壯的女子焦急道：「什麼怎麼辦？闖過去！」

那黑大漢回頭望着那女子，看他的神情，像是對那女子十分佩服，可是他的臉上還淌着血，還有一條魚骨，刺在他的臉上，半條魚尾在晃來晃去，看得那女子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

那年輕人道：「看來，我們只好在這巷子裏躲一躲！」

那中年人苦笑道：「這巷子是直通的，如何能躲人？」

他們四人在巷子中，眼看巷口已有人影出現，同時聽到有人叫道：「堵住後巷，別放走他們！」

那中年人忙道：「不行，我們還是退回酒樓去！」在這種情形之下，退回酒樓去，自然也不是辦法，但是，總比被人家在巷子中間堵死的好！

那女子一揚眉，剛待想說什麼，忽然看到酒樓廚房的後門打開了，一個胖廚子，身上圍着白色裙子，手中拿着鍋鏟，探出頭來，沉聲道：「快進來，我這裏可以藏身，再遲就來不及了！」

中年人等四人，都是一怔，因為那廚子出現得實在是極其突兀，而他們全是蕭大將軍要捉拿的人犯！那胖廚子竟敢招呼他們進廚房去躲藏，着實有點不可思議！如果情形不是那麼的危急，那中年人一定不會答應的。

可是，此際，除了聽那廚子的話，再無他法可想了！

那中年人向那女子和年輕人一使眼色，扶着黑大漢，便走了進去，他們四個人一走進了廚房，便看到那巷口的兩端，各有幾個軍官，搶了進來。

在最前的一個，一看到後巷石板上的血漬，便叫道：「刺客曾受傷，這裏又有血漬，一定躲進廚房去了，快進廚房去搜，便可以捉到他們了！」

他一面叫着，一面大踏步來到了廚房的門口，卻不料那幾個軍官，正一起挺着兵刃逼了過來，廚房的門已經打了開來，只見那胖廚子，一手提着大公雞，一手握着明晃晃的大菜刀。

他一開門看到門口站着幾個軍官，呆了一呆，胖臉堆着笑容道：「列位軍爺，有何貴幹？」

離胖廚子最近的一個軍官，伸手便向胖廚子一推，推得那胖廚子一個蹌踉，向外跌出了幾步。

那軍官推開了那胖子，便已經搶進了廚房之中。

只見廚房之中熱氣騰騰，有三個廚子，在忙着生火、炒菜、切肉，看到有人進來，頭也不回，一個還是女廚子，身形高大，扯着喉嚨的叫道：「胖子，你宰的雞，還不夠數！」

那三個兩男一女的「廚子」，就是剛才在樓上逃下來的三個人，但這時，他們各圍着白裙，滿面油光，倒像是在廚房中已躭了很久一樣。

那女子一叫，胖子在門外應道：「夠了，我就來了！」

他嘰咕着道：「一早起便殺雞，唉，雞呀，雞呀！你有怪莫怪，切勿怪我，只是人家要吃你，我也只有在你頸口，鋸上幾刀的。」

他一面說，一面將雞捉到了後巷的牆腳下，一刀向雞頸割去，他抓住雞的雙翼，雞腳痙攣着，他也不等雞血流盡，便又捉着雞子走了回來，在經過之處，雞血淅淅瀝瀝，滴得滿地皆是，那幾個軍官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人道：「喂！剛才你有沒有看到幾個人，自上面逃了下來？」

那胖廚子瞪眼道：「沒有啊！是什麼人？」

那軍官也不再問，哼了一聲，便各自向外跑了出去！

兩邊巷口又有人湧了過來，那幾個軍官道：「這裏沒有，將整條街封了再說！」

那些擠進來的官兵，又退了出去，但仍然是守在巷口，胖子提着鷄，走進廚房，順手將門關上，抹了抹額上的汗，道：「眞險，好妙，妙極了，妳還大呼小叫！」

那女子笑道：「我一叫，他們就不會盤問我，要是我不出聲，就會被他問上幾句，誰知道油、鹽、醬、醋是什麼？喂，你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救我們？」

那中年人和年輕人也分別放下了鍋鏟和菜刀，只聽得一個簍子之中發出聲響，正是那個黑大漢。

那個黑大漢道：「他奶奶的，還要我蹩上多久？」

那女子向着那竹簍踢上一腳道：「不叫你出來，你就別出來，躲上一回兒怕什麼？」

那年輕人也說道：「師姐，他已受了傷，妳別難為他吧！」

那中年人也插口向竹簍道：「閣下神勇無比，我們十分佩服……」

他才說到這裏，突然又聽到一陣靴聲，傳了進來。

那中年人連忙住口，那胖子立即低聲道：「大家快幹活，由我來應付他們。」

那女子又向竹簍踢了一腳道：「聽到沒有，別出聲！」

他們四人才一轉身去，便聽得「砰」一聲，那廚房的門便被人踢開了，站在門口的是一個手中提着長劍，一身勁裝的漢子。

那漢子正是剛才騎在馬上，傍住大

將軍的兩個人中的一個，只見他沉着臉，使原本瘦長的臉更加長，有着一股陰森神秘的煞氣，叫人看了也心寒。

在那人身後站着七八個軍官，門被打開之後，可以看到巷子中滿是軍士，牆頭上也全是軍士，整座酒樓看來已然被圍得水洩不通了。

人站在廚房門口，向內望去，也不說話，他身形瘦削，但却十分挺拔，站在門口，雙眼神光烱烱，另有一股高手的氣概，看來是極之懾人。

那廚子滿面堆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列大爺，列爺，可是蕭大將軍又是要請客，要列大爺來廚房查看，可有閒雜人等，想趁機下毒了？列大爺請放心，有我劉胖子在，怎會有這等事？」

那廚子姓劉名大福，倒是京都之中有名的人物，人稱「天下一把刀」，那把刀，自然是指菜刀而言，劉大福也是身懷絕技之人，但是他一直深藏不露，不爲人知。

這時，劉大福嘮嘮叨叨地說着，那個被稱作「列大爺」的人，却只是寒着一張臉，一聲不响。

劉大福心頭正在打鼓，他久在京師居住，自然知道蕭大將軍的左右兩個高手是最難應付。

那兩個高手武功極高，一個是「雲中燕」舒飛虎，輕功絕倫。另一個，就是現在站在門口的「烈日魔龍」列天虹。這兩個人之中，雲中燕舒飛虎爲人豪爽，無論蕭大將軍的聲名何等之糟，但是雲中燕舒飛虎卻不受其影響，而且頗得江湖中人推崇。

但是武林中人，見到了烈日魔龍列天虹，却都敬鬼神而遠之，因爲列天虹爲人沉默寡言，而且足智多謀，終日又是寒着一張臉，喜怒哀樂，皆不形於色，別人根本猜不透他的心中在想些什麼事，簡直是防不勝防。

正因爲如此，是以他突然有些什麼舉動，別人根本無從防範他。劉大福這時，救了四個人在廚房中，不知道是不是能逃出列天虹銳利的眼光，手中着實揑着一把汗，此時他仍然望着列天虹傻笑着。

這時，那女子、年輕人和中年人，正忙着切菜、舀水、炒肉，倒像是眞的廚子一樣。

那女子端了一大盆滾水來，將劉大福剛才殺的雞，浸到滾水裏，又大把大把的拔着雞毛。

過了好一會，才聽得列天虹冷冷的道：「劉胖子，這三位，面生得很啊！」

劉大福笑道：「列大爺！您六個月不來一次，看見的人，自然是個個都面生啦，這三位是鄭州府有名的廚子，是我托人請來的，手藝可着實不錯哩！」

列天虹雙眉向上揚一揚，指着正在切肉的中年人道：「那麼，請這位師傅炒一碟腰花來嚐嚐！」

列天虹這一句話，說得不急不慢，輕描淡寫，若無其事似的。

可是，劉大福聽到了這句話，心頭却是怦怦的亂跳了起來。

因爲那是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事，劉大福本來還只當仗着自己的一張笑臉，就可以將列天虹敷衍過去的，可是列天虹顯然已起了疑心！

如果列天虹不是心中犯疑，又怎會叫那中年人炒一碟腰花來嚐嚐？要知道他現在是正帶着大隊人馬，在搜捕逃犯刺客，又那裏有那麼閒情逸緻？劉大福的心中，不禁叫了一聲「苦」也。忙道：「待我來動手！」

列天虹又冷冷的向那中年人一指：「不！要他動手！」

劉大福陪着笑道：「列大爺，你看，炒腰花這玩意，炒老了就不好吃，炒嫩了沁血絲，有腥味，不是簡單的，還是由我來動手的好！」

列天虹的兩道眉又是向上的揚了一揚道：「咦！你不是說，他們三人全是鄭州府最有名的大師傅麼？難道河南人不常吃豬腰子，是以他們不會那種手藝？」

列天虹這一句話一出口，劉大福的口齒再伶俐，再也答不上話來了。

這時廚中的氣氛，頓時變得緊張異常，那女子、年輕人和中年人都一起停了手，向列天虹望來，列天虹突然笑了起來道：「劉胖子，你倒是眞人不露相，看不出這廚房中，倒是臥虎藏龍！」

劉大福還想佯裝下去，可是那女子却已沉不住氣了，只聽得她大喝一聲，端起面前的一盆滾水，向前直潑了過去，那盆浸滿了雞毛，隨着水一起向前潑出，倒像是有不少暗器，一起激射而出的一樣。

那女子的動作，來得突然之極，可是烈日魔龍列天虹的反應也極其迅速，水才一潑出，他身軀一縮，已縮到了門外，只是苦了在門口站着的那幾個軍官！

一大盆滾水照頭淋了下來，其中一個滾到竹簍之旁，那大漢自竹簍內跳出，迎頭便是一脚，登時把那個軍官踢個半死。

祇聽得列天虹甫步出廚房之後，便大喝道：「圍住了廚房，刺客就是在廚房之中！」

那中年人「啪」的一聲响，將手中的菜刀，砍在砧板之上，一掀起衣衿便抖出一條金錢鞭來。

那女子潑出了滾水之後，反手自背後抽出一柄尖刀來，那年輕人自腰間抽出長劍，黑大漢躍出竹簍後，雙手早已緊握着那雙板斧，劉大福順手操起了一把大菜刀，五個人的動作快到了極點。

劉大福一脚踢出，將廚房門關上，向着那堵牆一指道：「把那堵牆砍倒了！」

那黑大漢大喝一聲道：「我來！」他掄起一雙板斧，便向前竄了過去，他的腿傷雖然很嚴重，但他那一竄之勢極猛，一不小心身形便蹌踉的一個站不穩脚，不過他的一雙板斧還是砍擊到牆上去。

只聽得「轟」然一聲巨响，牆上便立即現出一個大洞來了。

那黑大漢却不是向外衝出，一閃身，回頭向那個女子叫道：「小娘們先走！」

那女子大怒道：「你媽才是娘們！」

這一罵，倒令得那黑大漢傻了眼，不知道自己在何處得罪了對方，他自然不知道那女子豪爽豁達，比之男人更甚，最不喜歡人家當她是個女人！

劉大福沉聲道：「別吵了，趕快衝出去，便各管各的，我們在北門外的關帝廟相見。」

中年人也立即道：「就聽這位大師傅的話吧！」

他們三人對於那個自酒樓躍下，手持雙斧的黑大漢，叫甚名字，他三人是不知道，甚至連救他們幾個人的廚子是何方神聖也不知道。

這時，廚房之外，人聲鼎沸，他們要是再不走，恐怕以後也走不了，那中年人在情急之下，自然只好聽從那胖廚子的吩咐。

那中年人的話才出口，只聽得「砰」地一聲响，廚房門已被撞了開來，門一被撞開，便有人衝進，數柄短矛，已然隨着勁風射了進來。

那中年人抖起金錢鞭，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將飛射來的十數柄短矛一起格了開去，胖子劉大福已一聲大叫，向那牆洞之中直衝了出去。

緊隨着劉大福身後的，是那年輕人，那女子向黑大漢大喝道：「臭小子，你還不逃命還在等甚麼？」

那黑大漢被那女子罵得直瞪着眼，於是他一個彎身，也自牆洞衝了出去，再跟着便是那女子及那中年人迅速後退，將廚房中的雜物，全部翻了，才從那牆洞之中穿了出去！

等到他們全身衝出了那牆洞之外，眼一望，不禁叫了一聲苦也！

那牆洞之外，乃是這家酒樓的一個院子，四面全是高高的圍牆，圍牆之上都站滿了人，在院子的門上，立着一個長身而立、英姿颯爽的雲中燕舒飛虎，舒飛虎手中一把薄劍，正抖得錚錚有聲！

五個人一衝了出來，看到了這等情形之後，不禁呆了一呆，那女子扯高喉嚨的大叫道：「衝呀！」

只見她舞起手中的單刀，不顧一切的衝過去，那年輕人緊跟在她後面，兩人轉眼之間，便到了後院的門口，這時在牆上的軍士，紛紛躍了下來，那中年人鞭到之處，已捲倒了兩個人。

那中年人鞭發如風，一面叫喊道：「各位！各自衝出去吧！」他身形疾拔而起，迎着牆上的兩個軍官掠去，那兩個軍官立即「嗖嗖」的刺出兩劍，可是那中年人揮鞭橫掃，一鞭便將那兩個軍官掃下牆頭來，緊接着，他身形一閃，便下了牆頭出了院子，飛奔而去。

那女子與年輕人衝出了門口，雲中燕舒飛虎身形一飄，便從門上落了下來，那女子砍出一刀，舒飛虎揚起手中劍便格，「錚」地一聲，刀劍相交，舒飛虎一伸手，便抓住那女子的左腕，順勢向懷中一帶。

也就在那一刹間，那年輕人身軀一閃，已在舒飛虎的身邊，掠了出去。那黑大漢趕了過來，雙斧齊砍向舒飛虎身上，舒飛虎手上移動，將那女子的身軀移了一移，那黑大漢的雙斧，變得直向那女子直砍了過來。

那女子罵道：「小子，你敢傷我一根毫毛？」

那黑大漢大吃一驚，硬生生地收住了雙斧砍去之勢，却叫舒飛虎拾了便宜，立即飛起一脚，踢中黑大漢的胸口！

黑大漢腿上本已受了重傷，再捱上一脚，不由怪叫一聲，身軀向後，一個踉蹌便直跌翻了出去，手中的雙斧也脫飛而出，其中一柄斧頭，正好砍在一個士兵的胸口上，另一柄則是「叭」的一聲响，砍在門柱之上。

那黑大漢一倒地，立即有七八個士兵齊向他疾撲過來。

這時，列天虹也帶着人衝了過來，一見這等情形便喝道：「要捉活的！」

那黑大漢還想掙扎起來，但是早已被那七八個撲來的士兵抓住了手脚，動彈不得，在那一陣的混亂間，劉大福菜刀翻飛，砍倒了幾個士兵，已逕自殺出了院子去了。

那女子雖然是被舒飛虎抓住了左腕，但是也不減其勇，仍然在掙扎着，可是畢竟是武功相差太遠，被舒飛虎拉着手，直拖到了院子之中，早有人備了繩索，將她和黑大漢兩人緊緊的綑個結實。

列天虹向舒飛虎瞪了一眼，道：「走了幾個？」

舒飛虎道：「走了三個！各處都仍在搜捕，諒也走不遠了！」

列天虹又向舒飛虎瞪了一眼，道：「圍住了院子，還會有三個走了，倒也算是奇事一件。」

舒飛虎雙眉一揚，一揮手道：「事出倉猝，府中高手尚未趕到，這幾人的身手均是不弱，只是些兵士，又如何攔得住他們，拏住兩個是已經不錯了！」

列天虹又是一聲冷笑，不語不言，轉過身來喝道：「將這兩人押回府中去，待我來查問！」

那黑大漢和那女子，雖然已被綁得像糉子一樣，但是他們兩人却不約而同的仍在破口大罵。

起初，那黑大漢仍罵個不停，未幾，那女子却越罵越起勁，大有後來居上之勢，而且一連串的粗言穢語，出自那女子之口，直聽得所有的人，口呆目瞪，連那黑大漢也為之失色。

等到那女子罵得稍歇口之際，黑大漢也忍不住道：「好！眞好氣概！」

那女子瞪着眼，道：「你姑奶奶是有名的女中豪傑，提起女旋風李秀蓮的名號，誰不知道？」

那女子這一句話出口，那黑大漢首先「啊」了一聲，接着，列天虹和舒飛虎兩人也互相望了一眼，列天虹立時向押着兩人的軍官道：「可得小心些！」

舒飛虎道：「女旋風李秀蓮的名氣確實是不小！」

那女子雖被綁住，可是意態仍然充滿豪氣，一挺胸罵道：「總算你們兩個小王八羔子，也知道姑奶奶的大名！」她一面罵着，一面和黑大漢兩人已被那些軍

官押着推了出去，列天虹又沉聲道：「我們分頭去找找，那逃走的三個人，也得要緝拿歸案！」

舒飛虎答應了一聲，各自帶着人離開了廚房。

＊　＊　＊

却說那中年人直衝了出去，迎面來的士兵，全被他的金錢鞭盪了開去，利那之間，已然傷了五六個人，被他竄出了巷子，有他開道，便宜了那年輕人和那劉大福，三人一起衝到了巷口。

一到了巷口，四面的士兵又擁了過來。又是一場混戰，將那年輕人迫到一堵高牆之下。

那年輕人眼看已不能和前面的人會合，身軀貼牆掠起，翻過牆頭，再穿過了一座後院，在那後院的另一堵牆上，翻了過去，向前飛跑而去。

而那中年人和劉大福兩人，邊殺邊衝，殺開了一條血路，轉進了一條小巷子之中，劉大福喘着氣，沉聲道：「這位大哥別亂走，我熟悉道路，請跟我來！」

那中年人答應着，跟在劉大福身後，專揀小巷子穿去。

開始的時候，他們還聽到喧嘩之聲，但漸漸地越走越遠，人聲也聽不到了，那中年人將鞭纏在腰間，劉大福也掀起了衣襟，掖好了菜刀。

那中年人轉過頭去，嘆着氣道：「只走脫了我們兩人，他們不知怎麼樣了，唉……」

胖子劉大福道：「吉人自有天相，說不定比我們早到了關帝廟？」

那中年人又嘆了一聲，劉大福道：「來，跟我來。」他們兩人急急向前走着，不久，已到了城北，兩人來到北城城門近處，却見城門旁，十幾個士兵手持兵器，如臨大敵，進出的人車馬，都要嚴密搜查，劉大福見狀忙拉着那中年人身軀一縮。

他們從遠處已看到，帶着那十幾個武士，在搜查出城車馬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列天虹那魔頭。

劉胖子拉着那中年人後退，悄聲道：「不行，我們不可走過去！」

那中年人道：「我們翻過城牆出去。」

劉胖子點點頭，兩人於是又穿過了一條街，來到了城牆腳下，那地方甚為僻荒，只有七八個孩子在玩耍，劉胖子大聲吆喝，趕走了那七八個孩子。

那中年人抖出了金錢鞭，劉大福道：「我去找些繩子來，以便攀附。」

那中年人笑道：「劉朋友，你在酒樓中當廚子，誰不認識你，如今你出了事，滿城全是蕭大將軍的爪牙，你不趕快出城去，却還在人前露面？」

劉大福苦笑道：「實在逼不得已，否則，如何能出得這座城？」

那中年人笑道：「我自有辦法，你看我這些傢伙！」他一邊說，一邊在自己的衣袖上一拉，只聽得一陣「啪啪」聲響，他衣袖之上，自肩到袖口，有一排鈕扣，被他這一拉，一起拉了開來。

那排鈕扣一被拉開，他的衣袖裏層，却是一隻夾袋，只見大大小小縫了不少鉤子，有的是三叉，有的還有倒鉤，不下十餘個之多。

劉大福一看，「啊」地一聲，立即指着那中年人，驚喜交集地道：「你！你便是江湖人稱『八臂飛龍』宋超羣宋大俠？」

那中年人道：「大俠兩字却是愧不敢當！」

那劉胖子高興得手舞足蹈，拍着自己的腦袋，道：「胖子啊！胖子，你今天是交了運啦！竟然認識了宋大俠那樣的人物！」

宋超羣給劉胖子逗得笑了起來，道：「劉兄，若不是你仗義相救，我們早已落入敵人手中了！」

那胖子劉大福連忙回道：「那算是什麼？請宋大俠施展絕技！」

宋超羣自衣袖之中，摘下一個極其鋒利的鐵鉤來，將鐵鉤裝在金錢鞭的鞭梢上，又取下了一個三叉鐵鉤，套在左手腕上，他一鞭揮出，「叭」的一聲響，鞭梢的利鉤，已鉤住了城牆的磚頭。

他回過頭來道：「劉朋友，請抱住我的左腿！」

劉胖子走了過來，伸手抱住了宋超羣的左腿，宋超羣左手向城牆抓去，他套在左腕上的那隻利鉤，一擊下去，就陷入牆中，他先鞭後鉤，一步一步的攀上去。雖然他的左腿上掛着一個體形肥胖的劉大福，但是他的動作一點也不慢。

轉眼之間，他們兩人已經翻上了城門牆頭，劉胖子笑道：「宋大俠眞不愧稱為八臂飛龍的外號！」

宋超羣笑着，剛將左腕的鐵鉤摘了下來，便聽得一旁忽然有人道：「靖平世界，朗朗乾坤，竟然有人行刺大將軍不遂，却要攀牆而逃，眞是奇事！」那幾句話，說來不急不徐，乍聽得有人聲傳出，饒得是宋超羣久歷江湖，劉大福生性豁達，兩人都不禁也為之愕然，連忙轉頭望去。

只見城牆之上，有人倚着一堆尺許高的磚頭，雙手反抱枕在後頸，形態悠閒，正在半臥着，盯着劉胖子及宋超羣兩人，面上神情似笑非笑。

宋超羣與劉胖子兩人，剛才急於攀上來，上來城頭之後，也未曾發現有人，如不是那人出聲，只怕他們已經跳下城去了。

這時，他們一看那人，年紀輕輕，只是不過是二十四五歲左右，文士打扮，生得神清氣朗，有一股說不出的俊秀逸氣。

他一面說話，一面緩緩的站了起來，劉大福沉不住氣，伸手入懷，掣出了那柄菜刀，便撲了過去。

可是那年輕文士却哈哈一笑，一伸手，手中已多了一柄一尺二寸長的摺扇，向前遞出，「錚」的一聲響，正碰在劉胖子那把大菜刀之上。

劉胖子的菜刀，被對方碰了一碰，險險乎跌在地上。

劉胖子大吃一驚，連忙後退，那年輕文士又道：「這是什麼傢伙，切豬肉的玩意，也可以當兵刃麼？」

劉胖子立即抗聲道：「雖然是切豬肉

的玩意兒，也是除得奸，殺得敵！」

宋超羣究竟是老練得多，他早已看出那年輕文士，決不會是蕭大將軍的爪牙，可是對方的現身，却又來得那麼突然，自他摺扇輕點便將劉大胖子逼退這一點功力來看，他的武功還着實不弱的。

這樣的一個人，在是敵是友未曾清楚之前，也確是不宜輕舉妄動，他一拱手便道：「閣下何人？」

那年輕文士一笑道：「宋大俠不必多禮！」

宋超羣道：「閣下認識我？」

那年輕文士道：「就算不識，剛才聽得那胖子朋友在城脚下大叫大嚷，誰還不知你大俠的威名？」

宋超羣面色一沉道：「你是專在此等我們的？」

那年輕文士居然直認不諱的道：「不錯，是專程相候！」

宋超羣已然手臂輕抖，他手中的金錢鞭在發出一陣的「嗆啷啷」的聲响來，他道：「閣下意欲何爲？」

那年輕文士笑道：「想見識見識大胆的刺客，是何等的人物？」

宋超羣與劉胖子兩人一聽，不禁盡皆一怔，因爲對方這句說話，實在可大可小，作爲眞想結識幾個朋友，固然可以，但是，說他有意挑戰，亦無不可，宋超羣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才好！

那年輕文士手中的摺扇，在他手掌心中輕輕地拍着，道：「宋大俠行刺雖然不成，但是全京師中的人，都知道出了這樣的一件大事，眞了不起！」

宋超羣仍然拿不準對方的意思，他沉聲道：「當街行刺，那並非在下，只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是我們見他身受重傷，是以出手相救。」

年輕文士一聲長嘆，道：「那位眞是英雄！」

宋超羣和劉胖子兩人互相望了一眼，仍然不知對方那樣說是什麼意思，宋超羣大聲道：「我們很急於出城，閣下如要攔阻，請盡快出手！」

那年輕文士搖搖頭道：「非也，我只想和兩位一起走！」

劉胖子高擧菜刀，大聲道：「爲什麼？」

那年輕文士又望着劉胖子和宋超羣兩人，看他的神情，像是心中在猶豫，是不是應該對他們兩人說出爲什麼要跟他們一起走的原因，但是他祇猶豫了極短暫的時間，便道：「因爲我也想刺殺蕭大將軍，但苦於沒有機會下手，心中對那位不顧一切行刺的英雄，極爲敬佩，是以想結識這位英雄人物！」

宋超羣聽得心頭怦怦的亂跳，他心頭亂跳，並不是吃驚，而是興奮，他道：「那麼，請一起走！」

那劉大胖道：「宋大俠……」

劉大胖子的話尚未講完，宋超羣已然一縱身跳了下去。

宋超羣一跳了下去，那年輕文士也直瀉而下，於是兩人都穩穩站在城脚下，只苦了站在城頭上的劉胖子，滿臉焦急的道：「我身軀太重，跳下來會跌死的！」

那年輕文士一笑道：「但請跳下，包保無妨！」

那劉大胖子道：「你倒說得輕鬆，要是摔死了怎麼辦？」

宋超羣站在一旁，聽得那年輕文士叫劉胖子但跳無妨，心中不禁一動，也想看看對方武功是怎樣了得，放口出大言，便道：「劉朋友，既然這位老弟叫你跳，你不妨一試，他或者另有神通！」

劉胖子苦着臉，閉緊了眼睛，叫道：「跌死我了！」他一面叫，一面便向下直跳了下來。

他才一跳下，那年輕文士便「刷」的一聲，打開了摺扇。

但見那柄摺扇上，寫着四個大字「清風徐來」，劉大胖子頭上脚下，直勾勾的向下落下來，眼看就要落地，那年輕文士身形一矮，已然來到劉胖子脚下，摺扇向前一伸，便伸到了劉大胖子的脚底。

在他摺扇伸到劉胖子的脚底之際，劉胖子的雙脚已向着摺扇直踏了下來，那年輕文士身形再矮，就看到劉胖子下墮之勢，摺扇向下一沉，那一沉之際，已將胖子下沉之力卸去了一大半！

緊接着，只見他手臂一振，又將劉胖子的身軀，抬高了一尺，立即抽身後退，劉胖子的身軀在離地三四尺處落了下來，穩穩的站在地上。

劉大胖子睜開了眼，看到自己已然站定，眞如在夢中一樣。

宋超羣大聲喝采道：「好功夫，眞好功夫！」

劉大胖子摸摸後腦，仍然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宋超羣已道：「我們快走，看看他們是否到了？」

劉胖子與那年輕文士宋超羣三人，疾飛而去，轉眼間，便已掠進一條小路，失去了踪影。

＊　＊　＊

那在酒樓後巷被逼分散的年輕人，穿到了另一條小巷之中，向前飛奔而出，才一跑出，便已有四五個人，突然自牆角處轉了出來。

當先一人不是別人，正是蕭大將軍兩大侍衛之一的雲中燕舒飛虎。

那年輕人瞥見舒飛虎，就立時停了步，急得後退。

但是，他才退了一步，便聽得身後，也是一陣脚步聲，又有六七個人湧了過來，那年輕人長劍一抖，「嗖」的一聲，一劍便向前疾刺而去。

他刺的正是舒飛虎的心胸，因爲他認出舒飛虎正是蕭大將軍的兩大侍衛之一，若能戰勝舒飛虎，還可以有逃走的機會。

但是舒飛虎一見對方長劍刺出，却是長嘆一聲，道：「這等功夫，也敢冒險！」

他一面說，一面手指疾彈而出，正彈在那年輕人的劍尖之上。

那一彈，不但發出了「錚」的一聲响，而且緊接着，「嗡」一聲，那年輕人的長劍被彈得震動起來了，虎口一陣發麻，手一鬆，長劍已落在地上。

雲中燕舒飛虎踏前一步，一腳踏住了長劍，喝道：「拿下來！」

只見七八個軍官湧了過來，那年輕人勉強揮出幾拳後，就已被按下地去，立即被綑綁了起來。

舒飛虎來到了那年輕人身前，望着那年輕人，那年輕人雙手雖然被反綁，但是仍然十分神氣，一臉不屑之色，冷冷的望定了舒飛虎，默不作聲。

舒飛虎望了他一會，轉過頭去，沉聲道：「將他帶回去，帶到我的住所去，不要給劉大爺知道！」

那幾個捉住那年輕人的軍官，面上都有訝異之色，但是既然是舒飛虎的吩咐，他們也不敢違背，當下，祇聽得他們答應了一聲，便押着那年輕人向前走去，轉眼之間，便走出了巷子去。

一出巷子，便又有兩個人走了過來，那兩個人却也是一身勁服，並非軍官打扮，其中一人，拿出一個黑布頭套來，向那年輕人的頭上套下。

那年輕人還極力掙扎着不肯被他戴上頭套，但是另一個却疾然出手揑住了那年輕人的喉嚨，刹那之間，那年輕人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眼前一黑，已被黑布頭套套住了，接着，他覺得自己被推上了一輛馬車。

車聲轔轔，蹄聲得得，再加上不斷傳來吆喝之聲，那輛馬車分明是在街上疾馳而過，間中還聽到幾下鞭聲，和途人的慘叫之聲，將軍府的馬車駛過，途人避得稍遲些，便自遭殃，這是全城上下都知道的事情了。

那年輕人緊咬着牙，他和宋超羣、李秀蓮三人，本來也有密謀行刺蕭大將軍的計策，可是他們行刺的計劃，根本還沒有開始，他們就因爲救人而被將軍府的高手擒住，也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

馬車一直向前駛着，但是那年輕人却無法知道經過那幾處地方，因爲他眼前只是一片漆黑。

漸漸地，人聲靜了下來，馬車一定是到了荒僻的地方，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馬車停了，那年輕人只覺得有人在他的背上，用力一推。

他幾乎直跌出馬車外去，然而，才一跌出，就被人扶着，又向前走上了十幾級石階之後，腳下便軟了一軟，像是地上鋪着厚厚的毡子。

那年輕人一直是被人推着，身不由主的向前走。

走出了足有五六尺遠之後，才聽得在他身後，推着他的人開了口，道：「這人是行刺將軍的刺客，舒二爺吩咐，將他帶來這裡的！」

那人說了這一句話，年輕人便覺得手臂一鬆。

接着便是一陣腳步聲，分明是推他前來的人，已退了回去，四周寂靜到了極點，那年輕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更不知道還有什麼人在，他呆了片刻，突然一聲冷笑道：「弄什麼玄虛？」

像是屋中祇有他一個人似的一樣，他說了這一句話，也沒有什麼反應，可是，他雖然未聽到什麼聲音，在他鼻端嗅聞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

那年輕人陡地一呆，他立刻驚覺到，可能是有人來到了他的身前，他揚起腳來便向便踢去。

他一腳剛踢出，眼前突然一亮，黑布頭套已被人揭去。

但是他那一腳，却並未踢中什麼人，在眼前一亮之際，他首先看到的是一隻白玉似的纖手，春葱似的手指，正提着那個黑布頭套，縮了回去。

接着，他看到了那纖纖玉手的主人，是個艷色的少女，那年輕人只向那少女望了一眼，心頭便不由自主怦怦的亂跳起來，那少女也穿着一身淺色的湖藍紗衣，清雅高貴得令人有不敢逼視之感。

那年輕人連忙鎮定心神，心中暗忖，自己被雲中燕舒飛虎手下的人押來的，不論那少女看來是多麼美麗動人，那又會是什麼好人？是以他立刻對那少女，作出怒目瞪視的態度，臉上更現出不屑之神色來。

那少女的一雙妙目放射出一種十分柔和的光輝來，望定了那年輕人，漸漸地，那年輕人心中的怒意，也逐漸消失了，因爲他面對着一個神情如此溫柔的少女，實在是不應發怒的。

那少女望了那年輕人一眼，半晌，自她朱唇之中，忽然輕輕的吐出兩個字來，道：「請坐！」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他這才看到，自己在一間陳設極其華麗的書房之中，那書房中的幾張椅，全是紫檀木做的，而且鑲嵌着象牙的圖案。

年輕人立即走前兩步，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那少女一雙妙目望定了那年輕人的身上，忽然雙眉一皺，道：「你的名字是什麼？」

那年輕人昂首說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祖逸飛。」

那少女展顏一笑，顯得十分嫵媚，她來到了案前，祖逸飛也一直的望定了她，只見案上有一個繡花架，一隻竹籃，籃中放的是針線雜物之類。

那少女自竹籃之中，取出一把剪刀來，道：「是他們綁住你的手？你過來，我替你剪開繩子。」

祖逸飛的心中陡地一怔，他這時也皺起了眉，心中十分紊亂，蕭大將軍暴虐無道，民怨沸騰，不知有多少江湖義士本着替天行道的宗旨，想將他除去，但是他的護衛森嚴，是以從來沒有人成功。

倒是有不少江湖義士，因爲行刺失敗，落在他們手中，受盡折磨，最後還是難免一死，這種事，江湖上可說是無人不知的了，何以自己被擒之後竟會有這麼一個少女對自己如此之優待？

祖逸飛一想到一點，心中不禁冷笑起來。

他心想，自己反正是落在敵人手上，至多是拚一死，也比受敵人折磨的好，既然是拚一死，還有什麼好怕？是以，他立即站了起來，大踏步的向前走去

，來到少女的身前，方始站定。

那少女又是嫣然一笑道：「你轉過身才行。」

祖逸飛又是一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轉過了身軀。

當他轉過身軀的一剎那間，就聽得「察察」的兩聲响，手臂上首先一鬆，綁在他手背上的繩子本來是深深勒入他的手背之中，痛得早已麻木了。

這時，繩子被剪斷，一陣發麻的感覺了，迅速傳了開來，但祖逸飛幾乎是不能相信那是事實。可是「察察」的兩聲响，他手腕的繩子也被剪斷了。

祖逸飛的雙手忙揚了起來，陡地向前踏出一步，倏然轉過身來，那少女仍然帶着那種柔和的笑容，這倒反使祖逸飛感到極度迷惑！

他呆了一呆道：「妳……妳為什麼替我鬆綁？」

那少女道：「你反正逃不了，為什麼還要綁住你？」

祖逸飛又是一呆，他連忙四面打量了一下，只見那書房的兩個窗口洞開，窗外是個花園，林木扶疏，百花齊放，極之幽雅，在他目力所及之處，除了那少女之外，並沒有其他人！

在那剎那間，祖逸飛心頭又跳了起來，因為他想到，那是逃走的機會，他揚起了手，便轉向那少女一掌擊出，可是，他的手掌却祇向前略伸了一伸，那一掌並未曾向前擊出。

因為那時，那少女憑案而立，看來是弱不禁風，祖逸飛覺得她實在是捱不起自己的一掌，而他也不忍心出掌，將這樣的一個少女打死，是以他一收掌勢，接着便沉聲喝道：「我失陪了！」

他一面說，一面身形一閃，便向左首的窗子掠去！

祖逸飛的去勢極快，眼看他可以穿窗而出去了，突然之間，一股幽香飄到，那少女却忽然攔在窗前，祖逸飛幾乎撞在那少女身上。

祖逸飛心中陡然一凜，連忙後退，那少女一笑道：「我舒二哥沒有回來，你怎麼能走？」

祖逸飛也不出聲，陡地一個轉身，又向左首的窗口衝了過去，可是這一次，仍然和上一次一樣。他在衝到窗前還有三四尺之際，那少女也飄然而到，阻住了他的去路，使他難以穿窗而出。

祖逸飛忽站定了身子，喝道：「妳讓開！」

那少女却微笑道，搖了搖頭，祖逸飛右手飛揚，五指如鈎，倏地的向那少女的肩頭抓下去。

那少女雙眉緊蹙，搖了搖頭，突然之間，反手一掌，快疾無比，一掌已拍在祖逸飛的手腕之上。

當那少女揚起手掌來的時候，出手雖快，但是，祖逸飛如果要逃，還是可以避得開去的。

可是，在那一剎之間，祖逸飛却突然難以相信，那少女如此纖細柔和的手，會有什麼力道，是以，他呆了一呆，而就在他一呆之後，「啪」地的一聲，一掌已擊至，那一掌的力道，却是大得出奇。

祖逸飛的身軀，不由自主的向橫跌出了一步，而那少女衣袖拂起，拂向祖逸飛的胸口道：「請坐！」

那一拂，又令得祖逸飛的身軀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正好退到了一張椅子之前，坐了下來。

這時，祖逸飛不禁目定口呆，直到這時才知道，自己以為對方是個弱不禁風的少女，竟然是身懷絕學的高手！

他心中吃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少女却向他報以一笑，又來到了案前，拈起繡花架中繡起花來，祖逸飛實在被弄得啼笑皆非，大聲道：「妳想怎麼樣？」

那少女頭也不抬，只是專心在綉花作女紅，道：「我不知道，要等舒二哥回來，問他才知道！」

祖逸飛還想說什麼時，只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隨着那一陣脚步聲傳來的是兩個人爭吵的聲音，祖逸飛一聽便聽出那兩個人是誰，一個是列天虹，另一個是雲中燕舒飛虎，列天虹的嗓門極大，而且聽得出他十分憤怒，正在喝罵雲中燕舒飛虎：「既然已擒住了一人，為什麼不讓我知道，那是為何？」

舒飛虎淡然的笑着回答：「列大哥，我們也是學武之士，這些人全是江湖上的豪傑，不怕死的好漢，我們自當敬他們三分！」

列天虹聲音更怒道：「你這話可是反叛得很！」

舒飛虎嘆了一口氣，沒有說什麼，兩人已一起跨了進來，祖逸飛轉頭看去，只見列天虹憤怒得青筋暴現，但列天虹一走進來，看到了那少女，却立時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道：「柳姑娘好！」

那少女點了點頭道：「列大哥好！」

列天虹轉過頭來，一眼看到了祖逸飛，便整個人疾跳了起來，道：「是誰將他鬆了綁？」

那少女道：「是我，反正他走不了，何必綁他？」

列天虹對那少女是十分忌憚，忙道：「是！」他一面說，一面抬起頭來，道：「我剛才見過將軍，將軍吩咐說，這干人聯羣結黨，又未曾全部落網，得好好的審一審，是誰所指示的。」

舒飛虎皺起眉頭道：「其實將軍外有我們兩人，內有柳姑娘，什麼人能對他下手？其實也不必太緊張了！」

列天虹盯住舒飛虎道：「你難道敢違抗將軍命令？」

舒飛虎無可奈何的笑了起來，道：「列大哥，言重了！」

列天虹大踏步來到祖逸飛的身前，祖逸飛霍地站了起來，列天虹揚手一掌已向祖逸飛拍出，祖逸飛身軀一側，沒法避得過去，列天虹那一掌，擊得祖逸飛身形一個踉蹌，向門外直跌了出去。

列天虹一步趕了過去，已抓住了祖逸飛的手腕，推着他向外便走，舒飛虎背負着雙手，左踱來右踱去，從他的神態看來，他的心中像是十分之不安。

而那少女仍然是低着頭，在一針一針的繡着花兒。

＊　＊　＊

石牢中極其黑暗，有一股令人作嘔的腐臭之氣味，中人欲嘔，祖逸飛被列天虹押着，直推進石牢之中，一個踉蹌，跌在石牢地上，緊接着「砰」的一聲響，石牢的大門，便已經緊緊的關上了。

祖逸飛還未爬起身來，便聽到女旋風李秀蓮的轟笑聲道：「好啊，小祖，你也被他們抓來了麼?」

祖逸飛抬頭看去，只見石牢中除了自己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女旋風李秀蓮，還有一個正是那黑大漢，看他們兩人的樣子，像是根本不在乎！

祖逸飛站了起身叫道：「師姐，宋大哥呢?」

李秀蓮搖頭道：「不知道，我知道姓雷的大傻瓜，未出廚房便已被擒，又怎知宋大哥的去向?」

那黑大漢叫了起來道：「爲何叫我大傻瓜?」

女旋風李秀蓮一瞪眼色：「你不自量力，一個人想行刺那蕭大將軍，不是大傻瓜是什麼?」

那黑大漢給李秀蓮反問得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祖逸飛看見了這等情形實在想笑，可是在那樣的處境中，却又實在笑不出來，他只道：「原來這位朋友是姓雷的!」

那黑大漢還未回答，李秀蓮搶着說：「別看他是大傻瓜，他是雙飛斧雷風!」

祖逸飛「啊」的一聲，他突然叫了起來，倒不是因爲雙飛斧雷風這名頭駭人，而是因爲，由於這個名字，祖逸飛想起來了一件大事來。

他望定了雷風，雷風見他望得出奇，便向自己身上看了一看，他身上仍然是滿身血汚，他咧咀笑道：「我受了些輕傷，但是却不要緊，是死不了的!」

祖逸飛皺眉，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態，像是有甚麼極其嚴重的話要說，但終於未曾說出口。

李秀蓮在一旁，見了這等情形，已然不耐煩的道：「小祖，你吞吞吐吐究竟想說些什麼?」

祖逸飛道：「雷兄，你爲何要刺殺蕭大將軍，願聞其詳，可否坦白告知?」

雷風大聲道：「國仇!家恨!」

他這四個字大聲的說了出來，語聲鏗鏘，當眞是令人血脈沸騰，祖逸飛立即道：「國仇?」

雷風道：「你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蕭懷雅數次奉旨出征，但是他私通外邦，將我大好山河，割給胡虜，這等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怎能不殺?」

祖逸飛又問道：「家恨呢?」

雷風那樣的粗漢子在祖逸飛問到了這一個問題之際，居然也是怔了一怔，並不立即回答，因此可見得，這件事，實是極其嚴重，不然，他斷然不會如此的!

李秀蓮瞪着雷風罵道：「他媽的你是啞了嗎?」

雷風大叫道：「蕭懷雅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祖逸飛身軀一震，他立時向女旋風李秀蓮望了一眼，道：「師姐，你明白了麼?」

可是女旋風李秀蓮却瞪大了眼道：「我明白了什麼?」

祖逸飛還想再說什麼時，只聽得「砰」的一聲響，石牢的門，又被打開了，一人大踏步走進來，那正是烈日魔龍列天虹，他手中提着一條軟鞭。

跟在列天虹身後的，約有七八個人，那七八個人的身手都極其矯捷，才一進石牢便四下散開，將李秀蓮三人圍在中心，看他們的動作，便可知道全是一等一的高手。

而當他們圍住了那三個人，貼牆站定之後，一抖手，也各自在腰際，撤下了一條長長的軟鞭來。

一時之間，連列天虹在內，共是九條軟鞭在抖動着，發出「啪啪」的聲響，在地牢中聽來，格外是驚心動魄的。

李秀蓮、祖逸飛和雷風三人，一看這等情形不對，站了起來，於是三人背靠着背而立，只聽列天虹嘿嘿冷笑，「叭」地一鞭，抽在石牢的地上。

他那一鞭過後，大麻石上立刻起了一道白印子，由此可見，他這一鞭之力道如何沉猛。

女旋風李秀蓮道：「別在裝腔作勢，誰受你嚇?」

列天虹冷冷地道：「我這九龍的威名，你也聽過?」

祖逸飛等三人，緩緩的吸了一口氣，「九龍神鞭陣」的威名，他們自然是明白的，而且，他們也知道，以列天虹爲首，聯同八大高手練成的鞭陣，天下獨步，還沒有人能敵得過它。

列天虹又厲聲道：「現在，我問一句，你們答一句!」

列天虹要問什麼，根本還未曾出口，但是女旋風李秀蓮和雷風二人，已大叫起來道：「我們什麼也不會說!」

列天虹望着祖逸飛，軟鞭輕輕的一抖道：「你呢?」

他那樣問祖逸飛，顯然是以爲祖逸飛不如女旋風李秀蓮和雷風兩人的那麼强硬，容易屈服的原故。

列天虹却不知道，祖逸飛外表看來溫和文雅，但如論性格之剛强，決不在女旋風及雙飛斧雷風兩人之下，只不過他不如兩人之魯莽而已，當下，他微微一笑道：「當然不說，你白費氣力了!」

列天虹面色一沉，厲聲喝道：「好，先讓你們嚐嚐點滋味!」

他一個「味」字才出口，手中的軟鞭抖起，已經向着他們三人揮鞭而下。

李秀蓮等三人本來是背靠背而立的，他們手中全都沒有兵刃，列天虹那一鞭下來，他們三人的身形立時散了開來，女旋風與祖逸飛兩人沒有受傷，行動自然來得快疾。

但是雙飛斧雷風在行刺大將軍之際，大腿上受了重傷，雖然他可以挺得住，但在一步向外跨出之際，身形不免一個踉蹌向前仆了一仆，也就在這時，列天虹的軟鞭已如同毒蛇似的疾掃了過來，「叭」地一聲，正抽在雷風身上，雷風一聲怪叫，着地便滾。

（未完・一）



上文提要：

身爲龍鳳堂總堂主的孫玉鳳寄身於青樓中就是爲了便於探聽消息，又可掩飾其身份，並得到心上人狄雲答允爲她找尋殺父仇人；玉鳳有感於春花、秋月二婢亦鍾情於狄雲，且情同姊妹，遂替愛郎納妾，狄雲享盡溫柔；經玉鳳引見，狄雲替孫夫人運氣打通其因練九玄眞功而淤塞的經脈。在前赴洛陽正義山莊途中，狄雲遇上一女扮男裝的儒生……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武林大血案

選擧賢能滅邪惡　易容難辨憑眼神

衆人上前看過，大吃一驚，因松針輕如無物，脆弱易斷，這人竟然能作暗器施發，如鋼針般入肉盈寸，這份功力實令人瞠目結舌。

林四海向右側箭步處一松林拱手道：「何方高人暗中相助，容在下拜見。」毫無回音。

酒丐道：「不用費心了，人家若是願意現身，早就出來了。想不到十多年不出山，江湖中竟然出現如此高手！」以松針在數十丈外打穴，認穴準確，不帶風聲，這份身手使這絕頂高手酒丐也驚駭不已。

酒丐續揚聲道：「閣下既然不願現身，老兒也不勉强了，他日有緣，再行答謝三杯。」這老兒端的是口不離酒。

只見松林中閃出一條白影，如一縷輕煙般向山下逸去，身法之快，簡直沒有人能看出容貌身形。

白影消逝的方向傳來一陣清朗笑聲，跟着，衆人耳畔响起清徹的聲音道：「三杯不夠，在下一喝便是三罎。老酒鬼，記在你老帳上了。下次記着會帳。」

酒丐大叫道：「是狄雲這小子！松針打穴，千里傳音，好傢伙，你這混賬小子這身功夫是如何練的。」

慕容珊珊也聽出是狄雲的聲音，心裏大爲驚喜，當日在開封相國寺，她只是被狄雲那翩翩風度，蕭洒倜儻的外表吸引着，做夢也沒想到他竟然有此絕世武功。一縷芳心，即時緊隨狄雲而去。

＊　＊　＊

白秀嵐與聶小鳳聽聞來人竟然是他們的總堂主狄雲時，也不禁大吃一驚，心裏也有着說不出的興奮。

他們想起日前當孫玉鳳告訴他們狄雲已出任總堂主之時，心裏不是味兒，心想副總堂主太看重狄雲了，區區一介花花公子，雖曾打敗西門俊等人，武功也不一定高到那處去。如今眼見狄雲神奇武功，不禁暗暗佩服玉鳳慧眼，也爲龍鳳堂得獲明主高興。

聶小鳳口中一快，衝口道：「原來是總……」白秀嵐急忙打斷道：「不知這些人是何方人馬？莫非是正義門中人？」

丐幫幫主道：「很有可能。據日前黑衣幫皇甫幫主所說，正義門中人正是如此打扮，藍衫人似是身份不低，不如看看他是誰。」

林四海上前揭開那業已昏厥的藍衣人面巾，大吃一驚道：「想不到竟然是他，俠名四播的湘西劍客也投身正義門，簡直不可思議！」

林四海扶起湘西劍客，手按背心，輸入一口眞氣。只見湘西劍客徐徐張開眼，但他目睹眼前情況，面色大變，隨即銀牙一咬，轉瞬便七孔流血，倒地身亡。

酒丐搖首道：「他牙裏藏有劇毒，這些人的主腦端的是狠辣手段。」

這時，丐幫中一名高手叫道：「怎麼這些人也死了？」

衆人立即一看，只見那些灰衣大漢全都眼中流血，氣息全無，業已斃命。

酒丐從其中一人身上拔出松針，仔細觀看，並放在鼻前一聞，大惑道：「松

針只是就地取材，並沒上毒，這些人又是怎樣死的？」

慕容珊珊接口道：「珊兒聽家祖說過，武林中有一絕傳手法，當在人身上施下禁制後，這人若穴道被制，超過一段時間便會目中流血而死，另外，若和人解穴，亦需有特別手法，不然亦會同樣死去，目前情形頗爲類似，不知是否這惡毒手法呢？」

酒丐道：「應該是了，老兒也曾聽聞有這種手法，但已絕傳很久，有誰會懂得施用呢？這些人的主腦又是誰？」

慕容珊珊道：「如能查出誰能懂得使用這手法，正義門門主是誰便不難查出了。」

酒丐怪眼一瞪，笑道：「這還用妳這娃兒來說！」衆人不禁大笑。

丐幫幫主道：「師叔，小姪聽聞金陵城內贖罪堂主獨孤大夫對武林各獨門手法瞭如指掌，亦通曉解救之法，也許他會知道誰人懂得使用這手法。只不過獨孤大夫這人脾性古怪，不知肯否說出來。」

酒丐道：「這不失爲追查線索，速查！」

白秀嵐道：「在下離開金陵時，獨孤大夫已不在金陵，據說是往關外採藥，非一年半載不歸。不過，亦可試向孫三總管探問，也許能查出一點頭緒來，孫總管這人亦比獨孤大夫較易說話。敝堂在金陵人面尚廣，這事不如交與敝堂代勞吧。」

酒丐道：「這樣便拜託你了。」轉向林四海道：「老兒酒蟲蠢蠢欲動，快命人張羅酒肉，待老兒和他們暢飲數杯。」

衆人走進廢祠裡坐下，兩名丐幫弟子則下山找尋酒、食。

白秀嵐問道：「不知幫主是如何與那些人衝突起來的呢？」

林四海道：「敝幫鑑於距離端午之期尚有數天，不想過早打擾正義山莊，便借此廢祠立脚，那知剛住下只一日，那批人便來到，一言未發便向敝幫襲擊，幸好白堂主及時來到，不然後果不堪想像。」

白秀嵐道：「在下因久仰翠雲峯風光如畫，意欲登峯一遊，那知半途聽到打鬥聲，便循聲到來。」

慕容珊珊插口道：「竟然這麼巧，我們也是上山遊覽的，聽了打鬥聲才趕來，白堂主、聶堂主，稍後不如一同上峯頂看看好嗎？」

白秀嵐笑道：「那有不好之理？看公子劍法高明，似是姑蘇慕容世家之遊龍劍法，不知公子與慕容醅兄是如何稱呼呢？」

慕容珊珊恭敬地道：「白堂主過奬了，堂主所提，正是家父，晚輩慕容珊珊，因貪方便，所以才作男裝打扮。」

酒丐道：「如果那批人是正義門中人的話，老兒認爲他們斷不會只對付我們丐幫，這數日中，難保他們不襲擊其他前來參加武林大會的同道。四海，稍後你不如派弟子通知正義山莊此事，也順道知會其他門派，使他們有所防範。」

林四海道：「師叔說的是，待飯後弟子便派人下山辦理此事。依弟子之見，不如把洛陽分舵的人手也調來這裏，以免實力分散，師叔意下如何？」

酒丐道：「這也好，集中力量，不怕敵人個別擊破。四海，你是幫主，一切你看着辦便行了，不必請示我，屆時如有錯漏，老兒自會提醒你的。」

乾坤一丐林四海向白秀嵐道：「白兄，貴堂可知會有那些人來參加這洛陽大會呢？」邙山廢祠禦敵，使丐幫和龍鳳堂的關係加深了不少，乾坤一丐和白秀嵐二人從此成爲莫逆之交，此乃後話不提。

「林兄，據敝堂得來的消息，各大門派對今次正義門事件非常重視，不但各門派都有代表前來，而且來的全是各派中身份極高，擧足輕重的人物。傳聞久已不露面的少林寺碩果僅存長老，法緣大師亦因此事出山，連少林也如此緊張，其他門派可想而知了。」

乾坤一丐點頭道：「敝幫也如此聽聞。依在下推測，除了楓葉山莊、公孫世家、東方世家及鐵劍門不會公開露面外，天下武林實已齊集洛陽，這場熱鬧，百年難逢，但願不要發生甚麼事故才好！」

白秀嵐道：「正義門不會這麼愚蠢，胆敢與整個武林爲敵的，黑衣幫被毀之事，他們也不敢公開承認，可見他們實力並不足與整個武林作對，只怕他們暗中搗亂，並向個別門派偷襲，削弱正派人士實力。且看屆時大會有甚麼良策吧！」

忽然，酒丐似是想起甚麼，向慕容珊珊道：「是了，珊丫頭，這麼大的事，妳爹不親身來，也應派多幾個家中高手，怎麼只派了妳這少不更事的丫頭單身前來，莫非酒喝多了？」

慕容珊珊臉上一紅，說道：「不是爹差使珊兒來的，爹和三位叔叔十天前已出門，前往太原邀同南宮伯伯一同往洛陽。珊兒是趁爹不在家，偷偷跑出來看熱鬧的。」

酒丐怪眼一轉，道：「原來如此，老兒還道妳爹這樣糊塗。江湖已開始大亂，妳這娃兒還敢單身一人到處亂跑，老兒看妳爹也應早日給妳找個婆家，嫁了出去，免得日後麻煩多多。」

慕容珊珊滿面通紅，嬌嗔道：「爲老不尊，不和你說。」便跑去纏着聶小鳳，要她指點幾手暗器手法。

這時，丐幫弟子亦已捉了數隻野兔、山雞回來，正在拔毛清洗，生火燒烤。一名弟子捧了一罎美酒，來到酒丐身前。酒丐急忙接過，拍開泥封，便仰頭大喝。

飲飽食醉後，慕容珊珊拉了龍鳳堂中人便往翠雲峯上跑，丐幫中人亦各自辦事去了。

酒丐則數杯到肚之後，早已倒頭大睡。

* * *

洛陽，曾作中國歷朝京都達九百多年，唐朝時孔穎達曾稱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澠崤，據關河之勝。」洛陽之

富庶繁榮，不問而知。

正義山莊，位於洛陽城南約三十里，座落伊水之側，傍河而建，佔地極廣，峻宇雕牆，紅樓綠瓦，莊內遍植奇花異卉，適逢牡丹盛開，更使正義山莊有一種富麗堂皇、高貴逼人的感覺。

這日正是端午節，莊內廣場上坐滿了從四方八面擁來的武林人士，筵開百席，到來參加武林大會的人竟達千人之多。

賓客中，有各門主腦，有各派掌門，有各幫會的代表，亦有無門無派的高手，更有綠林道上草莽英雄，其中最令人注意的自是當今武林中舉足輕重的少林寺主持悟因大師、武當派掌門人玄道長、峨嵋派掌門人靜非師太、華山派掌門人華雲龍、青城派當今掌門的兩位師叔青城二老、丐幫幫主乾坤一丐、慕容世家家主慕容酩、南宮世家家主南宮博及當日主人正義山莊正副莊主柴天正、柴天義昆仲，更令人側目的是已多年未露面的丐幫長老酒丐竟然與同時失踪的酒僧七戒大師也在座中。至於坐在少林方丈悟因大師身側的古稀老僧則無人認識，但見悟因大師對之執禮甚恭，身份自是不低。今日之會，可算精英雲集，極一時之盛。

正義山莊莊主柴天正，五十多歲的年紀，烏髮黑鬚，濃眉大眼，雙目精光四射，威嚴逼人。柴天正為人急公好義，嫉惡如仇，自三十多年前仗着一柄九環金刀行走江湖以來，罕逢敵手，死在刀下的江湖宵小不計其數。

柴天正年輕時風度翩翩，氣宇軒昂，多少少女曾為之傾倒，芳心暗投，然柴天正却毫不動情，拒人於千里之外；後來却突然與一梅姓女子成親，定居洛陽，不問江湖中事。

正義山莊初時原名落霞山莊，黃山血案後，柴天正胞弟柴天義亦厭倦江湖生涯，到洛陽投奔乃兄，落霞山莊自那時起易名正義山莊，取其兄弟名字各一。

不久後，柴天正重作馮婦，插手過問江湖不平之事，兄弟倆終日東奔西跑，為武林人士主持公道，自此兄弟二人俠名日益遠播，使正義山莊之聲譽蒸蒸日上，前來投靠之武林人士不絕於途，使正義山莊之實力大有凌駕於其它門派之上。

午時剛至，柴天正站了起來，向四周羣雄略一拱手，揚聲道：「承蒙各位武林先進，江湖同道，於百忙中抽身前來敝莊，老朽不勝榮幸，僅以水酒一杯向各位致謝，老朽在此先敬了。」拿起酒杯，一飲而盡。在座羣雄掌聲雷動，紛紛回敬。

柴天正續道：「老朽兄弟今次邀請各位前來敝莊之意，想各位早已知曉。事緣數月前楓葉山莊、鐵劍堡、東方世家及公孫世家等同時宣稱加盟正義門，此事原屬別人門派中私事，我輩武林中人實無權干預，故當時敝莊除聲明正義門與正義山莊毫無關連，以正視聽外，只能暗中密切注意該門動向，查看有否危害武林之跡象。不久，黑衣幫於太行山的總壇及金陵分舵分別被毀，幫中弟子，死亡數百。事發後，皇甫幫主親自通知老朽，說乃是正義門所為，隨即離去，意欲通知其它門派，提高警覺，至今下落不明。其後，分別有其他較小的門派慘遭滅門之禍。老朽見事關重大，故函邀各位前來敝莊，共謀對策。各位同道如有高見，請提出來共同商討。」

本是鴉雀無聲的在座羣雄登時議論紛紛，意見此起彼落，但少林、武當等各大派及慕容世家、南宮世家、丐幫、龍鳳堂等人却保持緘默，靜坐沉思。

片刻後，未發一言的丐幫幫主乾坤一丐道：「敝幫日前亦曾遭受不明來歷的敵人襲擊，如這批身份不明的人確是正義門中人的話，正義門的實力實不可思議，任何門派如單獨與之抗衡，定遭重大損傷。老叫化認為當務之急，應先行保障本身門派安全，進而找出眞憑實據，證明正義門危害武林，圖謀不軌，那時，我們便可聯合聲討，不知柴莊主有何意見？」

柴天正道：「林幫主所言極之有理，雖然日前所發生之事故，所有跡象均顯示乃正義門所為，我等仍缺乏確實證據，師出無名，徒惹口實。只是，林幫主既然認為對方實力凌駕任何門派，各門派又應如何自保呢？」

乾坤一丐道：「老叫化認為各門派應先行聯絡鄰近同道，攜手禦敵，守望相助，互相呼應。任何門派如有事故，鄰近門派盟友便即馳援，如此當比單獨抗敵為佳。」

這時，南宮世家主人南宮博也發表意見道：「在下甚同意林幫主的說法，分區聯防的辦法應是可行，然而細則仍須詳細討論，只因對方並非光明正大地向個別門派宣戰，只是暗中偷襲，如只能在某門派遇襲時方趕往增援，時間上很可能略遲。故鄙意認為，我們大可依據地形環境，組織成若干盟區，每區分選一名盟主，負責統籌、聯絡等事項，並在各區內廣設眼線，密切注意區內來歷不明人仕，防患於未然。除各分區盟主外，當另行選出一位德高望重的總盟主，負責一切應付正義門之事，包括調查該門罪行、搜集證據、監視該門現有分壇動向，並策劃所有聲討行動。當然，此盟主純粹為對抗正義門野心而設，除有關對抗正義門之事項外，其它一切命令，各同道毋須遵從，一旦此事了結，所有聯盟一概取消，未知各位同道意下如何？」

在座羣雄均齊聲贊同。柴天正輕咳一聲道：「南宮兄高瞻遠矚，所言極之有理，天下武林合盟，區區一個正義門，料也不能作惡妄為。只是總盟主之位，責任重大，事務繁多，愚見認為可設兩位副總盟主之職，從旁協助。若然各位同道別無異議的話，便請先進酒食，待飯後方討論分區聯盟細則以及推舉分區盟主、副總盟主及總盟主。」隨即吩咐下人送上酒菜。

酒醉飯飽後，柴天正站起來，道：「各位同道，酒微菜薄，不周之處，尚請見諒。現在，且先行討論分區聯盟之事

項。這次中原武林各門各派成立同盟共抗強敵，雖云是各門派中事，但老朽大胆地說一句，各門派亦與老朽一般，非常誠意地邀請各無門無派，隻身闖江湖的各方英雄加入成為盟中一份子，這類盟友可選擇依附任何一區或直接協助總盟主和副盟主，因敵人實力深不可測，本盟極需各位鼎力幫助。在座各位，如決定參加本盟者，便請留下，其餘同道，若未能即時決定者，可請先回，他日願意參加時，再行向總盟主申請加入。各位同道，請便！」柴天正英明果斷，領袖才華表露無遺，盛名果非倖倖得來。

座中，有只來趁熱鬧的、有須請示門派中長老的、有自認閒雲野鶴、不願意受約束的，亦有認為本身目標太小，不會成為正義門攻擊對象，而希望獨善其身的；這些人紛紛告辭而去，即時廣場中只餘下三百人左右。

當下，選舉隨即開始，丐幫與龍鳳堂均表示因無固定總壇，拒絕接受提名，因此順理成章地，少林、武當、峨嵋、華山、青城、南宮世家、慕容世家等分別被選為八大區盟主，少林寺悟因大師衆望所歸，獲選為總盟主，兩副手則由柴天正及南宮博担任。

丐幫弟子遍佈天下，龍鳳堂門下亦深入各階層。因此，打探消息，聯絡各區，及監視正義門的重責便落在這兩門身上。

少林掌門悟因大師道：「阿彌陀佛，目前須急辦的事有兩，其一是先鞏固自己，其二是搜集正義門犯罪證據，貧僧認為這兩件事可同時進行，首先，各盟主請與本身區內盟友，根據區內情況研究如何彼此照應，聯絡辦法，及分配其他工作。至於搜集證據方面，貧僧希望各無門無派之盟友會同南宮施主進行調查。至於正義山莊暫作總聯絡處，各方面所收集的消息均傳到這裏，待得到進一步消息時，再行研究採取適當之行動。」

各門派中人便即分區會商，當釐定各項細則後便相繼離去，只餘下十多名無門派人士及各盟主門中隨來之高手。無門無派的盟友本有四十多人，但一部份與個別門派相熟，均加入該門派所屬區域，只餘一少部份參與追查正義門罪證行動。各人均同意搜集證據，必須暗中進行，切忌與正義門衝突，南宮博並囑咐各人密切打探黑衣幫各主要人物下落，因為皇甫華失踪後，各堂副堂主亦下落不明，設於各地之分舵因避正義門的鋒芒，亦早由明轉暗。江湖中已很久沒有黑衣幫弟子的踪影。

黑衣幫是正義門成立後首當其衝的門派，亦只有他們曾與正義門正面衝突，故如能找到黑衣幫首腦的話，當可對正義門有多些認識。柴天正雖曾與皇甫華見面，但他說當日皇甫華只透露在金陵分舵被毀後，曾接正義門警告信，只是楓葉山莊却含糊其詞，不肯承認是他們所為，衝突一番後便離去，其後才發覺太行山總壇已毀於一旦。而皇甫華幫主亦未能提出當日所接到之正義門警告信。衆人皆明白黑衣幫絕不會自毀基業來誣告正義門。但亦不能以此來指證正義門，找尋黑衣幫中人只是希望對詳細過程有所明瞭，對正義門多一分了解而已。

丐幫雖也曾與一批神秘人交手，但這批人不但由始至終未發一言，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明，亦沒有一人隸屬正義門四大外壇，故對指證正義門方面亦毫無幫助。各人均對此項任務感到棘手，只好盡力而為，四出查探，希望能有意外收穫。

* * *

酒丐並沒有與丐幫中人隨同，却與酒僧、慕容世家、南宮世家等人於一客棧中喝酒暢談。

慕容醅對酒丐道：「小女蒙你老人家沿途照顧，小侄謹此謝過。」

酒丐怪眼一瞪：「你那寶貝女兒一路上麻煩多多，令老頭兒頭也痛了，喝你幾杯也不算過份。只是嘛，沿途照顧這句話，老兒却不敢當，想起她那後台靠山，老兒頭也大了。」他想起狄雲喝酒時那狠勁，登時頭痛。

慕容醅奇怪地望着女兒道：「妳那來的後台靠山？」

慕容珊珊紅霞滿臉道：「爹莫聽他老人家胡說八道，女兒只不過比他老人家認識他早一個時辰吧！」

慕容醅看見女兒嬌羞神態，心裏明白了幾分，心裏想着：「這寶貝女兒平日眼高於頂，多少世家公子也不放在眼內，到底是誰被她看上了？」當下便問道：「他？他是誰？」

酒丐搶着答道：「老兒來答吧！他這小子說起話來溫文爾雅，但又豪放酒脫，不像你這般酸溜溜；他喝起酒來嚇人一跳，但又點滴不浪費，不像你老是賣弄內功，弄到滿地酒漬；打起架來，乖乖的，老兒也不知甚麼說才好。」

慕容醅道：「你老還沒說出他是誰呢？」

酒丐道：「這小子和老兒喝了五、六罈酒，却沒有告訴老兒姓甚名誰。只是你那寶貝女兒却說他叫狄雲。」隨着便把開封相遇兩人和北邙所發生事件一一說出來。

慕容醅道：「小侄還道狄雲只是個不務正業的花花公子，如此說來，他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慕容珊珊突然間好像想起了甚麼，從懷中掏出一白色方帕來，道：「爹，珊兒差點忘記了，你看看這是甚麼，女兒不大明白。」

慕容醅接過方帕，只見上面寫着：「游龍者，當如雲中龍。東雲一鱗，西雲一爪；若隱若現，如虛如幻，不可捉摸，如行雲，如流水也。過於輕靈則以蛇，過度凌厲則類蛟。莫如陸上蛇、海中蛟也。」下款則畫了一片雲。

慕容醅眼中一亮，手指上下比劃一番，喃喃道：「東鱗西爪，如行雲，如流水。是了，我怎麼想不到？」大喜道：「珊兒，其實妳早已知道是甚麼的了，只是借故給爹看吧，對嗎？人家已解釋這麼清楚，妳還不明白，那當眞白費別人一番好意了。」

慕容珊珊辯道：「女兒雖知道上面說的是甚麼，但怎知他說得對不對，多年來，女兒都是依爹的意思去練，怎能聽別人一句話便改？」其實，她已偷偷的跟隨方帕上的意見去演練。

慕容醅感慨萬千道：「妳爺爺和爹爹多年來總覺得游龍劍法有美中不足之處，但始終想不到何處不妥，如今茅塞頓開，多年心事竟然得到解答，當可浮一大白了。這方帕是誰給妳的？」

慕容珊珊答道：「女兒也不知道是誰給我的。這方帕是在往洛陽途中在包袱裏見到的，也不知是甚麼時候放在裏面。」

酒丐呵呵大笑道：「除了狄雲那混賬小子，還有誰？」

在旁久未發言的南宮博道：「如此看來，狄雲應也到了洛陽，但爲何不見他出現在正義山莊呢？」

慕容醅道：「狄雲沒有現身，反使小弟覺得他是有爲而來。」

慕容珊珊問道：「爹何以有此一說呢？」

慕容醅微笑道：「傻丫頭，狄雲這數年來終日在秦淮河上倚紅偎翠，却不在別處走動，如今竟突然離開金陵來到洛陽，若是他現身武林大會的話，也可說是趁熱鬧而來。但他却影踪全無，妳說他來洛陽作甚，難道只是來遊山玩水嗎？」

慕容珊珊道：「但他曾說不是江湖中人，對武林是非毫無興趣的！」

慕容醅笑道：「如妳多些出來走動便不會如此說了。試想一想，人家和妳只不過是萍水相逢，難道剛相識便甚麼也和妳說嗎？」

酒丐道：「這小子若眞的不願插手江湖是非，在北邙也不會出手了。他不願露面，必有深意。依老兒看，我們不妨保持緘默，不可和別人提及狄雲之事，以免妨礙這小子的計劃。只是，珊丫頭，據老兒之徒子徒孫說，這小子風流成性，紅粉知己遍金陵，妳的心意，不一定順利呢！」

慕容珊珊臉上微紅，不依道：「我那來甚麼心意，你不要胡說八道！」

慕容醅道：「武林大會已然結束，我們也沒有留在洛陽的必要，還是先回姑蘇再作打算吧。爹他老人家掛念兩位得很，今次兩位老人家去到姑蘇，爹定跟你倆喝個痛快！」

酒僧由始至終也未發一言，當日在司空無愧手下撿回了性命，再經十多年的隱居，把這原是遊戲三昧的七戒大師改變成爲另一個人，酒雖然是喝得那麼多，但人已養成沉默寡言的習慣，昔日不修邊幅，醉酒和尚的味道半點也無存。只見他略一頷首，便站了起來。

南宮博道：「旣然如此，小弟也先回太原，分配人手追查正義門之罪證。若有進一步發展，小弟再與慕容兄聯絡。」

一行人結了賬，便分別離開洛陽回姑蘇及太原。

* * *

這時，洛陽城中一密室裏，一個身穿錦袍，木無表情的老者正對四名身穿青袍的老者道：「北邙山上損失人手不少，再加上各門派提高警覺，令本座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把行動押後。最使本座不解的是，這次派出對付丐幫的高手不少，雖然對手突然多了那酒丐老匹夫和龍鳳堂等人，亦應足可應付，斷不會全軍盡墨，你等可查出原因何在？」

一青袍老者回答道：「稟門主，據監視山道的眼線回報，當日只有龍鳳堂一行人與酒丐偕同另一青年上山，除此別無他人。屬下因認爲人手足夠，故未加派人手，請門主恕罪。詳細情形，因我方人手全數陣亡，暫未能知曉，屬下已派人在丐幫中查探。」

錦袍老者問道：「那青年是否在江湖大會中坐在慕容醅身側那個？」

青袍老者答道：「正是那青年。」

錦袍老者道：「她只是慕容醅的女兒，武功只是普通，莫非那酒鬼在這十多年間練成了甚麼絕世武功？楓葉山莊前的黑衣幪面人是誰，可查問出來沒有？」

另一青袍老者答道：「回稟門主，屬下已拷問皇甫華多次，這老匹夫誓死也不肯透露，只說他也不知道。」

錦袍老者道：「這人能一招便擊傷歐陽護法和西門英，武功之高，實不可忽視，你們定要盡快查出此人身份。他既然幪面行事，定非無名之輩。此人不除，對本門大業影响極大。」隨着對另一青袍老者道：「史堂主，各無門派的人仕可派人監視行踪？」

史堂主回答道：「回稟門主，每人之行踪均在本門嚴密注視下。」

錦袍老者道：「傳令下去，此批人一旦離開洛陽城百里範圍，便立即擊殺，一個不留。另外通知鐵劍壇，馬上盡遣壇中人手，秘密前赴姑蘇，於本月十五日子夜進襲慕容世家。」

史堂主詫異道：「門主，本月十五日才發動？屆時恐怕慕容醅等人已回返姑蘇。對方已實施區域聯防，加上慕容醅本身實力，還有酒丐和酒僧兩人，屬下只怕單憑鐵劍壇的現有實力，不足以勝任。屬下是否可從別處分壇或總壇抽調人手以加强實力，或是提早行動？」

錦袍老者道：「絕不可以！從別處抽調人手或提早攻擊均會破壞全盤計劃。本座也清楚單憑鐵劍壇實力不足毀滅慕容世家，反能使鐵劍壇損兵折將。要成大業，些微犧牲在所不免，本座自有主張，你只管傳令照辦便行，不得有誤。還有，通知他們行事時，切記幪面。」

錦袍老者續向首先出聲的青衣老者道：「石堂主，你稍後把皇甫華秘密押往楓葉山莊，並把你堂中高手全駐該處，到達後便放出消息，看能否把那黑衣客引來；至少也可以引來黑衣幫餘孽送死。本座會另派聖僧和天師兩供奉助你一臂之力。記着，皇甫華萬萬不能被人救去。動身前，先給他灌下「忘憂草汁」，必要時，把他殺掉亦可。如有閃失，你可得準備接受處分。清楚沒有？」

石堂主答道：「屬下清楚，請門主放心，有聖僧及天師兩供奉相助，屬下保證對方來一對便擒一雙。」

* * *

狄雲舒適地坐在浴盆裏，春花和秋月兩美妾，一個輕輕的為他擦背，另一個在剝着從嶺南快馬運來的冰鎮荔枝，一顆一顆的送進他口裏。玉鳳則坐在不遠處，笑盈盈的望着他。

狄雲仔細的看了看玉鳳，笑道：「玉鳳，從妳的眼神看來，妳的九玄眞功應是大有進展了，是嗎？」

玉鳳道：「是的，相公。賤妾之九玄眞功已順利進入第八層境界，最近以來眞氣運行舒暢，令人有飄飄然的感覺。不知這是否好的象徵呢？」

狄雲道：「恭喜妳了，玉鳳。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如無意外，妳應可在三個月內進入第九層。只是妳要緊記，玄門心法與普通內家心法有所不同，需順其自然，不可強求。玄關幽鍵，感而遂通。在適當時候，我會助妳一臂之力的。」

玉鳳聽說在三個月內可進入第九層階段，大喜道：「賤妾多謝相公。」

狄雲跟着對春花、秋月兩人道：「妳倆的武功練成怎麼樣了？妳們不要小看我傳給妳倆的內功心法，我雖然沒有告訴妳們心法的名稱，但這心法比九玄眞功毫不遜色，以妳倆的天資，他日成就絕不會比玉鳳低，妳倆可有照我的話去練？」

春花剛剝好一顆荔枝往狄雲口裏送，首先答道：「婢子自從月前得少爺打通奇經八脈後，再依少爺所傳心法練功，現在功力已精進很多了。至於少爺所授步法，婢子和姐已練得非常純熟，運用自如了。」

秋月在狄雲背上輕輕捏了一下，道：「少爺是曠代奇人，傳給婢子的無一不是絕世神功，婢子怎敢小看呢？少爺還有甚麼可傳給小姐和婢子的？最好是劍法或指法之類。光靠奇妙身法躲避總嫌不夠味道似的。」

狄雲笑道：「女兒家終日舞刀弄劍有甚麼好？我便傳授妳們三人一套『拈花手』吧，有掌法亦有指法，使出來好看又實用。只是妳得先準備好幾款好吃的小菜才有商量。」

＊　＊　＊

這日，狄雲剛出外回來，春花一把拉着他便往內室走去，只見玉鳳和秋月已坐在小桌旁，正等待他回來似的。

玉鳳見狄雲回來，立即說道：「相公，有兩宗關於正義門的消息，快來分析一下。」

狄雲道：「甚麼消息使妳如此着緊？」

玉鳳道：「第一宗是關於皇甫華幫主下落的，江湖中突然傳出皇甫幫主已落在正義門手裏，現正被囚在楓葉山莊裏。」

狄雲道：「消息從何而來？」

玉鳳道：「消息是由丐幫轉來的，據說丐幫一弟子於日前曾看見皇甫幫主神情呆滯，由數名藍衣人和灰衣人押着，地點在金陵城外不遠處，正往楓葉山莊方向走去。現在這消息恐怕傳遍江湖了。」

狄雲詫異地道：「丐幫得此貴重線索，理應只通知洛陽，龍鳳堂和丐幫一同負責搜集和傳遞消息，他們通知我們是無可厚非，但並無傳遍江湖之必要，丐幫一向做事穩重，決不會如此魯莽的，其中必有古怪。」

春花也道：「是呀！只半日光景，全金陵也如此傳說。」

狄雲道：「押解皇甫幫主這樣大的事情，正義門怎麼會讓外人看見？我看這是正義門有意安排的，先讓楓葉山莊稍一露面，然後他們再散播消息。如此看來，這是一個陷阱，請君入甕的大陷阱。對象是黑衣幫中人，或者可能是我也說不定。」

秋月問道：「怎麼會是少爺呢？」

「他們見我當日插手管閒事，認為我和黑衣幫有關係也未定。這是一石二鳥的計策，即使我不出現，也定可引來轉入暗中活動的黑衣幫高手。我看現在楓葉山莊很可能滿佈正義門的高手，設下天羅地網等着我呢！」

玉鳳道：「那麼我們應如何對付？」

狄雲笑道：「人家既然盛意拳拳，我若不去，豈非示弱？況且魚餌又如此大？這事不必急，妳且說出第二個消息才作打算。」

玉鳳道：「本堂在杭州的眼線報告說，鐵劍堡高手傾巢而出，秘密北行，據賤妾推測，目的地不出金陵、姑蘇兩地。」

狄雲想了想，道：「高手傾巢而出，定有大型行動，金陵現已沒有大目標，餘下的小型幫會只楓葉山莊便足夠應付。若是聯合增援楓葉山莊來對付我的話，時間上亦不吻合，因為他們應在人手齊備下才會傳出消息。亦不可能來此楓葉山莊會合再轉往它處，因如此一來，人數更多，行踪更容易洩漏。所以，目標一定是姑蘇——慕容世家。」

玉鳳神秘地笑道：「那豈不是慕容妹子家裏？」

狄雲問道：「妳也認識慕容姍姍？」

玉鳳的笑容更顯神秘，道：「直到現在還是緣慳一面，不久便會認識的了。」

狄雲苦笑道：「我還是先走一趟姑蘇吧，妳先送信通知慕容世家這消息。」

玉鳳道：「請相公放心，信已送出多時了。相公打算何時起程？」

狄雲從懷裏掏出當日皇甫華所贈信符，道：「這數日內，必定有黑衣幫弟子前來楓葉山莊聽消息，說不定各堂堂主亦齊集。妳拿這信符交給白秀嵐，吩咐他截停黑衣幫行動，免墮陷阱，拯救皇甫華之事，待我從姑蘇回來再從詳計議。」

玉鳳接過信符，道：「賤妾不清楚白堂主是否認識黑衣幫各堂主，說不定只好由賤妾自己去辦了。」

狄雲注視玉鳳一眼，道：「從妳的眼神，我知道妳在想着甚麼。」

玉鳳眼睛一眨，說道：「眞的嗎？」

狄雲笑道：「妳在想，姑蘇方面何用担心？慕容世家實力雄厚，加上酒丐、酒僧和附近同道助陣，足可應付有餘，又何需親自前往？還不是想見一見慕容珊珊吧？妳承認嗎？」

玉鳳道：「是的，賤妾認為拯救皇甫幫主之事應較為重要。但相公如此輕重倒置，應有特別見解，賤妾倒沒有想到相公會專程趕往姑蘇會佳人而放下要事不管的。」

狄雲道：「妳小時候，可曾捕捉過小鳥？一枝小竹竪着一個小箕，下面洒了穀粒；竹的一端繫着小繩，人卻躲着，手持繩的另一端。只要小鳥進入羅網裏，便……」他把右手做了個拉動繩子的動作。

春花搶着回答道：「有啊！有時候小姐常常和小婢們到後山捉小鳥玩的，正是少爺說的那辦法。」

狄雲問道：「當陷阱佈置好後，妳們會怎樣？」

秋月答道：「我們會興緻勃勃的躲在一旁，屏息靜氣，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只要鳥兒一飛進箕下吃穀粒，便……」手裏學着狄雲剛才的動作一拉。

狄雲續問道：「如果等了數個時辰，不但沒有鳥兒來吃餌，連小鳥踪影也不見，那時妳們會怎樣？」

玉鳳也忍不住了，答道：「那還用說？自然是意興闌珊，收拾東西回家吃飯了。」

狄雲笑道：「試想像一下，如若妳爹不准妳放棄，定要妳等到鳥兒吃餌為止，而妳們卻等了數天，仍不見鳥踪，那時又會覺得怎樣？」

秋月輕輕一笑，道：「自然是心裏煩躁，口中詛罵啦，這還用說？」

玉鳳恍然大悟，道：「是了，這時每人都疲乏不堪，鬥志全無。若然來了小鳥，不但可輕易地吃了穀粒，便是我們也可吃掉！」

狄雲哈哈大笑道：「我便是要把妳們也吃掉。」說罷，一把抱起玉鳳便往床上走去。

玉鳳雙手輕搥狄雲胸膛，撒嬌道：「沒正經的，我還要去攔截黑衣幫中人呢！」

狄雲道：「黑衣幫不會這麼快便採取行動的，這時去也是白走一趟，待明天才去吧！」把玉鳳放在牀上，便往她紅唇狂吻。

春花、秋月兩女見狀也圍了上來，四人在床糾纏在一堆。

* * *

翌晨，狄雲梳洗完畢，便對着銅鏡，細心地易容起來。玉鳳、春花、秋月在旁觀看着。

春花問道：「少爺，這便是易容術了嗎？傳聞說，多年前曾有一個千面怪客，把許多人殺了，再剝下面皮做面目。所以，只要他的手在臉上一抹，便會變成那人，這是真的嗎？」

狄雲笑道：「易容術那有如此神奇，這是騙人的。人的容貌，不是單憑面皮來決定的。面皮只是一塊平面的東西，容貌卻是立體的，是根據頭的形狀，眼的大小，雙眼間的距離，鼻樑的高低，口形的大小來決定的。舉例說，我的口足有妳的小咀兩倍大，若把我的面皮放在妳的臉上，妳想想看，會像甚麼？」

秋月在旁大笑道：「會像怪物一個，大口裏有小口……」說到這裏，笑得彎下腰來。

狄雲續道：「人皮面具是有的，乃是根據本身面形精工製造，戴上前先要在本身臉形上下點功夫，例如加高顴骨、鼻樑等，或是在嘴裏加點東西，使雙頰變形，然後再覆上面具，便可面具全非了。要假扮別人，也是據這原理，但基本上兩人面形要相似才可做到，妳扮我，我扮妳們都是不能的事。無論任何高明的易容術，都不可以把人的頭和眼任意變大變小尤其是一個人的眼神，是怎樣也變不了的。」這時，他從包袱裏取出面具戴上，再在接口處塗上一些藥物，換上一套褐色衣服，即時變成一個飽受風霜的中年莊稼漢。

狄雲續道：「記着我眼睛的神情樣子，我怎樣變妳們也能認出來的了。」

秋月撇撇咀道：「少爺那陣氣味，婢子數里外也能分辨出來，那需認眼神這麼麻煩。」

衆人大笑。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便是指姑蘇（亦稱蘇州）和杭州。杭州之美在於真山真水，姑蘇則以假山假水稱絕。

姑蘇既然以園林美景馳名全國，慕容世家富甲一方，山莊內的景色，泉石花木，涼亭月榭，無一不經過刻意建造，實令人嘆為觀止。

這一晚正是正月十五，月色和以往月圓之夜並無不同，但是慕容世家內的氣氛卻與其它日子大大不同。只因世家少主慕容醅接獲洛陽正義山莊方面送來消息，說道正義門將於是晚大舉侵犯，而龍鳳堂亦通知有大量鐵劍堡高手往姑蘇而來，是故莊內除本身高手外，亦有不少前來助陣的盟友，人人荷刀負劍，屏息靜氣地等待着。莊內燈火通明，戒備森嚴，簡直連蒼蠅也難越雷池半步。

* * *

一路上，慕容珊珊只是低着頭跟着狄雲走，半句話也沒有說，畢竟是女兒家，在這情況下，害羞是難免的了。

突然間，狄雲拉着慕容珊珊的玉手，便向路旁一大樹後跳去，迅速地在草叢中伏了下來。

慕容珊珊不敢亂動，在狄雲耳邊低聲問道：「有人跟踪我們嗎？」

狄雲把身子一側，搖首笑道：「不是！要非這樣，那能這麼快便醫治好妳的啞病。」

慕容珊珊方知上當，大發嬌嗲，雙手不停地輕搥狄雲，不依道：「你壞死了，這般戲弄我！」

狄雲順勢便把慕容珊珊摟在懷裏，輕聲道：「是我的錯，下次不敢了，請娘子恕罪。」

慕容珊珊甜蜜地一笑，倚在狄雲懷裏，享受着那強烈的男子氣息。

慕容珊珊低聲道：「相公，賤妾很担心。」

狄雲在珊珊秀髮上輕輕撫摸着，溫聲道：「有我在，還有甚麼可担心的？」

珊珊道：「賤妾担心姐姐不歡迎賤妾

，那時便不知如何是好了。」

狄雲道：「原來妳是担心這個！妳這麼討人歡喜，玉鳳她們見了妳，疼惜還來不及呢，那會不歡迎妳？」說罷，輕輕地在珊珊那紅唇上吻着。

初吻對女兒家來說，最是甜蜜，最是刻骨銘心。珊珊不知所措，只得閉上眼睛，緊抱着狄雲，任由狄雲恣意狂吻愛撫。

良久，狄雲放開了珊珊；他因見在白日之下，大路之旁，不敢過份溫存，便拉了珊珊起來，道：「天色不早，我們得快趕路了。」

珊珊整理好衣裙，瞪了狄雲一眼，道：「還不是你壞？」

狄雲攔腰抱起珊珊施展輕功，如一縷白影般，直奔金陵。

抵達金陵，已是華燈初上。狄雲放下珊珊，逕往玉鳳畫舫走去。玉鳳自與狄雲定情後，已謝絕一切應酬。看見狄雲與一美麗少女同來，已是心中雪亮，忙上前拉着慕容珊珊雙手，笑道：「這位想必是慕容妹子了，眞是國色天香，我見猶憐，賤妾孫玉鳳，歡迎妳的加入。」

珊珊看見玉鳳和顏悅色，平易近人，心裏大爲欣慰：「珊珊參見夫人。」

玉鳳連忙扶起珊珊，笑道：「甚麼夫人這麼難聽，莫非我眞是那麼老嗎？大家都是姐妹，以後便是一家人了。玉鳳痴長幾歲，妹子還是叫我一聲姐姐吧！」

珊珊高興得流下淚來，嗚咽着道：「小妹多謝姐姐成全。」

春花、秋月兩女也走了上來，拉着珊珊吱吱喳喳的問長問短。

狄雲見衆女如此融洽，心中極爲高興，笑道：「妳們有了姐妹，便不要夫婿了。難道不知道我肚子已在作反嗎？」

秋月伸了伸舌頭，急忙跑去準備酒菜，春花也去準備浴湯。

狄雲和兩女坐下後便問道：「黑衣幫可有行動嗎？」

玉鳳道：「賤妾日前找到了黑衣幫的奔雷堂堂主雷嘯天，他正與數名幫中弟子在楓葉山莊外窺探着，賤妾已把相公之意思通知了他，現在黑衣幫衆高手俱在上次破廟等候相公之消息。」提起了山中破廟，玉鳳臉上不由一紅。女孩子嗎，又有那個不對初次定情的地方特別敏感的？

狄雲道：「我打算今天晚上便採取行動，妳先把白堂主和聶堂主找來，我現在先跑一趟破廟，通知黑衣幫。珊珊便暫時留在這裏吧，我片刻便會回來。」

狄雲離去後，玉鳳立即吩咐春花前往通知白秀嵐和聶小鳳，自己卻忙着替狄雲準備浴湯及清潔之衣服。

珊珊在旁幫忙着，問道：「姐姐，妳怎會認識小妹的？」

玉鳳道：「實不相瞞，愚姐便是龍鳳堂副總堂主。當日本堂白堂主報告我知邙山之事時，愚姐便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會成爲姐妹的。相公俠骨柔腸，風采絕倫，那個女子不傾心？愚姐眞替妳高興，老實說，愚姐足等了他兩年，直到最近，相公才對愚姐有所表示。」

珊珊低聲道：「如非姐姐最大成全，小妹妹那能如此幸福呢？姐姐恩德，小妹不知如何報答。」

玉鳳笑道：「傻妹子，大家都是一家人了，還這麼客氣做甚麼？只是有一件事愚姐得先向妳說清楚，免得日後家裏不和。」

珊珊惶恐地道：「姐姐請說，小妹定當遵從姐姐教誨。」

玉鳳正色道：「相公既然能使衆多少女鍾情於他，而他本身正是風流種子；故此我們跟隨相公，第一件事要學的便是最大，吃醋妒忌，小則引起相公不歡，大則家裏不和，甚至起糾紛，妳明白嗎？」

珊珊點頭道：「小妹明白。」

玉鳳繼續道：「其實，我們若是碰到好的女子，不妨爲相公撮合一番呢？」

珊珊大惑，道：「傾心相公的已然不少，我們還另外和他物色、撮合，那豈不是和皇帝般佳麗三千嗎？」

玉鳳笑道：「妹子，妳估道天下間，像妳這般能讓相公傾心的美女有很多嗎！普通庸脂俗粉，相公那會看在眼內？多年來，他在秦淮河上留情處處，但相公眞正喜愛的，還不是只有我們數人？春花和秋月兩人雖不是人間絕色，亦是俏麗動人，人見人愛。但依愚姐看，相公愛屋及烏的成份甚高。故此，即使我們盡力物色和撮合，屆時能湊多兩三個姐妹已是難得了，何況這還要靠機緣巧合呢？」

珊珊想了想道：「說起來，小妹倒有一個對象。」

玉鳳笑道：「妹子可學得眞快！不妨說出來大家商討如何撮合。」

珊珊道：「便是南宮家的無雙姐。」

玉鳳點頭道：「愚姐也聽聞南宮無雙國色天香，如天仙化人。但聽說她雖豔如桃李，但卻冷若冰霜，妹子可有辦法嗎？」

珊珊道：「無雙姐姐眼高於頂，所以雖年屆花信，尚待字閨中。但她與小妹向稱莫逆，待明天小妹差人送信予她，邀她來金陵遊玩，屆時再見機行事，姐姐認爲如何？」

玉鳳道：「很好，只是要看看今晚拯救皇甫幫主之事如何進展。否則南宮無雙來了，相公卻不在，那便白費心機了。」

玉鳳和珊珊兩人想不到如此一來，差點使兩人抱憾終身，也差點送掉狄雲一命。

不久，白秀嵐和聶小鳳雙雙來到，狄雲亦跟着回來。玉鳳連忙把狄雲介紹給兩人認識。

白、聶兩人雖久聞狄雲之名，卻是首次見面。一見之下，不禁對狄雲之過人風采大爲傾慕，均覺玉鳳慧眼識英雄。

狄雲道：「今日請兩位堂主到來，是因爲稍後於子夜時，本堂將會同黑衣幫聯合進襲楓葉山莊，希望能救出皇甫華幫主，甚至把正義門在金陵的勢力一舉剷除。」

（未完・三）

上文提要：于飛虹心在思念患難知己杜秋寒，突然四先生出現，求婚態度輕佻，幸瑤華解困，男女相悅之事很微妙，若華愛慕白，他愛于飛虹，她和波斯女却愛上杜秋寒，連鎖單戀，未成相思；痴戀的四先生，結果被神秘幕後人擎走；南宮慕白傷癒去找江湖名人爲于世妹排難解紛；于飛虹反過來追問金百輪，套出他有關四先生被擒的口風……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溫柔可愛解語花　火龍甲衣護嬌軀

「杜大哥，我眞的喜歡你，你喜歡我嗎？」多蕾絲嚶嚀一聲，嬌軀一側，躺倒在杜秋寒的闊肩上。

一股襲人的少女幽香，滲入了杜秋寒的週身血脈，他的血脈不自覺的賁張，頓時柔情滿懷。

「杜大哥，你冷嗎？」多蕾絲抬起粉臉，吐氣如蘭，吹拂在杜秋寒的下巴上，杜秋寒心中一陣痲癢。

他搖搖頭，再也忍不住，一雙手圈抱着多蕾絲的細腰。

多蕾絲嬌笑着，索性將整個頭藏在杜秋寒寬闊的胸膛裏。

「絲兒，妳爲了我，不惜一切，我眞不知怎樣才能回報妳？」顯然的，杜秋寒的語氣中，那一份感激多過纏綿的愛意。

多蕾絲已深深陶醉了，她並未查覺出，何況，對于飛虹戀戀不忘的杜秋寒，能夠忘情的將她攬在懷裡，她已經相當滿足了，這是她所夢寐以求的。

「杜大哥，說什麼回報呢，這是我心甘情願的……」多蕾絲低語呢喃着，接着大膽的緊緊的反抱住杜秋寒的腰，將整個身軀和杜秋寒黏得密不透氣。

多蕾絲陶醉忘我，彷彿這個世界只有杜秋寒和她兩個人，其他的人和許多煩惱羈絆都自這世界上消失不見了。

杜秋寒俊目中奇光陡現，耳畔彷彿聽到了于飛虹的叫聲：「杜兄，你也要走……」

「啊，于姑娘……」杜秋寒喉間低吼一聲，然後像驚醒般的用力推開多蕾絲。

「杜大哥，你……你怎麼了？」多蕾絲莫名其妙的被推開了幾步遠，她鬢髮微亂，芙容面上含情，愕然的問。

「哦……我在想石室中所發生的奇怪的事，還有妳所服下的九九斷腸丹……」杜秋寒歉然的掩飾道。

「絲兒，捽着妳沒有？」

「沒有，杜大哥，你不要再想那些煩人的事嘛，何況那位姑娘同意半年後給我解藥。」多蕾絲毫不以爲意的一笑。

「我覺得內情頗不單純，爲什麼擅入石室便會遭殺身之禍，而且顯然于姑娘和那個書生認識，我擔心……」杜秋寒搖搖頭，皺着眉頭，欲言又止，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心中覺得不大對勁。

「你是擔心于姑娘的安危？」多蕾絲就像一朶解語花，體貼的問。

「我和于姑娘在不歸谷中同生共死過，而且她說過有許多仇人在追殺她……」杜秋寒的關懷之情和擔憂之色溢於言表。

多蕾絲却一點也不吃醋，她爽朗的道：「既然你那麼掛念她，那我陪你去找她？」

杜秋寒一怔，以半吃驚半感激的眼神看了多蕾絲一眼，落寞的道：「她恐怕早已離開了杭州到別處去了，而且妳也不能永遠陪我徜徉在這大江上，總要回波斯去的。」

多蕾絲一張美麗的臉蛋似乎閃過一道陰影，她呶着嘴，決絕的道：「不，任何人逼我都不回去，我還沒玩夠呢，而且我不忍心離開杜大哥……」

說着，一雙茫然、求助、依戀的眼眸，緊緊盯在杜秋寒臉上，彷彿此刻正有人



在旁邊逼她回去似的。

杜秋寒的一顆心緊緊繫在于飛虹的身上，他玉面含愁，兩隻深邃的眼睛遠眺灑滿月光的江面，幽幽的嘆了口氣。

多蕾絲的目光，也由江面上移至杜秋寒的身上，她渾身上下有股欲燒灼的不忍。

「杜大哥，看你不開心，我也不快樂，這樣好了，你先安心在船上住下，我派出四位虎衞替你打探于姑娘的下落，再作計議，好嗎？」多蕾絲走近杜秋寒一步，微微一笑，建議道。

「這……這太麻煩妳了，而且那四名虎衞是來保護妳的……」杜秋寒深感不安的婉拒道。

「一點也不麻煩，而且我的武功自信可以保護自己。那四個人一天到晚跟在屁股後面，我煩都煩死了！」多蕾絲皺皺小巧挺直的鼻樑，右脚輕跺，一副不勝其擾的神情。

杜秋寒突然「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他覺得多蕾絲純潔的太可愛了。

一口白牙，在昏暗的夜色中閃閃發亮。

「杜大哥你笑了，你終於笑了，太棒了！」多蕾絲指着杜秋寒，像發現天大奇蹟般，輕拍着雙手，高興的叫嚷着。

她一雙美麗澄澈的眸子，泛出了點點異彩。

看多蕾絲這副俏皮歡欣的神態，杜秋寒不禁呆望着多蕾絲出神。

「噢！沒想到我的喜怒哀樂，能如此深深的影响她的情緒變化！」杜秋寒神魂飄搖了。

二人對望着，不覺時間在指縫間慢慢滑走，身後響起了侍女喜拉嬌怯的聲音：「公主，杜公子，外面風大，回艙內用晚飯吧！」

「噢，杜大哥，你中午吃得好少，我要你晚餐多吃些！」多蕾絲說着，毫不猶豫的拉起杜秋寒的手，如一隻快樂的花蝴蝶般，翩然帶頭飄入艙房。

晚飯不久，四名虎衞奉多蕾絲命令，上船走了！

* * *

經過了二三天的奔走，南宮慕白雖然先後拜訪了陰陽判童子奇，赤焰掌馬信，開碑手韓東望，以及玉簫翁蘇天放父子女等人，但可說徒勞無獲。

因爲他們除了坦承受人指使，追殺于飛虹外，任南宮慕白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堅不透露此人是誰，以免因禍從口出，落了個悽慘的下場。

玉簫翁蘇天放一臉無奈，苦笑道：「南宮公子，老夫甚至連他的影子都沒見過。」

拜別了隱居深山的玉簫翁，南宮慕白信步在一條僻野的鄉路上走着，步履十分沉重。

「唉！所得的消息，世妹恐怕早已知道，這一趟眞是白走了！」

南宮慕白搖頭歎息，時値正午，白花花的太陽直射在他的頭上，他頓覺又熱又渴。

毒傷初癒，熱氣侵擾，虛損的身子又無好好調養，南宮慕白感到內力運轉不順

，眞氣阻滯，頭暈目眩起來。

「不好！」南宮慕白倒抽了口冷氣，疲軟的雙足是差點跪坐在地。

他本想施展輕功「踏雪無痕」，先趕往于飛虹杭州的下榻處，再見她一面，但是體內眞氣阻凝，勉強施展，恐怕更耗損體力而已。

就在他懊惱不堪時，眼角餘光掃處，突瞥見前面丈遠的一棵大樹下，有一座小小的茶棚。

猶如沙漠的旅人找到了水源一般，南宮慕白精神大振，彷彿體力一下子大爲增加般，脚勁有了，快步朝前方走去。

「我眞是頭昏眼花了，剛才怎麼沒發現呢？」他好氣又好笑的自言自語。

說也奇怪，南宮慕白剛走近茶棚，還沒吩咐什麼，坐在茶棚門口木凳上的小販，立刻站起身來，遞給他一大碗涼茶。

那小販對南宮慕白一副唯恭唯敬的模樣，南宮慕白以爲這是一般生意人的禮數，視爲理所當然。

「小二，謝謝你！」

舌敝唇焦，南宮慕白顧不得再說些什麼，仰起脖子，一碗涼茶咕嚕的下了肚。

南宮慕白舒緩的吁了口氣，茶水生津，令他神清氣爽。

「再來一碗！」

南宮慕白意猶未盡，小販早已捧着第二碗侍立在旁。

南宮慕白立刻接過茶碗，大口喝下，只是這次他只喝下了一口，人便昏迷了過去。

正當南宮慕白的身子往後傾跌時，「呼」的一聲，兩名紫衣漢子不知從那裡冒出來，立刻攙扶住了他的身子。

「老夫人，事情已辦妥了。」小販拱手恭聲的朝茶棚內道。

「好！」

話聲一落，茶棚內走出了一個銀絲滿頭，面色紅潤，身着上好絲綢裁製的紫紅衫裙，手拄龍頭拐杖，年約七旬的老婦人，渾身有一種天生的威嚴，不怒而威。

這位老婦人渾身上下洋溢着莊穆和華貴的氣息，一看便知是出身不俗的人物。

老婦人手上的拐杖未着地，眨眼便走到南宮慕白的身前。

老婦人雙目烱烱的看着昏迷的南宮慕白，一臉的羞愧、無奈和不忍，搖頭歎息道：「唉，沒想到我南宮世家歷代以來首次施用暗招，對付的竟是自己人！」

「孫兒，爲了逼你回南宮世家，老奶奶只有出此下下之策；你這麼莽撞，連茶水裡有迷藥都查覺不出來，我怎麼放心你闖蕩江湖呢？何況，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南宮老夫人又愛又憐的叨念着愛孫，雖然南宮慕白自己不省人事。

南宮老夫人接着將目光移至三位隨從的身上，吩咐道：「半個時辰趕回南宮世家，免得少爺受苦，不得有誤！」

「是，老夫人！」

「咻！」的一聲。

眨眼間，三位隨從身子挺立不動，人已騰空四、五丈，化成一縷輕煙，挾護着南宮慕白消失不見。

南宮老夫人以龍頭拐杖輕點地，身影疾似閃電，隨風而去。

南宮慕白一睜開雙眼，首先便發現那熟悉的羅帳和錦被，他怔了一怔，忙支起上半身，眼珠子骨碌一轉，疑惑的自言自語道：「我……我怎麼會在這裡？」

「躺下，你身子還很虛！」身旁突然傳來威嚴而慈愛的蒼老聲音。

這句話有股不容人抗拒的力量，南宮慕白依言再躺下，眼珠子往牀邊一溜。

只見南宮老夫人端坐在舖着織錦的貴妃椅上，正專注的望着自己。

她的身旁左右各站着兩個手上端着湯碗的丫環。

「奶奶，這是怎麼回事？我怎會回到了南宮世家？」

南宮老夫人並不回答南宮慕白，右手一擺，侍立兩旁的丫環立刻款款的走近牀頭。

「少主，請將人參雞湯和養神湯喝下，好補補身子。」兩碗藥味濃郁的補品同時遞到南宮慕白的面前。

南宮慕白坐起上半身，眼睛只瞄了那兩碗湯藥一眼，便將目光移轉到南宮老夫人的臉上，滿臉的急切與疑惑，顯然他現在唯一關心的事，爲什麼他會在南宮世家醒來。

「喝下，別急，我會告訴你的。」南宮老夫人猜透愛孫的心思，於是委婉的道。

這句話立刻發生了效用，南宮慕白三兩口就把兩碗湯藥喝得點滴不剩。

「好，妳們下去吧。」南宮老夫人吩咐丫環道。

「是。」兩位丫環屈身襝衽爲禮，立刻退了下去，並且把門帶上。

這兩位丫環都是舉止秀氣的粉粧玉琢佳人，身上穿着素雅細緻的綾羅衣裙，看起來比一般人家的小姐還風光。

南宮世家的富貴和氣派，從丫頭的衣着上便可窺見一斑。

還不等南宮慕白開口，南宮老夫人便正色道：「你還記不記得一座茶棚？」

「記得，記得，莫非……」南宮慕白心念一轉，終於明白過來：「我記得喝下第二碗茶後，便沒有知覺了，那茶裡一定有藥？」

南宮老夫人點點頭，苦笑道：「那個賣涼茶的小販是我們南宮世家的人，這個下下之策是我想出來的。」

「什麼？奶奶，您爲什麼要這麼做？」

南宮慕白猶如一個丈八的金剛，摸不到一點後腦邊兒，莫名其妙的叫道。

南宮老夫人不自在的一笑，道：「你已經一個月沒回家了，你爹娘不約束你，老奶奶我可想我的孫子。」

南宮慕白一怔，說道：「您怕我不肯回來，所以才使計捉我回來？」

「慕白，你可學聰明了！」南宮老夫人調侃着愛孫道。

南宮慕白本來就是個聰明人，他沉吟了一下，便發現南宮老夫人的話有些牽强。

「不，奶奶，我以前幾次兩三個月才回家一趟，您都沒出去找我，怎麼這一次……」

南宮老夫人的臉色突然一下子凝肅起來，她倏地起身，寒聲道：「慕白，你懷疑老奶奶的話？」

「奶奶，我……我只是有點納悶……」南宮慕白囁嚅道，樣子有些恐慌和敬畏，這位老奶奶平常慈愛，一發起威怒來，南宮世家上下都得畏避幾分。

「算了，我也不必隱瞞你什麼，你聽着，從今以後，不准再踏出南宮世家一步!」南宮老夫人歎了口氣道。

「啊!為什麼?」南宮慕白感到五雷轟頂的難受，臉色更加蒼白，手足失措，驚問道。

「因為我不准你再和于飛虹那個丫頭混在一起，為南宮世家惹來不必要的疵煩。」南宮老太太決絕的道，身軀竟有些發抖。

南宮慕白雖是不語，內心一團疑雲頓時漫捲開來。

南宮老太太見南宮慕白並沒有反駁她，臉上嚴霜頓化，走近牀前，顫聲道：「南宮世家為武林四大世家之一，我不能眼睜睜的看着它毀於一旦，所以你一定要遠離于飛虹，不再跟她見面，知道嗎?」

聽南宮老夫人說得如此嚴重，南宮慕白更加疑惑，吶吶的道：「南宮世家會毀於一旦?這從何說起?又跟于世妹扯上什麼關係?」

南宮老太太面色一凝，道：「關係大得很，聽說于飛虹擅離翠園紅樓，一路上被人追殺，你卻不時的與她接近，甚至想傾盡南宮世家的力量幫助她，這不是惹火上身嗎?」

她頓了頓，又道：「一旦惹火上身，小則你丟了性命，大則南宮世家毀於一旦，慕白，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南宮慕白沉吟了一會兒，臉色豁然開朗，哼聲道：「我明白了，難怪我一出于世妹的住處，便遭到了暗襲。」

「唉!這只是給你一點小小的警告。」南宮老太太不勝唏噓的道。

南宮慕白聞言俊目中閃現神光，追問道：「奶奶，您一定知道想殺掉我，對我南宮世家不利的人是誰吧?」

南宮老夫人臉色微變，有些急促不安的道：「知道那麼多對你並無好處，你只要遵照我的囑咐，不再想那個于飛虹，或動用南宮世家的力量幫助她，安心調養身子，就能化險為夷。」

南宮慕白一臉急切，道：「奶奶，您不肯說出那人是誰，是因為您和四川唐門、玉簫翁蘇天放、開碑手韓東望等人一樣，受到了要脅?」

南宮老夫人的身子陡地一震，似乎內心受到了極大的撞擊，半晌才噓了口氣，緩緩的道：「慕白，你要體諒奶奶的苦心。」

南宮慕白劍眉一掀，憤憤不平的歎道：「我南宮世家，名滿江湖，沒想到今日卻甘心受人擺佈和脅迫，何其不幸!」

「住口!」南宮老夫人龍頭拐杖一頓地，氣呼呼的喝道。

「奶奶，我……」南宮慕白見南宮老夫人動了氣，不覺有些惶恐難安起來。

「不要再說了，我累了，想休息一下。」南宮老夫人歎了口氣，說着轉身走向門邊。

立刻有兩位婢女走進房間，左右攙扶着南宮老夫人。

「慕白，希望你不要違抗我的話，否則老奶奶也顧不了那麼多。」南宮老夫人回頭望了南宮慕白一眼，話意中有着無奈和威脅。

「奶奶……」

房門毫不留情的被鎖上，房門口並有四位手下監守巡迴着。

一向行動自如的南宮大少爺，初次嚐到了被軟禁的滋味。

南宮慕白內心氣憤，惶惑不已，可是不敢當面頂撞南宮老夫人，只好悶悶地起身下床。

他覺得此次下牀已無頭暈目眩和頭重腳輕的現象，顯然體力已恢復了七、八分。

南宮慕白心煩氣躁，拿起桌上的一壺酒，就口灌了一大半，眼角一瞄，瞥見右側窗戶半開，除了房門，窗戶下應該無人防守才是。

南宮慕白放下酒壺，唇角帶着一絲詭譎的笑意，不再考慮什麼，點腳輕彈，身影一閃，無聲無息的飄出窗外。

一個起落之間，已有五、六丈之遠，再一個縱身，便可離開南宮世家。

「哼!好大的膽子!」不知何時，南宮老夫人突然出現在南宮慕白面前三尺處，臉色鐵青，冷冷的叱道。

南宮慕白修眉微皺，內心又驚又急，抱拳拱手道：「奶奶，請原諒孫兒不孝，孫兒實在……」

「住口!我就知道你會跟我耍花樣，如果我不是已有防備，早就讓你稱心如意了。」老奶奶餘怒未消，抖聲道。

南宮慕白深吸了一口氣，星目一閃，針對老奶奶愛惜顏面的弱點進言道：「奶奶，如果傳言出去，南宮世家的少主人被冷禁在家，不但有損我個人顏面，南宮世家的聲名更會受到傷害，請奶奶三思。」

南宮老夫人垂瞼沉吟了一會兒，緩聲道：「慕白，你很會說話。」

「請奶奶收回成命，」南宮慕白以為老夫人的心意已動搖，態度已軟化了，走近老夫人一步，央求道。

誰知「命」字還沒說完，南宮老夫人突然出手如電，駢指點在南宮慕白的璇璣和華蓋二穴上。

「奶奶，您……」南宮慕白怔住了，只覺全身並無異樣。

「你違抗我的話，就應受到懲罰，如今我已封住了你的武功，你就算能趁願離開南宮世家，又能對于丫頭有何助益。」

「啊!我的武功……」南宮慕白臉色如紙般蒼白，連忙運氣行功試試，但覺丹田乏力，真氣潛消，運轉不出，他已與一般常人無異。

南宮慕白嘴角抽搐着，滿臉的驚訝和痛苦，眼角似有淚絲滲出。

南宮老夫人看了着實不忍，她轉過臉去，壓抑住內心的無奈和難過，黯聲道：「我這是為你好，你如果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奶奶，就回房去吧。」

「請少主回房休息!」老奶奶身後同時走出兩名手下，抱拳作揖道。

「好好照顧少主。」南宮老夫人吩咐道。

南宮慕白像一具遊魂似的，低頭轉身

默默的走回去，兩位手下在後面緊緊跟隨着。

看着南宮慕白漸漸遠去的身影，南宮老奶奶偷偷的抹抹老淚，心中歎道：「若不是爲了于飛虹，慕白也不會招惹上他。」

此時，她不經意的發現地上有張紙條，半驚半疑的彎身拾起，打開一看，只見信上墨跡寫着：

「識時務者爲俊傑，南宮世家可保全。」

「啊，又是他……」南宮老夫人全身戰抖着，紙條掉落在地。

「南宮世家防守森嚴，他如入無人之境闖了進來，而且神不知鬼不覺的留下這張紙條，太……太可怕了。」南宮老夫人四下一望，心中又驚又懼怕又歎的思忖着。

＊　＊　＊

內廳中，于飛虹坐在太師椅子，瑤華和若華分站兩側侍候。

「若華，請周杰和姜全進來。」于飛虹轉臉吩咐道。

「是！」若華應聲，疾步出廳。

瑤華見于飛虹芙蓉面上含顰帶蹙，內心知道她又要借重周杰和姜全的江湖經驗。

思忖之間，周杰和姜全二人先後跟在若華身後，步入大廳。

「姑娘有何指教？」周杰和姜全躬身行禮道。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二位還是那麼多禮。」

周杰立刻道：「這是應該的。姑娘是否要查詢我二人的練功狀況？」

于飛虹搖搖頭，道：「我知道兩位用心練功，我很放心，今天請你們來是要求教兩位一件事情。」

「姑娘儘管吩咐。」姜全道。

「我們來到杭州，住到這座深宅大院，已近兩個月之久，表面上一切平靜，實際上暗潮起伏，依你們的江湖經驗判斷，對方要過多久才會和我們正面交手？」于飛虹沉吟了一會兒，虛心求教道。

「這個……這個的確是個疑難，」周杰和姜全對望了一眼，面有難色的道。

「兩位，這的確是個難題，請兩位竭盡所思，助飛虹一臂之力。」

若華見于飛虹說得太婉轉，杏眼一瞥周、姜二人，噘嘴道：「小姐以重金聘請你二人隨行，就是要借重你們的江湖經驗，怎麼這下子爲難了？」

「若華姑娘，我二人並無背信食言之心，只是敵暗我明，這……」姜全一副遲疑吞吐的樣子。

于飛虹看一旁的周杰似乎陷入了沈思，便問道：「周鏢頭，你是否有答案？」

周杰如大夢初醒般的「哦」了一聲，拱手道：「姑娘，這裏說話方便嗎？」

「內廳門口有劉星和茶花看守，至於金百輪，我已有一個星期未見到他。」于飛虹回答道。

瑤華插嘴道：「小姐，這些日子來，金百輪幾乎天天守在這座莊院，這次消失了一個星期，恐怕事有蹊蹺。」

于飛虹蛾眉深鎖，點頭道：「我也在擔心，深怕事出突然，我等來不及應付，所以才請兩位鏢頭過來商量商量。」

「依在下所見，對方佈置好圈套，請姑娘入甕；姑娘順應所求，安之若素，但並未表現出集富貴尊榮於一身的驕氣淩人現象；這非對方所希望的……」周杰分析道。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還要用其他辦法對付我？」于飛虹打斷道。

「姑娘冰雪聰明，一點就透。」周杰伸出大拇指，眞心讚美道。

于飛虹搖頭苦笑，道：「不，我不夠聰明，如果你分析得沒錯，目前我是處於下風了。」

「小姐不必自責，小姐本性溫婉可人，爲了順應環境，早日解開謎團，勉强表面改變天性，眞是苦了小姐了。」瑤華柔聲安慰道。

「姐姐說得對，任對方想盡什麼奇詭的毒計，我姊妹二人定會捨身爲主，不讓小姐受到絲毫的傷害。」若華也誠懇的道。

于飛虹微笑的看着瑤華和若華各一眼，內心感到十分欣慰。

「好，兩位鏢頭可以下去了。」

「請姑娘放心，一旦有事，我們二人定不落人後，幫助姑娘渡過難關。」姜全一副義不容辭的口氣道。

「有勞兩位了。」于飛虹微笑道。

周杰和姜全知道她們主婢三人還有話要商量，於是很快的退了下去。

「小姐，火龍甲早已裁製好，請早日穿上以防萬一。」若華建議道。

于飛虹輕搖螓首，苦笑道：「火龍甲乃神奇異物，我于飛虹何德何能，豈能獨享？而且我的功力自信能夠禦敵有限，火龍甲就交與妳們姊妹倆，穿在身上防身吧！」

雖然于飛虹這番話出自肺腑，並無半點虛矯之情，但瑤華和若華深感承受不住，兩人對看一眼，誠惶誠恐的走到于飛虹面前，拱手道：「小姐言重了！」

若華眼珠一轉，脆聲勸道：「小姐，火龍甲非您莫屬，因爲看見了火龍甲，想起了不歸谷，想起了不歸谷，就等於看見了杜秋寒公子一樣。」

于飛虹聽到若華脫口而出的天眞之語，突然如泣如訴般的輕嘆一聲，嬌容失了幾分顏色，口中喃喃道：「杜兄，你果眞遭到了不測嗎？」

瑤華也心絃一震，美目中似有點點淚光，以手肘輕碰若華的手臂，輕責道：「若華，妳惹小姐傷心了，快向小姐陪罪。」

「我……小姐，婢子該死，出言無狀。」若華並不認爲自己說錯了什麼話，但是一片赤膽忠誠，使這位純情少女內心充塞着豪邁的江湖氣息，勇於認錯。

于飛虹怔忡了一會兒，緩緩站起身來，苦澀的笑意掛滿唇角，對若華道：「晚飯後，將火龍甲送到我房裏來。」

若華見于飛虹並無絲毫責怪自己的意思，轉憂爲喜，立刻微笑拱手應道：「婢子遵命。」

＊　＊　＊

雖然金百輪已消失了一個星期，但是

一切的招待侍奉仍舊舒泰。八龍女各盡其份，無半絲偷懶懈怠，但是神情之間竟有些緊張和不安。

于飛虹等人仍然決定以不變應萬變。

「小姐，火龍甲送到了。」吃過一頓豐盛的晚餐不久，若華便以雙手捧了一套衣褲和一件背心，走了進來。

于飛虹點點頭，接過衣褲和背心，竟以柔嫩的腮面揉搓衣物起來，神情陶醉、迷惘，久久不能自已。

看着于飛虹如此痴迷與無奈，若華不由得出了神，並且轉念想到了南宮慕白。

「將近一個月沒有他的消息了，眞敎人掛念。」

就在這時，一雙纖纖玉手拍上了若華的肩頭。

「姐！」若華睜大了眼睛，回頭低喚道。

只見瑤華神色悽然，以食指蓋住雙唇，示意若華不要出聲，並且離開房間，以免打擾于飛虹。

若華會意，轉身走了出去。

瑤華轉身走了幾步，忍不住回過頭來，朦朧的眼神竟縈繞在火龍甲上面。

「杜公子……」瑤華的口中似乎呢喃了一句，然後迅速的離開房間，掩上房門。

于飛虹似乎未察覺出瑤華和若華的進出，仍然搓揉又搓揉，腦海中，不歸谷中臨別一吻的一幕又浮現出來，顯現眼前。

痴想了一會兒，兩行清淚悄悄流過兩腮，于飛虹如帶雨梨花，嬌艷欲滴，淒美醉人，令人心盪神馳。

于飛虹蓮步輕移，坐在牀前，將火龍衣物放於牀上，沉吟了一會兒，起身將油燈剔暗了些。

重坐床頭，脫去身上衣衫，圓嫩柔滑的肌膚，在黯淡的燈光的掩照下顯得更加美，但是這種美是不容褻瀆和輕侮的，而也不能以崇拜女神的眼光去膜拜她，或欣賞她。

于飛虹情不自禁的低頭望望自己豐潤雪白的肩頭，心中不覺自憐起來，只一會兒，她便羞得閉緊眼睛，心中想道：「在不歸谷中，我的身體已被他看見了，此生除了杜兄，我再也不會眞心對待別的男人，不管他是不是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唉！他是個坦蕩君子，他對我有心嗎？如果他有，他也逃出了不歸谷，怎麼不來找我呢？」

想到這兒，于飛虹的心窩如被一枝冷箭穿透般，疼得難受，她霍地睜開雙目，螓首猛的一搖，似乎要把杜秋寒的影子拋得遠遠的一般。

穿上薄如蟬翼的火龍衣褲和背心，于飛虹感到通身舒暢，血脈活絡，胸中那股鬱悶之氣轉化成一溪清流，流遍周身。

于飛虹輕吁一口氣，摒除雜念，盤坐運功調息起來。

只見全身眞氣，隨着那溪清流，順着兩手兩腳循行無阻，復回丹田，完成一周天。

再行三周天以後，眞氣已與清流交融貫通。

于飛虹漸漸到了渾然忘我的境界。

卯時左右，忽聽外面有紛雜的吵聲。

「我們要見金釵令主。」

* * *

大廳中，忽然站了六個人。

其中一人站在其他五人身前一步，他便是金百輪。

其他五人站成一列，右首第一人臉色白中透青，骨瘦如柴，衣着華麗，他竟是苦追瑤華和若華多日的魔郎君西門玉。

另外四人三男一女，都是一身勁裝打扮，身上各佩戴着刀、劍，或拿着斧、鎚、棍，一看便知是江湖道上的朋友。

劉星和茶花神色凝肅，擋在六人面前。

瑤華和若華仗恃着武功本領比當初精進許多，藝高人胆大，所以內心對魔郎君的畏懼已少掉九分。

姊妹兩人並肩而立，杏眼圓瞪虎虎生風的六人。

說也奇怪，那魔郎君只在進大廳時望了兩姊妹一眼，便將目光移開，直視前方，再也不多看瑤華和若華一下。

這種情形，使瑤華和若華心生疑問，更讓她們納悶的是這座深宅大院，一個多月來，並無不相干的人出入，如今金百輪帶領此五人進入，並且這五人嘴裏一直嚷着要見什麼金釵令主，更使人費猜疑。

周杰和姜全站在瑤華和若華身後不遠，二人也是滿腹疑雲。

階上，兩排分立着八龍女，她們的神情木然，看不出什麼喜、怒、哀、樂。

「金百輪，你任意帶外人進入莊院，是在保護小姐安全嗎？」瑤華柳眉倒豎，叱問道。

金百輪一點也沒有愧疚的樣子，轉身指指魔郎君西門玉，道：「聽說小姐要見他，金某只是奉命行事。」

「呸！小姐金枝玉葉，這個大色狠憑什麼要見小姐？」若華前進一步，戟指魔郎君，罵道。

魔郎君的臉色變得更加青白，眼神透出冷光，哼聲道：「妳們姊妹倆，只是于姑娘的使喚丫頭，沒插嘴的餘地，站在一旁涼快去。」

此話甚爲無禮，其他四位武林人物似乎看不過去，其中一名方臉大漢抱拳作揖道：「我等乃應『金釵令』召喚而來，請金釵令主接見我們。」

瑤華和若華相顧愕然，瑤華道：「你們口口聲聲說要見金釵令主，可惜這兒並沒有這個人。」

「金叔，這是怎麼回事？」于飛虹如凌波仙子般翩然出現，看見那麼多的陌生客，驚問道。

除了金百輪，其他五人都被于飛虹的絕世容貌震撼住了，個個張口結舌，目瞪口呆，樣子十分滑稽可笑。

「啊？金釵，她……她就是金釵令主！」一名瘦削斷臂漢子突然指着于飛虹頭上的金釵，對其他四人興奮的嚷叫着。

于飛虹秀眉一皺，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魔郎君西門玉便抱拳作揖，恭敬無比的朝于飛虹說道：「參見金釵令主，屬下等願接受金釵令主領導，統馭武林。」

于飛虹、瑤華、若華、劉星、茶花……等人，莫不面面相覷，面露訝驚之色。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 擁有「萬里飛虹」外號的應天青，乃玄門正派的高手，修爲已達到散仙的境界，他醉心於繪畫中，他憑着丹青妙筆繪出一個艷絕人寰的美女，但當他畫到美人的雙目時，他遇到困難了，他搜集了無數美麗的眼睛配到畫上，可是却沒有一雙令他感到滿意的，便向好友金神君及啞巴請教……天上的烏雲突然聚在一起，又迅速移動，形成一道龍捲……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高手雲集齊商議　盡展所能滅羣妖

陷空老祖無疑神機妙算，但相信怎也算不到那股陰氣非獨有靈氣，而且具魔性，摧毀了那個禹鼎同時，更深受羣妖的妖性影响，脫出了天性，由妖性代替，妖而魔，變成了一個陰魔。

陰陽在人爲男女，這團陰氣需要一個人的形象的時候，自然轉向那塊有女人浮雕的禹鼎投去。

她自覺威力最大，所追求的自然是一個完美的形態，禹鼎上那個女人的浮雕當然不能夠達到她的要求。

她一衝而出，隨即又飛投進空中，再變成一股龍捲。

這時候，月亮已然從太陽當中移開，但烏雲未散，太陽仍然黯然無光。

當然萬千股陽氣已然投進幻波池，終然烏雲盡散，也難復之前的光華。

這也就是神話時代中天下最黑暗的時候。

* * *

陷空老祖的訊息迅速傳遍天下，其中兩股送到應天青居住的地方。

這兩股分別是通知啞巴與應天青。

陷空老祖的訊息無疑也深具靈性，天下有多少個眞正的玄門高手便分成多少股，迅速送到那個高手的所在。

啞巴已是高手的階段，當然亦分得一股。

金神君並不知道自己沒有這個資格，看見兩股訊息送來，便當其中一股是自己所有。

他沒有什麼不好，就是自欺欺人，有時候他連自己也騙信，以爲是那麼一回事，別的人當然分不出，何況啞巴一直在旁替他掩飾。

這也是啞巴的一點善心，不想金神君難堪，也當然無可厚非。

練習玄門正宗的人當然都知道有陷空老祖這個頭兒，知道有訊息這回事。

金神君也不例外，但訊息突然送來，他還是不免爲之一愕。

這也是很正常的反應，這麼多年來，陷空老祖的訊息都沒有出現過，除非是眞正的玄門高手，心靈感應，否則很難立即適應，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金神君發覺，要接那股訊息的時候已經遲了，以他的造詣，當然很難將飄過的那股訊息抓回來。

可是那股訊息從他身旁飄過，立即折回，悠然飄到他手裏。

他也立即感覺到訊息所傳遞的是什麼回事，喜出望外的叫出來。「老祖推測有大禍降世，召我們立即趕到陷空島。」

應天青當然知道，抬手將訊息送回，却是呆立在那兒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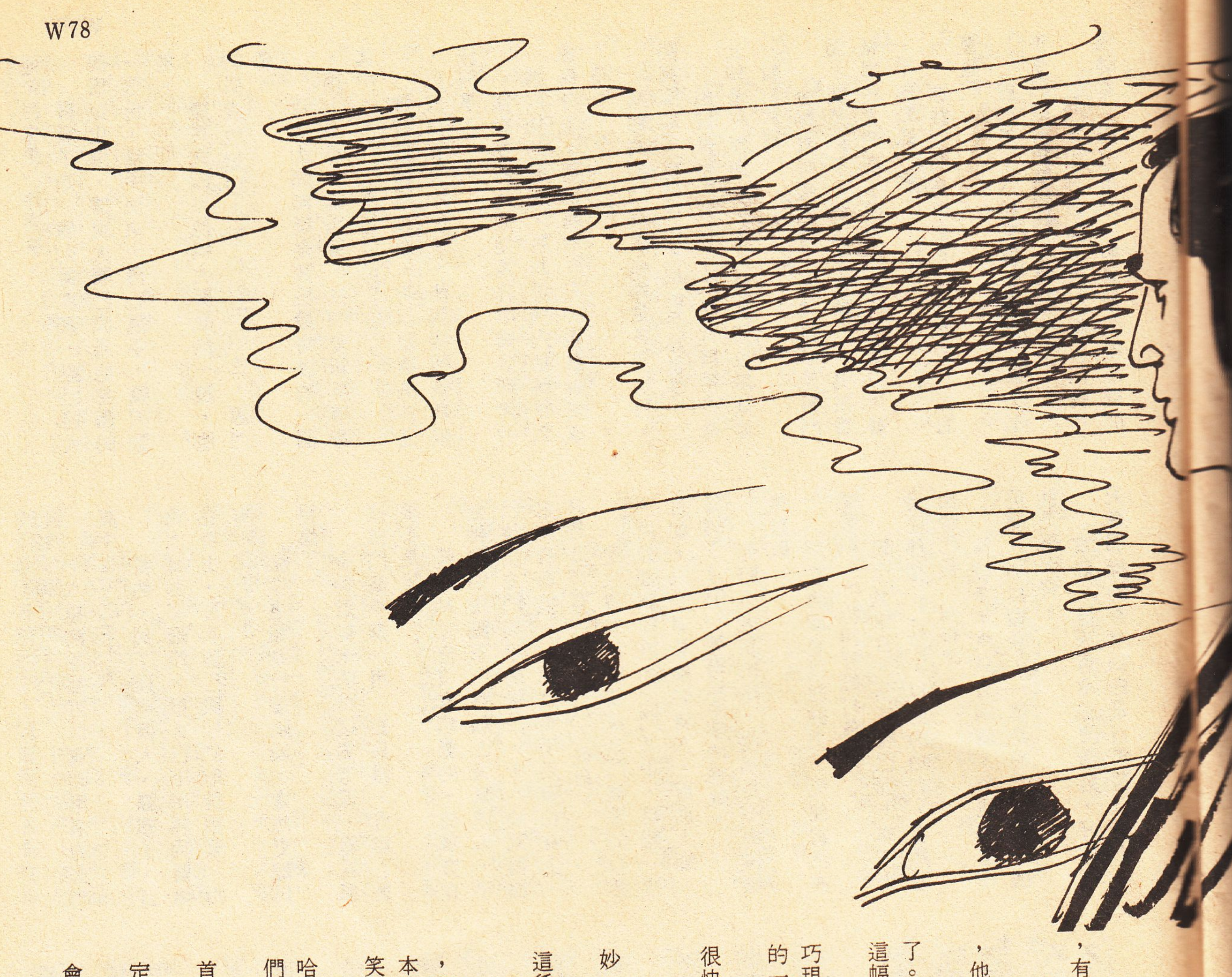
「還不動身？」金神君催促。

「我還是留在這兒。」應天青雙眉深皺。

「老祖突然相召，事情必定非同小可。」金神君這句話緊接出口。

若是他本人，絕不會這樣說話，也不會迅速有這種感覺，完全是啞巴的關係。

那股訊息也是啞巴到手再送出，送還金神君手中，然後啞巴再重複那股心靈感應。



金神君當然全不知情，但心直口快，有那種感應便說那種話。

他要說的其實是啞巴要說的。

應天青也看不出金神君有多少本領，他現在想着的是另一回事。

「有那麼多朋友到陷空島已經足夠了。」他接着一聲歎息。「我必須先完成這幅畫。」

「你那麼多年完不了的事，不會這麼巧現在便可以完成吧？」金神君語重心長的一句：「大事爲重。」

應天青仰首向天。「我有一種感覺，很快便可以完成這幅畫，很快。」

他的語聲已接近咒語。

金神君看看他，搖搖頭。「莫名其妙。」

應天青嘟喃着。「一直以來我都沒有這種感覺，突然而來，一定有原因的。」

「可是大事爲重。」金神君叫出來。

「天下太平，不會有什麼大禍發生的，我也沒有這種凶兆，以老祖及你們的本領，還沒有什麼應付不來的。」應天青笑了笑。

「這倒是不錯。」金神君打了一個「哈哈」。「但無論如何，老祖突然相召，我們師徒不跑一趟，如何說話。」

「路上小心。」應天青隨口一句，仰首向天望。

他就是有這種感覺，天上會給他一定的靈感，使他能夠將心願完成。

這也就是所謂第六感，每一個人都會有，來自何處，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有人叫這種感覺做天意。

天意莫測，爲什麼突然會帶給人一種成功的希望，有誰能夠明白？

應天青也不明白，可是他也不想放棄這個成功的機會，在目前來說這也是他唯一的心願。

金神君雖然不太明白應天青的心情，却也沒有多說什麼，也正如應天青所說，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是陷空老祖與他們解決不來的。

啞巴也沒有猶疑，隨即祭起了一道劍光，將金神君與自己裹起來，飛投開去。

這在金神君也不是第一次，駕輕就熟，靠着啞巴，乘着劍光飛出。

應天青目送他們遠去，心神又回到畫上，等候那靈感到來，有所啓發。

*　　*　　*

相距雖遠，但劍光飛射，瞬息數里，金神君、啞巴很快便已來到陷空島。

玄門正宗的高手差不多齊集了。

金神君當然很興奮，他一向自以爲本身已置於高手行列，即使第一次與這麼多高手在一起，看見這麼多傳說中的高手。

極樂眞人、霹靂子、百禽大師這三個傳說中玄門高手中的高手也到了。

極樂眞人一張笑臉，據說已領悟到人生極樂的眞諦，已毫無苦惱，所以無時無刻不快樂，打從心底笑出來，那笑容已然凝結成形。

他的本領怎樣也無人知曉，但被稱得上眞正的高手也應該有相當的功力。

據說他一樣會殺人，懲惡除奸，在

他來說也是一件樂事。

霹靂子是一個火藥專家，經已將火藥用至化境，據說火藥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份，隨手使來，得心應手，驚天動地。

據說就因為他與火藥混為一體，他的肌膚也變成火藥也似的顏色，黑而亮。

百禽大師無疑是裝扮最奇怪的一個，頭上頂着一個雀巢，三四隻雀鳥棲身其中，另外一羣雀鳥盤旋左右。

據說他懂得鳥語，可以跟雀鳥溝通，已成為雀鳥中的王，能夠指揮雀鳥做任何事。

據說亦因此他從雀鳥中領悟到其中一種內功的眞諦，再將這種內功轉移到雀鳥身上，連追隨他左右的雀鳥也變成了高手，不比一般。

其他的玄門高手也都是各具特色，裝束固然千奇百怪，所用的兵器也是。

但好像啞巴那樣十八般武器帶在身上却是絕無僅有，十八般武器也無疑是一般的武器。

金神君叫啞巴將十八武器原是裝門面，就是用不上擺出來也嚇人，現在看見那些玄門高手所用的奇奇怪怪的兵器，不由心底一寒。

那些玄門高手都是以敬佩的目光看着他們。

就因為十八般武器太普通，功力若不是已經有相當造詣，實在用不上。

玄門正宗到最高境界也就是化腐朽為神奇，所以用回一般兵器的絕無疑問已經是高手中的高手。

十八般武器都可以隨便用來的玄門高手也可說並不多。

當然，到了極樂眞人、霹靂子、百禽大師那個階段，根本已不用將兵器帶在身上，那兵器已與他們形神相聚，由有形化於無形。

陷空老祖到什麼階段，當然更難以想像了。

金神君並未明白這個道理，看見那些玄門高手無一用一般兵器，自然心裏很不是味兒。

啞巴却完全沒有感覺的，他事實在金神君的指點下，再加上天賦過人，早已練至玄門高手的階段，十八般武器與形神合而為一，原就是不用帶在身上，只是金神君吩咐，不敢不從命。

他也沒有什麼要做玄門高手的心態，所以面對這許多玄門高手，神態一樣自如，只是看見極樂眞人、百禽大師、霹靂子有一種看見高手的感覺。

到陷空老祖出現，他却是不由得肅然起敬。

陷空老祖有這股魅力，而他當然亦感覺到，不由得仔細打量起來。

陷空老祖目光落在啞巴面上亦不由自主停留了一下，以他的功力，當然看出啞巴是一個奇才。

這麼多年來只有兩個人令他有這種感覺，加以留意，一個是啞巴，另一個就是應天青。

當然，應天青令他更着意，好像應天青那樣的奇才到底是百年難以遇上一個。

他却是不大喜歡應天青，只因為他發覺應天青仍然有俗念，倒是現在這個啞巴，令他有一份天生璞石的感覺。

這個時候他當然不會再想太多。

他的目光在一衆玄門高手面上掃過，隨即以凝重的語聲問：「各位大概已知道我請各位到來的目的。」

霹靂子馬上接一句：「天狗食日，不是好現象，我看要出事了。」

極樂眞人笑着搖頭。「這般奇景，難得一見，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霹靂子隨即搖頭。「不見多年你還是這個壞習慣，不怕樂極生悲。」

極樂眞人笑得更開心。「能夠樂極，就是悲從中來也是好的。」

百禽大師不由插口問：「極樂，聽你這樣說，還未找到極樂呢？」

極樂眞人面上的笑容稍減。「極樂也不外如是。」

這樣說當然是承認他們找到的極樂並非極樂，已經樂過了就不樂的了。

霹靂子好像也看出來，打一個「哈哈」。「人心不足哦。」

極樂眞人笑問：「你對已練成的一身火藥已經滿足了？」

霹靂子只是打着哈哈，極樂眞人接問百禽大師。「百禽，對這天狗食日，你怎樣看？」

百禽大師不大開心的搖頭。「方才陰氣太盛，寒氣侵人，那些不大機靈的雀鳥大都完了。」

霹靂子微一頷首。「這說來對我那些火藥也有多少影响，有些好像已不大靈光。」

陷空老祖這才開口：「大家應該都已留意到陰氣極盛，陽氣被迫流竄，投進幻波池的方向。」

部份玄門高手顯然功力還未到這個地步，齊皆搖頭。

霹靂子當然留意到。「那是天下至陽至剛的所在，陽氣若是要找地方躲避，沒有比那兒更適合的地方了。」

「天下至陰至柔的地方大家相信都不會忘記。」陷空老祖語聲變得更凝重。

玄門高手聽着心頭齊皆一沉，他們有些雖然年輕，未曾參與當年的誅妖大戰，但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當年玄門高手將衆妖封進禹鼎內，就是藏進那個死火山口，無火之地。

多了那一股妖氣，那個地方就變得更陰寒，變成了天下至陰至柔的所在。

「方才由陰氣聚成的那一股龍捲就是捲進那個地方，而且引發雷火霹靂。」陷空老祖接下去。「我以候風地動儀測度無誤，所以急請各位到來。」

極樂眞人面上仍然有笑容，接問：「老祖是担心禹鼎有失？」

陷空老祖微喟。「若是我們所料無差，禹鼎只怕已經破碎了。」

所有玄門高手齊吃一驚，霹靂子脫口追問：「那封在鼎內的羣妖會不會都跑出來？」

陷空老祖點頭。「禹鼎既破，當然不能再囚住羣妖，只怕能夠跑的都已經跑出來了。」

霹靂子大叫：「我們立即去阻止。」

陷空老祖沉吟着。「若是給他們跑到外面，是必天下大亂，我們最好就是趁他們仍是虛弱之身，將他們全都抓起來。」

霹靂子搖頭。「不能抓，必須都殺掉！」

陷空老祖一句：「有傷天理。」

霹靂子大大的歎一口氣。「抓不住被他們跑到世上，屠殺生靈，那又如何？」

陷空老祖不由點頭。「這也是。」

霹靂子嘟喃着接下去。「我也知道妖人也是人，殺之只恐影响我們的道行，可是權衡輕重，只好有所選擇放棄的了。」

陷空老祖有些驚奇的看着霹靂子。他放緩語氣道：「霹靂子不見多年，非獨脾氣收斂了很多，話說也有條理很多了。」

霹靂子咧着大嘴巴。「我只是有話說話，可不管那許多條理什麼。」

陷空老祖目光一掃。「羣妖被困在禹鼎中那麼一段時間，如今雖然脫身出來，難免虛弱，我們就趁這個機會把他們消滅。」

他說得很認眞，果眞是一代宗師，名門正派的領導人物，當機立斷。

極樂眞人反而有點猶疑。「老祖，大開殺戒，未嘗不是一件樂事，但能夠不殺也是一件樂事。」

陷空老祖笑了。「殺與不殺既然都是樂事，爲什麼不殺，以致讓那許多人不快樂了。」

極樂眞人呆一呆，帶笑連聲：「是極是極——」

百禽大師隨即嘆息起來。「我連雀鳥的性命也珍惜，又何說其他？」

陷空老祖笑笑。「那些妖人不死，那些雀鳥遲早都會被他們拿來充饑的。」

百禽大師一聽這說話，立時兩條眉毛揚起來，對他來說，那些雀鳥的生命與人同樣珍貴。

「也罷，只好殺了。」他嘆一口氣，那些妖人平日的所爲，生性的兇殘他當然清楚，當年的誅妖大戰，當然少不了他們一份兒。

陷空老祖目光再轉。「其他朋友還有什麼意見？」

沒有人作聲，這些名門正派的高手一向以一見陷空老祖爲榮，現在看見百禽大師、霹靂子、極樂眞人這三個高手中的高手也都已沒有意見，當然再無話說。

陷空老祖隨即點頭。「那麼！大家動身好了。」

這句話說完，他混身上下便閃出了一蓬劍光，他就擁着這劍光往南飛去。

霹靂子接着一個「哈哈」，手一揚，霹靂聲中，一團觸目的紅光迸射，人也射進紅光中，疾射前往。

極樂眞人亦同時祭起劍光，緊隨霹靂子後面，很快便與霹靂子並肩一起。

極樂眞人跟着雙手一舉，雀鳥聲中，無數雀鳥從他頭頂的鳥巢，身上所繡着的百鳥披風中飛出，往外飛翔，他的身子也同時飛起來，隨着那些雀鳥往南方飛去。

那些名門正宗的高手看在眼內，自然大爲羨慕，也不敢怠慢，紛紛祭起隨身法寶，追隨在陷空老祖四人的後面。

陷空老祖的語聲即時傳來。「我們四人先行一步，大家路上若是遇上妖人，莫要手下留情。」

各人齊應一聲：「老祖放心——」

語聲未落，在他們前面那四團光華迸射，一下子迅速去遠。

那些名門正宗的高手雖然知道追不上，亦不想太落後，全力施爲，諸般劍光飛射，法寶祥光飛舞，急急狂追上前去。

金神君在啞巴的劍光護送下亦迅速追前，啞巴的修爲事實是已到了一流高手的境界，雖然負担金神君，亦能夠在第一綫的位置。

金神君自然心花怒開，自覺自己亦是高手，飛在一般高手的前面，也沒有催促啞巴加快。

啞巴事實也盡了全力，十八般武器再加上金神君的重量，他若非全力施爲，又怎能夠這麼快。

那片刻，漫天祥光劍氣，本來黯淡的太陽也彷彿因此而再亮起來，當然是難得一見的奇景。

那麼多名門正派的高手同時在天空中飛翔，也實在是前所未見，比諸第一次的誅妖行動壯觀得多了。

第一次的誅妖行動正邪惡鬥多年，互有死傷，名門正派的高手當然沒有現在的多。

經過多年的太平日子，名門正派代有才，數目實在已多了很多了。

與現在他們的人才鼎盛，對付數目有限，而且已被封在禹鼎多年，必是無復當年功力的羣妖，當然是穩操勝券，不勝無歸。

陰魔的存在無疑是他們意料之外，幸而無論陰魔的威力如何，目前都不在那附近，無以証明。

＊　＊　＊

陷空老祖第一個進入那死火山內，雖然是預料之中，但眼看事實，亦難免搖頭歎息。

那個禹鼎到底是遠古神器，當年大禹賴以治水除妖，乃是天下罕有的神器法寶，放在這至陰至柔之地，再配合當年所有名門高手的修爲，伸展整個火山口，收盡羣妖，令天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寧。

以那個禹鼎的威力，要將之弄破是沒有可能的事，也所以在看見事實之前，陷空老祖仍然只是懷疑。

極樂眞人隨後而到，拾起了一塊禹鼎的碎片，不由長歎一聲。「這禹鼎眞的碎了？」

他一張笑臉難得有憂愁的時候，也不知多久沒有浮現憂色，歎息出來的了。

陷空老祖接上口：「將這個禹鼎碎成這樣子可不是一件易事。」

霹靂子一旁落下，之前已繞着附近飛翔一周，聽得說一聲嘟喃：「我就是拚盡所有火藥也起不了這作用。」

陷空老祖點點頭。「到底是什麼東西威力如此凌厲，以致禹鼎也難逃此劫？」

極樂眞人目光霍地一閃。「只要不是活着的東西，一切還不大成問題。」

能夠解救羣妖的若是活物，當然就不會是一般妖物，必定是魔無疑。

魔界乃是邪界中的最高境界，來自魔界中的魔威力絕對在羣妖之上，也絕不是一般的玄門高手可以應付得來。

這陷空老祖豈會不明白，沉吟着歎息。「我也希望不是活物，若然是活物，可就麻煩了。」

他們雖然是玄門中的高手，極樂眞人等到底還是人，陷空老祖亦未到神仙的境界，能否應付魔界中的惡魔連他也懷疑。

正邪當年的一戰，正派玄門高手所應付的只是妖羣，沒有魔。

在他們的意念中，雖然知道有魔這種東西，但眞正的魔却是未曾見過。

百禽大師是最後進來的一個，聽說亦甚表懷疑。「我以爲魔界是傳說中的東西。」

陷空老祖笑了笑。「這種東西應該是有的，雖然我未曾見過，可是我相信這種東西存在的。」一頓突然一喝：「孽障，還不出來！」

語聲未畢，他目光所及的兩堆亂石便碎開，冒出了兩個奇怪的人來，其中一個膚色灰敗，連眼睛也是灰白的，就像是棺材裏爬出來的活屍。

另一個一身鱗甲，尖耳削腮，就像是一頭穿山甲，從亂石裏冒出來便往旁邊的石縫中竄去，一竄而進，其快無比。

霹靂子即時把手一劃，一枚黑色的珠子便射進那條石縫內，霹靂一聲，火光迸射，石縫被炸成一個石洞，那個一身鱗甲的妖人血肉橫飛。

他的血赫然是青綠色。

霹靂聲迴響不絕，但連隨被三下笑聲蓋去。

那三下笑聲發自極樂眞人口中，豈止震耳欲聾，簡直就像是炸藥轟進耳中。

那個活屍也似的妖人也就是有這種感覺，一個腦袋立時被震裂，冒出白色的血絲來。

極樂眞人隨即來到那個活屍也似的妖人面前，雙掌一鼓，連串「拍拍拍」的掌聲，每一個都是掌心雷，將那妖人的生機完全震斷。

掌聲一樣迴音不絕，與他方才的笑聲，霹靂子的火藥爆炸聲一樣，對極樂眞人、霹靂子、百禽大師等玄門正派的高手一些影响也沒有，甚至連百禽大師所養的雀鳥也不受影响，安然無事。

可是對那些妖人却都是致命的武器，現身出來的難逃一劫，未死的亦心神震盪，根本待不住。

一個背插翅膀的妖人實在再受不了下去，雙翼一展，從藏身的地方飛出，飛向火山口外。

這一飛來得極其突然，可是百禽大師所帶的鳥羣還是搶先一步，飛進半天，四面八方一下子包圍着那個妖人，疾啄下去。

那個妖人才飛出火山口，雀鳥已將他的翅膀啄穿，再也支持不住，凌空掉下來，正好掉回那個死火山口內，幾片其利無比的羽毛緊接劃至，割穿了他的咽喉，接着將他迅速割成了碎片。

百禽大師身形再轉，掠進了那個妖人的碎片中間，三昧眞火一引，便將那些碎片燒成灰燼。

陷空老祖看在眼內，一聲：「善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霹靂子聽說大笑。「若是一定要入地獄，我便不殺的了。」

極樂眞人接上一句：「地獄也許是一個快樂地方，進去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百禽大師却問：「不知道那個地方是不是也有那麼多雀鳥？」

霹靂子笑罵：「你還是只知道雀鳥，快看看這附近有什麼妖人，馬上解決。」

百禽大師雙袖一振，擁着一羣雀鳥疾往死火山口外飛出去。

霹靂子跟着一團黑氣飛出，極樂眞人看着笑笑。「幸好這團黑氣帶着祥和之光，否則不難以爲是妖氣冲天。」

笑語聲一落，他便擁着劍光疾射而出。

陷空老祖嘟喃着：「這仍然留在這裏的妖人當然功力有限，容易應付得多，其他的可不會的了。」

他自然担心那些玄門正宗高手的遭遇。

方才那三個妖人遇上他們這些高手中的高手，以功力之弱，尚且不是束手待斃，其餘已能夠離開這個地方的，遇上趕來的玄門正派高手，難免一場惡戰。

這自然又令他想起當年大家以禹鼎盡封羣妖一戰的慘烈。

「婦人之仁啊——」他這句話隨即脫口而出，再看看散碎在地上的禹鼎，俯身拾起了其中一塊。

那一塊也就是陰魔曾經進入，上有仙女浮雕的那一塊，陰魔雖然已離開，一股陰氣仍然存在，這股陰氣當然遠比死火山內的濃重。

陷空老祖手一觸，立時觸電似的，但他仍然能夠將那塊禹鼎拾起來，以他的修爲，功力當然已到了收發自如的地步。

他的面上露出了震驚的表情，耳目那刹那將功能發揮至盡。

他看不到周圍有什麼特別，也聽不到有什麼特別的聲响，死火山內肯定已一個妖人也沒有，若是有，他仍然聽不到，看不見，那絕對不是妖，已是魔。

陷空老祖並沒有魔接近的感覺，他絕對相信自己的感覺，自己的修爲。

他的目光再回到那塊禹鼎上，看不到那股陰氣，拿着的手却仍然感覺到那股陰氣的存在。

「到底是什麼東西？」他疑惑地再拿起一塊禹鼎的碎片。

那塊碎片並沒有帶給他任何感覺，他更加奇怪，以他的經驗，當然推測到那必是有什麼東西曾經寄留在第一塊拾

起的禹鼎碎片上。

那絕無疑問經已離開，但寄存於那塊禹鼎上的力量仍然是那麼大，那東西若是仍然寄存，威力之大可想得知。

以那麼大的一股力量，能將禹鼎擊碎亦不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

陷空老祖想着想着，不由想到那東西的形狀，他想到閃電奔雷，然後他發覺他想的不過是一種力量的表示，並不是什麼東西。

非常突然的他由心寒出來。

這種寒心的感覺他已經很多年未有過，在他的感覺來說，實在太遙遠。

「那到底是怎樣的東西？」他的思想也出現前所未有的疑惑，但一任他怎樣，也感覺不到。

他雙手不由結了一個佛印，企圖從思想的困惑中抽出來。

到他這種修爲的玄門高手中的高手，這已是很簡單的事，用不着再借重什麼形式，所以不由自立佛印一結，他亦不由自主的苦笑出來。

心神一定他目光再回到那塊禹鼎上，盯着那個仙女的浮雕，他想到那就是那個東西要寄存的原因，却想不到那有什麼值得寄存。

當然他怎也想不到那個陰魔是在找尋一個完美的形象來顯現。

甚至連陰魔他也沒有感覺。

這陰魔的出現已經是他的知識經驗範圍以外。

* * *

羣妖雖然離開了那座死火山，到底是久困多年，功力已大打折扣，除了部份修行高强的能夠借助陰魔的餘氣，將功力恢復八九成，其他的仍然是只得回當日的功力三四成左右，他們也算得上齊心，彼此扶持，眼看離不了多遠，玄門的高手已凌空射至，紛紛躲藏起來，只等機會看如何襲擊。

他們懂得躲藏，玄門正派的高手却也全都有預兆，他們全都劍氣正氣護身，妖邪之氣一侵入，立即有感覺，何況率先降落死火山地域的又是高手中的高手。

當先兩個一個是尼姑，半邊臉白，半邊臉黑，也就是嫉惡如仇，心狠手辣，妖邪之輩見之唯恐走避不及的半邊神尼，手中紅綫金梭，又是罕見的法寶，紅綫纏身，金梭奪命。

另一個是和尚，那個和尚五短身材，樣貌身材與猿猴接近，光頭上沒有佛印，却深陷着「果然」兩個字。

他正就是玄門高手中的果然和尚。

什麼事他以爲如此的果然如此，既足以註明他的眞知卓見，亦從中顯示出他明察秋毫，神機妙算的本領。

也所以他自號果然，這是他對一般人的解釋。

事實果然是一種猿猴的名稱，開始的時候有人因爲他樣子似猿猴，以果然稱之，但對他說却是另一番道理，到他發現被騙的時候，果然這個稱呼已然傳開，要改變也改變不了。

所以他只好將錯就錯，這也是他最後的一次受騙。

對於這一點錯失他當然不會在別人面前承認，當然他多少也考慮到別人會知道這其中的原因，只是他已完全沒有改變的可能。

果然這兩個字已在他的光頭上長了根，既是他的命根，也是他的法號。

這兩個人已經是玄門高手中的高手，修爲僅次於百禽大師、霹靂子、極樂眞人。

在他們的印象中，玄門高手修練到他們這個境界的已沒有，所以看見啞巴、金神君緊追着到來，大感意外。

金神君完全是因爲啞巴的關係擁着一團劍光凌空落下來，他本身修練的那股劍光並不怎樣强，也頗短，可是啞巴的功力精進，立時劍光大盛，長而疾。

飛越其餘的玄門高手，金神君自然大樂，也知道果然和尚與半邊神尼是什麼身份，能夠緊追着他們落下，不禁眉飛色舞。

半邊神尼看在眼內，鼻子悶哼一聲，她脾氣一向不大好，難得臉色好看一些，看見金神君耀武揚威，當然是還以臉色。

果然和尚却是一聲佛號。「果然是江山代有奇才出，未知道友高姓大名？」

金神君脫口而出：「驚天動地，誅邪滅妖，定四海、鎭八方，無敵金神君——」

果然和尚呆一呆。「久仰大名，如雷貫耳，果然是不簡單。」

他事實聽說過金神君這個人，但並沒有多大好印象。

在他的印象中，那樣一連串外號的大都是虛有其表，金神君的表現無疑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以他的眼力當然看不出金神君的道行，却看出那個啞巴也絕不是凡品的。

金神君也就在這時候介紹啞巴。「這是我心愛的十八個弟子之一。」

半邊神尼、果然和尚不由一怔，果然和尚接一句：「果然好徒弟。」

半邊神尼板起了不好看的半邊臉。「最要緊是好本領。」

金神君打着「哈哈」。「一定好本領。」

話口未完，一道紅光已飛射過來，襲向他的後腦，他並未發覺，到他察覺的時候已來不及閃避了。

啞巴却是眼快手急，板斧一揚，便將那道紅光擋開，板斧緊接脫手飛出，旋轉着斬射向紅光來處。

那個口吐紅光，企圖暗算金神君的妖人立時在板斧下身首異處。

金神君這才知道發生什麼回事，他的表情變化比一般正常人最少慢三倍，所以在果然和尚、半邊神尼眼中看來，那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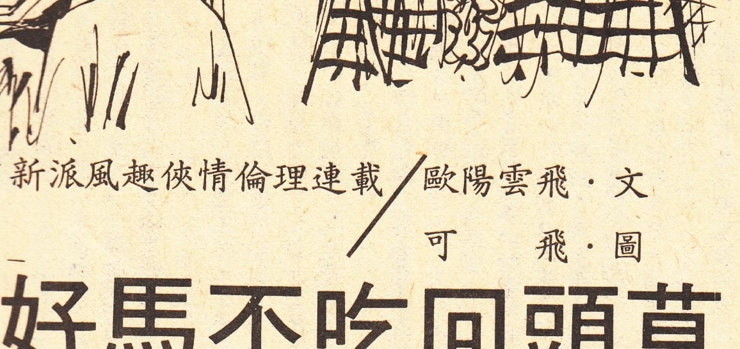
啞巴的出手竟然令他們更爲驚奇，那板斧的威力已然與他們的功力沒有多大分別。

徒弟已經是如此，這個師父若是出手，威力又會達到什麼地步？

他們最奇怪的當然就是以這個金神君的作爲，玄門正派中竟然沒有多大的消息。

（未完．二）

上文提要：洞房花燭夜，新娘原來是一個刺客，插了阿郎一刀，幸未致死，女兇手走脫。一小童稱自大的上白吃大樓惹事生非，砸爛旗子、招牌，揚長而去。張小仙召開座談會，綜合各人建議：一、營救多多；二、偵緝刺客；三、小仙囝雙親、大笨牛的娘三人說來不來，事有蹊蹺定要追查。跟着衆人先到坤宅勘察多多的住房……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打骰顆顆是六　接字句句雌黃

大笨牛端足了架子，訓斥道：「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夥計，你拿了我們的銀子，爲什麼沒把話傳到？」

夥計聞言一怔，急辯道：「傳到啦，前天一回到洛陽，小的便跑去仇家，將話告訴老夫子。」

皮蛋道：「那麼，老夫子一家人怎未參加我們白吃教主的結婚大禮？」

夥計傻笑一下，一臉無奈的道：「小的只負責傳話，老夫子去不去我可沒法呀。」

阿郎言歸正傳道：「夥計，裱一幅字需時多久？」

夥計道：「並不多，要五六天。」

「能不能快一點？」

「多快？」

「馬上。」

「這——」

「辦不到？」

「不是辦不到，是品質一定很糟。」

「沒有關係，只要還能認出是幾個什麼字就可以了。」

「還不至於如此，只是不乾，不平整、甚至會變形而已。」

「這是小毛病，無關緊要，咱們立刻開始工作吧。」

「字呢？」

「馬上寫！」

眞是奇聞，小夥計從來不曾遇上現寫、現裱、現取的這種新鮮事，滿頭霧水的道：「幹嘛要這樣急嘛？」

皮蛋道：「急啊，今天是黃道吉日，錯過今天，就要再等一個月。」

夥計半信半疑的，取來筆硯宣紙，苦笑道：「那就請快動筆吧。」

阿郎不再言語，待小和尚空空將墨研好後，便即大筆揮毫起來。

皮蛋則與大笨牛一起合作，一個寫字，一個研墨。

二人都是喝過墨水的人，臉皮又厚，也的確有兩把刷子，邊想邊寫，現買現賣，不消片刻工夫，便寫好了四首絕妙好詩。

為了趕時間，阿郎、皮蛋、大笨牛也親自動手幫忙，上糊、裱褙、裝框、敲敲打打的，好快，半個時辰不到，便大功告成。

阿郎道：「夥計，多少錢？」

夥計望着歪七扭八的成品，自己都不滿意，道：「只收工本費，算十兩銀子就好啦。」

張小仙掏出二十兩的一錠小元寶給他，道：「不必找啦，多餘的就賞你當小費吧。」

夥計歉然一笑，道：「四位公子也曾大力幫忙，太多啦，不好意思啦。」

大笨牛道：「有錢大家花嘛，別客氣。」

皮蛋道：「花不完就存起來，可以當作將來討老婆的結婚基金。」

小和尚空空亦亂開黃腔，胡言胡語道：「或者到外面去打打野食也不賴，反正天涯何處無芳草，春城無處不飛花，方便得很哪！」

＊　＊　＊

鴻儒學堂。

老夫子仇水閣正在訓人，將同學們罵得狗血淋頭，一文不值。

罵來罵去，只是爲了一件事——白吃大樓落成，以及阿郎、多多結婚時大家集體罷課。

只聽仇老夫子大聲疾呼的訓斥道：「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你們太不像話了，爲了一個頑童，一個混混，一個流氓，一個無惡不作的無賴，居然集體罷課去捧他的場，對得起你們含辛茹苦的父母，對得起苦口婆心的老師嗎？古人說：近硃者赤，近墨者黑，蟑螂配臭蟲，蚊子交蒼蠅，我警告你們，要與張小仙那個壞坯子劃清界線，誰要是再跟他勾勾搭搭，攪七捻三，保証開除，絕不寬貸！」

有一個小女生硬着頭皮說道：「老鼠，人家張小仙好偉大啊，小小年紀已經當上了白吃教主，還蓋起一座白吃大樓呢，好大好大，在洛陽城再也找不到第二棟。」

她咬字不清，將「師」字說成「鼠」，引起一陣竊笑。

仇水閣臉色一沉，用教鞭敲打一下桌面，叫大家肅靜，冷聲說道：「哼，魔道幫派，都是罪惡的淵藪，大樓雖然好看，銀子却不清白，其心可卑，其行可誅！」

阿雄和阿珠互望一眼，同聲細語道：「才怪！」

「篤！篤！篤！」

冷肅的氣氛中，傳來三聲叩門的聲音。

大門未關，來人已不請自入。

一共四個，乃阿郎、皮蛋、空空、大笨牛是也。

每人的手裡拿着一塊匾，包裝紙上還貼着一張大紅紙。

張小仙與皮蛋，都是鴻儒學堂裡的「名人」，馬上掀起一股不小的騷動。

「哇！是阿郎跟皮蛋。」

「還有兩個跟班的。」

「臭水溝正在發火呢。」

「快來幫我們出出氣吧。」

聲音不大，阿郎却聽得清清楚楚，扮了一個鬼臉，回報了一個神秘的微笑。

仇水閣已經發現了，陰沉着臉，語冷如冰：「張小仙，記得你曾經說過，今生今世，不再踏進鴻儒學堂的門，上一次是跳牆進來的，這一次大概是爬狗洞吧？」

張小仙故意裝作出一副循規蹈矩，正經八百的樣子，立正站好，正容說道：「報告老鼠，學生有正事求見，若是跳牆或是爬狗洞，就是對老鼠不敬，學生是正大光明的從大門進來的。」

好賊啊，也將「師」唸成「鼠」。

却將仇水閣給唬住了，怔神道：「你有正事？」

阿郎一本正經的道：「是的！」

仇水閣道：「什麼事？」

張小仙道：「首先是想來謝謝鼠尊的厚賜。」

皮蛋在一旁猛敲邊鼓：「老鼠的墨寶龍飛鳳舞，蒼勁有力，目睹之人莫不齊聲讚好，贏得滿堂采。」

大笨牛也來湊熱鬧：「學問也好好啊，『因受』二字難倒了所有的嘉賓貴客，沒有一個人能夠解得開。」

小和尚空空亦道：「別人不懂就表示有學問，解不開才是高手，在老『鼠』的面前，大家都變成凡夫俗子，變成病『貓』了。」

七嘴八舌，直捧得仇水閣暈陶陶的，以爲這幾個「壞學生」已經「改邪歸正」，「棄惡從善」，笑口大開的道：「好說，好說，客氣啦，客氣啦。」

阿郎道：「老鼠，學生想請教，『因受』二字究作何解？是否有典故出處？」

仇水閣心虛，臉上熱辣辣的有點掛不住，但又不能不答，含混其詞的道：「只是信手塗鴉，隨便寫寫，聊表祝福之意吧了，其實也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阿郎在心裡罵道：「哼，支吾其詞，言不由衷，十足的文化流氓嘴臉，先給你上一道『冰糖肘子』，等一下再請你喝『酸辣湯』！」

皮蛋道：「阿郎和多多大喜的日子，老鼠是貴賓，還留了大位，怎麼未去？」

老師消遣學生，可謂史無前例，仇水閣存心不正，自然不好意思去，表面上却笑笑呵呵的道：「那天正巧有事，彼此撞期，分身乏術，所以沒去成。」

大笨牛道：「好可惜啊，我們準備了好多鍋貼、鐵板燒、酸辣湯、南京板鴨、螞蟻上樹等南北名菜，老鼠都沒有吃到。」

仇水閣自我解嘲的笑笑，道：「四位如果再無別事的話，可否請到辦公室坐坐，別影響了同學們的課業。」

西門小仙道：「有，有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學生今日此來，主要的目的是回報鼠恩，來送禮的。」

皮蛋道：「古人說：來而不往，非禮也！」

大笨牛道：「又說：受人涓滴之惠，當報以湧泉。」

小和尚道：「佛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我們張教主就是一個懂得知恩圖報的大善人。」

仇水閣道：「秀才人情紙半張，只是寫了幾個字，小意思，何必放在心上。」

阿郎道：「學生也是秀才人情紙半張，寫了四首歪詩，特來請老鼠指教，補一補學堂裏的破壁。」

不待仇水閣首肯，便將匾額懸在講台正對面的牆上。

咻！咻！咻！咻！四聲響，阿郎當着老同學的面，露了一手絕技，打出四枚「霸王釘」，將匾額固定。

然後才撕掉包裝紙，露出歪詩：

無心恩愛是因受
無水沃濤是夭壽
無風掀起三尺浪
臭水沖垮臭水溝

好，好詩，不但將「因受」二字挑明，揭穿了仇水閣的惡毒用心，還大罵他夭壽短命，不得善終。

教室內吼聲四起，讚不絕口，既欣賞阿郎的才華，更佩服他的勇氣。

皮蛋的匾也掛好了，寫的是：

無心恩愛是因受
無水沃濤是夭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忠孝仁愛禮義廉

前兩句語意明確，大家都懂，後兩句卻無人能解。

有一位男同學小聲道：「學長，小弟有看沒有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愛禮義廉是什麼意思？」

皮蛋挺一挺胸脯，以學長的姿態答道：「簡單的是要死，乃王(忘)八無恥也。」

大笨牛補充道：「老師糟蹋學生，罵多多是應召女郎，罵阿郎是嫖客，自然是王八！無恥！」

直氣得仇水閣的臉一陣青，一陣白，全身劇烈的顫抖着，急怒攻心之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大笨牛的那一方匾也裝釘完畢，上書：

先生厚賜不敢忘
舞文弄墨報師恩
崑崙山上放一屁
臭死東海老龍王

有人說：「乖乖，這一個屁好臭好大，一臭三千里吔。」

又有人說：「當然好大好臭，不然怎會臭死東海老龍王。」

大笨牛亂解釋道：「八百年的臭水溝，放一個屁不臭成嗎，臭不死老龍王，怎能算是臭名在外，臭氣遠播。」

好小子，講了五句話，帶了五個臭字，眞是臭味相投，臭的有學問。

就在大家臭言臭語中，小和尚空空的匾也掛好了，只見上面清清楚楚的寫着：

夫子夫子學問高
無心恩愛罵得好
罵來罵去罵自己
沃濤夭壽命難保

一語成讖，眞的，仇水閣看到這裏，氣得面無人色，口吐白沫，一口氣上不來，當場暈死在講台上。

「出人命啦，出人命啦！」

「氣死人啦，氣死人啦！」

「啊！死得好！」

「萬歲！死得妙！」

「哈哈！死得呱呱叫！」

「這下我們可解脫了！」

「再也不必受他的臭氣薰陶！」

仇水閣平時待學生尖酸刻薄，人緣極差，同學們皆歡欣鼓舞，幸災樂禍，把張小仙當作英雄看待。

阿郎卻不希望他死，還有事情要問，命小空空提來一桶水，潑在他的臉上，不久，仇水閣便悠悠醒過來，一張嘴就說：「氣死我啦，氣死我啦。」

西門小仙戲謔道：「老鼠，先別氣，氣死人學生可擔待不起，小貓也不喜歡死老鼠，本教主想知道，多多失踪的事你有沒有份？」

仇水閣愕然一楞，道：「什麼？錢多多失踪了？好，好極了，這是報應。」

「你還沒有答覆本教主的話。」

「讀書人不會做這種偸雞摸狗的事。」

「你也沒有這個胆子，本教主是懷疑你可能僱用別人，或者與他人合作。」

「絕無此事，老夫若是有劫人之心，就用不到爲文消遣你們了。」

「嗯，聽起來蠻合理的，像是一句人話。」

經過這一會兒的喘息，仇水閣已大致恢復，呼地跳了起來，咬牙切齒的道：「張小仙，你目無尊長，信口雌黃，一點也不懂得尊師重道的道理，氣死我啦，氣死我啦，滾！滾！」

拿起教鞭來，劈頭蓋面的猛打猛抽。

阿郎乃是武林高手，他如何能打得到，舉手投足之間，便將教鞭奪下，扔到外面去，道：「得啦，得啦，烏鴉落在豬身上，自己不知道自己黑，你侮辱後進，消遣學子，又那像是一個爲人師表的人，況且咱家早已被你開除，師生關係早斷，少在我面前耍威風。同時，本教主願提出忠告，對同學不要太苛太刻，得饒人處且饒人，否則，有一天他們來個集體罷課，或是另投他校，你的飯碗就砸啦！」

皮蛋道：「時代不同啦，別再死腦筋，要多溝通。」

大笨牛道：「物極必反，倘若有一日被學生集體『休師』，就災情慘重啦。」

小和尚空空道：「那就只好回家去吃你自己的老米飯。」

「不見！」

「後會無期！」

「最好永不相見！」

從來沒有聽過這種告別的詞兒，仇水閣氣沖斗牛，猛追猛打，結果連四小的衣襟都沒沾上，四個人攀肩搭背，嘻嘻哈哈的如風而去。

＊　＊　＊

紅中賭坊。

南七北六十三省，到處都有他們的關係企業。

總部本來是設在開封，被張小仙一場豪賭贏走了。

想不到洛陽的紅中賭坊比開封的更大，更豪華。

一張麻將「紅中」，懸掛在高大的門樓上，光采奪目，耀眼生輝。

看在阿郎的眼內，感覺格外刺目，道：「媽的，賭仙翁百萬已死，紅中賭坊還這麼風光？」

大笨牛道：「老大，你忘啦，他還有一個女兒翁明珠，貌美如花，乃是女中丈夫。」

皮蛋道：「另外有一個兒子翁明山，在賭國武林中同樣名氣不小。」

阿郎聞言腦子裏轟！的一聲，如遭雷殛，道：「娘哩，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看那個女刺客十之八九就是翁明珠。」

皮蛋的臉色驟然一變，道：「妹妹冒充新娘，哥哥劫走多多，這是絕配呀。」

大笨牛道：「也有動機，當初咱們在開封，把賭仙翁百萬整得夠慘。」

阿郎道：「活該，誰叫他以卑劣的手段強暴天魔女秋阿姨，啊，對了，說不定——」

他本想說「說不定你與翁明山兄妹還有血緣關係呢」，但怕傷大笨牛的心，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四人沒再多言，結伴闖進紅中賭坊去。

兀自來至一張賭骰子的桌前，莊家是一個老頭，頭頂光禿禿的，連一根毛也沒有，臉上紅光滿面，神采奕奕，一望即知是一個精明的人物。

手風很順，賭技也不賴，贏多輸少，面前已堆積了不少籌碼。

張小仙單刀直入的道：「老兄尊姓大名？」

禿頭老者瞄了他一眼，道：「包，包贏。」

「包贏？好名字，大概一向很得意，包贏不輸？」

「客氣，憑本事混飯吃，差不多九贏一輸吧。」

「若是九輸一贏，閣下就要改名包輸了！」

「老夫混跡賭場數十年，還不曾遇上這種事。」

皮蛋道：「也許今天會遇上。」

大笨牛道：「或許今夜就會掃地出門。」

莊家包贏聞言大怒道：「那來的黃口小兒，竟敢在此放言高論，妄自尊大？」

小和尚空空指着阿郎道：「抱歉，抱歉，我們忘記自我介紹，這位是我們教主，白吃教的教主張小仙，人稱萬能博士，是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也是開封白吃賭坊的大老闆，算起來還是同業哩。」

拍一下皮蛋的肩胛，繼道：「他叫皮蛋，是我們白吃教的總護法，外號馬屁大王，拍死人不償命。」

皮蛋拉着大笨牛的手，道：「大笨牛，人如其名，力大如牛，綽號吹牛大王，吹死人活該。」

以手按住小和尚的光頭，接着又道：「這位空空小僧，原是邪僧不了的入室弟子，後來發覺『上錯天堂投錯胎』，毅然改投本教，担任總香主的職務。」

這四個人都是響叮噹，叮噹響的人物，包贏沒見過也聽說過，臉色連變，一雙賊眼骨碌碌的轉來轉去，天曉得在打什麼歪主意。

阿郎道：「包贏，你是老闆？還是夥計？」

莊家包贏道：「張教主此話何意？」

「本教主是想打聽，紅中賭坊的老闆是誰？」

「姓翁。」

「翁明山、翁明珠兄妹？」

「沒錯！」

「可否請出來一見？」

「他們不在。」

「到那兒去了？」

「老闆未說。」

「何時回來？」

「沒有交代。」

「昨天夜裏在嗎？」

「敝上的關係企業很多，在此的時間很少。」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們？」

「沒有一定的準兒。」

大笨牛忽然說道：「老大，我有辦法找到翁家兄妹。」

皮蛋道：「有屁快放。」

大笨牛道：「用賭，只要將姓包的贏得屁滾尿流，使洛陽紅中賭坊瀕臨破產的邊緣時，姓翁的自然會出面收拾殘局了。」

這話正合了阿郎的意，立道：「讚！好主意！」

今日的張小仙，可以說是一位小富翁，雖然倉卒出門，身上還是帶着一些零碎銀兩銀票，當即傾其所有，換了五百兩籌碼，往賭桌一放，道：「閣下，咱們一對一玩玩如何？」

當包贏弄明白阿郎的身份後，心裏就有點發毛，但身為莊家，拒賭的話却說不出口，只得勉為其難的吐出來一個字：「行！」

「玩什麼？」

「主隨客便。」

「就玩骰子吧？」

「可以。」

「三顆？還是六顆？」

「都好。」

「那就六顆吧，反正大家機會均等。」

「成，請張教主下注。」

「全部，五百。」

「小友好痛快的賭法。」

「本教主喜歡一擲定乾坤！」

阿郎生性豪邁，手法俐落，坤字一出口，抓起六顆骰子來，吹了一口氣，刷！一聲，以極其優美的姿勢擲入面前海碗中。

六粒骰子，以高速旋轉，聲音清脆，如珠落玉盤，韻律曼妙，似魔術飛輪。

許久許久，骰子才完全靜止下來。

小和尚空空尖叫道：「好棒啊六個六，是豹子王！」

皮蛋道：「小子，你鬼叫什麼，此乃青菜豆腐，家常便飯。」

大笨牛道：「說的也是，老大穿開襠褲的時候就可以連擲三把豹子王，今天合該包贏倒霉，要改名換姓，穩輸！」

莊家包贏不服氣，抓起骰子來趕點，照規矩，只要他也擲出豹子王，便可以和局終。

此人賭技不俗，果然有點眞才實學，碗內出現五個六，最後一顆骰子仍在旋轉，像是喝醉酒的醉漢，速度遲緩，翻一個身，已經露出半個六來。

可是，張小仙不答應，暗中神鬼不覺的吹了一口「仙氣」，骰子彷彿突然酒醒了，多翻了一個身，變六為四。

包贏看傻了眼，不停的搖頭自語道：「怪事，怪事，從來也不曾遇上這種怪事，分明是六，怎會亂了陣法，多翻一個觔斗？」

眞像是遇上了鬼，怪事連連發生，包贏連連失利。

阿郎還是老規矩，沒有收銀子的習慣，籌碼一直以倍數增加，沒多久，贏光了包贏面前的籌碼不算，還被迫向櫃台上調頭寸。

此刻，張小仙的籌碼大約已累積至十萬兩，包贏的額頭冷汗直冒，手掌心上也沁出汗水來，不停的擦拭着。

阿郎拍一下面前的籌碼，表示再一次全部押上，道：「喂，穩輸，別光是擦汗，這一次該你先擲。」

大笨牛道：「是嘛，擦也擦不完，等一下乾脆洗一個澡吧。」

皮蛋道：「不錯，洗完澡以後，就清潔溜溜，一無所有了。」

包贏却不敢再賭下去，連骰子也不敢去摸。

阿郎道：「快呀，別磨蹭，要爭取時間。」

包贏支支吾吾的道：「張教主，我們可不可以到此爲止？」

「不可以，本教主欲罷不能，還沒有過足癮呢。」

「張教主賭技超羣，小老兒甘拜下風，請高抬貴手。」

「老小子，你眞的服輸嗎？」

「心悅誠服。」

「願意改名換姓？」

「悉聽尊便。」

「那麼，從此刻起，你姓穩名輸。」

「是，張教主！」

「慢着，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再賭一把，最後一把。」

「多少？」

「全部。」

「乖乖，太多啦，約在十萬兩以上。」

「你怕？」

「小老兒是有點擔待不起。」

「穩輸，你作不了主就叫翁明山、翁明珠出來！」

突聞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接口說道：「本姑娘在此，奉陪！」

循聲望去，不知何時，附近已多了一男一女。

女的十七八歲，眉如春山，目賽寒星，說多嬌媚就有多嬌媚，正是賭仙翁百萬的千金翁明珠。

男的年紀略大，英挺俊拔，如玉樹臨風，與翁明珠有幾分相似，係乃兄翁明山。

陡然間，阿郎的眼睛睜大了許多，上上下下，仔仔細細，一瞬不瞬的盯着翁明珠不放，亦未曾開言說話。

看得翁明珠好不自在，臉都紅了，嬌冷的聲音道：「你看什麼看，又不是沒見過，好色啊。」

張小仙道：「翁姑娘，如果本教主沒有看走眼，我們昨天還見過面吧？」

翁明珠繃着臉，冷聲道：「上次在開封紅中賭坊，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是唯一的一次。」

「昨夜，冒充新娘子多多的不是妳？」

「哼，大概是吃錯藥了，不知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妳眞的不是那個虎霸母，女刺客？」

「姑奶奶是想殺你，但尚未付諸行動。」

「本教主不信，把妳的上衣脫下來。」

「幹嘛？」

「那個女刺客雙乳中間，有一顆豆大的紅痣。」

「本姑娘沒有。」

「空口無憑，驗明正身才算數。」

「張小仙，請放尊重點，別欺人太甚！」

小和尚空空道：「不許看上面兩點，瞧瞧下面一點也可以。」

大笨牛道：「好主意，二手貨一驗便知。」

皮蛋道：「好馬不配雙鞍，好女不嫁二男，女刺客自願獻身，阿郎已經『入港』啦，最好放聰明點，殘花敗柳，破銅爛鐵，除小仙外，再也不會有第二個男人肯出面撿垃圾——」

翁明山截口說道：「住口，翁家的人素行磊落坦蕩，正大光明，不會做這種骯髒的事。」

大笨牛頭一昂，道：「你是那棵葱？」

小和尚眼一瞪，道：「又是那棵蒜？」

翁明山吐字如刀：「少爺姓翁名明山。」

阿郎瞧一下他的脚丫子，道：「閣下的脚丫子挺大的，跟多多香閨後窗上的脚印不相上下，令妹的身材又與那位女刺客極爲神似，賢兄妹一個劫人，一個頂替，堪稱是最佳拍檔——」

話被翁明珠打斷，詞冷語惡的道：「張小仙，本姑娘說不是就不是，生死事小，名節事大，請勿含血噴人，想賭，本姑娘可以奉陪，不想賭就請便，紅中賭坊不歡迎白吃教的人。」

白吃教主張小仙沉吟一下，道：「也好，賭就賭，誰怕誰呀，贏得紅中賭坊破產倒閉，將妳贏過來做小老婆，就不難查明眞相，驗明正身。」

翁明珠寒臉道：「賭什麼？」

「有現成的，就玩骰子吧。」

「本姑娘建議換個方式。」

「請說清楚點。」

「不賭大，賭小。」

「何謂賭小？」

「就是以最小的點數爲贏。」

「成，本教主將所有籌碼全押上。」

「張教主請！」

「翁姑娘請！」

翁明珠沒再客套，抓起碗裏的骰子來，搖一搖，晃一晃，猛地玉手一張，擲入碗中，手法乾淨俐落，果然不同凡響。

大家皆瞪大了眼，凝神靜氣，屏息以待。

終於，骰子停了，皮蛋尖聲驚叫道：「是個六么。」

小和尚空空有氣無力的道：「媽的，是最小的。」

大笨牛好似洩了氣的皮球，哭喪着臉道：「糟啦，糟啦，輸錢事小，丟人事大，老大今天面臨嚴重攷驗。」

六個一是最小的，翁明珠已立於不敗之地。

最樂觀的估算，阿郎只能以和局終

，絕對贏不了。

而他又向來是追求「高桿」的賭手，空空、皮蛋、大笨牛對他信心缺乏，爲之捏了一把冷汗。

阿郎却穩如泰山，依然從容不迫。

骰子業已擲出，停下來五顆，五個一。

最後一粒骰子，則仍在碗中飛旋。

空空吼道：「一！一！一！」

皮蛋喊道：「一！一！一！」

大笨牛咒道：「不是一我就操你親娘祖奶奶！」

結果，不是一。

也不是其他的點數。

骰子斜角「金雞獨立」站起來，六面懸空，是個零點。

空空狂呼道：「哈哈，贏啦，贏啦！」

皮蛋雀躍道：「呵呵，勝啦，勝啦！」

大笨牛直着嗓門嚷嚷道：「啊！好棒啊！眞是奇蹟，老大不負衆望，在賭國歷史上又創下一個新紀錄！」

六顆骰子，僅僅擲出五點來，的確是奇蹟，賭國歷史上尙無前例。

翁家兄妹輸得心服口服，乖乖的送上十餘萬兩的籌碼來。

換句話說，阿郎的籌碼已高達二十萬兩以上。

張小仙仍意猶未盡，道：「明山兄，怎麼樣，換個手，咱們倆也玩玩吧？」

阿郎是個天才，奇才，甚至鬼才，賭技天下第一，他老爸翁百萬明山曾栽過一次，妹妹翁明珠是第二次，翁明山已如驚弓之鳥，心裏七上八下的未敢貿然應允。

空空道：「你說話呀，到底敢不敢賭？」

皮蛋道：「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怕什麼！」

大笨牛道：「無三不成禮，不把你妹子贏到手，絕不善罷甘休。」

「賭，當然要賭，直到你們輸掉褲子，開口喊爺爺爲止！」

話不是翁明山說的。

是臭小子自大。

雄赳赳，氣昂昂，應聲大步而來。

翁明山、翁明珠兄妹睹狀，連忙起身相迎，一齊恭聲道：「師兄好。」

皮蛋聽得一呆，道：「什麼？臭小子是兩位的師兄？」

翁明山點點頭，表示同意，未開口說話。

大笨牛笑歪歪的道：「笑死人，笑死人，從來沒聽說過有『小師兄』『小師弟』這種新鮮事。」

臭小子自天生冷然一哂，道：「這只能怪你井底之蛙，少見多怪，本少爺拜師在前，他們拜師在後，有什麼好稀奇的。」

阿郎沉聲道：「臭小子，你要跟本教主賭？」

「是有這個意思。」

「還是賭骰子？」

「換換口味也好。」

「換什麼口味？」

「可以挑你最拿手的。」

「本教主不想佔人便宜，由你選。」

自天生想了想，伸出小手，握緊小拳頭，作了一個健美先生比賽的架式，道：「比比腕力，賭賭手勁如何？」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人小手也小，居然要跟人家扳手腕，不是腦筋有毛病，就是一個自大狂。

大笨牛興冲冲的道：「老大，讓我大笨牛來，從明天起，叫紅中賭坊的招牌變成白吃賭坊。」

臭小子道：「大笨牛，聽你的口氣，似乎欲將二十萬兩的籌碼全部押下去？」

大笨牛挽起袖子，露出粗壯而結實的右臂來，道：「那當然，白吃教的人沒有小兒科。」

自大格格笑道：「算你有種，不愧爲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話完，當即落坐桌前，捲起袖子，將右臂擱在賭桌上。

大笨牛的動作也不慢，立即坐在他對面，抓住了臭小子的手。

阿郎道：「大笨牛，低估了敵人可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大笨牛道：「請放一百二十個寬心，俺一定會爲白吃教爭回面子來。」

臭小子報以一聲冷笑，兩個人已經開始出力使勁。

起先是個平分秋色，相持不下的局面。

僵持膠着的狀況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二人的右臂皆青筋暴現，臉都漲紅了，汗流滿面，依然難分軒輊。

阿郎、皮蛋、空空異口同聲的爲大笨牛打氣：「加油！加油！大笨牛加油！」

翁明山、翁明珠兄妹則在爲自天生助威：「加油！加油！小師兄加油！」

阿郎、空空、皮蛋打不上氣，大笨牛已使足了吃奶的力氣，却始終奈何不了紅衣少年臭小子。

翁明山兄妹的助威却發生作用，驀地，自大發出一聲：「嗨！」也不知突然從那裏來了一股神力，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股作氣將大笨牛扳倒了。

阿郎等人看得一呆，輸錢尙在其次，令他們吃驚的是，自大小小年紀，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實非四人意料所及。

大笨牛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呆呆地坐在原地不動，好半晌，方始一臉疚愧的苦笑道：「老大，對不起啦，這小子的內力高得邪門，似有鬼神相助！」

誠然，今天的大笨牛，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不僅學會「大悲掌」、「波羅玄功」，亦已盡得天魔女秋水寒的眞傳，從而更加顯出臭小子的不凡與奇特，怎麼也想不透，自大怎會有如此異乎尋常的超人功力？

阿郎安慰道：「沒有關係，勝敗乃兵家常事，怎麼丟的咱們再怎麼撿回來。」

臭小子自大神采飛揚的道：「張小仙，聽你的口氣，似乎心有未甘，還想再較量較量？」

「是有這個意思。」

「扳手腕，較手勁？」

「換換別的也好。」

「換什麼？」

「接龍好啦。」

「接龍？龍如何接？」

「本教主說一句話，你可以從最後一個字接，譬如咱家說：『臭小子不是人』，你可以接：『人之初，性本賭』。」

「我懂，我懂，如果本少爺說：『張小仙王八』，你可以接：『八仙過海，各有巧妙不同』。」

「媽的，臭小子，你倒一點也不肯吃虧。」

「你娘，本少爺是佔便宜的專家。」

「但有一個限制，不可以『回籠』。」

「什麼叫『回籠』？」

「比如我說：『混蛋』，你不可以說：『蛋混』。」

「我說：『死鬼』，你也不可以說：『鬼死』，對不對？」

「對，你小子的確有點鬼聰明，一點就透。」

微微一頓，阿郎接着又道：「不過，音同字不同倒是可以通融。」

「姓張的，舉個例子吧。」

「如『讀聖賢書』可接『輸得屁滾尿流』。」

「『四通八達』也可接『打得鼻青臉腫』？」

「當然，當然。」

「但不知如何判定輸贏？」

「接不上來者爲輸。」

「廢話！」

「所接語句，意思不明，含混不清者輸。」

「公道！」

「超越音同字不同常規者輸。」

「可以，請下注。」

「就賭小友面前的全部籌碼。」

「赫！你想得倒美，籌碼是本少爺自己的，張教主若落敗，拿什麼來賠？」

西門小仙雙眉一挑，道：「區區之數，何足掛齒，開封的白吃賭坊，七里坡的白吃大樓，都是本教主的產業，拔一根毛就可以壓死你。」

臭小子自大望了翁明山兄妹一眼，道：「不知兩位師弟師妹意下如何？」

翁明珠一揚柳眉兒，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師兄，跟他賭啦。」

自天生挺一挺胸膛，道：「如此，就請張教主放馬過來吧。」

阿郎早有成竹在胸，脫口就說：「臭小子不是東西。」自大的反應好快，立道：「西門小仙卑鄙下流。」

阿郎道：「流芳百世。」

自大道：「世界大同。」

阿郎道：「同花順。」

自大道：「順風耳。」

阿郎道：「耳東陳。」

自大道：「陳腔濫調。」

阿郎道：「調戲良家婦女。」

自大道：「女大不中留。」

阿郎道：「留來留去留成仇。」

自大道：「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阿郎道：「紅中。」

自大道：「中發白。」

阿郎道：「白板碰，開槓。」

自大道：「槓上開花，清一色。」

阿郎道：「色不迷人人自迷。」

自大道：「迷死人。」

阿郎道：「人心不古。」

自大道：「古聖先賢。」

阿郎道：「賢妻良母。」

自大道：「母老虎。」

阿郎道：「虎毒不食子。」

自大道：「子曰：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

阿郎道：「也算放屁。」

自大道：「屁股朝天。」

阿郎道：「天天星期天。」

自大道：「天天打牙祭。」

阿郎道：「祭神拜鬼。」

自大道：「鬼哭神號。」

阿郎道：「號令三軍。」

自大道：「軍令如山。」

阿郎道：「山高路遠。」

自大道：「遠水救不了近火。」

阿郎道：「火車頭。」

自大道：「頭昏腦脹。」

阿郎道：「脹死人不償命。」

自大道：「命好不怕運來磨。」

阿郎道：「磨豆腐。」

自大道：「腐朽不堪。」

阿郎道：「堪輿家。」

自大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阿郎道：「經史子集。」

自大道：「集思廣益。」

阿郎道：「益處多多。」

自大道：「多多陪人去睡覺。」

阿郎道：「覺悟。」

自大道：「悟昨非而今是。」

阿郎道：「士給炮打了。」

自大道：「了不起。」

阿郎道：「起床。」

自大道：「床上妖精打架。」

阿郎道：「嫁了老婆當大舅。」

自大道：「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阿郎道：「來來去去。」

自大道：「去而復返。」

阿郎道：「返老還童。」

自大道：「童言無忌。」

阿郎道：「忌辰。」

自大道：「辰巳午未。」

阿郎道：「未老先衰。」

自大道：「衰弱。」

阿郎道：「弱不禁風。」

自大道：「風馬牛。」

阿郎道：「牛頭馬面。」

自大道：「面善心惡。」

阿郎道：「惡人先告狀。」

自大道：「狀元及第。」

阿郎道：「第八藝術。」

自大道：「術德雙全。」

阿郎道：「全是放屁。」

自大道：「屁大臭大，臭人臭己，臭你臭他。」

阿郎道：「他媽的，我操。」

自大道：「操你親娘祖奶奶。」

阿郎道：「奶娘養孩子。」

自大道：「子曰：張小仙混蛋加八級。」

阿郎道：「級任導師。」

自大道：「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

阿郎道：「也好。」

自大道：「好馬不吃回頭草。」

阿郎道：「草包。」

自大道：「包贏不輸。」

阿郎道：「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自大道：「屋頂花園。」

阿郎道：「園地公開。」

自大道：「開除你的學籍，炒你的魷魚。」

阿郎道：「魚水之歡。」

自大道：「歡樂假期。」

阿郎道：「豈有此理。」

自大道：「禮多人不怪。」

阿郎道：「怪你信口雌黃。」

自大道：「黃金拍檔。」

阿郎道：「當之無愧。」

自大道：「愧對江東父老。」

阿郎道：「老子教訓兒子。」

自大道：「子子孫孫，孫孫子子。」

阿郎道：「子都。」

臭小子自天生猛地一拍桌子，大呼小叫道：「你娘哩，什麼叫子都？老子有聽沒有懂，你輸啦，輸定啦。」

張小仙反唇相譏道：「媽的，只怪你讀書不多，墨水喝太少，沒學問，沒水準，草包一個，少在本教主面前丟人現眼，出洋相，鬧笑話。」

翁明山冷笑道：「姓張的，你有學問，夠水準，且說說看，『子都』二字是什麼意思？」

阿郎聳一下雙肩，趾高氣揚的道：「差勁，實在差勁，這麼點小典故就把你們難住了，眞是不折不扣的酒囊飯袋，本教主且為人師，給你們上一課。」

眞像那麼回事，端足了架子，頗有幾分老師相，咬文嚼字的道：「子都者，乃人名也，典出孟子，曰：『子都古之姣好者也』，也就是說，子都是一位美男子。」

傲視全場一眼，接着又道：「當然，跟我阿郎比起來，無疑遜色三分。」

皮蛋道：「我們是現代的美男子，子都約差我皮蛋二分。」

大笨牛道：「俺不跟他們爭，就算差一分吧。」

小和尚空空也不甘寂寞，亦道：「你們沒見過子都，眼前有一個現成的樣品，大概差不多就是我小和尚這個樣子啦。」

吹牛皮不犯死罪，也不必打草稿，四人輪番上陣，胡吹八吹，氣得自大火冒三丈，鼻歪嘴斜，朝天辮翹一翹的道：「好啦，別再放臭屁，算你通過，本少爺往下接就是。」

當即從「都」字接下去道：「都是老爸惹的禍。」

阿郎道：「禍從口出。」

自大道：「出人頭地。」

阿郎道：「地大物博。」

自大道：「博士身份。」

阿郎道：「分工合作。」

自大道：「作育英才。」

阿郎道：「才疏識淺。」

自大道：「淺見寡聞。」

阿郎道：「聞過則喜。」

自大道：「喜極而泣。」

阿郎道：「泣不成聲。」

自大道：「聲聲叫罵。」

阿郎道：「罵你臭小子狂妄自大。」

自大道：「大笨牛笑裏藏刀。」

阿郎道：「刀口舔血。」

自大道：「血氣方剛。」

阿郎道：「剛愎自用。」

自大道：「用心良苦。」

阿郎道：「苦口婆心。」

自大道：「心口如一。」

阿郎道：「一笑再笑。」

自大道：「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阿郎道：「之乎也者。」

自大道：「者——遮羞布。」

阿郎道：「布衣使者。」

自大道：「遮天蔽日。」

阿郎道：「日復一日。」

自大道：「日出而作。」

阿郎道：「作者。」

自大道：「遮蓋。」

阿郎道：「蓋餐廳服務生皆為侍者。」

自大道：「遮攔。」

阿郎道：「攔路採訪的是記者。」

自大道：「遮掩。」

阿郎道：「掩而不現的是隱者。」

自大道：「者——遮——」

張小仙以一個「者」字，一路猛追猛打，自大以「遮」字還擊，怎奈遮字用語太少，一時詞窮，卒告敗下陣來。

臭小子自大拍着桌面大罵道：「奶奶的，死抓着一條狗尾巴不放，單挑牛角尖來鑽，算你狠，本少爺接不上這條臭龍，認輸。這樣吧，就以枱面上的籌碼，咱們再賭一局，三戰二勝，誰要是贏了這一局，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如何？」

阿郎毫不遲疑，當即滿口答應下來，道：「玩什麼？」

臭小子神氣八啦的道：「聽說你在賭技方面也很自負，這裏又是賭場，就玩玩骰子吧。」

「玩三顆？」

「愛說笑。」

「六顆？」

「還是不夠刺激。」

「那你打算玩幾顆？」

「起碼十二顆才過癮。」

「好，臭小子，你請！」

自天生一點也不懂個謙虛與客套，取來十二顆骰子，刷！一聲，不向海碗裏擲，而是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抖手投向丈許外的一面木板牆。

乖乖，了不得，不得了，骰子似乎長了眼睛，更似有神差鬼遣，全部分毫不差的嵌入木板牆內。

十二顆骰子，分成三組，方方正正，四四方方的排成了三個「口」字。

一上二下，組合起來，正好是一個「品」字。而且，點數奇大，是十二個六。

空空驚呼道：「天王豹子！」

（未完・三）

上文提要： 盛世民和馮五二人唱做雙簧戲，脅持衆人就範，但瞞不過白仰高等人，這時姬夫人盛錦花、言鳳姑等都出現了，聲言如不服從，格殺勿論，此時出現幾個青衣人參戰，其中是丁仲謀、丁季友，姚淑鳳、丁小鳳將盛世民兄妹迫退，少秋、李飛虹取出九九丹、太乙丹爲在座的人解毒，丁伯超夫婦父女團聚，仲謀向季友說前因……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部署戰鬥策略　派人偵察敵情

邵南山雙眉微攏，說道：「這些服了解藥的人，目前不知如何了？諸位道兄，咱們總不能坐視不理。」

洞庭釣叟徐璜道：「目前咱們連他們一點情況都不知道，就是要救他們，最少也得先瞭解盛世民給他們服的解藥，有何作用，天南莊有些什麼陰謀，咱們才能對症下藥，共商對策，兄弟認爲咱們目前有三件事要做……」

他口氣微頓，右手伸出三個指頭，又道：「第一，天南莊處心積慮，謀奪武功山，就是問鼎江南的第一步，如今又以解藥作幌子，使中毒的與會同道入其彀中，這些人一旦爲其所用，整個江南武林就穩入對方手掌，因此對付天南莊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咱們在座的各大門派，應該團結一致，公推幾位道兄領導，才能統一步驟，調配人手。」大家聽得各自點頭稱是。

洞庭釣叟接着又道：「第二件事，是白大俠趕去洛陽，務必盡快能得到答案，咱們要知道解藥中另有何種作用，才能訂定對策。」

白仰高道：「徐老說得極是，兄弟這就立即起程。」

洞庭釣叟道：「白大俠且請稍待，大家如果同意兄弟的主張，推選幾位道兄，担任咱們對抗天南莊的頭兒，一方面也要丐幫大力支持，所以白大俠最好等咱們推舉出人選之後，也好把咱們這裏的情形向李幫主作個報告。」

仲子和道：「徐老果然設想週到。」

萬天聲問道：「徐老說的第三件事呢？」

洞庭釣叟道：「第三，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了，古人所謂知彼知已，百戰百勝，天南莊究竟有些什麼陰謀？服了解藥之人，跟着他們而去，目前情況如何？盛世民兄妹的突然退去，未必就此罷休，準備如何對付咱們？這些都是咱們急於想知道的事，咱們應該從在座的同道之中，挑選幾位輕功較佳，爲人機智的人，担任偵察敵方動靜的工作，咱們才能針對敵人動向，隨機應變，予敵打擊。」

他話聲甫落，大家紛紛叫好！

邵南山道：「徐老哥高瞻遠矚，說出來的方案，正是咱們最重要的事了。」

八卦門名宿謝傳忠道：「兄弟之意，咱們在召開江南武林同道聯誼大會之時出了事，應該由咱們大會負責，而且在大會上也一致通過制裁天南莊的，因此咱們這個組織，也是大會的賡續，似乎可名之爲『江南武林聯合會』，不知大家的意見如何？」

松陽子、仲子和等人也一致贊成。

萬天聲道：「大會既然有了名稱，就該推舉一位會長總其成才行。」

丁南屏道：「會長一職，自以德高望重的武林大老不可。」

邵南山道：「咱們之中，自以東海採薺叟姜老哥莫屬了。」

大家聽得紛紛鼓起掌來。

採薺叟雙手連搖，說道：「使不得，使不得，兄弟年事大了，如何還能辦事？再說咱們在座道兄，那一個不是碩彥，德高望重的人？所以兄弟之意，這會長應該推舉年紀稍爲小幾歲的，精力旺盛，辦事

就有勁多了，兄弟想推薦兩個人，一位是少林俗家掌門仲子和仲老弟，一位是黃山世家的萬莊主萬天聲老弟，不知諸位認爲如何？」

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道：「會長只是對外的總負責人罷了，由姜道長担任，不論年歲聲望，都是最恰當的人選，姜道長提出仲掌門人和萬大莊主二位，可以担任副會長，襄贊姜道長，多負些實際責任也就是了。」

他此言一出，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採蘩叟道：「這個如何使得……」

洞庭釣叟徐璜笑道：「大家已經一致通過了，你老哥就不用再說了。」一面站起身來，大聲說道：「咱們一致恭賀姜老哥膺選江南武林聯合會會長，仲掌門人、萬大莊主担任副會長。」

大家立即一起站了起來，再次鼓掌，表示慶賀。

落坐之後，又商討決定，以玉皇殿爲「江南武林聯合會」會址，各門派的人，如無特別事故，就留下來，並調派各門派門人弟子，趕來玉皇殿聽候差遣。

白仰高起身道：「兄弟現在可以動身了。」

採蘩叟道：「老弟遇上貴幫主，不但替老朽致意，還要請他多多支持。」

白仰高點頭道：「就是會長不說，兄弟也會跟幫主報告的。」

說完，別過衆人，就朝外行去。

仲子和道：「方才徐老（洞庭釣叟徐璜）提議咱們挑選幾位輕功較佳，爲人機智的人，担任查探對方動靜，此舉十分重要，咱們如何挑選，請會長決定，也好及早實施。」

採蘩叟道：「老朽之意，還是：一是諸位在場的道兄自告奮勇，一是由大家推薦，再由大家商討決定，不知大家的意思如何？」

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道：「自告奮勇報名由各門派掌門人推薦，這兩種都可行，反正最後還得由大家商討決定取捨。」

於是就這樣通過。

丁少秋、李飛虹當先站了起來，自動報名，接着耿南華、丁伯超、丁小鳳三人也站了起來，向採蘩叟討令。

採蘩叟含笑朝丁南屏道：「老哥眞是一門芝蘭，你看你們丁家將不輸當年楊家將呢！」

丁南屏抱拳道：「會長誇獎。」

仲子和道：「報名的五位中，除了李少俠，有四位都是武功門的人，是不是先聽聽邵掌門人意見？」

邵南山呵呵一笑道：「丁少秋可是松陽道兄的高足。」

松陽子忙道：「但丁少秋也是武功門的人，老哥不用和貧道客氣了。」

邵南山點頭道：「好，以兄弟看，玉皇殿警衞事宜，一直由況南强、丁伯超二人負責，丁伯超已有任務在身，不用去了。丁小鳳是姑娘家，夜探賊窠，也諸多不便，不如由耿南華、丁少秋、李飛虹三人前去，此行以耿南華爲首，丁、李二人爲從，不知會長和諸位道長還有什麼高見？」

採蘩叟連連點頭道：「道兄高見極是，那就這樣好了。」

丁少秋喜孜孜的走到耿南華身邊，說道：「四爺爺，晚輩和李兄弟就跟着你老人家了，咱們是不是馬上就走？」

耿南華道：「你們還有沒有事？沒事，咱們就可以走了。」

丁少秋忽然想起玉皇殿觀主松風道人勾結盛世民，如今松風子雖死，他門下弟子中如果還有奸細，在飲食中下毒，依然防不勝防，這就低聲道：「晚輩還有一件事要和師父說一聲。」

耿南華道：「那你快去。」

丁少秋點點頭，回身走到松陽子身邊，低聲道：「師父，弟子有一件事，要向你老人家報告。」

松陽子哦了一聲，問道：「是什麼事，你只管說。」

丁少秋就把昨天在塔上看到一個穿灰衣的玉皇殿道士和一個灰衣漢子在欄杆外竊竊私語，那灰衣漢子正是天南莊的裝束。昨晚自己就和李飛虹偷偷去四師叔的雲房窺探……

松陽子微微攢眉道：「你們眞胡鬧。」

丁少秋道：「弟子一點也不胡鬧，本來只是懷疑四師叔門下有奸細，後來發現四師叔雲房中有兩個人……」

松陽子一怔問道：「是什麼人？」

丁少秋道：「一個是盛世民，一個是言鳳姑。」

松陽子道：「你怎麼發現的？」

丁少秋就把昨晚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松陽子默然不語，過了半晌，才道：「你四師叔業已身遭慘死……」

丁少秋低聲道：「弟子懷疑他是被天南莊殺以滅口的。」

松陽子微微頷首，說道：「爲師已派你二師叔（松雲子）暫攝玉皇殿觀主，如果你四師叔門下有奸細的話，一時也不敢再有活動，我會要二師叔注意的。」

丁少秋道：「弟子向你老人家稟報，也是這個意思，弟子要隨四爺爺去了。」

松陽子藹然道：「你武功自是足可自保，只是要小心些，踩探盤子，不是去和敵人動手，自以隱祕行藏爲主。」

丁少秋道：「弟子省得。」

松陽子道：「你去吧！」

丁少秋躬身應是，跟着耿南華一起退出大廳，再由走廊轉出大殿，只見殿前石階上坐着一個頭鳥窠般亂髮、身穿藍布大褂的小老頭，瞇着眼睛笑道：「你們怎麼這時候才來，小老兒乾坐在這裏已經等了你們好久了。」

耿南華眼裏不揉砂子，看出此人不好相與，他本來走在前面，右手立即提了起來，一下逼近小老頭，喝道：「你是什麼人，在這裏作甚？」

小老頭輕咦道：「你們不是要去踩盤嗎，就這樣去嗎？」

耿南華沒想到自己三人還未走出玉皇殿，就已有人知道了，口中喝了聲：「你……」

提胸右手正待朝小老頭鳥窠般的腦袋上劈去！

丁少秋急忙叫道：「四爺爺，他是老哥哥。」

小老頭衝着耿南華咧咀一笑，說道：「小老兒不管你是四爺爺、五爺爺、一樣要叫小老兒老哥哥。」

李飛虹因老哥哥昨晚幫着自己把盛世民嚇退，對老哥哥視若神明，一眼看到他，就飛快的搶了上去，叫道：「老哥哥，你是不是要和我們一起去？」

小老頭搖着頭，壓低聲音道：「小老兒剛才從厨房裏偸了一小罎酒出來，放在塔上，準備喝了睡上一覺，後來聽說你們要去踩盤，才在這裏等着你們。」

在他和李飛虹說話之時，耿南華轉臉朝丁少秋問道：「少秋，你們認識他？」

丁少秋道：「他是晚輩的老哥哥。」

耿南華還待再問，只聽李飛虹問道：「老哥哥，你等我們有事？」

小老頭道：「你們這樣去踩人家的盤，還沒走近人家寨邊，就被人家認出來了，還踩個屁？所以，嘻嘻，小老兒給你們弄來了三套衣服，去把衣服換了，才萬無一失。」

耿南華看他和丁少秋極熟，聽他說得有理，也就不再多問。

李飛虹問道：「衣服呢？」

小老頭道：「就放在塔裏，你們跟我來。」說完，站起身就走。

耿南華等三人跟着他來至寶塔底層，小老頭自顧自的往盤梯上走去，頭也不回，口中說道：「你們進去換衣服，小老兒可要到上面喝酒去了。」

三人走入寶塔，果見地上放着三套灰布勁裝，邊上放着朴刀，衣服上面還有一張面具，不用說是小老頭給自己三人準備的了。這灰布勁裝，和天南武士的服裝差不多。

李飛虹喜道：「還有面具，老哥哥設想眞週到，耿前輩、大哥，我們快些穿上了。」

說着，首先取起面具覆到臉上，用手掌輕輕按着，這面具製造得雖然不甚精細，但戴上了可以把眞面目掩去，用處則一。

耿南華眼看兩人都已戴上面具，自己也就俯身取起，戴到臉上，然後又迅快的穿上灰布勁裝，佩好朴刀，把自己的長劍暫時留在壁角邊上。

三人改扮完畢，走出寶塔，仍由耿南華領頭，一路往東行去。

路上，耿南華忍不住問道：「少秋，這位老哥哥到底是什麼人？」

丁少秋道：「晚輩也不知道他是誰，但他却是一位風塵異人。」

耿南華道：「你怎麼知道他是一位風塵異人？」

李飛虹搶着說：「老哥哥本領大着呢！」

他從自己兩人在塔頂遇見小老頭說起，一直說到昨晚老哥哥沒有露面，光是他用「傳音入密」教自己和南天一鶚動手，每一記都像事先就知道盛世民要用什麼招式，等自己使出來的時候，盛世民都像自己湊上來的一般，嚇得他跳出圈去，再也不敢和自己動手，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沒說出自己使的是丐幫「屠狗劍法」而已！

耿南華道：「會有這麼神奇，江湖上怎麼從未聽說過這樣一個人呢？」

丁少秋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正說之間，耿南華忽然低喝一聲道：「有人來了！」

丁少秋抬頭望去，果見有四五個人正從迎面的山路上行來，這幾個人身邊各自携帶着刀劍兵刄，分明也是武林中人！

不過一回工夫，四五個人已經擦身過去，往西行去。他們似是急於趕路，雖有四五個人走在一起，却不交一語，只是匆匆而過。

李飛虹道：「這幾個人好像參加過大會的。」

耿南華道：「不錯，他們是金華五義，天台山樵的傳人。」

李飛虹道：「你們看，又有人來了！」

大路上果然又有三個人奔行而來，匆匆過去。

李飛虹道：「這三個也是武林中人。」

耿南華道：「他們是形意門的人，領先那個叫奔雷手徐文達，在岳陽開了一家通達鏢局……」

話未說完，又有三三兩兩的幾撥人，陸續過去。

李飛虹道：「奇怪，這些人分明都是參加大會，服了盛世民的解藥，跟着馮五、湯一帖去的，怎麼都回來了呢？」

丁少秋道：「莫非是天南莊放他們回來的？」

李飛虹披披咀道：「既要放他們回來，當時又何必下毒，何必給他們的解藥，我看這中間一定另有蹊蹺！」

話聲甫落，又有幾個人迎面過去。

李飛虹忽然輕咦一聲，叫道：「大哥，你看出來了沒有？」

丁少秋道：「你看出什到來了？」

李飛虹笑道：「我自然看出來了，所有從我們身邊經過的人，沒有人交談過一句話，耿前輩，你說對不？」

耿南華點頭道：「不錯，這些人一言不發，走得如此匆忙，必有事故。」

李飛虹道：「晚輩認爲他們不肯多說，不是受了天南莊的警告，便是另有隱衷。」

丁少秋笑道：「賢弟倒像是個老江湖。」

李飛虹笑道：「本來就是這樣咯！」

三人又走了四五里路，前面已有一個小集，地名橋嶺，臨近路邊，有一座茅棚蓋的酒家，一棵大柳樹間，飄揚着酒帘，老遠就看到棚下坐着不少人。

耿南華道：「我們也去坐下來喝一碗酒，聽他們說些什麼。」

李飛虹道：「我不會喝酒嘛！」

耿南華笑道：「不會喝，也要裝個樣子。」

三人走近茅棚，耿南華目光迅速一瞥，發現棚下幾張板桌，差不多全坐滿了，只有右首靠邊一張木桌還空着，這些人果然全是參加大會，領取了解藥之後，跟隨馮五、湯一帖去的，只是偌大一座茅棚下，竟然沒有一個人說話。

心中暗暗嘀咕，一面立即以「傳音入密」朝身邊兩人說道：「你們坐下來，也莫要說話。」

當先領着兩人走入棚下，就在那張木桌上分三面坐下。

酒保也覺得今天有些怪怪的，換在平日，四五張桌子坐滿了人，還不大聲吆喝，高聲說笑？但這些酒客，每個人身邊都帶着傢伙，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上的人，他們不說話，他自然不敢多問。

這時眼看三人坐了下來，忙不迭的放好杯筷，燙了一壺酒，切了一盤滷菜和一盤鹽水花生，巴巴結結的送了上來。

耿南華也不說話，取過酒壺，自己先倒了一杯，又給兩人也倒滿了，就自顧自剝着花生，喝起酒來。

李飛虹平日最愛說話了，但方才耿南華囑咐過，也就只好坐着一言不發。

許多酒客誰也沒有說話，有的已經喝完酒，從身邊掏出碎銀子往桌上一放，就站起身出棚而去。

這是非常令人納悶的場合了，耿南華泰然處之，剝着花生，只是自顧自的喝酒，也不和兩人說話。

座上酒客，大半只是坐下來歇歇腳的，喝上一碗酒，就起身上路，這些人雖不曾互相交談，却有很多相似之處，譬如喝完酒，站起身來，就從身邊掏出碎銀子，放到桌上，才大步出棚而去，舉止如一。

譬如坐着喝酒之際，從不向鄰桌的人瞥上一眼，好像整座棚下，只有他一個人似的。

現在幾張桌上的酒客，差不多全走光了，李飛虹剛張了下口，想說什麼，耿南華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不要說話，有話等出了酒棚再說不遲。」

他在說話之時，已經站起身來，從身邊掏出一小塊碎銀，放在桌上，舉步就走。

丁少秋、李飛虹跟着他走出竹棚，又走了一箭來路，李飛虹忍不住問道：「耿前輩，是不是那酒保有問題？」

耿南華道：「此人很可能是天南莊的眼線。」

丁少秋問道：「四爺爺，你怎麼看出來的？」

耿南華笑了笑道：「這些喝酒的人，每人最多也只喝了一壺酒，最多也只不過十來文錢，但大家放在桌上的碎銀子，最少也有一錢來重，幾乎比原價多給了四倍有餘，這種生意平日裏難得遇上，如果是普通賣酒的，早已樂得從心眼裏笑出來，但這個酒保在收取桌上碎銀子的時候，臉上毫無笑容，可見他對於這點蠅頭小利並不在乎，那就是說他有固定的薪水可領，並不靠賣酒爲生，他既不靠賣酒爲生，何以要在這裏開一爿酒店賣酒？不用說是天南莊派在這裏的眼線了。」

丁少秋道：「這道理很簡單，但四爺爺不說，晚輩就會忽略過去。」

耿南華含笑道：「這就叫凡事留心皆學問，尤其咱們行走江湖，更得處處留意，才不會吃虧。」

李飛虹問道：「耿前輩，你看出來了沒有？這些酒客，何以都不說話呢？」

耿南華沉吟道：「這些人顯然是心有顧忌，不願多說。」

這時已是申末之交，夕陽銜山，再有半個時辰，天色就要黑了。

李飛虹問道：「耿前輩，我們要去那裡呢？」

耿南華道：「他們强佔丁家莊，改作天南莊，把雷嶺武德堂改成了嶽麓下院，但以我估計，他們這是障眼法，重心分明是在雷嶺，因爲雷嶺是武功(山)之中，不可能把重心放到大行山去，所以我們今晚先去雷嶺，看看他們究竟玩些什麼花樣？」

李飛虹問道：「從這裡去，還有多遠？」

耿南華道：「如走大路，不消半個時辰，就可以到了，但正面他們一定防範得很嚴，打草容易驚蛇，我們要走小路，雖然遠一點，却安全得很。」

他自小在武功山長大，雷嶺附近一草一木，自然都瞭如指掌。說話之時，他已領着兩人折入山谷間一條小徑。

就在他們走上小徑之際，只見谷外大路上又有七八個人朝西奔行而去，這些人一望而知也是參加大會，服過解藥的人。

他們折入的山谷，樹木蔽天，陰暗幽深，就算烈日當空，也照射不到，這時天色雖然還沒黑，但這裡却已幽暗如同黃昏，加上小徑似有若無，僅堪容足，走起來就極爲吃力。

耿南華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樣，領先縱掠，依然走得極快。

丁少秋目能暗視，就是再黑，也可以看得清楚。

三人中最吃虧的要算李飛虹了，既要睜大眼睛看着小徑，又要提吸眞氣，跟着耿南華不致落後，有時掠得太快了，沒看清落脚點，幾乎收不住勢，上身就會俯撲出去，口中也就發出驚啊來了，走了沒有多遠，已經不住的喘氣，累出了一身大汗。

丁少秋跟在他身後，含笑道：「賢弟好像很累，要不要坐下來歇息再走？」

李飛虹巴不得歇一回再走，果然依言站停下來，但抬目望去，前面的耿南華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不禁急道：「你看，耿前輩已經走得不見了，待回找不到怎麼辦？」

丁少秋笑道：「不會的，四爺爺回頭看不到我們，自然會停下來等我們的。」

李飛虹道：「大哥，你認識路？」

丁少秋笑道：「不用認識，我們走的這條路，是繞向雷嶺後山，只要認定方向，大概也錯不了的。」

李飛虹道：「那就可以坐一回再走，你可不能弄錯方向。」

說着就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丁少秋傍着他也在大石上坐下，笑道：「放心，我雖沒走過，但雷嶺高山羣峯，決不會認錯。」

兩人坐歇了一回，李飛虹眼看天色將黑，就站起身道：「大哥，我們快些走吧！」

丁少秋道：「讓我走在前面，你跟着我走好了。」

說完舉步往前走去。

小徑雖然極險，但有丁少秋走在前頭認路，耿南華經過之處，還依稀可辨，只是走了兩三里路，依然不見耿南華的人影。

丁少秋不禁暗暗焦急，四爺爺怎麼不等等自己，一個人就這樣走了！

不，四爺爺不可能不等自己，莫非路上遇到强敵？一念及此，心頭更急，回頭說道：「賢弟，我看四爺爺可能遇上了敵人，我們快走。」

李飛虹道：「大哥只管先走，我會尋上來的。」

丁少秋道：「賢弟小心些，我先趕上去看看。」

說完，縱身掠起，施展輕功，一路循着小徑，朝前飛掠而去。

不過半里光景，前面出現了一道峽谷，谷口石崖對峙，僅容一人通行。

丁少秋目能夜視，這一抬眼，已看到右首石壁上鐫有兩行大字，寫着「雷嶺後山嚴禁樵採入內」十字。

心中方自一喜，自己果然沒有走錯，找到雷嶺後山了，但就在此時，忽然發現離入口不遠處的地上，插着一把朴刀。

丁少秋一眼就認出這柄朴刀正是四爺爺的，因為自己腰間也掛了一柄朴刀，和它式樣完全一樣！

朴刀離鞘，而且還脫手插在地上，那麼四爺爺真的遇上了強敵了！

凝目看去，谷內又毫無動靜，心頭一急，那還猶豫，一個箭步往谷口縱撲進去。

等他落到三丈多遠，脚尖落地，準備一點再起，那知脚尖點下，竟然並非實地，無處可以着力，只覺脚下一沉，一個人隨着往下落去。

原來這谷口內竟是一個陷阱！這下真教丁少秋驟不及防，但他反應也不慢，身形下落之際，慌忙吸了口真氣，他練的「乾天真氣」果然不同凡响，下沉的身子立即隨着吸氣又往上竄起五尺多高。

但佈設陷阱的人，也早就料到如果有人武功高强，僅憑區區陷阱，未必能夠困得住，因此在丁少秋誤觸陷阱的同時，頭頂上也及時撒下一張鋼絲的大網。

丁少秋往上竄起的人，正好被一張大網當頭罩下，陷阱下面同樣有一張大網，配合上面大網罩落之勢，往上兜起，兩張網合在一起，把丁少秋像裹粽子般纏了起來。

兩張鋼絲網就算合在一起，也困不住丁少秋，但這兩張鋼絲網上每一個環節處，都綴有小小鋼鈎，人被困在網中只要稍一掙扎，小鋼鈎就會鈎住你的衣衫，越掙扎就鈎得越緊，設計惡毒無比，是以任你有一等一的武功，也休想動彈。

現在丁少秋就被網住在離地五尺高處。

他心裡也明白了，四爺爺大概也和自己一樣，對方不費一兵一卒，就輕易落入人家手中！

「哈哈！」谷口大石上有人大笑一聲，登時躍下四五個人。那口發大笑的似是領頭之人，走在最前面，得意的道：「又來了一個，嘿嘿，這倒好，咱們只要守在這裡，可以網到幾條大魚，也是不錯。」

丁少秋已聽出這說話的是嶽麓觀主常清風的師弟白靈風，自己被鋼鈎鈎住，絲毫動彈不得，就一聲不作，默默運起「乾天真氣」，希望把衣衫鼓起，才能有機會取出青霓劍來。

就在此時，只見谷口外面，正有一條人影疾奔而來，那是李飛虹，心頭不覺一急，立即大聲叫道：「賢弟不可過來。」

他不叫還好，這一叫，聽得李飛虹心頭大急，急着問道：「大哥，你怎麼了？」

白靈風吩咐四個門人守着丁少秋，自己一下掠出谷口，陰森一笑道：「你大哥已被道爺拏下了，你乖乖的束手就縛吧！」

李飛虹急叫道：「大哥，你沒事吧？」

丁少秋道：「我沒事，你不要過來。」

李飛虹聽出情形不對，刷的一聲掣出朴刀，隨手一圈就朝白靈風當胸就扎，口中怒聲道：「好個妖道，你把我大哥怎麼了？我先殺了你！」

他把朴刀當作長劍使，出手勁急，刷刷刷一連三招，快捷如風，像是和白靈風拚上了命。

白靈風也算得是使劍的行家，一眼就看出李飛虹手中拿的是一柄厚背朴刀，但使的却是劍法，心中暗暗冷笑，揮動手中長劍，避重就輕，破解李飛虹的攻勢，左手暗暗凝聚功力，直等李飛虹連攻了五招之後，乘機大喝一聲，長劍像匹練般劈出。

李飛虹哼了聲：「來得好！」

朴刀迎着長劍劈去，那知白靈風這一記不過是個虛招，劈出來的聲勢雖盛，但劍鋒一側，倏然盡斂，等到李飛虹用力迎擊出去，却劈了個空。

白靈風早已側身欺入，左手閃電擊出一掌，拍的一聲，擊中李飛虹左肩，一個人被震得跌出七八尺遠，一下跌坐在地。

白靈風口中發出咯咯怪笑道：「道爺原本只是要你束手就縛，現在只好先送你上路了……」

「砰」！他話聲甫落，正待舉劍朝李飛虹撲去，突覺後心如中千斤巨石，口中「呃」了一聲，一個人陡然平飛出去一丈以外。

另一道人影却在此時瀉落李飛虹面前。

李飛虹跌坐下去的人，也在此時陡地站起，切齒道：「我和你拚了！」

朴刀驟吐，一記「怪蟒吐信」，一道雪亮的刀光，猛向飛落面前的人當胸激射過去。

這人好快的身法，輕輕一側，便已避開李飛虹拚命一擊，適時喝道：「賢弟，是我！」

李飛虹聽出這人竟是大哥，急忙收刀，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丁少秋道：「我告訴你沒事的，你呢，可曾傷在那裡？」

李飛虹搖搖頭道：「還好，妖道這一掌打在我左肩，幸虧我已經及時醒覺，卸去了他不少力道，還不礙事，你方才怎麼了，中了他們的詭計？啊，那妖道呢，被他逃走了？」

丁少秋笑道：「他被我雙脚蹬了一下，大概傷得不輕呢！」

原來丁少秋默運神功，緩緩鼓起衣衫，取出青霓劍，輕輕一揮，削斷鋼絲網，人影落地，雙手齊發，一下就制住了四個道士。

這時正好李飛虹中掌跌出，丁少秋心頭一急，雙足點處，人如箭發，凌空朝白

靈風身後激射過來，他躭心李飛虹傷在白靈風劍下，來勢之快，自是用上了全力，自然也不容白靈風有還手機會，雙足就在他後心重重蹬下。

這一下在情急之下發出，力道之猛，何止千鈞，就算白靈風武功最高，也承受不起，撲到地上，再也不見他起來。

李飛虹哼道：「好個妖道，你還裝死，看我饒了你才怪。」

飛身瀉落，一腳把白靈風踢得翻了兩個身，只見他咀角邊緩緩流出血來。不禁咦道：「這妖道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就不用再去管他了。

丁少秋回身走入谷中，伸手拍開一個道士的穴道，喝道：「你要想活命，就要乖乖的問一句答一句，如有半句虛言，白靈風就是你的榜樣。」

那道士吃驚道：「觀主已經死了嗎？」

李飛虹冷笑道：「不死他會直挺挺的躺着不動？」

那道士面如死灰，連聲道：「二位大俠要問什麼，小……小道一定……實話實說……」

「好，我問你。」丁少秋道：「在我來之前，是不是也有一個人墮入陷阱之中，被你們網住了？」

那道士點頭道：「是……是的。」

丁少秋問道：「他人呢？」

那道士道：「就放在石門右側的一方大石後面。」

丁少秋回頭朝李飛虹道：「賢弟守在這裡，我去救四爺爺。」

接着朝那道士叱道：「你還不走在前頭帶路？」

那道士不敢違拗，領着丁少秋走到石門後面，飛身而上，那是一片嶙峋的石崖，凝目望去，果見四爺爺躺臥在石上，想是被制住了穴道。

一直走到臨近，伸手在耿南華身上連拍了幾下，解開三處穴道。

耿南華雙目乍睜，霍地翻身坐起，一眼看到丁少秋，不覺惘然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哦，哦，我記得誤蹈陷阱，是你把我救起來的？」

丁少秋點點頭道：「晚輩不慎，也掉進陷阱裡去了，差幸晚輩身邊有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刃，削斷鐵網，才脫困的，這裡有五個賊人，也都被晚輩制住了。」

他只有這樣說，才顧住了耿南華的顏面。

耿南華道：「他們人呢？」

丁少秋道：「就在外面。」

他領着耿南華躍落岩石，耿南華道：「這裡只有四個，還有一個呢？」

李飛虹道：「還有一個是嶽麓觀主常清風的師弟白靈風，已經死了。」

耿南華道：「我們行踪，不能讓賊人知道，這四個人不能放他們回去，不如點了他們穴道，放到石崖後面去的好。」

丁少秋道：「晚輩知道。」

他走過去，又解開一個道士的穴道，要他們去把白靈風的屍體和另外兩個被制住穴道的道士，一齊搬到石岩背後去，然後又點了兩人穴道，回身走出，說道：「好了，四爺爺，我們可以上路了。」

耿南華因自己長了丁少秋兩輩，自己落入對方陷阱，還是兩個小娃兒救的，心中總是覺得十分窩囊，憤然道：「這些賊子，再給我遇上，非把他們劍劍誅絕不可！」

俯身拾起朴刀，納入鞘中，當先朝谷中走去。

這條狹谷，兩邊山勢十分陡峭，還有一條細澗，在亂石叢中發出潺湲之聲。狹谷隨着山勢，略呈弧形，緩緩向右彎去。

耿南華率同兩人踏着亂石，斜斜走上山腰，才有一條僅可容足的小徑，緣壁而上，有時遇上石壁崩坍之處，就得迂迴盤曲而行，有時還須點足縱身而過，反正這後山的小徑，平日從沒人走，絕巘斷崖，枯木危石，若非三人各有一身武功，當眞驚險難行。

這樣足足走了半個時辰光景，半山腰間總算有了一處平坦的石岩，耿南華腳下一停，說道：「現在還不過初更時分，時間還早，咱們不妨在這裡坐息一回，吃些東西，再上去，就是雷嶺的後山了，沿路隨時都可能遇上埋伏，務必處處小心，就沒機會吃東西了。」

他找了一塊大石坐下，從包裹中取出一個油紙包，打了開來，裡面是饅頭和菜包子，敢情還是玉皇殿廚下替三人準備的了。

李飛虹伸手接過，笑道：「耿前輩準備倒是週到得很。」

耿南華也笑道：「我是這裡長大的，附近幾百里，都是崇山峻嶺，深入後山，那來吃的東西，自然要早作準備才行。」

丁少秋問道：「四爺爺，還有多少路？」

耿南華手中撕着饅頭，一面說道：「路是不算很多，但因山勢陡峭，走的『之』字路，一路都是盤曲而上，快也要小半個時辰才能上得去呢，而且我們也不能走得太快，萬一給對方伏樁發現，傳出警號，那就麻煩了。」

他就坐在丁少秋的左邊，說話之時，右手忽然拍了丁少秋的肩背，問道：「少秋，咱們此行，你是天南莊最欲得而甘心的人，所以行動必須特別小心。」

丁少秋只覺四爺爺手指迅快落在足太陽「風門」、「厥陰俞」、「附分」、「魄戶」，手太陽「肩中俞」、「天窗」等六處穴道上，指力深透經穴，這六處穴道受制，四肢就無法動彈，心頭深感訝異，張目道：「四爺爺……」

「你別急。」耿南華側臉望着他，笑了笑道：「因爲你身上的解毒丹消解了天南莊的對消散，等於破壞了他們的計劃。」

丁少秋心頭猛然一沉，急急叫道：「四爺爺你……」

李飛虹坐在丁少秋的右肩，並不知道耿南華指襲大哥的事，雖覺耿南華這些話說得嚕囌，但也是爲了要大哥小心才說的，自然不疑有他。

耿南華依然不讓丁少秋說下去，截着笑道：「因此我認爲你身上的解毒丹，還是由我保管較爲妥當。」

他左手伸入丁少秋懷中，摸索着取出兩個瓷瓶，又從他身邊取出一柄尺許長的短劍，口中咦道：「這瓶是什麼？」

丁少秋凝目道：「你不是四爺爺……」

李飛虹直到此時，才發覺不對，倏地站起身來。

耿南華只望了他一眼，含笑道：「李飛虹，你給我乖乖的坐下來，不准妄動。」

李飛虹道：「大哥說你不是耿南華，你把大哥怎麼了？」

丁少秋忙道：「賢弟，我沒什麼。」

耿南華把兩個藥瓶和一柄短劍一起收好，才陰笑道：「我已經點了你大哥六處穴道，你敢動一動，我就先殺了你大哥。」

李飛虹一呆，他當然不肯坐下去，但也不敢輕舉妄動，只是一手緊握刀柄，望着耿南華問道：「你到底是誰，要待怎的？」

耿南華道：「要我不傷害你大哥，就趕快放下兵刃，由我點你穴道。」

李飛虹爲難的道：「我怎麼能相信你呢？」

耿南華嘿的笑道：「你大哥生死，操在我手裡，你已經別無選擇。」

在他說完之際，突覺有人在自己左首肩背上拍了兩下，五指如風，迅速無儔落在足太陽「風門」「厥陰俞」「附分」「魄戶」和手太陽「肩中俞」「天窗」六處穴道上，和自己點丁少秋的穴道完全相同，心頭不禁大駭，側臉朝左首喝道：「偷襲我的是什麼人？」

他左邊根本連鬼影子也沒有。

只聽丁少秋在他右邊說道：「你別急，是我，方才你點了我六處穴道，並沒有把我穴道制住，所以我要試試，這六處穴道，是不是制不住人的？」

口中說着，已經伸出右手從耿南華懷裡取出兩個藥瓶和青霓劍來，收回自己懷中。

耿南華六處穴道受制，自然無法動彈了，聞言笑道：「少秋，你居然不懼點穴，實在難得，哈哈，我只是試試你的，快給四爺爺解開穴道吧！」

李飛虹喜道：「大哥，你果然沒事，你不能輕易替他解開穴道，最好先問問清楚。」

丁少秋頷首笑道：「我雖然點了他的穴道，但他究是我爺爺的同門師兄弟，我不好向他下手，所以還是由賢弟來問他較爲適宜，如果他不肯說的話，你只管點他五陰絕脈。」

李飛虹點頭道：「我會的。」接着朝耿南華喝道：「快說，你是什麼人？」

耿南華哼道：「我是什麼人？我是武功門耿南華。」

丁少秋道：「你不是。」

耿南華道：「我不是耿南華？那你說說看，我是什麼人？」

李飛虹哼道：「大哥說你不是，你就不是，你再不說，我就不客氣了。」

食中二指一併，作出要朝耿南華胸下點下模樣。

耿南華怒聲道：「少秋，你敢唆使他對四爺爺下手，你這小畜牲。」

李飛虹心頭有氣，揮揮手，要想摑他一記耳光，但還是沒有出手，喝道：「你還咀硬，我先給你一掌。」

忽然想到耿南華臉上戴了一張人皮面具，自己何不先揭下他面具來看看？一念及此，就在回手之際，從他臉頰邊上一下揭下了耿南華的面目。

這一揭下面具，頓教丁少秋、李飛虹二人不由得一怔！

耿南華和自己二人同時戴上面具的，那是爲了預防天南莊認出自己三人的本來面具。

照說，揭下面具，應該是耿南華才是，但如今却變成了另一個人的面孔，不是耿南華了！

李飛虹心頭一動，急忙低下頭，凝足目力看去，才發現自己從耿南華臉上揭下來的面具，似乎厚了許多，再仔細看去，原來有兩張面具叠在一起，外面的一張，裡層好像塗了一層膠水，所以戴到耿南華臉上，和他原來的一張面具黏在一起，被自己揭了下來。

耿南華果然是賊人假冒的，他臉上本來就戴了面具。

老哥哥眞絕，給他的面具裡面塗了一層膠水，就算自己兩人不揭穿他，只要他回到玉皇殿，自己取下面具來，行藏也就敗露了。

丁少秋哼道：「看來你果然是假冒的。」

李飛虹方才就因礙着他是大哥的四爺爺，在眞假無法確定之前，不好對他出手，如今面具揭下來了，這人顯然不是耿南華了，他就用不着再顧忌什麼了，揚手就是一掌，拍的一聲摑在耿南華的臉上，冷笑道：「你現在還有何說？」

耿南華怒聲道：「姓李的小子，你敢對我動手，好，丁少秋，這筆帳要記在你這小畜牲的頭上……」

李飛虹一掌摑過去，反手又是一掌，哼道：「你還咀硬，你也不摸摸你的臉上，還有沒有面具？老哥哥早就知道你是假的了，所以給你的那張面具裡層加了一層膠水，你戴到臉上，膠水經熱氣融化，黏住了你的假面具，被我一下揭了下來，你再要冒充耿南華，不肯從實招供，我就只好點你五陰絕脈了。」

耿南華到了此時，身份已洩，就閉上眼睛，不再說話。

李飛虹道：「你還不說，哼，我看你還能挺得下去？」

右手疾發，振腕之間，一連點了他胸下五處穴道。

丁少秋道：「賢弟眞的點了他五陰絕脈？」

李飛虹道：「對這種人還有什麼好客氣的？」

耿南華坐着的人忽然身軀一震，歪着倒了下去。

李飛虹冷笑道：「你還裝死！」用脚尖踢了他一下。

耿南華一動也沒動，一點反應也沒有。

丁少秋目光一瞥，口中咦道：「不對，他咀角流出來的竟是黑血！」

李飛虹一怔道：「他會服毒自殺？」

急忙蹲下身去，用手指在耿南華鼻孔前探了一回鼻息，說道：「他已經沒氣了！」

丁少秋道：「那麼怎麼辦？」

李飛虹道：「死了就算了，我們有面具爲証，回去也可以交代了，好在他已經領我們到雷嶺後山，離賊巢不遠，我們摸上去看看情形，總要踩到一些敵情，才能回去覆命。」

丁少秋點頭道：「賢弟說得極是，我們上去吧！」

「慢點！」李飛虹道：「這具屍體可不能留在這裏。」

話聲一落，就飛起一脚，把假耿南華的屍體踢得往懸崖上滾落下去。隨即偏頭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假耿南華說的倒是不假，雷嶺後山山勢果然十分峻陡，一條逼仄得只容一脚的小徑就像「之」字形彎曲盤旋而上。

兩人不敢大意，由丁少秋走在前面，一路耳眼並用，步步爲營，藉着夜色掩護，終於登上山嶺。

山頂南首，有一座殿宇，圍以古柏，氣勢相當雄偉，那是武功門的祖師殿，高聳的圍牆，緊閉着兩扇朱漆大門，這裏平日也很少有人上來，這時當然更不會有人了。

從祖師殿下去，有一道寬闊的石級，通往山腰，山腰以下，蓋着不少房舍，因山勢而起，一直通到山麓，才是武功門武德堂的所在。

他們是覷探天南莊虛實來的，自然要到下面去，才聽得到消息。

丁少秋朝身後的李飛虹打了個手勢，正待朝山下走去，忽見山腰間似有幾個人影正從石級朝上行來，一時不覺脚下一停，迅即縮身後退。

李飛虹急急問道：「大哥，怎麼了？」

丁少秋低聲道：「有人上來了。」

李飛虹問道：「是什麼人？」

丁少秋道：「還看不清楚，但至少也有三四個人。」

他目光左右一瞥，說道：「我們到右首樹林裏去，先看清楚來的是什麼人再說。」

李飛虹點點頭，兩人迅快的退入右首柏樹林中，藉着樹身蔽好身形，再悄悄的探出半個臉去。

這時已快接近二更，天色極爲黝黑，他們隱身之處，是在祖師殿大門右側，距離大門少說也有十幾丈遠近，只有丁少秋目能夜視，才能看得清楚。

過沒多久，果見三個人影已經登上石階，朝祖師廟大門走去。

李飛虹悄聲問道：「大哥，這三個是什麼人呢？」

丁少秋道：「走在最前面的是盛錦花，她後面兩人則是盛世民和公孫軒。」

李飛虹奇道：「深更半夜，他們三人到山頂上來做什麼呢？」

丁少秋扯了他一下衣袖，說道：「快別說話，他們站在大門外，好像在說什麼呢！」

就在此說話之時，只見兩扇朱漆大門徐徐開啟，射出燈光來，門內是兩名宮裝侍女手持宮燈，並肩走出，迎着三人躬身一禮，回身朝裏走去。盛錦花等三人相繼跨入，大門又緩緩闔起。

李飛虹悄聲道：「大哥，我看這裏一定住着一個身份很高的人。」

丁少秋道：「你怎麼看出來的？」

李飛虹笑了笑道：「因爲剛才三人站在大門口，躬着身子，很恭敬的樣子，好像屬下晋見上司一般！」

丁少秋奇道：「盛錦花、盛世民還有上司？這會是誰呢？」

李飛虹道：「這要進去看了才會知道。」

丁少秋直起身道：「走！」

李飛虹道：「我們進去可要小心些，我想這人一定很厲害。」

丁少秋笑道：「江湖上最厲害的人我都見識過了，還怕誰來？」

兩人悄悄掩出樹林，掠到圍牆下面，丁少秋低聲道：「我先上去，你看我手勢再上來。」

李飛虹點了下頭。丁少秋足尖輕輕一點，颼的一聲躍上牆來，目光迅速一轉，發現牆內一個大天井，階上一座大殿，掩着六扇雕花長門，一片黝黑，不見人影，這就伸手往後揮了一下。

李飛虹立即相繼躍上牆頭，兩人輕若夜鳥，飄落地面。

李飛虹傍着丁少秋悄聲道：「看情形他們是往後進去了，我們快走。」

大殿左右兩邊，各有一條鋪着石板的路，通往後進，兩人就循着右首一條行去，走到一半，就有一道矮牆，開着一個圓洞門。

這座矮牆，正是分隔前後進之用。丁少秋走在前面，跨進圓洞門，一路耳目並用，差幸對方並沒有半點戒備，也不見半個人影。現在他們已經走到後進，階前是一個院子，放着不少盆栽花木。

階上一排五間，中間一間像是堂屋，掩着雕花長門，燈光就是從門上射出來的。

丁少秋朝李飛虹打了個手勢，從走廊繞到正面，再悄悄掩近最右首的一扇雕花門下，側着身子往裏瞧去。

這間屋內像是一間佛堂，中間供奉着一幅畫像，供桌左首放一把高背太師椅，坐着一個一頭白髮鳩面鷹咀的老婦人，雙目微闔，手中握一串佛珠，手指一顆一顆的撥着。

右邊下首站着三個人，正是盛錦花、盛世民、公孫軒，他們躬身而立，狀極恭敬。

這時正由盛錦花向她報告着午前一干參與大會的人服過解藥之後，由天南莊和各大門派動手的情形。她說得很詳細，先前只有丁少秋一個好像沒有中毒，後來忽然出現了四個青衣人，其中兩個以紗布蒙面，(是姚淑鳳母女)另外兩人一個使的是「玄冰掌」，一個使的是「鑠金掌」，以致戰況急轉直下，自己不得不下令撤退……

鳩面老婦突然雙目乍睜，沉聲道：「妳說什麼，一個使『玄冰掌』，一個使『鑠金掌』，這兩人會是誰？」

盛錦花低着頭道：「侄孫媳不知道。」

鳩面老婦尖聲道：「給我快去查，北溟、南離兩個老兒的徒弟，也居然和我作對了！」

盛錦花躬身應着「是」。

鳩面老婦在說話間，目光忽然朝右首一扇雕花門上投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余青玉應星星之約赴宴，原來不見帥英傑，只有她一人，不覺喝醉，禁不住色誘而被帥英傑揪住，要脅將麗萍作抵償，星星只受到斥責，看來事情演變是否另有陰謀抑或星星眞心私戀而做成？余青玉一離開賓館就吩咐麗萍將「唱曲運氣」秘笈收藏好，又遭到白峻借詞搜索，麗萍離開後，只好吩咐譚勝代爲保管……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爭霸

忍辱詐瘋癲　被囚作苦工

譚勝略一猶疑，便去推房門，將耳朵貼在門板上聽了一陣，外面寂靜如死，譚勝輕輕抽出寶刀，走至床前，用力旋動着刀鐔，刀鐔離開，原來刀柄中空，譚勝自內倒出一條細長而以紅布緊緊包裹着的東西，他放下刀，抓着那包東西，輕輕一縱，伸手托開一塊承塵，再把那東西拋上去。他將一切恢復了原狀，然後開門出房。

此刻，天已濛濛亮，譚勝大踏步來至院門口，對面樹後和假山後，立即湧出一羣蓋天帮的帮徒，喝道：「沒有命令，不許離開！」

譚勝依然沉住氣，高聲道：「譚某要去見余三公子！」

「你永遠也見不到他了！」

譚勝臉色大變，喝道：「你們殺了他？」

「這個咱們無可奉告，但余青玉是罪有應得的！你不必多問，咱們所知道的亦只這些，即使知道也不會告訴你，回去吧！」

譚勝鬚髮俱張，緊緊握住刀柄，沉聲再問：「麗萍姑娘呢？」

爲首那人笑嘻嘻地道：「她好得很，不過這時候恐怕沒有工夫見你！」

譚勝道：「你們不要迫我抽刀！譚某沒有把握活着離開蓋天帮，却有十足的把握，將你們幾個劈倒在地！」他說這幾句話時，頗有力拔山河之氣概，那幾個漢子心頭一驚，不約而同退後一步。譚勝道：「譚某要見東郭先生！」

話音剛落，遠處傳來一個聲音：「東郭總管因公外出，貧道可否代表他？」譚勝一轉頭，便見到鐵冠道人，不徐不疾地走過來，他神色平靜，點滴不露。

譚勝將刀握得更緊，臂上的青筋如蚯蚓般突起：「道長來得正好，你們因何加害了余三公子和麗萍姑娘？」

鐵冠道人悠悠地道：「譚兄此語怎說？貧道並無所聞，請稍安勿躁，萬萬不可捕風捉影，傷了大家和氣！」

急驚風偏遇慢郎中，譚勝涵養工夫再好，也忍受不住，喝道：「鐵冠，你不說個清楚，便休想離開此處！」

鐵冠輕蔑地看了他一眼，不屑地道：「貧道若要離開，恐怕你手上那柄破刀還阻止不了我！」

譚勝猛吸一口氣，道：「是否能如道長之願，可得試過方知！鐵冠，譚某不想將事情辦砸，希望你帶我去見余公子！」

鐵冠道：「貧道今早接到命令，一個月之內，不許院內的人踏出一步，特來通知你，至於原因何在，連貧道也不知道，但蓋天帮帥帮主的命令，便是鐵律，誰也不能違令，譚兄若要硬闖，貧道絕不能坐視，不過貧道亦願替你討個訊息！」

譚勝神態略歛，道：「好，譚某在此等你消息！不過我耐性一向不好，希望你早點回覆，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鐵冠長笑一聲：「帮主尚未下床，你沒耐性也得趁此磨練一下！」他說罷轉身，對手下道：「看住他，如他踏出一步，便唯你們是問！」

譚勝雙眼神光大盛，背後却傳來楊秋潭驚恐的聲音：「譚莊主，你暫且忍耐一

下吧，別把事情弄砸了，反要連累了三公子！」

譚勝心中暗嘆一聲，正想轉身回去，只見一個丫頭提着一個食籃走了過來，他一手接過，交給楊秋潭。兩人返回小廳，楊秋潭眼珠不斷轉動着，譚勝望着窗外，道：「你吃吧！」

楊秋潭打開食籃，將食物端出來，兩碗鹵麵之外，尚有一盤餃子，熱氣騰騰的，冒着香氣，楊秋潭討好地道：「譚壯士，快吃吧，您不吃，萬一……嘿嘿，那裡有氣力廝殺？」

譚勝驀地傳過頭來，舉起竹箸便大吃起來，眨眼間那碗鹵麵和餃子，已吃個清光：「你說得好，不吃沒有氣力殺敵，你可有兵刃？」

楊秋潭尚未回答，外面已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

譚勝一躍而起，跳至門邊，人影剛一閃，他寶刀已悄沒聲息，離鞘而出，架在那人頸上，定睛一望，却是小紅！雙方都是一愣，譚勝厲聲問道：「你還來作甚？」

小紅惶恐地道：「我是奉命而來的！」

「奉誰的命？」

「麗萍姐姐！」小紅自懷內摸出一封信來，道：「請您過目！」說畢便轉身欲行。

「且慢！」譚勝手一緊，刀仍架在小紅的脖子上：「楊秋潭，替我將信拆開！」

楊秋潭將信封緘口撕開，取出信來，交給譚勝，譚勝低頭一望，臉色大變，道：「她如今仍……與帥英傑一道？還有什麼話交代妳？」

「麗萍只囑你一定要記住你們之間的誓言！」

譚勝收刀道：「你可以走了！楊秋潭，拿酒來！」

楊秋潭回房拿來了一瓶酒，道：「譚壯士，只有這些了……嗯，麗萍和三公子出了事？」

譚勝將信交給楊秋潭，楊秋潭看後，哎地叫了起來：「三公子怎會這般糊塗？哎，這次……咱們其實給他害慘了！他，他可辜負了門主對他的期望呀！眞是一名阿斗！」

「哼，麗萍才慘，他去佔人老婆，却讓麗萍替他受苦，眞該死！」譚勝抓起酒瓶，「骨都都」地喝了一大口。

楊秋潭也罵道：「嘿，咱以前還以爲他是個聰明人，雖然平日好玩，但到底他年紀尚不算大，何況他平日頗能替人着想，所以才肯做他的奴才！誰知他竟然爲女色所誤！其實他若要女人，麗萍也肯給他，爲何偏偏看上人家的老婆！眞是……莫名其妙！」

譚勝又喝了一大口酒；忽然凝一凝神，喃喃地道：「你說得不錯，三公子是個聰明人，而且照他平日的爲人，也絕非胆大妄爲之輩，爲何……不好，這可能是個陰謀！」

楊秋潭嚇得心頭怦怦亂跳，忙道：「是什麼陰謀？」

譚勝一口氣將酒喝乾，道：「你不要出去，譚某非去見見三公子不可！」他心情激動，加上酒氣，一張臉像煮熟的螃蟹，一陣風般衝出去。

院子大門外，幾個大漢在巡邏，顯然提防譚勝會不顧一切亂闖，但譚勝一至，那些漢子便圍了過來，「我要見三公子！讓開！」話音一落，他左手一翻，寶刀已離鞘而出！

只見刀光一閃，面前的那個大漢的胸膛已着了一刀，蹭蹬兩步，霍地仰天摔倒！

那些人雖然已估計譚勝會不顧一切，因而有了提防，但譚勝這一刀之快，仍大出其意料，待同伴中刀倒地，才驚呼一聲，紛紛拔出兵器來，譚勝身子已竄出，向兩個大漢中間射去！

幾乎同時，那兩個大漢方抽出兵器來，譚勝右腿一橫，將一個大漢踢飛，左手刀一撩，又將左首那大漢的長棒挑開，點地借力，再度竄前！

不料蓋天帮並無輕視他，只見遠處的那棵大樹上跳下兩個中年漢來，其中一個赫然是新加盟的「辣手跛豹」司徒安！司徒安鐵拐在地上一點，身子凌空飛起，已攔在譚勝身前，讚道：「好刀法，且讓司徒某領教一下！」

譚勝也不打話，揮刀便砍，他的刀法不但快，而且凶悍，又重又疾，司徒安不敢大意，舉拐一格，只聞「噹」的一聲響，刀拐相撞，迸出一蓬火星子來，譚勝手臂一掄，寶刀在半空劃了一度弧圈，又望司徒安的肩頭斬去！

司徒安單拐一點，扭腰偏身，鐵拐橫飛，向寶刀格去，但這一次譚勝未待刀拐相觸，便又振腕變招，刀鋒一閃，改向司徒安揮拐的手臂斬去！

這一記更大出司徒安的意料，須知刀勢如此快速，而譚勝竟能在電光火石之間改招換式，非高手不能辦！

千鈞一髮之間，司徒安另一拐猛一用力頓地，身子借力倒飛，但聞「嗤」的一聲響，刀鋒所及衣袖已碎裂！

司徒安驚魂未定，一退再退，譚勝欲追，另一名漢子長棒一圈，已攔住譚勝的去路，與此同時，守在院子大門外的人亦趕了過來，將他團團圍住。司徒安驚魂稍定，返身再來，惱羞成怒，喝道：「譚勝，你自尋死路，今日咱們便成全你！」

譚勝冷笑一聲：「存心統一武林的蓋天帮也須倚多爲勝，尚敢口出狂言，不怕令人齒冷！」譚勝豁出了生命，刀法更見凶狠，在重重圍困之下，竟然又讓他殺了一名敵人，有幾名武功較低的見狀，都有了懼意，司徒安急於立功，喝道：「誰也不許退！」

譚勝咬牙苦鬥，黑影一閃，場外又多了一個人！

譚勝無暇顧及，但聞蓋天帮的人恭聲說道：「副總管！」他便知道來的是鐵冠道人，當下立道：「牛鼻子，到底讓不讓我去見三公子？」

鐵冠道人充耳不聞，似是局外人，負手在旁觀戰，忽然嘆息道：「像譚兄這等身手，放諸武林，允稱一流高手，竟遭虧待，余修竹實乃有眼無珠！」

譚勝叫道：「牛鼻子，咱們以武定勝負，而決定是否准譚某去見三公子，你有此胆量否？」

鐵冠道人續道：「所謂艮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貧道不想殺你，並保証

給你一個堂主！帥帮主不比余修竹，他知人善用，又寬宏大量！」

其實鐵冠道人可冤枉了余修竹，譚勝一向無心武林間之紛爭，對一帮二門三敎四寨五莊，全不感興趣，他之加入流星門，只爲報雲開救命之恩，因此有心藏拙，不但余修竹，就連雲開對他武功之深淺亦知之不詳。

譚勝這人頗爲奇怪，似乎只爲信諾而生存，他對余青玉絕無好感，却爲了雲開，因而甘願替余青玉賣命！

譚勝道：「除非譚某能再世爲人，否則，你不必多費唇舌！牛鼻子，你眞不敢與我一搏？」

鐵冠道人目光似看着一個死人，毫無表情地道：「像你這種人，既然做不了朋友，便留不得在世上！何況根本用不得貧道動手！你還是小心一點吧！」

譚勝不再打話，打醒精神，揮刀苦鬥，他雖然驍勇，但到底獨力難支，眨眼間，後腰已中了一刀，鮮血立即染紅了後衣，這一刀亦激發了譚勝的意志，只聽他猛一聲大喝，揮刀向司徒安猝然砍去！

司徒安急忙舉拐來格，不料譚勝刀至半途，忽然一偏，將一柄砍來的短斧撞開，身子再一旋，左脚突然翻起，將一名大漢踢飛！

鐵冠道人在旁讚道：「好功夫，料雲開亦不過如斯！」

這句話對他的下屬無異是一點刺激劑，衆人不敢再猶疑，都拚命進攻起來，譚勝雖然驍勇，也立即左支右絀，岌岌可危！可是他已將命豁出去，在此情景下，只求能殺死對方一名主將，因此拚命向司徒安攻去。司徒安見狀大驚，急退兩步，譚勝正想再迫前，忽然後面一根長棒已擊在其後腦上！

這一記力道猛烈，譚勝只覺滿天星斗，眼前一黑，雙脚一軟，癱倒地上，司徒安獰笑一聲，標前揮拐向他擊下！

猛聽鐵冠道人喝道：「留下他一命！」司徒安硬生生將鐵拐移開一尺，只聞「卜」的一聲响，鐵拐擊在譚勝身邊的石板上，石屑橫飛，凹下一個淺洞。

衆人適才聽鐵冠道人的語氣，似乎非將譚勝置之死地不可．但此刻又要留下他一命，都用詫異的目光望着他。

鐵冠道人道：「留下他一命，也許有用，先將他拖進院子裏，待貧道去請示帮主！」言畢快步而去。

* * *

當譚勝逐漸有了知覺時，耳畔聽到幾個模糊的說話聲。其中一個道：「那姓余的小子，被囚在石室內，聽說連饅頭也不吃！」

另一個道：「他自小錦衣玉食，自然不吃饅頭！」

剛才那個道：「哼，如今當然吃不下，但不消兩三天，我看他便要吃了！」

「喂，老熊，你說那小子會不會自殺？」

「自殺？」老熊輕蔑地一笑。「那膿包小子也有勇氣自殺？只怕三十年之後，他還好好地活着！」

「帮主要囚他三十年麼？」

「誰知道，我看若非帮主顧慮外人說他毀約，早就將他殺了，如今能將他囚死，或者等到統一了武林，才推他出來殺頭，慶祝一下！」老熊說了大笑起來，另一個也陪他乾笑了幾聲。「這姓譚的，武功的確了得，可惜不肯加入本帮，其實他也太死心眼！」

「老熊，副總管說過，這人不能當朋友，便只好殺之，但爲何現在又要留下他一命？」

老熊冷笑一聲，「如果我是他，寧願死了！嘿嘿，稍候副總管也不知要用什麼手段迫他就範！」

譚勝心中暗道：「他說得對，我爲何不自盡算了？」此念剛生，他心中立即否定自己的決定：「不行！我譚勝從來不虧欠人家，如今我既然答應了雲開，便要盡一切辦法救余三公子，最低限度，我得救他出來！」

刹那間，他腦海裏又浮上麗萍的面龐，以及他藏在刀柄之內，如今藏在麗萍房內承塵之上的東西來。

老熊急道：「奇怪，怎地這般久還不醒來？又說黃副總管的藥很靈？」

譚勝心頭又是一跳：「鐵算盤黃卓敏給藥我吃？」

耳邊又聞另一個漢子道：「剛才周副堂主那一棒這麼重，只怕震壞了他的腦袋。」

譚勝心頭猛地一跳，忽然睜開雙眼，這才知道自己仍睡在床上，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只聽老熊恭聲道：「屬下參見黃副總管！」

來的果然是副總管「鐵算盤」黃卓敏。

「還未醒來？」

「是的，也許周副堂主那一棒打得太重……」

「胡說！」黃卓敏走前兩步，道：「他眼睛不是已經張開了？譚勝，坐起來！」

老熊道：「也許是剛醒來的！喂，你沒聽見副總管叫你坐起來麼？」譚勝依然一動不動，老熊走近，要拉他起來，譚勝忽然對他癡癡地一笑。老熊罵道：「你奶奶的熊，這時候，你還對俺笑什麼？」

誰知譚勝又對他一笑，樣子十分傻氣，完全不像是位武林高手，老熊却不知爲何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但一頓又覺得自己太過窩囊，忍不住伸手在他臉上左右開弓，摑了兩巴掌！譚勝似石像一般，毫無感覺，仍對着老熊傻笑。

黃卓敏道：「讓開，待黃某試試！」他走到床前，伸手放在譚勝眼前，來回移動，譚勝雙眼直勾勾地，眼珠子一動不動。

老熊輕咦一聲：「這傢伙有什麼毛病？」

黃卓敏悄悄向他們打了個手勢，道：「這個人腦子被打壞了，不用看守了，待黃某向帮主稟報！」他拉着老熊他倆出房。

譚勝粗中有細，暗暗奇怪，他不敢有一點放鬆，黃卓敏來到門口，忽然抓起几上的茶具向地下一摔，「砰」的一聲响，把老熊嚇了一跳，但床上的譚勝却一動不動。

老熊喊道：「他變成痴呆了，他奶奶的，這反倒便宜了他！」黃卓敏抓起几上的冷饅頭，又走到譚勝床前，在他眼前晃

動，譚勝眼珠子起初仍無動靜，過了一回隨着饅頭而滾動着。

老熊道：「病尚淺，喏，你瞧他那副饞相！」

他同伴道：「這是天性，他已一天沒吃過東西了！」

黃卓敏把饅頭向前一遞，譚勝慢慢抬起手臂，遲鈍地向饅頭抓去，黃卓敏手臂一縮，讓他抓了個空！

黃卓敏用手掰開饅頭，朝中間吐了一口濃痰，再將饅頭塞在譚勝手中，溫聲道：「你餓了，吃吧！」又伸手輕輕拍拍他的肚子。

譚勝心內一陣噁心，正想將饅頭朝黃卓敏拋去，猛地想起麗萍的話，忖道：「勾踐爲一國之尊，尚且可以臥薪嘗膽，吃夫差之糞，以測其是否有病，我譚勝何能與勾踐相比？一口濃痰算得什麼？」

當下向黃卓敏痴痴一笑，輕輕將饅頭拿到嘴裏咬嚼，他邊吃邊笑，笑得十分傻氣，老熊道：「果然已變成白痴，現在叫他喝尿，只怕他也會喝！」

黃卓敏笑嘻嘻地道：「你不試試？」

老熊興趣勃勃提起床下的夜壺，當着譚勝的臉，將尿倒進茶盞裏，然後端給譚勝。譚勝喝一口吃一口，看樣子十分開心，老熊還待要再倒，另一個漢子心中不忍，輕罵道：「算啦，你奶奶的積點德吧，玩弄白痴，算那門子好漢？」

黃卓敏道：「你們兩個出去，守住房門，別讓別人進來，本座再試他一試，嗯，把門關上！」

＊ ＊ ＊

半晌，黃卓敏自房內出來，老熊問道：「副總堂主，那傢伙是否眞白痴？」

黃卓敏點點頭，嘆息道：「糟蹋了一個人才！繼續看住他，待本座請示過帮主，再作定奪！」

＊ ＊ ＊

余青玉在石室內，也記不得住了幾天，自從那夜幽會，他沒有一天是清醒的，他幾番欲尋短見，但想起琮鈴子的話：大丈夫輕易言死，不算英雄，是以又打消了主意。

今日陽光特別猛烈，是以射進來的光也特別明亮，還未到正午，石壁開始發燙，余青玉後衣亦爲汗水所濕。奇怪，今日他反而比較清醒。想起那一夜的情況，他忽然覺得那壺酒似乎有問題！

一想到此，他精神一振，再回味一下，更爲懷疑，假如那壺酒讓人做了手脚，那麼自己和星星便都是受害者！

誰敢在酒中做手脚呢？余青玉刹那間又覺得沒有可能，除了帥英傑自己之外，誰敢在酒裏下媚藥？但帥英傑怎肯讓自己的寵妾與自己……想到此，他心頭一片惘然。

就在此刻，鐵門忽然打開，沒想到進來的竟是楊秋潭！

楊秋潭見到余青玉，顯得吃了一驚，訥訥地道：「你，你便是三公子？」

余青玉苦笑地道：「哼，你連我這個主人也不敢認了？既然如此還來作甚，快滾吧！」

楊秋潭苦笑道：「三公子誤會了，奴才不是不敢認，而是認不出來……，您若不開口，俺實在不敢相認！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樣子……奴才不敢說！」

余青玉心頭一痛，却道：「大丈夫何須注重外表，是誰讓你來的？」

楊秋潭爬前兩步，道：「是帥幫主……公子，聽說麗萍姑娘她……她到如今還未回來，也不知生死……而譚壯士那天爲了衝出來救你，被人在後腦上擊了一棒，便痴呆了，好不悽慘！」

余青玉心如刀割，發聲問道：「這是眞的？」

楊秋潭不悅地道：「還能假的！人家要他喝尿，要他吃痰，他照喝照吃，還吃得津津有味，你認爲他正常？」

「譚勝……」余青玉喉頭只吐出兩個字，便再也說不下去，眼眶垂下兩行熱淚，淚滴到衫上，良久才嗚咽地道：「是我余青玉不爭氣，才連累了你們受苦，我，我眞恨不得死去！」

楊秋潭忙道：「三公子千萬不可有此念頭！」

「你知道我爲何不想死麼？因爲我不甘心！」

楊秋潭眼珠子一轉，問道：「公子因何不甘心？」

「因爲我懷疑那壺酒有問題！」一頓余青玉又喟然道：「唉，不提也罷，只怪我自己不爭氣！」

楊秋潭囁嚅地問道：「三公子，您眞的與二夫人……」

余青玉默默不語，半晌又問道：「帥英傑便叫你來告訴我這些？」

楊秋潭道：「不是，他派我隨白先生和司馬七回流星門……呈上你寫的自白書，是俺求他讓俺再見你一面的！三公子，你有什麼話要奴才帶回去？」

余青玉心房暴縮，臉上五官全扭在一起，良久才道：「我還有何臉目交代的……也罷，你告訴爹，說酒中被人做了手脚……叫他不要再認我這個兒子……我不配當他的兒子……」說至後來他已泣不成聲。

楊秋潭嘆了一口氣，再問：「公子還有其他話要奴才轉達否？」

余青玉吸了一口氣，道：「假如你還叨念我對你的一點恩情，盼你代我向爹娘叩幾個頭，就是這些了！」

「好，奴才一定照做！」楊秋潭激昂地道：「請三公子珍重，奴才會要求再回來，有機會當再服伺你！」

余青玉怪叫一聲，忽然曲膝跪在楊秋潭身前，咯咯咯地叩了三個响頭。楊秋潭連忙來拉他，道：「公子這如何使得！」不料反被余青玉一把抱住，放聲大哭！

楊秋潭嘴角泛起一點得意之色，低聲道：「公子你要哭便盡情哭吧！」

余青玉這一哭，直哭至聲沙力竭才收淚，悲聲道：「你去吧，路上小心，你的大恩，余某來生必報！」

「公子說什麼話來着！你一定要活下去，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公子，奴才去了！」

余青玉忽然又道：「還有一件事，盼你代我辦一辦！請你告訴琮鈴子師傅，叫他不用等我了！」

「奴才一定照你的話辦！」楊秋潭向他

叩了一個頭才退了出去，鐵門又「砰」地一聲關起。楊秋潭輕輕謝了那守牢人，沿着走廊，走出蓋天帮的囚室。

外面陽光絢燦，雖是秋天，但驕陽依然在肆虐，白峻站在太陽底下，額上已冒出汗來。「如何？」

楊秋潭先向他行了一禮，然後將經過告訴白峻。白峻冷然一笑：「好一個紈袴子弟！」

楊秋潭堆下諂笑，問道：「白先生，在下回去之後，該如何對余修竹說？」

「這還用得着我教你？總之事成之後，自有你的好處！」

「屆時還得請您多多提攜！」

白峻冷哼一聲：「別廢話，馬車已備好，快準備起程！」

* * *

鐵門一閉，余青玉又覺得寂寞和空虛，楊秋潭剛才的話，這時候又在他心裏响起，使他更覺得自己罪孽深重。自己闖下彌天大禍，成爲階下囚無話可說，可是却白白連累了麗萍和譚勝，一死難以贖罪！

麗萍爲自己失去清白，事後她會否羞愧自盡？一想到此，余青玉全身一陣痙攣，又在地上滾打起來，他深深痛恨自己的過去和現在的表現！

陽光又隱去了，太陽下山，明天又東升，但自己何時能重見天日？

日子雖然難過，但太陽依舊不斷東升西沉，余青玉雖然無心記掛這回事，但約莫也知道自己住在石室內已一個月了。這個月，他已逐漸習慣囚禁的生活，階下囚每個月只能洗一次澡，余青玉亦無例外，即使伙食亦同其他囚犯一樣。

這天一早，鐵門便打開了，余青玉在睡夢中驚醒，一骨碌爬起來，守獄人老周道：「快起來，洗面，刮鬍子！」

余青玉有點奇怪，忍不住問道：「幫主要放我出去麼？」

「出去工作，不是恢復你之自由，你莫誤會！」老周冷冷地道：「洗好臉，換了衣服便出來！」

余青玉依言洗了臉，又將連月來未曾剃過的鬍子刮得乾乾淨淨，鬍鬚一去，益顯得其清瘦，一張臉又青又白。他換了囚衣，便走出石室，只見走廊裏已站着許多囚犯，這些人都是犯了幫規或叛亂者，脚上都繫着粗長的鐵鍊，每跨出一步只能及一尺半。

老周走過來，也替余青玉繫上脚鍊，不過他這一條却比較細，蓋天幫的獄典卓殿大聲道：「你們聽着，本幫要興建屋舍，需要大量木石，由今天起，你們便須工作，若果表現佳者，將可獲得減刑，若果意欲逃跑者，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後果，老周，帶隊！」

十多個重囚隨着老周走出去，此刻太陽剛露出來，時序已是仲秋，但衆囚犯都不約而同，低下頭去，但覺雙眼刺痛，幾乎睜不開來。

囚犯走動時，鐵鍊與石板相觸，發出一片「叮叮噹噹」的聲音，好不容易才走出了總舵，外面停着好幾輛大馬車。十多個重囚犯，每三人乘一輛，另兩輛都乘坐着健壯的幫衆，一前一後將囚車夾住。

車夫揮鞭，馬車便逐漸向前進，走了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那裏是座石山，囚犯們抬頭一望，都暗暗叫苦。看守人先分派食物和清水，讓他們吃了之後，便發鐵鍬鐽子，令他們開始工作。

由於盖天幫賞罰分明，囚犯們十分賣命，可是余三公子幾曾吃過這種苦頭，只幹了一會兒，已經滿頭大汗，累得雙臂瘦痲。

老周喝道：「三公子，如今不是在流星門，你可得看明白一點！」

余青玉囁嚅地問道：「我可以停下來喝一口水麼？」

老周濃眉一轉，回答他的是一條皮鞭。「你奶奶的，你汗不比人家流得多，偏你要喝水，快幹，要不今午你別想吃飯！」

皮鞭落在余青玉身上，留下一道血痕，余青玉又痛又覺恥辱，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老周大笑：「你們瞧瞧這小子，像娘兒們，吃一鞭便哭了！」那些囚犯爲了討好他，都齊聲哄笑起來。

余青玉又羞又怒，幾乎把下唇咬破，仍止不住下淌的淚水，他突然舉起鐵鐽，用力鐽動土石，老周在背後道：「這才有點虎門之子的氣概嘛！」

余青玉鼓着一肚子氣，用力挖掘，又得將掘出的大石搬上馬車，只半天工夫，已累得他氣喘如牛。中午仍然吃饅頭加鹹菜。飯後只休息了盞茶工夫，便又開始工作，一直幹至酉牌時分才下令收工。

這時候，囚犯們幹了一整天的活力，都已疲累交加，而余青玉更是手脚傷痕纍纍，他一爬上馬車便往後一躺，再也不願動。馬車很快又將重犯送回總舵，由於要出外工作，破例讓他們去井邊洗澡。

洗了澡之後，穿回原本之衣物，依次返回石室，當余青玉走近石室時，偶然回頭，忽然見到遠處有一個女子自樹後閃過，看其身材似是麗萍，他不敢與她相見，忙不迭鑽了進去，雖如此，但得知麗萍未死，心頭亦略感安慰。這一晚也許因爲知道麗萍未死，亦也許因爲太累，所以是這個月以來，睡得最熟的一夜。

第二天，他又被鐵門聲驚醒，老周目光輕蔑地掃了他一下，道：「今天還幹得了麼？」

余青玉默默洗面換衣服，對他不理不睬，老周討了個沒趣，乾笑一聲，道：「讓你出去透透氣，比窩在牢裏好得多了，起碼也會多活幾年！」

第二天的工作與昨天一樣，不過中午那頓飯，却多了幾片猪肉。這一天，衆囚犯才深深體會累的滋味，當余青玉爬上馬車，已幾乎虛脫，老周瞧了他一眼，不屑地道：「你沒學過內功心法麼？晚上沒有練習麼，哼，不長進！」

余青玉被他罵得臉上發熱，他不練功已久，若非老周提起，壓根兒已忘記這回事，回到總舵，余青玉累得幾乎連澡也不想洗，却又怕讓人耻笑，只好咬住牙關硬挺。

晚飯，余青玉才吃了一半，便已累得像死人一般，倒在地上便睡着了，老周叫其他囚犯抬他進石室！

第三天余青玉醒來時，陽光已照到牆中央，憑他的經驗，此刻已交巳時，奇怪

老周還沒有催他洗臉，也沒將食物送進來，他昨晚吃得少，一醒來，肚子便餓得咕咕亂响了。

好不容易挨了頓飯工夫，外面依然沒有動靜，他忍不住用力拍起鐵門來。俄頃，外面傳來一個陌生的聲音：「別吵，今日是你的好日子！」

好日子三個字一入耳，余青玉不由吃了一驚，半晌就顫著聲問道：「請問是什麼好日子？」

「今天你有酒有菜，可大快朶頤了，所以餓一下，也値得吧？」那看守人乾笑一陣，又喃喃自語地道：「奇怪怎地這般久還不來？」

余青玉一聽完這句話，已「砰」的一聲，跌坐在地上，他曾經想過要自殺，可是此刻面臨死神，魂魄又似要飛離軀體！

一場春夢，一場噩夢，帶來了殺身之禍！這時候他又想起星星，想起那一夜的旖旎風光，片刻的歡愉，惹來了殺身之禍，値不値得？

他余青玉雖非無情無義的男兒，也深感這樣死法，不但窩囊，而且極不光采！但他却還不想死！他今年才十八歲，而且他深信酒裏被人做了手脚！

他躺在地上，轉身望一望石室，這地方他本來極之討厭，但這時候，却又覺得甚爲可愛，他寧願再在此生活，也不願猝然離開它！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這句話說得好，奈何無計留青山，陽光照在余青玉臉上，余青玉忽然一滾而起，面對北方跪下，喃喃地道：「爹！娘，不孝孩兒不但不能爲您倆分憂，反給您們帶來恥辱，今生父母養育之恩，無以爲報，只好來生結草銜環！」

就在此刻，鐵門忽然「叮噹」地拍响着，「時辰已屆？」余青玉雙脚一軟，摔倒在地，鐵門被推開，只見楊秋潭手提一隻食籃走了進來。「公子，請恕奴才來遲了！」

余青玉怒道：「誰叫你來的！」

楊秋潭微微一怔，訝然道：「是奴才求帥幫主最後一次來服待您的！」

余青玉絕望地望一望食籃，楊秋潭連忙將食籃蓋子打開，自內端出幾味小菜來，還有一壺酒：「三公子，不說你可能不知，這些菜還是麗萍親自調烹的！」

「也是帥英傑開的恩典？」余青玉太陽穴突突地跳動着，粗着脖子喊道：「都給我拿出去！」

楊秋潭臉色一變，囁嚅地道：「三公子，您覺得……覺得委屈了麗萍姑娘，但奴才看她似乎……沒怪您之意！」

余青玉心房暴縮，全身氣力似被人一下子抽乾般，坐回地上，神不守舍地道：「多謝你們的好意，我根本不配！你們越是這樣，我心頭越難安！」

楊秋潭嘴角浮上一絲得意之色，低頭道：「三公子千萬莫這樣說，是我們心頭不安才對……嗯，菜涼了，快吃吧！你這些日子吃了不少苦，不管如何，先吃了再說！」

余青玉悽然一笑。「我還吃得下咽麼？」

楊秋潭道：「公子未吃，又怎知麗萍燒的菜，不合你口味？吸，你過來聞一聞……」

話未說罷，余青玉已如豹子一般跳了過去，一把抓住楊秋潭，道：「你老實告訴我，酒菜之中，是不是下了毒藥？」

楊秋潭驚道：「公子，您……奴才對你忠心耿耿，怎敢做出這等大逆不道的事？」

余青玉冷哼一聲：「料你也沒這個胆量！但帥英傑的命令，你却不敢不遵！」

「帥幫主並無下過這個命令，」楊秋潭道：「三公子，奴才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余青玉粗暴地將他一推，道：「不必嘮叨，是什麼時辰，你直接說吧！」

楊秋潭又是一怔，半晌才道：「三公子，奴才想你一定是對我有所誤會了，其實奴才是想來這裏陪你的，但帥幫主不肯，奴才只好求他准我燒一頓飯，親自來服侍你，算是報答你的恩惠。後來麗萍知道了，嫌奴才燒得不好，她另外再燒，所以才延遲了時間，請您饒恕！」

余青玉忽又轉過身，拉住楊秋潭，語不成句地道：「什麼，你沒騙我？帥英傑不是要殺我？」

楊秋潭有點明白，却假裝不懂，訝然道：「誰說帥幫主要殺你？他自詡最重信諾，怎會出爾反爾？」

余青玉忽然發出一聲狂笑，邊笑邊說：「我還以爲他們殺我……哈哈，難道你不知道官府處決死囚之前，死囚有一頓好酒菜吃麼，哈哈……眞是一場虛驚！」

楊秋潭再也忍不住，也哈哈笑了起來，余青玉這才猛覺羞愧，尷尬地乾咳一聲，止住楊秋潭再繼續笑下去。「唔，其實我也不値得你再服侍我，何況要你來這裏陪我，既不好看，也無拉你受苦之理！嗯，你回去爹娘有什麼話說？他們可還好？」

楊秋潭咳了一陣才止住笑，道：「啓稟三公子，夫人倒還沒什麼，但掌門他就……非常生氣了！」

余青玉往牆上一倚，喃喃問道：「他有何話說？」

「奴才不敢說！」

「我叫你說，你便照說無妨，不必顧忌！」

「是，掌門說，這種逆子要來何用？帥英傑爲何不一刀殺死他？他留着他的生命，是爲了侮辱老夫！」楊秋潭稍稍看了余青玉一眼，見他臉色青白，便又垂首道：「大公子說，假如我是他，便一頭撞牆自盡，他還有臉解釋！」

余青玉好像被人砍了一刀，軟軟地癱在地上，痛苦地道：「我的確無用，難怪父兄生氣……只怕娘一定也十分傷心了……」

「是的，夫人生了一場病，但奴才回來時，似乎已有起色，三公子放心。奴才本來想去向她拜辭的，但二公子却不讓奴才去見她，說恐她受不住刺激！」

余青玉早已淚流滿臉，喃喃地道：「我不肖至此，還有何臉目活在世上？」

楊秋潭忙道：「公子千萬不可自尋短見，否則便要辜負奴才和麗萍姑娘的一片心意了，而且……公子不是說酒中被人做了手脚麼，公子一定要活下去，這才有機會洗脫恥辱！」

（未完．五）

上文提要：孫寒香等四個婦人被綠毛幫擄去供混沌叟漁色，尤其是對徐娘半老及老嫗尤有偏愛，幸好被銅人救出，南宮白只好跟踪追查，這回眞是寃家路窄，却遇到周茜茜詐與司馬英相愛，南宮白氣憤離去，又遇雲烟叟等調戲柳飛燕，怒火轉向他們發洩，將他們打走。綠毛幫幫主、混沌叟找到銅人以及四婦人大打一場，南宮白參戰再次得和母親重逢，訴說一番……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相遇似如不見　幾番聯絡無緣

三女終於忍耐不住了，立即互用摸索起來，朱麗葉摸著百里香，道：「妳是……」

「我是香妹，妳是？」

「我是朱麗葉！」

朱麗葉一摸于眞，道：「妳一定是于姊姊了？」

于眞道：「不錯呀，剛才誰是第一位？」

兩女同聲道：「我們還沒輪到呢！」

「還沒輪到？」

于眞心中冷笑了一下，心道：「反正妳們兩人都在瞪著眼睛扯謊，剛才分明已經輪了兩位。」

朱麗葉道：「于姊姊一定輪到了？」

于眞大聲道：「沒有呀，我以為妳們兩人已經完事了呢！」

兩女也不由冷笑了一聲，心道：「妳的年紀大一點，畢竟心眼較多，輪到了又何必說謊，就是和他纏綿一番也不要緊呀！」

三女都在互相猜忌，床上的南宮白已經逐漸醒來，當他發覺赤身露體時，不由吃了一驚，心想：「我剛才好像做了一個荒唐夢，夢中好像在和一個少女……」

他一摸下體，濕而粘滑，不由怔住了，顯然，他已經和三女之中一人發生了關係，但是那一個呢？」

他無暇細想，因為這件事如果傳揚開去，於對方太不利，立即穿上了衣服，說道：「于姊姊，葉妹，香妹！」

三女同時來到床前，道：「剛才那一個是第一位？」

南宮白道：「我不知道！」

于眞道：「第二位呢？」

南宮白道：「我也不知道！」南宮白更加迷惑了，但他相信剛才和他發生關係之人必是三女之一，只是她們不敢承認。

這樣一來四人心中都十分不高興，也都在猜忌別人，但三女還沒有想到剛才床上發生了一件大事。

于眞道：「現在開始吧，葉妹先來！」

朱麗葉很不願意，因她以為另外兩人已經佔了先，無形中多了一次，但另外兩個少女也有同樣的想法。

事畢之後，屋中亮起了燈，南宮白凝視著三個少女，想從她們的表情上看出剛才和誰發生了關係。

南宮白大搖其頭，心想：「她們裝得眞像，幹了這種事還能若無其事，臉不紅氣不喘！」

但他又不知到底是那一個幹的，至於三個少女，也冷哼了一聲，心想：「眞不要臉，已經輪了一次却不承認！」

南宮白不便說出這件事，只有暫時悶在心裡，慢慢觀察。

＊　＊　＊

匆匆過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中，南宮白母子雖然踩探綠毛幫數次，但却不便正面接觸，因為「混沌叟」仍然無人能敵。

而南宮白對於三月前那夜之事，仍然十分渺茫，因為三女毫無異樣，這使他更加困惑了。

這一天分成兩撥，在伏牛山附近搜索，他們必須找到三個銅人，然後同心合力掃平綠毛幫。

南宮白帶着「大力神」樓兩層和「海天雙醜」，孫寒香帶着百里空、尙鳳池及三女。

南宮白等人在伏牛山轉了兩三天，這天傍晚來到一個絕谷，只見絕谷中冒起一縷炊烟。

南宮白道：「三位看到沒有？這絕谷中定有人居住。」

「大力神」道：「少爺，我們下去看看，我的肚子餓了。」

四人下了絕谷，順着陡峭崎嶇的小徑來到谷底，只見一縷炊烟自一山洞中飄了出來。

四人隱於洞口大石之後，向內望去，只見三個銅人圍着一堆火，正在烤野兔。

南宮白不由大喜，心想：今天你們往那裏跑？

停了一會，一個銅人走了出來，撿着枯枝。

突然，從另一邊亂石中又出現了一個銅人，兩個銅人一照面，剛剛自洞中出來那個銅人不由一怔，另一個銅人向他招招手，都沒有說話。

這個銅人走了過去，沒入亂石之中，只聞「砰」地一聲，好像有一個銅人倒了下去。

南宮白不由一震，心道：「洞中三個銅人出來一個，怎地又多了一個銅人，而剛才又倒下一個，這是怎麼回事？」

一聲大震之後毫無動靜，兩個銅人都已不見，南宮白正要過去看看，突然洞中又走出一個銅人。

這個銅人四下看了一會，又向亂石中走去，突然亂石中站起一個銅人，又向他招招手。

這個銅人毫不猶疑地走了過去，沒入亂石之中，突然又是「砰」地一聲，好像躺下一個。

南宮白暗叫一聲「不好」，立即掠向亂石之中，只見兩個銅人倒在地上寂然不動，另一個銅人站在旁邊嘿嘿冷笑道：「你們老與本幫作對，只有再叫你們『冬眠』了。」

南宮白大喝一聲撲了上去，全力推出魔傘七式，那銅人不避不閃接了一掌。

「轟」地一聲，石屑紛飛，兩人各退了三大步，那銅人趁勢挾起兩個銅人，掉頭就走。

南宮白疾撲而上，這時「大力神」等人也聞聲趕來，迎面攔住。

那銅人嘿嘿冷笑，抓着兩個銅人的足踝，掄起「呼呼」風響，向「大力神」樓兩層掃到。

南宮白大喝一聲「老樓速退！」他撲了上去，以百里空所傳的小巧身法，閃電遞出三招。

但這銅人不但力大無窮，招式也詭異莫測，而且南宮白不敢以掌震兩個人，就吃了大虧。

十餘招下來，南宮白被逼退一丈多遠。

「大力神」心有未服，又撲了上去，他甘冒挨上一下，也要抓住一個銅人。

「砰」地一聲，他那屁股上挨了一下重擊，打得他牛眼直翻，但他也眞夠狠，硬是不退，伸手抓住右手銅人之臂。

兩人都是力大無窮，用力一扯，半斤八兩，「大力神」大喝一聲，兩手緊緊抓牢，就要硬拉。

南宮白大喝一聲：「拉不得！」那個銅人趁機又把手中的銅人奪了回去，回頭疾掠而去。

「站住！」

那銅人剛剛掠出三五丈，對面竟又站着一個銅人，沉聲道：「放下兩個銅人，放你生路，我知道你是誰。」

挾人的銅人道：「你知道我是誰？」

對面的銅人道：「綠毛幫幫主。」

南宮白一揮手，把兩個銅人圍在核心。

挾人的銅人道：「不錯，不過你就是搶回這兩個銅人也沒有用，他們已被本幫主施了『冬眠大法』，當今之世除了本人之外，無人能解。」

銅人道：「不管能不能解，你放下來，咱們以十掌定勝負，誰贏了就帶走兩個銅人。」

綠毛幫幫主放下銅人，立即脫去銅衣，道：「也好，十掌下來勝負立判，看掌。」

他的掌法類似魔傘絕學，却又不大像，那銅人不但不避，反而迎上來，接了一掌。

「轟」隆一聲，石屑如雨，黃塵蔽天，兩人身形乍分，各退三步。

銅人再次出掌，竟是魔傘絕學，但此學由他施出，又自不同，方圓數十丈之內罡風搖山震岳，石屑四濺，綠毛幫幫主竟多退了一步。

突然，數聲大喝，綠毛幫一干嘍囉一湧而至，副幫主「五花肉」接下南宮白，「活無常」牛七接下樓兩層，司馬英和「南海酒客」接下「海天雙醜」。

「砰砰」之聲震耳欲聾，綠毛幫幫主雖然略遜銅人半籌，一時之間也不會落敗。

而「五花肉」和南宮白接了三掌，竟被震出五六步之遠，但他仍然死纏不休。

其餘之人都是相持不下的局面。

這亂石中的地方不大，互相追逐，竟逐漸離開那兩個倒地的銅人。

南宮白急欲去搶那兩個銅人，不由大急，集十成眞力猛施一式魔傘絕學。

一聲大震，「五花肉」跟蹌退了一丈多，口角血漬斑斑，顯然已受重創。

南宮白疾掠而回，來到銅人之處，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兩個倒地銅人已不知去向。

此刻那個銅人大喝一聲，自銅衣取出魔傘兵刃，「蓬」地一聲撐開，紫芒萬道，瑞影千條，向綠毛幫幫主摟頭砸下。

一聲悶哼，綠毛幫幫主跟蹌退了三大步，而銅人掉頭掠回兩個銅人之處，怔了一下，長嘯一聲，疾掠而去。

綠毛幫幫主帶着一干嘍囉也失去踪跡。

此刻南宮白在四下找了一遍，兩個銅人踪跡皆無，不由大爲懊喪，同時也恨極了綠毛幫幫主，今夜若非他冒充銅人現身，南宮白或能與銅人取得聯絡。

「生死簿」道：「我看現在大家都在覬覦天魔傘武林至寶，顯然，誰能持有此傘，誰就能無敵天下。」

「黑心員外」道：「那也不見得，咱爺們得到也不能無敵天下。」

「生死簿」道：「別提咱爺們。」

南宮白一揮手道：「我們再分成兩撥在附近找找看，我想兩個銅人絕非落入綠毛幫之手中，可能還未去遠。」

「大力神」道：「會不會是兩個銅人自己跑了？」

南宮白道：「不會，剛才綠毛幫幫主不是說過，他已施了『冬眠大法』麼？那是不錯的，只要被施『冬眠大法』，就等於死人一樣，除非他親手解開，當今之世，無人能解。」

「大力神」道：「上次綠毛幫幫主不是交給『大悲龍隱』一個紙條，上面是『冬眠復元大法』。」

南宮白道：「那有這等便宜之事，那上面的『復元大法』是假的，綠毛幫幫主怎會上當？況且那次『大悲龍隱』也想以死人代替欺騙於他。」

南宮白帶着樓兩層向東，「海天雙醜」向西，在附近尋找。

兩人找了一夜，來到一個山坳中，只見一間小茅屋中射出暗淡的燈光，裏面人影幢幢。

南宮白道：「老樓，記得不久以前我們曾經過這裏，好像這茅屋中沒有人居住。」

樓兩層道：「少爺，我記不清楚了，我的肚子一餓，甚麼事情都忘了。」

南宮白冷笑道：「老樓，一個人不是為着吃飯才活着的，除了吃飯之外，還有更大的目的。」

樓兩層道：「可是我的肚子不爭氣，這時咕嚕直響，喉頭好像伸出一隻小手。」

突然，那茅屋的小門開了，走出一個少女，南宮白凝目望去，不由心頭一震，原來是柳飛燕的侍女小紅。

南宮白心想，柳氏兄妹名列四富之二，家財萬貫，甲第連雲，怎會住在這荒郊野外破爛茅屋之中？

南宮白道：「老樓，我們走吧！」

突然，柴扉啓處，又走出一個少女，南宮白又是一震，認出竟是柳飛燕。而使他吃驚的是柳飛燕大腹便便，好像懷了四五個月的身孕。

南宮白雖然和她是敵對立場，但因她曾在大羅山莊中救過他一次，而且兩人也有過情感，南宮白冷笑一聲，心道：「肚子都大了，不知是那一個的孽種？」

此刻，柳飛燕和小紅四下看了一會，又回到房中，不久又走了出來。

兩人各挾着一個銅人，疾馳而去。

南宮白心頭大震，心道：「原來是她們兩人趁機偷走了銅人，不知她們偷這兩個銅人是何居心？」

「追！」

兩人立即跟踪追趕，出了山坳，迎面來了一個人，攔住去路，格格笑道：「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放下！」

兩女不由大駭，原來對面之人竟是「大悲龍隱」朱芳芳。

柳飛燕道：「前輩意欲何為？」

朱芳芳道：「放下銅人走開。」

柳飛燕道：「前輩自恃武功高絕，欺負晚輩，恐怕說不過去吧！」

朱芳芳冷笑道：「小丫頭，老娘這已是對妳們客氣的了，再說，妳們要這銅人何用？」

柳飛燕冷笑道：「前輩要這銅人又有何用？」

朱芳芳楞了一下，厲聲道：「丫頭，難道一定要我動手？」

柳飛燕道：「前輩一定要以武力硬搶，晚輩也沒有辦法，但總得說個道理出來。」

朱芳芳道：「妳們可曾看到裏面是誰？」

柳飛燕道：「小女子猜想必是『風雷客』南宮柳和『逍遙先生』呂逸民兩位前輩。」

朱芳芳道：「這樣吧！妳們打開銅衣看一下，如果不是他們兩人，老身不要。」

小紅道：「如果是他們，前輩一定要硬搶了？」

朱芳芳厲聲道：「這裏那有妳說話的餘地。」

小紅輕哂一聲，道：「據晚輩所知，『風雷客』南宮柳和『逍遙先生』呂逸民兩位前輩，與妳毫無瓜葛，不知妳——」

朱芳芳厲聲道：「賤婢住口，老身不過是想問南宮柳一句話，妳這賤婢若再消遣老身，我就活劈了妳。」

柳飛燕道：「即使銅人之中是兩位前輩，也不能回答妳的話，豈不等於白費？」

朱芳芳道：「我自有辦法，快讓老身看看。」

柳飛燕只得放下銅人，此時朱芳芳和伏在暗處的南宮白都十分緊張和激動，他們馬上就可以看到銅衣中的人是誰。

柳飛燕和小紅打開銅衣，同時驚呼一聲，掩口暴退一步。

朱芳芳掠近一看，又是兩具素不相識的屍體，不由暴怒道：「賤婢，妳敢欺騙老娘？」

柳飛燕厲聲道：「那個騙妳？我們兩人白忙了一陣，也上了人家的大當。」

朱芳芳道：「你們在那裏搶的這兩個銅人？」

柳飛燕道：「我們不是搶的，而是在附近撿的，正準備找個隱蔽之處，打開來看，想不到妳就來了。」

朱芳芳冷哼一聲，掉頭急馳而去。

柳飛燕和小紅楞了一會，小紅道：「想不到我們白忙了一陣，不知道兩個屍體是誰？」

柳飛燕道：「看到沒有，一頭綠髮，這是綠毛幫之人，而且剛死不久。」

柳飛燕嘆了口氣，道：「我本想這銅人是南宮柳前輩，哎！一切都完了，況且我現在弄成這個樣子，白弟不知承不承認？」

小紅道：「孩子是他的，不承認也不行呀！」

南宮白陡然一震，心中好像被蛇咬了一口，心道：「原來是她。」

柳飛燕道：「但這件事叫我怎麼告訴他？」

小紅道：「妳不敢說我替妳說，反正妳們已有夫妻之實，況且，妳是爲了成全他。」

柳飛燕道：「都是妳無事生非，想出這個不光明的辦法，唉！他的爲人我知道，他一定會鄙視我。」

南宮白已知怎麼回事了，不由恨得牙根發癢，知道又是小紅想出的毒計，大概是她們偷聽了孫寒香和百里空交談，預先躲在床下，冒充朱麗葉等人，和他發生了關係。

此刻，他也恨透了柳飛燕，他認爲上次是小紅下了迷藥，且預先沒有告訴柳飛燕，還情有可原，但這一次，柳飛燕和她合謀，實在不可原諒。

他本想現身臭罵她們一頓，而且要打死多事的小紅，但轉念一想，她們是咎由自取，見了面反而麻煩，還是不見的好，看看她們怎樣和自己說。

柳飛燕和小紅走了，南宮白和樓兩層走了出來，一看兩具屍體，果然是綠毛幫的小嘍囉，不由大惑不解，心想，這兩個銅人本是活人，而被綠毛幫幫主施了「冬眠大法」，當然不會是綠毛幫的小嘍囉，一定是被人換了。

那麼是誰換了？是綠毛幫之人？不會由這兩具屍體判斷，應該是綠毛幫的人才對。

是甚麼時候換的呢？柳飛燕說是在附近撿的，可見第三個銅人和綠毛幫幫主動手之時，被人挾走，然後打死兩個綠毛幫的小嘍囉，換了出來。

南宮白苦思不得其解，尤其想起柳飛燕和小紅交談之事，心中十分不快，他本是正人君子，此事雖是小紅導演的醜劇，但南宮白仍然不能不管。

心中一煩，就哼了一聲，只聞樓兩層肚中，「嘩啦嘩啦」直響，好像洪水倒瀉一般。

樓兩層以爲南宮白哼了一聲是因爲他的肚子響，立即說道：「少爺你別見怪，其實我的肚子也不會餓得那麼快，只因爲昨天僅吃了九十個大包，七碗陽春麵，而且油水太少，所以餓得快些。」

南宮白一揮手，示意叫他噤聲，只見兩條人影，在前面聯袂飛馳。

南宮白不由暗哼了一聲，原來是司馬英和周茜茜携手同行，看樣子十分親暱。

南宮白喃喃地道：「既然她自甘墮落，我又何必多管閒事，老樓，我們走吧！」

樓兩層道：「少爺，周姑娘和你也有一段恩情，你不能看着她上當，再說……再說……」

南宮白道：「再說甚麼？」

樓兩層道：「再說他們身上可能帶有乾糧。」

南宮白道：「你簡直是個飯桶。」

但他對樓兩層的話也不免心動，因爲周茜茜是和他第一個定情，印象深刻，他不忍心讓司馬英糟蹋了她。

兩人立即尾隨跟去。

只聞司馬英道：「茜妹，妳既然準備嫁給我，爲什麼老是拒絕我？」

周茜茜道：「不要急嘛！反正我的身子遲早是你的。」

司馬英蕩笑道：「遲早還不是一樣，況且……」

他說着，大施祿山之爪，向周茜茜雙峯上摸去。

周茜茜不由大怒，道：「你……你還有人格沒有？」

司馬英陰笑一聲，道：「在妳的心目中，南宮白有人格，但人家可不要妳。」

周茜茜臉上閃過一絲狠毒之色，道：「所以我才嫁給你呀！」

南宮白頹然一嘆，心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不到周茜茜她——」

他意念未畢，只聞司馬英「勒」地一聲，倒了下去，周茜茜一躍而起，冷笑道：「你以爲我會愛你麼？那不過是利用你一下，氣氣南宮白而已，想不到你這賊子一點人性也沒有。」

司馬英穴道被制，却能說話，眼珠疾轉，道：「茜妹，妳不瞭解小兄。」

周茜茜厲聲道：「剝了皮我也認識你的骨頭，你是一個下流胚子。」

司馬英道：「茜妹，我告訴妳有一個消息，妳就相信了，其實我只是同情妳。」

周茜茜冷笑道：「別胡扯，我不會信你的話。」

司馬英道：「我知道妳還是對南宮白念念不忘，但是他却早把妳忘得一乾二淨了。」

周茜茜道：「胡說，是我不要他，前些日子他還——」

司馬英道：「茜妹，妳可知道柳飛燕已經懷了身孕？」

周茜茜道：「她懷身孕與我何干？」

司馬英道：「當然有關係，告訴妳吧！那是南宮白的孩子。」

周茜茜陡然一震，她雖然恨南宮白殺了她父母，但她相信南宮白是誤傷了她的母親，所以表面上對南宮白疾言厲色，但內心已經軟化，因爲她深愛着南宮白。

一聽此言，周茜茜心中如被戳了一刀，道：「胡說，他和柳飛燕並無婚約，怎會是他的孩子？你怎知此事？」

司馬英道：「我聽她的侍女小紅說的，茜妹，我眞是替妳抱屈，妳對他情深似海，而他却……」

周茜茜氣得混身發抖，南宮白不由黯然，他這才知道周茜茜仍然愛着他。

司馬英嘆道：「其實小兄自被毀容之後，自慚形穢，那能配得上茜妹，不過小兄此心至死不渝，就是妳不喜歡我，我也永遠忘不了妳。」

周茜茜顯然爲他的虛情假意所動，道：「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南宮白，我或者會考慮到妳。」

司馬英道：「茜妹，既然如此，小兄希望已絕，活着毫無生趣，求求妳補我一掌吧！」

周茜茜道：「你又何必如此，世上有的是女人。」

司馬英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此生不作第二人想。」

周茜茜大爲感動，順手解了司馬英的穴道，司馬英坐了起來，道：「茜茜，我走了，因爲我和妳在一起，自卑感極深，我……我……」

語音未畢，出手逾電，一下點了周茜茜的穴道，周茜茜倒了下去，美目中射出驚駭的光芒。

司馬英獰笑道：「我司馬英要報復南宮白，只有使用此法。」

說着，就解周茜茜的衣衫，南宮白殺機陡起，他再也不想留情，正待就地出掌，忽見一條身影疾落場中。

來人乃是「六月雪」唐飛，此番他的母親被「混沌叟」劫去，雖然被銅人解救，却恨透了綠毛幫之人。

司馬英一看是唐飛，並未放在心上，嘿嘿冷笑道：「唐飛，你快去找你的母親吧，遲了恐怕要添個小弟弟了。」

「六月雪」唐飛冷峻地道：「司馬英，我唐飛雖然技不如人，但有三寸氣在，絕不放過任何綠毛幫之人。」

司馬英冷笑道：「要找死可怨不得我，看掌。」

唐飛自知拳脚上不是敵手，疾閃五六步，大喝一聲，舉手、點頭、哈腰、抬腿，剎那間五六種不同的暗器，電射而出。

司馬英冷笑道：「這是雕蟲小技，對付別人可以，我司馬英可不怕。」

立即橫掃一掌，將滿天暗器震落，欺了上去。

那知唐飛突然張口，飛出五顆大如櫻桃的紅球，電射而至。

司馬英仍未放在心上，左掌一拂，右手向他肩頭抓到。

好唐飛，不避不閃，大袖一招，自袖中射出一道墨水。

司馬英萬沒料到還有花樣，要閃已是不及，只聞「卜」地一聲，洒了一頭一臉。

慘呼之聲乍起，司馬英臉上冒起一股黃煙，人肉腐臭氣味中人欲嘔。

司馬英掩面疾奔，凄厲的慘嗥之聲，動人心弦。

唐飛拾起暗器，冷冷地道：「這『三昧眞水』是唐門最歹毒的暗器，小淫賊作惡多端，罪有應得。」

說畢，解了周茜茜的穴道，道：「唐某與令尊也有仇隙，不過令尊令堂已死，在下不能見死不救，現在妳可以走了。」

周茜茜道：「小女子謝過唐大俠救命之恩。」

唐飛道：「姑娘不要多禮，以後遇上此賊可要當心點。」說畢離去。

南宮白和樓兩層正要離去，突然，樓兩層肚子嘩啦嘩啦響了一陣，有如雷鳴。

周茜茜厲聲喝道：「那一個藏在石後？」

南宮白一躍而出，道：「是我。」

周茜茜芳心大震，說不出是甚麼滋味，沉聲說：「你來了多久？」

南宮白道：「大約半個時辰。」

「剛才的一切都看到了？」

「不錯。」

周茜茜冷哼一聲，她的一顆熾烈的心又凉了下去，她以爲剛才司馬英要向她非禮，南宮白竟能袖手旁觀，不由大怒，道：「南宮白，剛才司馬英所說有關你和柳飛燕之事，可是眞的？」

南宮白不由一怔，他模糊記得那夜確曾和一個少女發生了關係，却不知是誰，剛才聽小紅和柳飛燕交談，才知道又是小紅按排的圈套，那夜第一個可能是小紅，第二個就是柳飛燕，無怪朱麗葉等三個少女互相猜忌呢。

周茜茜見他臉色變幻不定，芳心如被刀戮一般，厲聲道：「這事可是眞的？」

南宮白不善說謊，道：「可能是眞的，不過——」

周茜茜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掉頭疾奔而去。

南宮白頹然一嘆，道：「做人太難了，我簡直不知所從！」

不一會「海天雙醜」趕到，接著，孫寒香、百里空及幾個少女都來了，大家一商量，還是再探綠毛幫，說不定是綠毛幫中之人偷走了銅衣中兩人，而以兩個小嘍囉代替。

第二天來到綠毛幫，由南宮白、孫寒香和樓兩層三人入內，其餘諸人在外面接應。

三人竄房越脊，來到一座大殿之上，好像毫無戒備，但三人剛剛站定身形，孫寒香快逾飄風，點了「八臂雷公」的穴道。而南宮白也將「鐵掃帚」金九制住。

三人隱住身形，向下望去，只見大殿中燈火輝煌，綠毛幫幫主坐在「混沌叟」身旁。其餘高手都站在兩旁。

只聞綠毛幫幫主陰聲道：「獻傘！」

此言一出，副幫主「五花肉」、護法「厚黑尊者」兩人應聲而出。

不久，自屏風後抬出一個銅人，放在「混沌叟」金交椅前的地上。

南宮白母子不由一震，不知道這銅人是誰？難道是「風雷客」？現在他們母子反而不希望這個銅人是「風雷客」了！

綠毛幫幫主離開座位，一拉銅人的銅衣，抽出一柄長約四尺、紫色芒芒的天魔傘。

南宮白母子斗然一震，差點驚呼出口，心想：難道持有天魔傘那個銅人也落在綠毛幫之中？

綠毛幫幫主雙手托著武林至寶，躬身獻上，「混沌叟」抓了過去，用手摸撫著，愛惜不已。

一干魔頭也都凝視著這件武林至寶，目不稍瞬。

南宮白以傳音之術對孫寒香道：「媽，此寶落在綠毛幫手中，顯然那個銅人已被綠毛幫捉住，我們要設法搶回來！」

孫寒香道：「別急，我們要好好考慮，須知一個『混沌叟』已所向無敵，如今天魔傘又在他的手中，就如虎添翼，我們一現身，要想全身而退恐怕太難！」

南宮白道：「如果持有天魔傘的銅人被俘，另外兩個銅人一定也在此幫之中，難道我們不戰而退？」

孫寒香道：「我認爲這件事有點蹊蹺！」

南宮白道：「難道這天魔傘是假的？」

孫寒香道：「很有可能！」

此刻，「混沌叟」持傘站了起來，用手摩挲著天魔傘，道：「好傘哪！好傘！」

綠毛幫幫主道：「師尊技蓋天下，一傘在手，更是打遍天下無敵手了！哈……」

他們兩人一唱一和，好像已經獨霸天下似的，氣燄凌人，不可一世。

「混沌叟」突然沉聲道：「小子，你還沒看夠？」

南宮白母子不由一震，知道這魔頭已經發現，不現身也不行了，長身飄入院中。

副幫主「五花肉」正要出手，綠毛幫幫主道：「你不行，待本幫主出手！」

說畢，緩緩走下石階，道：「你若能接下本幫主十招而無敗象，本幫主擅自作主，放你逃生！」

南宮白不由心中一動，他記得綠毛幫幫主曾問過他喜不喜歡朱麗葉，這魔頭為甚麼要管這件閑事？而他的功力和自己差不多，為甚麼要以十招為限？難道他會故意放我走？

「且慢！」「混沌叟」道：「他們母子為本幫心腹大患，不能讓他們再逃出手去，不管贏輸都要把他們留下。

「是！」綠毛幫幫主應了一聲，撤下紫金降魔杵，而南宮白也撤下虬龍角，相峙對立。

南宮白暗提眞力，感覺自服下「萬年龍鬚參」之後，好像內力無窮無盡，只是無法和體內另一股力道滙合，如果滙合在一起，將進入另一境界。

而那一股力量，乃是朱菓和「元嬰眞氣」，因他始終未好好運功導引過，以致兩道洪流在體內各自流竄。

南宮白此刻天人合一，突然那兩股洪流逐漸接近似有滙合之勢，立即運勁推動。

但大敵當前，這種運功導引十分危險，他只得暫時作罷，沉聲道：「注意了──」

一上手就是天魔傘絕學，「鍾馗開傘」、「火傘大張」、「萬傘朝天」、「雷傘普照」，一連四式，整個院子都陷入漫天狂颷之中。

綠毛幫幫主知他近來內力陡增，也以八成眞力，接了四招，「噹噹」之聲激響，震人耳膜。

兩人手中的兵刄都是武林至寶，震得「嗡嗡」作響。

南宮白再暗加兩成眞力，「傘蓋八荒」、「一傘驚天」、「傘分陰陽」──

一聲震天大震，四週屋瓦齊飛，黃塵暴捲，只聞「刷」地一聲，兩人各自暴退五大步，綠毛幫幫主長衫被劃破一尺多長，隨風飄展。

南宮白的功力，終於超出了綠毛幫幫主，略勝半籌，孫寒香激動得熱淚盈眶。

「混沌叟」持傘步入場中，對綠毛幫幫主道：「退下去！」

綠毛幫幫主默然退下。

「混沌叟」道：「在老夫三招之下，你的兵刄若能不脫手，老夫仍然貫徹幫主之言，放你等生路！」

南宮白凝視著那柄魔傘，他以前曾用過一次，但當時却未看清，他深知今夜活著離開此幫的希望不大，只有背水一戰，也不再顧慮。

一個人到了這種時候，更能一心一意地面對現實，他感覺內力之充沛，好像剛才對綠毛幫幫主那最後一招，仍未出盡全力。

南宮白道：「有僭！」

以角代傘，虬龍角上發出萬道紫芒，比「混沌叟」手中的天魔傘上紫芒更加驚人，竟施出魔傘絕學第五式。

虬龍角上湧出如潮暗勁，狂風大作，而且嘯聲懾人心魂。

奇怪的是「混沌叟」並不以天魔傘相接，僅劈出一掌破了這一招。

南宮白眞力澎湃，有如長江大河，無窮無盡，只見「混沌罡氣」的天魔傘上「混沌叟」氤氳，力劈而下。

南宮白大喝一聲，「元嬰眞氣」發揮了作用，天靈上沖出一道白光，向魔傘上迎去。同時虬龍角挾著無儔罡風，猛掃對方手腕。

「混沌叟」又橫閃一步，不以魔傘相接，一雙鼠目之中射出驚駭之芒。

顯然，他對南宮白天靈上那道白光十分忌憚，不敢輕接，一旁的孫寒香，手心淌出汗水，緊張之情可以想見。

南宮白不由心中一動，對方的天魔傘乃是武林至寶，所向披靡，怎的不敢和自己的虬龍角相接？

他此刻信心大增，竟施出魔傘絕學第七式，同時將所有的內力貫於虬龍角上。

剎那間天昏地暗，整個院子都陷入一片狂颷之中，南宮白成竹在胸，認準了對方的天魔傘，迎了上去。

只聞「克察」一聲，鋼屑紛飛，「混沌叟」手中的天魔傘已經剩下半截。而兩人同時被震出三大步。

這簡直出乎任何人意料，天魔傘竟被震斷。

然而，只有三人心裡淸楚，那就是孫寒香，「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因為孫寒香先懷疑此傘可能是假的。

院中之人都有如泥塑木雕一般。

孫寒香沉聲道：「此傘是假的，白兒我們走！」

走字未了，「混沌叟」獰笑一聲道：「往那裡走？你們再接我一掌──」

兩手交搓，平胸推出，只聞「嘩啦啦」一片狂颷，將四週屋瓦一齊揭下，滿天飛舞。

南宮白也集全力推出魔傘絕學第七式。

「轟」地一聲，南宮白咽下一口鮮血，身形倒飛一丈七八，而「混沌叟」却僅退了三大步。

孫寒香悶聲不響，幾乎在此同時也全力向「混沌叟」推出一掌。

樓兩層挾著南宮白掠上屋面就要離去，那知「混沌叟」天魔傘被折，已動了無限的殺機，一掠而至，迎面攔住，道：「小子，你若能再接下老夫一掌，就放你逃生！」

孫寒香冷笑道：「老魔，你要不要臉，你剛才的話算不算數？」

「混沌叟」道：「老夫何等身份？說話怎不算數？」

孫寒香道：「你剛才說三招之內，南宮白若能不敗，就讓我等出幫，哼！三招下來，不但南宮白未敗，你却敗了！」

「混沌叟」厲聲道：「胡說，老夫絕學天下無敵，焉能敗給一個黃口小兒，此傘乃是假的，自不如虬龍角犀利！」

孫寒香冷笑道：「雖然如此，但高手

過招，應以內力保護兵刄，兵刄折斷，無論如何巧辯，也算輸了！」

「混沌叟」大怒，全力向孫寒香推出一掌。

突然，屋面上「咚」地一聲，有人大喝道：「混沌老兒，你接我一傘——」

「混沌叟」悚然一驚，半途收回五成力道，回頭向後面望去。

只見一個銅人疾掠而去，就在這眨眼工夫，孫寒香接了一掌，招呼著樓兩層，電馳而去。

奇怪的是「混沌叟」並未追趕，讓銅人揚長而去，更奇的是，銅人聲言接他一傘，卻未亮出天魔傘。

三人出了綠毛幫，卻不見了百里空等人，此刻南宮白內腑已受輕傷，必須覓地治療一下。

三人奔出數十里，找了個隱蔽的山洞，孫寒香為南宮白服了一顆藥丸，立即為他運功療治，樓兩層在洞口守護。

約半個時辰，行功已畢。孫寒香道：「白兒，你自己再調息一會，為娘去找百里空等人，我想他們如非遇上大敵，絕不會擅自離去。」

南宮白道：「媽，我已經好了，我和妳一道去！」

孫寒香道：「內腑受傷，絕非半個時辰所能治癒，不過是穩住了傷勢，必須自行調息一會才能復原，聽媽媽的話，自己的身子要緊，我去了！」

她來到洞口，對樓兩層道：「樓兩層，白兒調息運功，你要小心守護！」

樓兩層道：「主人不必叮囑，我也知道，妳儘管放心！」

孫寒香走了之後，南宮白又自行調息，樓兩層喃喃地道：「剛才在綠毛幫中乘機偷了一百二十張葱油餅，墊墊底是夠了——」

他把葱油餅捲了起來，十五張一疊，一口下去就變成一個大月牙兒，再一口就變成一個筆架。

不須三五口，已經下肚，待南宮白調息完畢，一百二十張葱油餅早已吃得一乾二淨。

南宮白一躍而起，道：「老樓，我想到附近去找找看，你在這裡等我媽媽，就說我在一個時辰之內就能回來！」

樓兩層道：「我知道，少爺，如果有吃的東西，請你帶點回來！」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難道一百二十張葱油餅還不飽？」

樓兩層道：「少爺，你是知道的，這種薄的葱油餅，沒有三百來張那能飽，這幾天我的肚子……」

南宮白哂了一聲，出洞而去，心想：我媽往東，我就往西，順便找找三個銅人，也許能意外碰上。

他奔出三五十里，過了兩個山頭，進入一條山溝，只見草叢深處有兩個人影兔起鶻落，正在拾命相搏。

逼近一看，竟是「六月雪」唐飛和司馬英兩人。

司馬英自上次被唐飛的「三昧眞水」澆了一頭一臉之後，本來就很醜惡的面孔，更加猙獰可怖，頭上、臉上肌肉翻起，有如熟透了而爆裂的石榴，嘴唇翻起，一口白牙突出口外。

此刻唐飛已經落了下風，堪堪不敵，但司馬英畢竟顧慮他的暗器，尚不敢太逼近他。

司馬英厲聲道：「唐飛，不是我司馬英吹牛，你不是我的敵手，你若答應我一個條件，我暫時放過你！」

唐飛也有自知之明，深知對方功力比他高出多多，上次吃了大虧，這次即使施出暗器，也未必能傷得了他，立即沉聲道：「什麼條件？你說出來聽聽！」

司馬英道：「把你那『三昧眞水』交給我，我就放了你！」

唐飛冷笑道：「你要此物何用？須知此水毒絕天下，輕易不能使用！」

司馬英厲聲道：「那你為何對我下手？」

唐飛冷笑道：「此水雖然輕易不用，但對惡性重大之人又當別論，司馬英，你是一個萬惡不赦之徒——」

司馬英厲聲道：「你到底拿不拿出來？」

唐飛道：「此水若交給你到處害人，唐某豈不變成——」

司馬英欺身逾電，疾扣唐飛的脈門，唐飛駭然暴退，同時點頭、哈腰、甩手、撩腿，數種不同的暗器，電射而出。

司馬英早已有備，兩手交拂，竟施出魔傘絕學第三式，罡風大作之下，不但暗器無影無踪，而唐飛竟被震出五步之遠。

司馬英電欺而上，以快得不可思議的動作，疾抓唐飛的腰腿。

唐飛先求自保，再次暴退，只聞「刷」地一聲，長衫被撕裂，司馬英手中已經拿著一個小瓷瓶。

南宮白不由大驚，心知這「三昧眞水」落在他手中，人人自危，立即大喝一聲掠了過來。

司馬英正待向唐飛下毒手，乍見是南宮白，悚然收手，掉頭狂奔而去。

唐飛頹然地道：「原來是南宮少俠，若非少俠現身，唐某難逃毒手，況且唐某的『三昧眞水』被他搶去，必定荼毒天下，此心永遠難安！」

南宮白道：「唐兄不必介意，此水雖然厲害，只要小心應付，仍可避免，但不知他搶去此水有何用途？」

唐飛道：「此水最歹毒之處就是毀容，只要沾上一點，面目全非，司馬英就是一例，唐某只洒下小半瓶，他就變成這副慘相。」

南宮白不由一震，心道：「莫非他要報復，以此水去毀三個少女的容？」

南宮白道：「唐兄可有預防此水之藥？」

唐飛道：「有，少俠如果要的話，唐某可以送你一瓶。」

說著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瓶，道：「這種藥水可以化解『三昧眞水』，但必須在事先擦在臉上。」

南宮白道：「謝謝唐兄，小弟以為他會向幾個少女下手，所以我不得不防！」

唐飛道：「少俠用完了可以說一聲，小弟隨時都能配製這種藥水！」

南宮白別了唐飛，走出不遠，只見「大悲龍隱」朱芳芳電馳而來，而且後面有

一個人影在暗暗跟踪她。

朱芳芳聞聲回頭，悚然打住，厲聲道：「狗賊，是你叫『混沌叟』老兒將老娘捉去的？」

原來跟踪之人竟是綠毛幫幫主，此刻仍然把綠髮挽在頭臉上，無法看到他的眞面目。

綠毛幫幫主冷笑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本人爲了那事，曾要求過家師放了妳！」

朱芳芳道：「你還不現原形！」

綠毛幫幫主道：「時機不到，到時候我當然要以眞面目見人！」

朱芳芳道：「你要等到何時？」

綠毛幫幫主道：「要等到三個銅人全部被擒之時，然後再讓奸夫淫婦對面——」

朱芳芳厲喝一聲，推出魔傘絕學第七式。

狂風乍起，地上蔓草連根拔起，土石橫飛，綠毛幫幫主也不示弱，接了一掌。

「轟」地一聲，朱芳芳倒退一丈多遠，趁機疾掠而去。

綠毛幫幫主冷笑道：「有一天我要殺死妳這賤婦！」

說畢，悻然離去。

南宮白不由大感困惑，聽口氣這綠毛幫幫主好像和朱芳芳大有關係，綠毛幫幫主指的奸夫是誰？

突然，一陣格格蕩笑之聲傳來，南宮白馬上聽出「七嫁寡婦」方君的笑聲，心想，這老騷貨在此附近，可能還有綠毛幫之人。

他進入一片樹林之中，果然不錯，正在那雙顴高聳，大嘴薄唇，身穿大紅衣褲，却滾著綠邊的「七嫁寡婦」方君，臉上厚施粉脂，有如粉牆一般。

她的對面站著一人，乃是「水上飄」馬帝。

馬帝道：「方君，咱們兩人配個對兒，正是將就材料，這叫著『天蛤蟆配地狗』——門當戶對！」

方君一雙桃花眼睨了馬帝一眼，道：「天下的漢子死光了，我也不會嫁給你！」

「爲甚麼？」

「哼！你一生游手好閒，不事積蓄，正是『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一點家當都穿在身上，老娘嫁給你豈不要活活餓死！」

馬帝道：「我並不要妳嫁給我，咱們……嘻嘻嘻……春風一度就行了，價錢可以隨妳！」

方君柳腰一扭，作了個風騷的姿態，別看她已過四旬，風韻不減當年，馬帝不由色授魂與。

方君道：「看在銀子份上，姑准所請！」說著伸出三個指頭，道：「非此數不談！」

馬帝不由大喜，道：「三兩銀子一度春風，簡直便宜極了，本人爲了下次拉主顧，給妳五兩就是了——」

方君冷笑道：「放你媽的春秋屁，三兩銀子你連一根汗毛也摸不到！」

馬帝不由一怔，道：「原來是三十兩，其實三十兩也不算貴，喏！我先付了——」

方君啐了一口道：「你還是留著三十兩銀子墊棺材吧，老娘可不能賤賣！」

馬帝不由吃了一驚，道：「方君，就憑妳這貨色能值三百兩？」

方君冷笑道：「老娘一向是言不二價，只要有銀子，童叟不拒，是你找我，可不是我找你，哼！我知道你拿不出來！」

馬帝臉上變了顏色，道：「姓馬的當然拿不出三百兩銀子，但馬某看上妳了，非幹不行，我現在一兩銀子也不想化了！」

說著竟欺了上去，兩掌一錯，上取雙峯，下取陰戶，簡直是最下流的打法。

「七嫁寡婦」可不在乎這一套，身形一閃，施出「勾魂三腿」，大腿一撩，馬帝竟兩眼發直，原來她的褲襠開了一個洞，裡面山水草石一覽無遺。

「蓬」地一聲，馬帝反而中了一腿，按馬帝的身手，本就高出方君一籌，因他心神不屬，吃了大虧。

這一腿正掃在馬帝的小肚子上，馬帝咧嘴退了三步，厲聲道：「這可不能怪我了——」

說著，撤出分水峨嵋刺，閃電攻出七八招，把方君迫退四五步。

方君十指箕張，只聞「嘶嘶」之聲大作，十支「落英甲」已經電射而出。

馬帝不敢正攖其鋒，以峨嵋刺震飛五六支，暴退三步。

那知方君不好惹，知他必退，如影隨形，閃電掃出一十三腿。

而馬帝這時也遞出一招，只聞兩聲慘呼，馬帝中了一支「落英甲」，戳入左胸之中，方君被峨嵋刺戳中左峯，鮮血汩汩流下。

馬帝拔出「落英甲」，一看上面有毒，不敢久留，掉頭疾奔而去。

方君坐在大石上，呼呼牛喘，她的胸骨折了兩根，漸感不支。

南宮白冷哼一聲，正待離去，突見一條身影疾奔而來，南宮白心頭大震，原來又是司馬英。

他乍見方君受傷，道：「方君，妳現在已受重傷，我要殺死妳易如反掌！」

方君道：「老身也是綠毛幫之人，你敢殺我？」

司馬英道：「妳雖然投身綠毛幫，却藉藉無名，我身爲護法，殺了妳之後，隨便找個理由都能交待過去，況且此刻殺了妳，神不知鬼不覺！」

方君自知不敵，道：「你有話就快說，不必轉彎抹角！」

司馬英道：「妳在這裡大叫救命，一會有幾個少女來到，妳出其不意點了她們的穴道，我就放了妳！」

方君道：「一點小事，我照做就是了！」

司馬英閃入一塊大石之後，方君就大叫救命，聲浪之大，可以傳出數里之外。

南宮白不禁長嘆了一聲，他爲了不使母親爲難，曾數度放過司馬英，以避免手足相殘之譏，想不到他惡性已深，根本不可救藥。

不久，果然來了數人，爲首的是百里空和尚鳳池，後面跟著朱麗葉、于眞和百里香。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鐵心寒跟展雲龍私奔，鐵中錚趕來，關天虹從中唆擺，互相糾纏不清，突然來了流沙門的李文揚隊長，奉門主珍珠花之命，要捉拿關天虹，話題又轉移到鐵中錚和流沙門，雙方爭持不下，繼而動武，結果關天虹負重傷被捉去，鐵中錚遷怒展雲龍，關洛奇趕至，知道兒子被擄，無暇理會展雲龍和鐵心寒的事，但鐵中錚不肯罷休……

新派武俠長篇／道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昂激氣語判談　手在質人得擄

關洛奇嘿嘿地道：「這怎麼可以，鐵兄，心寒是名門閨秀之女，怎麼可以做出這種事情，若給人家知道了，豈不笑掉大牙！」

「這……」鐵皇爺神情一冷，道：「我先將這野小子趕走！」

他身形斜躍，「嘿！」地一聲躍了過來，怒叱道：「姓展的，你還不快滾！」

展雲龍憤憤地望了他一眼，道：「這裡不是帝王谷，閣下還沒權利趕我走，你如果好好的講，我或許還會走，若要鬥狠，對不起，我們只得鬥鬥看了！」

鐵皇爺怒嘿一聲，猛地擊出一掌道：「好小子，你倒跟本皇爺泡上了！」

鐵心寒不顧生命的撲過來，泣道：「爹，你打死女兒好了！」

鐵皇爺急忙一縮手，將發出的勁力硬生生的撤了回來，他沒有想到愛女會這樣的不給自己面子，氣得仰天大笑，頭上髮絲根根都直豎了起來。

他怒笑道：「好，我鐵中錚養了個好女兒！」

關洛奇嘿嘿兩聲，道：「鐵兄不要生氣，這小子交給我來打發！」

鐵心寒駭顫的一聲尖叫，道：「龍哥快走！他們會殺死你……」

* * *

這時關洛奇已和展雲龍動上手了，兩人都是含忿出手，手上俱是煞招，鐵心寒這時心神俱碎回頭望着鐵皇爺，道：「爹，你若不放過展雲龍，孩子今天就不回去！」

鐵皇爺輕輕地嘆了口氣，道：「關兄，我們還是救令郎要緊，這小子以後再找他不遲！」

關洛奇心中一凜，揮出一掌，閃身而退，道：「便宜你這小子！」

展雲龍身形一晃搶身而出，道：「後會有期，兩位，下次見面就不會這樣客氣了！」

他身形有如一縷輕煙，輕靈的閃身飄去，眨眼之間，奔出數丈，寬闊的背影逐漸遠去。

* * *

夜，像個怪獸輕靈的罩滿了大地，那黑幽幽的長翼拖着靈幻的步子，躡着林葉、枝梢，將黑暗帶來了人間！

在那一大片廣闊的草原上，有一座殘垣頹廢的土地廟，在這黑暗幽靜的黑夜裡，這座土地廟靜寂得有如一個死城，裡面沒有一絲燈光透出，倒塌的土牆和殘碎的落瓦，顯示出這土地廟年久失修，早就斷絕香火了。

寂靜的黑夜，這時突然有一隊人向這裡湧來，那批神秘的人像是一個個死去的幽靈，飄忽的影子斜斜拖在地上，默默的行走着……

黑暗中，傳來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首領，這個地方還滿意麼？」

「嗯！」領先的是一個全身白色羅衣的少女，她看了看這四週的環境，輕輕的嗯了一聲，淡淡的道：「很好，凌魂，你派人去點燈吧！」

那個被稱作凌魂的少年人躬身的說了聲「是」，身子向前一躍，領着一個黑衣大漢，向古廟裡奔去。

死寂的破廟裡很快的燃起了四盞搖曳的火燈，縷縷昏黃的灯影自裡面透出，整個廟裡逐漸有了「生」的氣息。

那個領頭的少女輕輕挪動着身形，向古廟裡行去，身後隨了一大隊人，她每當跨進一步，身後的人隨着跟進一步，這些人俱都一言不發。

廟中的凌魂恭身的靜立着，莊重的道：「首領，妳請上位！」

那個黑衣大漢已放好一把椅子，這少女揮了揮手，命那些身後的人隨地而坐，自己却緩緩的坐下了。

「凌魂，他們在什麼時候可以到？」

凌魂躬身的道：「據沙馬李三的報告，李隊長已經押着關天虹向這裡來了，我想他們可能快到了……」

少女冷地揮揮手，道：「我知道了，你現在馬上派人去迎接李隊長，在這廟的四週加派防衛人手，如果我猜得不錯，日月山的那個老混蛋可能追踪而來……」

凌魂目中凶光一閃，道：「他不來便罷了，我們正好和他一拚。」

少女冷聲答道：「你有多大道行敢說這種話，關洛奇不是個痴人，他這人詭計多端，要是來了還有麻煩！」

凌魂連忙躬身道：「屬下知道——」

少女又道：「記着，沒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一個人進來，你是曉得我們今夜責任重大，稍有閃失，流沙門便會將一切的計劃付之流水，去吧，趕快接李隊長回來！」

凌魂退了一步，道：「是！首領！」

他在羣豪中選了幾個精壯的漢子，疾快的向門外奔去，眨眼之間，消逝在黝黝的黑夜裡。

這少女淡淡地瞥了地上端正坐着的羣豪一眼，眉宇之間流露出一絲憂鬱之色，她沉重的嘆了口氣，黯然的搖了搖頭。

「首領！」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緩緩的自人羣中站了起來，恭敬的問道：「首領，妳有什麼事難過！」

這少女凝重的道：「宇文鵬，你難道沒有看出情形有些不對麼？按着計劃李隊長早該到了，現在時間已這麼晚了，還沒有消息，說不定會出事！」

宇文鵬搖搖頭道：「首領過慮了，李隊長精明能幹，一身本領足以應付得來，屬下想他們這一路行來，必不會出事！」

少女深長的嘆了口氣，道：「凡事都得向最壞的地方打算，你不知道日月山的厲害，關洛奇只要一得到兒子被擄的消息，他定會一路追擊而至，說不定李隊長和這些人已經接觸上了……」

宇文鵬一呆，道：「這……」

少女輕輕理了吹散的髮絲，道：「我真怕這次事情會前功盡棄，如果功虧一簣，我們流沙門的復仇之舉，恐怕就不會這麼容易了！」

她黯然的嘆了口氣，沒有說話，一時，廟中沉寂得沒有一絲聲音，大家俱在靜靜的等待着，守待着李隊長回來的消息。

可是，李隊長的行踪至今還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得得得！」

這一連串的蹄聲突然自黑夜之中傳來，殿裡的羣雄精神隨着這密驟的蹄聲一振，俱凝耳的聆聽着……

少女臉上閃出一絲歡愉，喃喃的道：「是他們，李隊長回來了。」

陡地，寂寂如沉的黑夜裡響起凌魂的喝聲道：「什麼人？」

一個朗朗的聲音，道：「凌兄，你連我李文揚都沒有看出來麼？」

凌魂歡叫一聲，道：「李隊長，李隊長，你回來了，快請，快請！」

他迫不急待的道：「我去告訴首領去！」

急驟的脚步聲響起，凌魂奔跑着進了大廟，高聲的嚷道：「首領，李隊長回來了！」

少女淡淡地笑了笑道：「我知道了，請李隊長進來！」

殿中的羣豪俱沉凝站立起來，恭身在兩旁，凌魂正待搶出，李文揚已風塵僕僕的走了進來。

他拱手道：「首領，屬下來遲了！」

這少女搖搖頭道：「李隊長，時間晚了倒沒有關係，我就怕把事情給弄砸了，怎麼樣，情形如何？對我們有利麼？」

李文揚沉重的道：「首領，這次屬下不惜施出苦肉計才將關天虹給押來，鐵皇爺若真的要和屬下動手，那後果還真不堪設想！」他於是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這少女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你犧牲了十二個道友的性命……」

李文揚黯然的嘆道：「如果不是這樣也沒有辦法拿住關天虹，首領，請妳制裁屬下的失職，屬下願接受首領任何的……」

這少女恨恨地握起了潔白的玉拳，在空中揮了揮，圈起一股拳勁，她眸子裡一寒，恨恨地道：「這是血的教訓，這是血的教訓啊！」

一股令人畏懼的涼寒之色在她臉上浮出，她身子劇烈的抖顫，激動過後，她又恢復了原來的冷靜。

她幽幽地道：「這筆仇我珍珠花永遠也不會忘了，李隊長，你不要難過，光明之前必有黑暗，暴雨之後定是晴天，我們只要萬衆一心，精神一致，定能將日月山擊潰，好在我們已將關天虹挾來，這些道友之死已換來代價！」

李文揚沉聲道：「是的，首領，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妳的身上！」

少女頷首道：「你也有一半責任，我珍珠花已將生命獻給了流沙門，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會挑起這個重任！」

李文揚感動的道：「首領，妳太偉大了……」

珍珠花滄涼的一笑道：「這是義務也是責任，一個人生下來就已經定了自己的一生，只要你持着生命的手杖勇敢的向前走，一切的事都會迎刃而解……」

「首領！」

宇文鵬白髮蒼蒼，頷下的長髯突然激動的飄了起來，他目中閃過一絲恨意，緊緊的握起了拳頭。

重重地一擊，他沉重的道：「擺香位，先把關天虹押上來！」

珍珠花嗯了一聲道：「好，李隊長，你吩咐吧！」

李文揚從沉痛中清醒了過來，他看見

流沙門的羣豪鐵一樣的忠心，心中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含着一股濕濡的淚影，道：「設香位，請祖師！」

凌魂急忙和三個漢子抬出一張桌子，請出了祖師的牌位，獻上了一個青青的香爐，燃起了兩支蠟燭。

珍珠花恭敬的點上第一束信香，大殿中的羣豪俱默默的靜靜站立着，似乎，大家的心情一樣沉重。

李文揚高聲的喝道：「將關天虹帶上來！」

大殿之外響起一連串的步履聲，關天虹由兩個粗壯的漢子押了上來，他面色蒼白，已失去往日的神氣了。

「殺了他，殺了他！」

激動而憤怒的吼聲，自每個人的嘴裡吐出，字音像雷嘯怒吼，響徹了整個夜空，在每個人的臉上都顯露出一種憤怒而不可赦的表情，數百道的目光裡，彷如燃起了一股股烈火，像是要將關天虹燒燼。

關天虹的神情非常沮喪，他見這些人如此的憤怒，一股死亡的恐懼闖進了他的心頭，他彷彿看見自己死時的慘狀，想到死，他不禁寒悚了，寒悚得使他失去了往日的神氣，腦海中不禁絕望的忖道：「鳳凰落地不如雞，我現在眞是連雞都不如了！」

「關天虹！」

珍珠花目光一冷，突然悲憤的道：「關天虹，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麼？」

關天虹顫悚的抬起頭來，目光閃出一絲畏懼的神色，他猶要拿出平日的高傲，故作不屑的道：「什麼日子？」

珍珠花苦澀的道：「記得麼，在這一天裡，你爹爹曾經將流沙門的弟子全部毀滅，就是今天，我永遠不會忘記……」

她的聲音有如夢幻似的顫出，幽幽地像個死去的靈魂所發出來的聲音一樣，關天虹全身大顫，幾乎被對方這種無形的話聲所駭死。因爲在他耳中聽到的不是人的聲音，而是一個個幽靈般發出來的慘嚎。

關天虹顫了一顫，腦海中頓時盤旋出爹爹大戰流沙門，血洗流沙門的情景，那幕慘烈的搏鬥，使他感到十分驕傲，因爲許許多多的人都死在父親的手裡。

他得意的大笑道：「我爹爹一代魔宗，殺死幾個人算什麼？」

珍珠花神情一變，道：「並不算什麼，可是這個仇我們總不能不報，關天虹，你知道流沙門要怎樣對付你麼？那不是個好受的滋味。」

關天虹吭了一聲道：「珍珠花，妳不是有種的人，有種的便去找我爹爹，對我生這麼大的氣還算什麼？嘿……我相信妳沒那個胆子，因爲天下沒有人是我爹的對手！」

珍珠花冷冷地道：「我會等你爹來！」

「什麼？」關天虹一愣，道：「妳在等我爹？」

珍珠花冷冰的道：「不錯，你爹欠我們流沙門的債太多了，二十年的血債總是要還的，今夜我正等着向他索償！」

關天虹全身一顫，道：「這麼說妳是故意擒下我來，誘我爹來的……」

珍珠花淡淡地道：「我們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

「首領！」李文揚上前輕輕地道：「執刑吧！」

珍珠花斜眉一蹙，嗯了一聲，道：「獻法器——」

自那人羣中緩緩走出一個高大的壯漢，他左手捧着一個銅鉢，右手擧着一柄寒光精閃的匕首，殺機濃濃地在他臉上佈起，一步一步的向關天虹逼了過來。

關天虹顫聲的吼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那漢子冷冷地道：「割你的心，向我們祖師上祭……」

關天虹沒料到自己會這麼快的死去，他絕望地嘆了口氣，低下頭痛苦的說道：「你們這樣對待我是不公平的！」

「哦！」珍珠花輕輕哦了一聲，道：「怎麼樣才算是公平呢？」

關天虹垂頭喪氣的道：「毀滅流沙門的不是我，是我爹爹，你們不去找我爹爹，拿我開刀，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珍珠花冷笑地道：「流沙門與日月山原本沒有仇恨，你爹爹爲了達成統馭天下的願望，在一夜中殺害那麼多的無辜生命，又何嘗是公平！」

她氣憤的續道：「珍珠花也是個恩怨分明的人，好！關天虹，我讓你心服口服，不要再說我流沙門不公平！」她向那個持着匕首的漢子一伸手，道：「匕首給我！」

關天虹一顫道：「妳！」

他一見珍珠花要親手殺死自己，心中登時涼了半截，黯然的長嘆了一聲，搖搖頭，悲笑道：「我命該如此！」

他自知今夜必死無疑，索性閉上了雙目，但是身上却泛起一陣劇烈的抖顫，死亡的陰影連關天虹都會覺得駭怕，那種神情簡直不像個江湖人物。

那個漢子不解的將匕首交給珍珠花，她冷冰的看了看這柄銳利的寒刃，臉上閃出一絲笑意，道：「關天虹，我動手了！」

一縷冷風飄起，寒冷的鋒芒在空中一閃，珍珠花的手法快速，迅捷的將關天虹一綹髮絲削下，散落在地上。

關天虹一呆，道：「妳沒有殺死我？」

珍珠花握住一綹髮絲，緩緩而莊重的將那綹髮絲放進銅鉢之中，命那漢子放在供桌祖位之前。

她冷冷地道：「這該公平了，我以髮代頭，你將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關天虹，我們恩怨分明，你還有話說麼？」

關天虹激動的道：「多謝珍首領不殺之恩，等我爹來時，在下定當將實情稟告，告訴他珍首領對待我們關家的仁義！」

珍珠花冷漠的道：「雖然放過你，但可沒答應放過你爹！」她輕輕地一揮手，命兩個漢子將關天虹押了下去。

正在關天虹背影消逝的時候，黑空裡陡地響起一聲馬嘶，接着便是一騎奔馳而來，快得出人意料。

凌魂忙奔將出去，喝道：「那一位？」

黑黝黝的長廊裡，那奔來的一騎突然一剎身勢，自馬背上斜斜飄下一個年輕人，他略略一拱手，道：「請了，在下要見貴首領……」

凌魂怒哼道：「你是誰？」

這青年臉上一冷，道：「貴首領見着

我就知道是誰了，你只要通報一聲……」

凌魂以為對方是日月山派出來的敵人，一聽對方不肯道出姓名來歷，登時大怒冷叱道：「閣下大概是姓關的一路，我凌魂正想你們這批龜兒子不會來，想不到你這小子倒來送死了！」

他有意要將這個少年擒下，身形斜躍，揮掌擊了過來，身法之快大出那青年的意外，那青年哈哈笑道：「流沙門原來是這樣接待朋友……」

兩個人頓時動起手來，拳飛掌接，雙方都為對方那種功夫所懾，當然更驚詫的是對方同樣年輕！

殿中，所有的人都覺察出事情有些不對了，俱豎起耳朵凝神的聽着雙方的劇鬥，珍珠花向李文揚道：「李隊長，你去看看是誰？」

「是！」李文揚連聲答應，轉身向外面奔去，他朝雙方一望，登時大吃一驚，詫異的喝道：「住手！」

凌魂鬥得冷汗直流，急忙虛晃一拳，躍向一邊，李文揚滿臉憤怒的瞪了他一眼，寒聲的叱道：「你瘋了，連我們流沙門的大恩人都得罪了！」

他急忙一抱拳，道：「展少俠，請你包涵！」

展雲龍淡淡地一笑道：「沒關係，這位兄弟忠於職守，功力也不錯，我一時技癢也不說破，這還要請李隊長原諒……」

李文揚哈哈一笑，道：「展少俠請裡面坐，我們首領在！」

展雲龍連忙伸手，道：「請──」

兩個人並肩的走進大殿，只見殿中所有的人俱露出詫異的神色，數百道目光全落在展雲龍的身上。

珍珠花急忙站起，道：「展兄，剛才得罪了！」

展雲龍淡淡地一笑道：「珍首領，妳還不早作準備麼？對方的大隊人馬可能會轉瞬就到……」

搖晃的人影拖得長長的，大殿裡所有流沙門的弟子，肅穆地望着這個名傳千里的青年高手──展雲龍，他們臉上流露出一種敬佩而肅穆的神情，雖然沒有什麼表示，卻顯示出他們對展雲龍是何等的尊崇，何等的敬佩。

珍珠花一揮手，道：「宇文鵬，奉茶招待展少俠。」宇文鵬躬身的道：「是，首領。」

展雲龍緩緩的移動着身子，目光徐徐的流落在每一個人的臉上，他伸手一攔宇文鵬，非常凝重的道：「宇文兄，請不要客氣，我們都是自己人……」

宇文鵬莊重的道：「不！展先生待我們流沙門恩重如山！我們除了心中有一份敬意外，只有以茶代酒向展先生表達出我們對展先生的崇高愛慕……」

展雲龍激動的道：「這個我知道，宇文兄，時間已不容許我們再拖延了，關洛奇和鐵皇爺聯袂而來，並領着日月山許多好手，這次他們傾巢而出，勢必要有一個結果，我們現在還是趕快調派高手，將他們擊退，等這裡的事情一了，那時在下再和諸位好好的喝一頓……」

珍珠花粉靨上湧起一股恨意道：「日月山的人如果真敢追到這裡，流沙門今夜縱是拚了全派毀滅，也要讓他們知道流沙門不是好惹的……」

展雲龍淡淡地一笑道：「珍首領請妳趕快調配人手，不出一個時辰關洛奇就會到了……」

「首領！」李文揚身子向前斜跨一步，道：「請妳發佈施令吧，流沙門埋名隱姓已經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中我們所受的委曲與痛苦也夠大了，現在，我們終於等到這個機會了，一個艱苦的奮鬥將要考驗着我們，我們願意以鮮血和利刃來保住流沙門的存在，首領，前代的教訓已成為過去，現在我們要把握住目前……」

他激昂鏗鏘的說出這一番話，激起每一個人同仇敵愾之心，所有流沙門的弟子都表示出自己的決心。

他們俱拔出了身上的兵刃，揮舞在空中，齊聲道：「首領，我們願與妳共生死……」

珍珠花在那酷寒的粉靨上閃出一絲笑意，那是真情激動的微笑，兩顆晶瑩的淚珠在她的眸子裡滾動，她激動的揮了揮手，以顫抖的聲音，道：「好，好！諸位這份心意我珍珠花非常的感謝，只要你們不嫌我是個女流，我會拿我的血洗刷掉流沙門上代的恥辱，替所有流沙門死難的弟子報仇……」她眸子裡的淚水一湧，顆顆晶瑩的淚珠滾落下來，腦海中如電的浮現出流沙門慘遭毀滅的悽慘情景，在她眼前又看見了那一大灘血，一大堆屍首，及一大堆親戚朋友。

她黯然的嘆了口氣，道：「各位，你們不會忘記歷史的教訓吧，記得嗎？在二十年前的今天，也是個沒有月光的寒夜，我們流沙門的弟子用他們的血保護自己的門派，雖然他們一個個倒下去了，可是我們的下一代又代之而起，那時，他們曾呼喚着有人替他們報仇，很榮幸的，這報仇的重任落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肩上，我們承秉前輩遺留下來的教訓，該為這些死去的人報仇，雖然二十年不是短的日子，可是終於渡過了，如今，強敵馬上就要來臨，馬上就要站在我們的面前，這報仇的機會將決於一旦，各位，拿出你們的力量，拿出你們的勇氣，替死去的弟子爭一口氣，我珍珠花將和你們共生死，當然，這是最艱苦的一戰，因為對方人多勢衆，又都是一流的高手，你們不要怕，只要有勇氣，我們以一當百，最後勝利將屬於我們……」

她沉痛說了一大篇話，痛苦的流出了眞情的淚，所以流沙門的弟子都流下了淚水，他們誓死報仇，一時大殿中沉寂的彷如沒有人息。

「首領，我們追隨着妳……」

不知是在什麼時候，流沙門的弟子異口同聲的說出了他們的決心，顯露出他們每一個人不畏死的精神。

珍珠花激動的道：「好！我珍珠花在這裡預祝各位幸運！」

她斜睨了宇文鵬一眼，道：「宇文鵬，你負責左翼，主要的是不要讓日月山的人攻進這個廟中，這個責任重大，你得小心應付！」

宇文鵬躬身道：「屬下以生命担保，決不讓首領失望！」

珍珠花興奮的一笑道：「好！你去吧，帶着你的人趕快佈署……」

宇文鵬是流沙門的老將，也是一個肝胆相照的好漢，他領命而退，指揮着自己的手下，向殿外奔去。

珍珠花又看了凌魂一眼，道：「凌魂，流沙門的武功你幾乎學完了，將來你是流沙門之主，現在本首領派你去守右翼，你的責任和宇文鵬一樣，只准成功不准失敗……」

凌魂凝重的道：「屬下知道，請首領放心……」

他凝重的一揮手，殿中所剩的弟子俱默默的退了出去，凌魂深深地望了場中每人一眼，然後再恭身退出。

「首領！」李文揚見所有的人都有了工作，獨獨沒有派他的任務，他心裡一急，飄身閃躍過來，面上焦急的道：「首領，我呢？」

珍珠花輕輕一笑道：「你一路辛苦，不宜再出去動手，當然，我並不是不要你參加對敵，而是給予你的重任，將比誰都來得大！」

李文揚眉頭一蹙，道：「什麼事？」

珍珠花凝重的道：「你和我在這裡共同等待關洛奇，我們要在這裡大會鐵皇爺和關洛奇，你想想，如果只我一人能應付得了麼？所以說你的責任將更為重大！」

這時殿中只剩下李文揚展雲龍和珍珠花，三個人互相的對望了一眼，珍珠花朝展雲龍拱手，道：「展少俠千里送信，又親臨解難，本門所有弟子都永記大恩，只要能力所許，異日必有圖報……」

展雲龍搖搖頭道：「珍首領言重了，我輩武人何須再多客套，眼下大敵當前，鐵皇爺和關洛奇俱是頂尖高手，我們要不籌思出一縝密之法，實在很難退敵……」

李文揚哈哈一笑道：「是呀，首領也該說說妳的作戰方針了！」

珍珠花眸子黑白分明，輕輕一軒，自瞳裡射出一股冷寒的神光，粉靨隨之一變，煞氣畢露的道：「我想將關洛奇和鐵皇爺引進這大殿裡……」

李文揚不解的道：「這裡對我們並不利……」

珍珠花長長的吐了口氣，道：「我們三個人聯手對付鐵皇爺和關洛奇雖不能言勝，但一時也不會落敗，那時再和他們談條件……」

「談條件？」李文揚大吃一驚道：「日月山高手如雲，關洛奇又是個陰險絕倫的傢伙，妳要和他談條件，那無異是與虎謀皮……」

珍珠花胸有成竹的道：「這要看手段了，誰的手段高誰就佔上風……」

正在這時，宇文鵬自殿外如飛的奔了進來，他急忙上前，對珍珠花恭身的說道：「首領，前面已現敵跡！」

珍珠花頷首道：「知道了，你好好負責左翼，沒有我的命令不准輕易出手，也不准有人接近這個廟邊，去吧！」

宇文鵬連聲應是，悄悄的退了出去。

珍珠花不愧是女中豪傑，雖然身臨逆境，却鎮靜如恆，絲毫都不為眼前之惡劣形勢而畏懼，她調配有度，使展雲龍暗暗佩服。

她朝李文揚苦笑道：「文揚，這是生死關頭，我將所有重任都擔待在我倆的身上了……」

李文揚一怔，道：「妳……」

珍珠花黯然的道：「你對我的痴情我早就看出來了，文揚，在這重要的關頭上，我們都應該將我們的心聲表露出來，你雖然沒有對我表示過，可是我每當看見你時，便會從你眼神中看出你的情意……」

李文揚心神大顫，道：「屬下不配，我實在配不上你！」

也許女人的心是較為敏感的，雖然李文揚從沒有表示過自己的情意，珍珠花却早已察覺了，只是雙方都保留在心底裏，讓感情藏在心底深處……

珍珠花凄涼的道：「我才不配呢，你知道，我是個殘花敗柳！」

李文揚肅然起敬的道：「妳是偉大的，為了流沙門而犧牲了自己，首領，雖然你身子遭了沾污，在我的眼中，妳還是一樣聖潔，聖潔得像是剛剛開放的百合……」

珍珠花苦澀的笑道：「那已是過去，我們不談了，文揚，你現在該叫我什麼？」她斜睨着李文揚，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情意。

李文揚又是一怔，他楞楞的想了半天，自那人生的玄霧裡終於摸索到一點玄機，他激動的道：「珠花！」

珍珠花心中一甜，眼簾輕輕垂下，體會出這句眞情的呼喚，纖纖潔白的玉掌輕輕拭去眼角的淚水，讓那無言的情意通通藏進了心底裡。

「文揚！」她竭力的保持冷靜，道：「你去將關洛奇和鐵皇爺接進來吧，記住，僅要他們兩個人進來，我和展少俠在此等你……」

「是！」

李文揚只見身子飄盪，苦澀中含有一股心酸，他緩緩的移動身子，嘴唇顫動，却乾澀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黯然搖了搖頭。

烽火中的感情也許是最珍貴的，若非是日月山高手來襲，若非是流沙門面臨生死存亡的一刹，兩人的感情也許永遠埋藏在心底，雖然他們沒有在情的方面談過一句話，雖然他們沒有去為愛而追尋一定的目標，可是兩個人的心靈却已共鳴，却已顫動……情的熖火終於在兩人的心裡激盪，終於透露出兩人性靈的心聲。

李文揚心潮起伏，緊張的向大殿外行去，當他腦海中盤旋着珍珠花的影子時，一陣冷風已使他清醒了過來。

他那堅定的步子，顯示出心裡的決心，目光在廟外四週略略一瞥，只見左右兩方俱隱伏着自己的弟子。

凌魂低聲道：「李隊長，對方的人不少……」

李文揚頷首道：「拿出信心擊敗他們！」

他又走到左邊宇文鵬身畔，輕輕拍着這個熱血的漢子，關懷的道：「宇文兄，小心應付，今夜全靠你們了……」

宇文鵬雙目通紅，道：「李隊長，你放心，我們兄弟早就等待這一天了，關洛奇只要敢闖到這裡，我宇文鵬首先宰了

他……」

李文揚激動的道：「宇文兄，我感謝你，你給我的勇氣太大了……」

宇文鵬指了指前面，輕聲道：「李隊長，他們來了……」

在黑黝黝的夜裡，什麼都看不見，唯一可分辨出來的是那密集的蹄聲，「得得得……」的蹄聲逐漸接近，彷如響起的鼓聲。

人影如黑夜裡出現的幽靈，只見好幾匹奔馳的健騎風馳電掣的奔來，行近了，只見鐵中錚和關洛奇領着四個日月山高手飛馳而至，在他們的身後尚跟着數十個黑衣漢子，身上俱掛着鋒利的長劍。

「嘿！」關洛奇舉手一擺，大聲道：「停，鐵兄，你瞧瞧這些該殺的東西，居然敢排起陣來阻擋我們，嘿嘿，鐵兄，你看這個形勢如何……」

夜中飄來關洛奇冰冷的話聲，鐵皇爺陰狠的朝這座頹廢的大廟一瞥，只見那殘破的廟裡有着絲絲燈火透出，昏黯的燈影使人覺得有種陰森森的感覺和恐怖的意味滲雜在裡面，使人不易猜透對方的用心。

鐵中錚嘿嘿一笑道：「敵暗我明，這在對陣上極為不利的……」

關洛奇冷笑道：「依鐵兄的意思如何？」

鐵中錚由對方的冷笑中，已感覺出這個一代魔宗對自己頗有不屑之意，他氣得仰天大笑，道：「關兄還是自己作主吧！」

關洛奇能被邪道人尊為魔宗之主，自然是有其過人之才智，他心恨鐵中錚放過流沙門，而讓自己的愛子失落在流沙門手裡，認為鐵中錚有意要開自己的玩笑，所以行動上時時表現出對鐵中錚的不滿。

可是，他也是個聰明之士，非常了解目前的情況，鐵中錚雖有不對之處，也不輕易招惹，他嘿嘿地一笑道：「鐵兄，我們衝進去將我兒救出來！」

鐵中錚冰冷的道：「沒有那麼容易吧，關兄，流沙門中不少好手，恐怕我們這麼一行動，令郎首先會遭到報應……」

關洛奇心神一顫，道：「如果天虹有甚麼三長二短，我非將流沙門的那些小子，全部毀了不可，嘿嘿，鐵兄，我手下大半都跟來了，如果這樣耗下去，對我們更不利了……」

他回身對身後四個漢子，道：「你們傳令下去，只要本山主一有行動，你們趕快給我殺進廟裡，先將關天虹救出來，要快！」

這四個漢子都是關洛奇一手提拔出來的高手，聞言之後，轉過身子，向遠遠凝立的幾十個高手奔去。

李文揚將日月山聚集的高手大略看了一遍之後，忙又吩咐了宇文鵬和凌魂一聲，自己牽過一匹馬朝關洛奇和鐵皇爺身前奔去。

鐵中錚驟見李文揚縱騎奔至，不由眉毛一舒，道：「李隊長，我們今天可得擺擺場面了！」

李文揚冷冷地道：「鐵先生，不要太意氣用事，當心砸鍋……」

「嘿嘿！」鐵皇爺得意的道：「李大隊長，本皇爺今天可給盡你的面子，如果你不還給我姓鐵的一個面子，嘿嘿，休怪我鐵中錚心狠手辣，首先要你好看……」

李文揚毫不示弱的道：「鐵先生是武學的大行家，有什麼事情值得向我們這些馬前小卒開口，請，鐵先生，有什麼事你就說吧！」

鐵中錚冷漠的道：「我要你李大隊長趕快放出關天虹，否則……嘿嘿，那種後果你將可以看得到，李大隊長，你再看看本皇爺的身後，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命令。」

李文揚是個血性方剛的男子，豈會受鐵皇爺幾句話所駭倒，他雖然知道形勢對自己這方面非常不利，可是想起那段血的教訓，他身上的熱血就覺得沸騰一般，他要為所有流沙門的弟子報仇……

他冷笑道：「鐵先生為何不看看我的人，他們也正等待着你們進來，只要我們雙方鬥上勁了，嘿，誰是箇中的勝者，那時就可知道了……」唇齒犀利，絲毫不讓，鐵中錚氣得神情一變，陰沉的臉上剎時露出一股逼人的煞氣。

鐵中錚大吼道：「你那點力量難道能嚇倒我們？」

「嘿！」關洛奇始終是冷冰冰的盯着李文揚，這時見他態度高昂，絲毫都不肯賣個交情，氣得沉嘿一聲，指着李文揚，道：「是你將我兒子關天虹給綁去的麼？」

李文揚冷哼一聲道：「不錯，在下奉命辦事，去將令郎請來……」

關洛奇一聽李文揚果然是綁架自己愛子的那個李隊長，他不覺氣得髮鬚直豎，目中射出一片殺機。

他怒吼道：「小子，你居然敢招惹我們關家，必然認為自己有幾分了不起的本事，嘿！本山主也要一樣的把你綁起來，看看有誰敢來救你！」

李文揚冷哼道：「日月山並不是什麼龍潭虎穴，我李文揚在江湖上看得太多了，關大山主，我們還是談正事要緊，這樣耗下去對你我都不利……」

關洛奇嘿嘿地一笑道：「什麼不利，我倒不信這個邪，鐵兄，這位李兄剛才對你十分不禮貌，待老夫擒下交給你發落！」

他輕輕一擊掌，道：「那個招呼這位李大爺？」

只聽他身後響起一聲如雷的大吼，一個快捷的人影如電的躍了過來，伸手向李文揚身上抓去。

李文揚身形不動，待那出手快速的漢子抓到，那漢子一愣，得意的一聲大笑，伸手點李文揚身上的穴道。

關洛奇突然怔怔的道：「慢着！你李大隊長怎麼不還手？」

李文揚沉着的聳聳肩，笑道：「我還手幹什麼？在人屋簷下那敢不低頭，關大山主，你可以盡量的出手，我姓李的只要皺皺眉頭，就不算是好漢，不過你得放明白點。令郎還在我們的手中，只要我姓李的有個好歹，令郎恐怕首先要倒霉！」

關洛奇冷哼一聲，道：「原來你拿這個嚇我？」

李文揚冷冷地道：「在下何必嚇你，事實如何很快就見分曉。大山主，我們的首領派在下來此時，曾交待過兩句話。」

雙目如刃，關洛奇狠狠的盯着李文揚

，道：「什麼話？」

李文揚將那個漢子的手一甩，道：「你放心的去請關老頭來，他怎麼對待你，我們怎麼對待關天虹，一個蘿蔔一個洞，誰也不欠誰的……」

關洛奇神情大變，氣得一揮手，將那個漢子揮退，他這時才眞的感覺到事情的嚴重了，深深知道珍珠花果然是個厲害人物，似乎連自己要擒下李文揚的事情都能預料得到，他心中念頭直轉，心中一狠，笑道：「李大隊長，我想請你告訴貴首領一聲，如果她要保全流沙門的所有性命，請她乖乖的放出關天虹！」

李文揚堅決的道：「這話還是你自己去說吧，在下說的話不能算數……」

鐵中錚偏着頭問道：「李大隊長，貴首領在那裡？」

李文揚指了指身後的破廟，道：「在那裡恭候二位大駕，如果二位沒有什麼事情，就請移玉和敝首領談談！或許比這樣大動干戈要來得好……」

鐵中錚冷冷地道：「行！我跟關兄就和貴首領好好談談！」

關洛奇搖搖頭道：「不！這裡面頗有文章！我們還是謹愼的好……」

語音未落，喬五娘已斜跨一騎自後面直馳而來，她心念孩子的安危，揮鞭直馳，在馬背上淸叱道：「老不死的，你還在考慮什麼？事情是你惹出來的，如果天虹有個什麼差錯，我宰了你……」

關洛奇苦笑道：「夫人，妳別這樣叱好嗎？」

喬五娘面寒如鐵，怒叱道：「怎麼樣？孩子是我的，老娘的命根子只有這一條，如今天虹好好的走出來便罷，要是給人整死了，你這個老殺才也甭想活了……」

她怒沖沖的瞪了李文揚一眼，道：「走，老娘去見那個臭婊子去！」

李文揚一聽這個口沒遮攔的女凶神侮辱自己的心上人，登時有一股怒氣自心底漾起，他冷冰的道：「妳說話得客氣些，山主夫人，妳是個女人，該知道女人的本份，如果我這樣罵妳，妳作何感想？」

「呲！」喬五娘伸手一掌擊來，叱道：「你敢教訓老娘！」

李文揚低頭避過，臉上湧起一層怒氣，喝道：「我不跟妳鬥嘴，也不和妳多說……」他轉頭向鐵中錚和關洛奇一瞥，非常和緩有力的道：「兩位請了！假如不肯賞光，在下可沒閒情在這裡陪着幾位喝西北風，我得回去覆命了！」

鐵中錚見李文揚沒有轉身離去之意，疾快的看了看關洛奇，他深知對方有備無患，只好輕描淡寫的道：「關兄，你速作決定吧……」

關洛奇曉得這時不去也不行，他領袖羣邪幾十年，可沒有像今天這樣栽過，若不是顧忌着愛子的生死，他可能早就殺將過去了。

他神情極爲痛苦的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鐵兄，請陪小弟去一趟……」

喬五娘急得一上前，道：「我也去！」

李文揚對這個凶婆子沒有一絲好印象，他見她那種焦急又霸道的樣子，登時將臉色一沉，冷冷地道：「很抱歉，敝首領只請他們兩位，妳還是在這裡涼快一會，等他們交涉完畢再發妳的雌威……」

喬五娘叱道：「你不讓我去？」

李文揚沒好氣的道：「這是命令，敝首領只限定二人，如果多出一個，嘿嘿，妳的關大少爺可能就會遭到很大的痛苦……」

喬五娘心中一寒，道：「老殺才，由老娘去！」

關洛奇恨恨的道：「夫人，這是什麼時候妳還跟我過不去？現在救孩子要緊，妳給我在這裡等着，我只要一發訊號，妳領着他們只管殺過去……」

他伸手一揮，道：「李大隊長，我們走吧！」

三個人跨下坐騎，緩緩而行，直到他們的影子消逝，喬五娘才狠狠的罵了一聲，緊張的望着破廟。

幽幽黑暗的大殿四周，靜寂的沒有一絲聲響，在那供着神龕的大殿裡，半截殘燭已不知何時熄去，那黑黑的灰燼，頹廢的牆角，倒塌的神位，顯示出這裡是多麼的冷淸，連一個淸掃的人都沒有……

殿中，燃起兩盞油燈，已到了添油的時候，蕊心暴出火星，顫閃顫閃的消逝，這時一個流沙門的弟子從新添上新油，才又恢復了原先的光亮……

焦急而憂悒的珍珠花，在大殿裡顯出極度的不安，一種虛無縹緲的希望自她心底中漾起，她不禁抬起頭望着半倒的神像，嘴唇輕輕啓動，道：「觀音，觀音，你有靈該救救我流沙門的弟子……」

供桌後面半倒着的神像，是個千手觀世音，在莊嚴中透出一種神聖，雖然這是個年久失修的廢廟，却依然有着神的氣息，彷如那莊嚴的神靈，有着特異的神蹟，居然將一個不相信鬼神之說的珍珠花，都感染着一股信念。

展雲龍望着珍珠花不安的神態，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難過，他望了望憂悒的她，搖搖頭忖道：「如果世上眞有神靈，這個廟也不會連一個拈香的人都沒有了，神連自己的地方都沒有辦法保護，何況是去庇佑他人！」

他向珍珠花輕輕地道：「首領，妳好像顯得非常不安！」

珍珠花黯然的長嘆一聲，道：「展少俠，我對自己目前的實力太淸楚了，以我們這點人數要和日月山對敵，尙嫌不足，你想想，我怎麼會不着急！」

展雲龍堅定的道：「當苦難面臨着我們的時候，我們要拿出勇氣去接受苦難的挑戰，只要有勇氣必會戰勝苦難，珍首領，現在不是人數多寡的問題，而是我們是否齊心合力的問題。」

珍珠花輕輕嘆了口氣，道：「對我的人我有信心，我相信流沙門的弟子都有死的決心，只是李隊長去了這麼久還沒有回來，我實在擔心對方施出我們所想不到的手段！」

展雲龍搖搖頭道：「妳放心，李隊長精明能幹，不會有什麼差錯！」

珍珠花搖搖頭道：「這很難說，一個人在一生中難得有幾次糊塗，往往在一次糊塗中壞了大事，我擔心他……」

正在這時，殿外傳來一聲大叫道：

「李隊長回來了。」

珍珠花和展雲龍目光同時落向殿外，只見李文揚陪着鐵皇爺和關洛奇沉默的行來。

李文揚恭聲的道：「首領，鐵皇爺和關大山主到——」

珍珠花哦了一聲，道：「辛苦，辛苦，李隊長，吩咐他們獻茶！」

李文揚輕輕擊了一下手掌，劈啪的掌聲方落，兩個黑衣漢子自外面捧着香茗走了進來，恭敬的獻了上去。

鐵中錚冷冷看了展雲龍一眼，目中泛出一股詫異的神情，他不知道這個年輕人為什麼會比他們要早到這裡，也不知道展雲龍何以會和流沙門的人串成一氣。

他斜睨珍珠花問道：「妳就是流沙門的首領麼？」

珍珠花淡淡地一笑道：「鐵先生有何指教？」

鐵中錚嘿嘿地大笑道：「指教倒是不敢，只是貴派的李大隊長對本皇爺做得太過份，當着妳首領的面，本王爺可要一個交待……」

珍珠花面上勉強的綻開一絲笑靨道：「當然，若不是給鐵先生一個交待，今夜也不會請你來了，鐵先生，敝派尊你是一位武學宗師，論見識學問都在我輩之上，還有帝皇之名富甲天下，是一個聞名江湖的正義先鋒，小女子有意請鐵先生做個公證人！」

鐵中錚心中一寒，暗暗忖道：「這女子好生厲害，一句話就要我上鈎……」

他沒有想到珍珠花言辭鋒銳，一言而奪其心，那種深沉而難纏的心府，比起一個老江湖猶不遜色，休看對方草草幾言，卻給予鐵皇爺一種無懈可擊的打擊，鐵中錚在江湖上名聲甚高，素來不以長者自居，對方語中客氣，中肯而謙厚，他自然不願落個以大壓小的惡名，讓同道之間笑他沒有風度。

他嘿嘿乾笑道：「那裡，那裡，姑娘妳太客氣了！」

珍珠花正容的道：「不！鐵先生，小女子這次冒昧的恭請先生來此，所為的就是請先生主持一點江湖正義，我想鐵先生盛譽隆高，當不會不為江湖上是非而盡力……」

鐵中錚一怔，道：「這……」

李文揚見情形轉機決於一瞬，那容鐵中錚有反唇推却的機會，急忙走上前去，恭身一禮，道：「鐵先生的大恩，敝派沒齒難忘，在下李文揚僅代表流沙門所有弟子，向鐵先生致十二萬分敬意。」

說着便是深深一禮，態度甚是恭謹。

浩浩乎天地一點靈氣，謙謙然大者能於忍，李文揚和珍珠花為了不和鐵中錚發生衝突，居然對他們那樣豪强之士低聲忍氣，其能忍之程度已可見一班了。

鐵中錚在這種情形下只得還施一禮，道：「李大隊長，你太客氣了！」

嘿！這邊拱禮謙讓，那邊可把個大魔頭關洛奇給氣糊塗了，他見情形有些不對，氣得全身泛起一陣劇烈的顫抖，嘴唇嗡動，自喉結裡發出一連串嘿嘿之聲。

他氣冲冲的道：「珠花，妳的手段好高明呀！」

當珍珠花含辛茹苦化身為娼妓，探取日月山之隱密時，關洛奇始終都以「珠花」稱之，關洛奇對珍珠花不能說沒有感情，只是這層感情很微妙，隨着時間的變化而淡去，所以他這時只有無窮的憤怒，和那不可抹去的殺機。

珍珠花面上一寒，道：「珠花也是你叫的麼？」

非但她氣得臉上鐵青，連李文揚都現出一種憤怒而不平之色。

關洛奇嘿嘿地一笑道：「在人屋簷下那敢不低頭，算我姓關的認栽，稱妳一聲首領，我們現在應該談談我們的事了。」

珍珠花冷冷地道：「行！姓關的！由你開價好了。」

關洛奇見她絕口不談關天虹被擒之事，頓知這個心腸狠辣的女人頗不易於對付，他腦海中念頭一轉，忖道：「我得想法將她套住……」

他面上冷酷的一笑，道：「所謂寃有頭債有主，珍首領，本山主和流沙門有仇，我兒子可跟妳們沒有仇，妳這樣扣住犬兒，不知是居心何在？」

珍珠花冷冰的道：「很簡單，我只不過是想將你引出來而已……」

關洛奇詫異的道：「首領又何必費那麼大的勁呢？只要貴派一紙相召，我關洛奇還會不來麼，嘿嘿，妳太瞧不起老夫了！」

「哼！」珍珠花鼻子裡響起一聲重重的冷哼，不屑的一撇嘴唇，以一種極為瞧不起的神情望着關洛奇，道：「你這個老狐狸會上當麼？關大山主，你的為人我很清楚，對你不利的事，我相信你決不會幹……」

「那也不一定……」關洛奇陰狠的道：「這要先看看事情的份量了，像貴派和日月山是互不共存，如果首領和日月山碰碰，嘿嘿本山主縱是全軍覆沒也要前去！」

他奸滑的一笑，道：「珍大首領，可否將犬兒先放出來？」

這個狠毒詭譎的老東西非一般人所及的棘手人物，他絞盡腦汁的去思索對付流沙門的方法，但却不敢放手去做，所擔心的就是自己兒子的生命，現在他還不知關天虹的生死，在言辭上盡量去試探對方，希望在對方的口中得悉關天虹目前藏身之處。

珍珠花冷笑道：「你必須要見麼？」

關洛奇一怔，道：「這個當然，天下最親者莫如父母，最近者莫如兒女，本山主是人，自然不會連兒子都不要！」

珍珠花揚聲大笑道：「看不出你也有靈性，我還以為關天虹對於你並不重要呢？哈哈，關大山主，你眞想知道令郎……」

關洛奇急急的道：「我兒子怎麼樣？」

「死了！」

珍珠花面上殺機陡湧冷冷地道：「他已經死了！」

「死了！」這兩個字有如一支銳利的長劍般刺穿了關洛奇的心，他腦中嗡嗡在響，幾乎不相信流沙門的人敢殺死自己的兒子。「死了！」他嘴唇顫動，喃喃地道：「白髮人送黑髮人，天虹竟會先我而去！」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落英塔內，顏眞卿從房間的窗口瞥見塔外有一人一馬疾掠而過，告之俞福，却未加以理會，遂往俞劍峯及岑少風的房間欲告之，却不見二人踪影，心中忐忑，返回房中，五邪叟竟從石牆中鑽出，唯有跟着五邪叟找岑、俞二人。岑、俞被馬嘶聲所吸引，藏身沙堆中乍見一西域喇嘛僧與左姓奇人決鬥，二人在酣戰中並未發覺有兩道黑影掠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探密道發現人影　殺丐幫避免麻煩

那來者身著袈裟，分明是個僧人，但距離太遠，容貌模糊無法分辨，岑少風道：「怕是那西域喇嘛僧去而復返吧。」

俞劍峯道：「不對啊，喇嘛僧是騎馬離去的，此僧胯下却無坐騎……」

漸漸那人來得近了，俞劍峯瞧清那人的面容，但覺入眼甚是熟悉，當下胸臆熱血一陣洶湧。

他拉了拉岑少風的衣袖，低呼道：「是——是我師父！」

岑少風定眼一望，道：「果然是禪宗他老人家來了，奇怪連他也趕到落英塔，莫非此地有什麼大事將要發生嗎？」

未幾雙方便碰了頭，只見一個容貌古樸，白髮皤皤，渾身上下洋溢着盎然仙氣的僧人端立在俞肇山及易岐山面前。

老僧稽首道：「佛云有緣，眞是不錯，咱們又朝面了。」

俞肇山神情微變，向易山岐打個眼色，悶聲無語。

老僧微笑道：「兩位施主行色匆匆，莫非……」

俞肇山打斷道：「大師找咱們嗎？」

老僧道：「老衲此來找的乃是落英塔左老施主，不期在此遇見兩位。」

俞肇山道：「巧極了，敢問大師找姓左的何事？」

老僧道：「未便奉告。」

俞肇山道：「大師當然是不肯說了，咱們亦不擬追根究底，少陪。」

一擺手，偕同易岐山欲舉步離去，老僧心底疑雲突生，一眼瞥見俞肇山手上端著的黃色小木匣，心念微微一動。

老僧道：「俞施主何須如此急於擺脫老衲，敢問施主那手上的木匣可否借老衲一觀？」

俞肇山面容又自一變，道：「大師未免太過好奇了，這木匣……」

老僧接口道：「據老衲所知，這雕龍黃色木匣，乃是與老衲同宗別支的西域密宗一門用以裝盛物事之用，施主從何處得到此匣？」

俞肇山嘿然冷笑道：「大師苦苦追問這些做什麼？老夫可沒有時間與你窮磨菇了，讓開——」

說著與易岐易山大踏步前行，「颼」一響，老僧雙肩微晃，居然不改姿勢平掠倒退，攔在他倆面前。

老僧道：「兩位施主請稍待一會……」

一直默言不語的華服老者易岐山臉色陡然一沉，說道：「大禪宗，你這老夫手下敗軍之將又來幹什麼？你如此夾纏不休，是想跟老夫再幹上一場嗎？」

這短短一句話，不啻一記悶棍，狠狠敲在大禪宗心口，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在心中滋長，刹那間，那一日在子午峽裡，自己在千招上失手的一幕，彷彿又在眼前依稀浮映出來。

當日他落敗之後，曾豪語說了一句：「不以成敗論英雄。」是時他能夠以無比寬宏的胸襟，將這等成敗大事輕描淡寫的帶過，但今日受了易岐山這一激，這佛門高僧再也不能夠處之泰然了。

他連考慮也沒有考慮，一掌緩緩舉起，蓄勁待發——

易岐山冷笑道：「大師不服嗎？動手

啊？」

大禪宗本已吸滿真氣，準備再戰的了，此刻從對方接著的這一句話中，隱隱聽出不屑之意，心底一股怒火直冒上來，但是更有一股淒涼的感觸充滿胸臆，似乎只因為自己曾經敗過，敵人就有權這般輕視於他。

一時之間，他忽然覺得自己以血淚換來的威名，已像頭上的輕煙薄霧般，隨風飄去。

沒有聲息，也沒有影子。

他默然良久，這種感觸是愈來愈刻骨銘心了。

終於，他無力地垂下雙掌，沉聲道：「不錯，老衲是曾經敗在施主的手上，這一戰早就結束了，兩位請吧。」

易岐山得意洋洋道：「大師總算知機，你心中必很明白，再戰一次和再戰一百次，結果總是一樣的，敗就是敗了，終究翻不了身的啊！」

他面上滿露得色，帶著尖刻的笑聲和僉鞏山一道走遠了。

大禪宗一言不發，他祇是用深沉的目光，默默注視著對方的背影，默默的佇立著，生像自己的神經已整個麻木一般。

夜風習習在他單薄的僧衣上，帶著些許寒意，然而這老僧心內的感受，較之夜風猶要寒冷十倍百倍。

他已被硬生生逼得認輸服降，就如易岐山所說，敗就是敗了，終老此生，怕再也永遠無法洗刷這道可恥的汚點了！

微微唏噓一聲，他不停地對自己說：「浮名虛譽，又算得什麼？難道你這個空門中人，連這些也看不開嗎？」

但是，只一忽易岐山尖刻的笑聲、語聲，又回到他的腦際迴盪，漸漸他已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這會子，倏聞足步聲由遠至近，大禪宗忽然感到一陣無比的恐慌，在目前的情形下，他簡直願意遠離所有的人類，不見任何一個人。

他頭都不回，厲聲喝道：「什麼人？」

足步聲由遠而近，却是沒有回應。

大禪宗急切復道：「不管是誰，快與老衲走開，走得愈遠愈好！」

背後一片寂靜，足音亦不再揚起，那人似乎並沒有依言走開，也沒有繼續前行——

大禪宗厲喝道：「快走，到底你是……」

喝聲未完，耳膜驀然傳來一道低怯熟悉的語聲：「師父，是我！」

大禪宗內心一定，這四字乍一入耳，登時帶給他無限的親切與溫暖，他徐徐回轉過身子，只見自己的愛徒正手足無措的僵立在五步之前。他的身旁，則站立著一個鐵塔般的青年大漢。

大禪宗低聲道：「劍峯，你們也來啦。」

只一忽裡，他的聲音變得平靜而穩定，便如往常一般無二，生像適才一點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僉劍峯心中一酸，吶吶不能出口。

大禪宗微笑道：「算算你離開為師也有兩年多光陰了，這二年來你東飄西盪，想必吃了不少苦，孩子，你挺得住嗎？」

僉劍峯一笑，道：「我並沒有吃多少苦，倒是江湖閱歷增進不少。」

大禪宗撫了撫長髯，露出欣慰的笑容，道：「哈哈，劍峯，你是長大了。」

僉劍峯期期艾艾道：「師父你老人家為何要離開西域，重入中原？這一出關不是盡棄你十幾年來潛修以參正果的苦功嗎？」

大禪宗道：「為師本無出岫之意，但一個月前，突然接到桑乾獅王著人傳遞的戰書，無奈重下紅塵。」

僉劍峯驚道：「桑乾獅王？」

大禪宗道：「你忘了數十年前，四大門派掌門與桑乾獅王約鬥之事嗎？當時為師眼見四位好友危機一髮，遂從背後施展禪門七曲，偷拂了獅王一掌，結果他重傷而遁，此為老衲一生中最感遺憾之事。」

他輕嘆一聲，續道：「為師一直為此事耿耿於心，數十載光陰彈指即逝，但仍未能釋懷，如今獅王既然下了戰書，能夠及早將這樁公案解決也好，唉，寃孽！寃孽！」

僉劍峯不安地道：「獅王的戰書約定何日？」

大禪宗道：「三個月後的月梢，仍在鴨綠江畔。」

僉劍峯囁嚅道：「你老人家準備赴約去嗎？」

大禪宗道：「自然去了，此事若不解決，為師豈能心安？」

僉劍峯道：「那麼師父是決定與獅王再戰一次了？」

大禪宗道：「到時再看情形吧，不過說什麼老衲都不能動手了，我已經錯了一次，焉可再錯第二次。」

僉劍峯道：「祇是獅王若逼著師父動手又如何？難道他對你出掌，你也不還手？」

大禪宗默然不答，其實連他自己也不知赴約後應該怎麼辦？僉劍峯這一問，當眞是問到他心坎上來了。

僉劍峯想了一想，囁嚅道：「師父，我……我代你老人家赴鴨……鴨綠江之約如何？」

大禪宗苦笑道：「劍峯，你用心雖苦，為師却不能答應於你，再說桑乾獅王在鴨綠江畔修眞，已是陸地神仙的一流人物，連四大派掌門都非他對手，你豈能與他敵對？」

僉劍峯道：「我可以試試——」

大禪宗搖頭道：「不行，這事還是由我親自解決較好。」

僉劍峯低下頭去，他不擬再與師父爭執，但心中却是暗暗下了決定。

大禪宗視線落到僉劍峯身側的岑少風身上，道：「劍峯，這位青年施主是你的朋友嗎？」

僉劍峯道：「呵，是我給忘了，這位岑大哥，他……」

大禪宗微笑打斷道：「不久之前，在子午峽裡老衲已和他見過面了，岑施主拚死護衞少主人，老衲委實敬服得緊。」

岑少風連忙上前敍禮，連道：「不敢。」

提起子午峽，僉劍峯再也忍不住心頭所壓積的話，他顫抖著嗓子，道：「師父

，你在子午峽和那姓易的交過手了？聽說姓易的練成金剛掌，師父敗得十分不值……」

大禪宗哈哈乾笑一聲，沒有回答，半晌他指了指西方的天邊，說道：「月快落下去了，天要亮了呢。」

愈劍峯情知師父有意岔開話題，大聲道：「那姓易的是什麼東西？如果下一次再戰，師父必定會勝的！」

大禪宗却平平和和的道：「絕對沒有下一次了，孩子。」

聲音透著異樣的凄涼，不說愈劍峯，即連岑少風，心中都感到一陣難過。

大禪宗道：「你們去過落英塔嗎？左老施主在不在塔裡？」

愈劍峯點點頭，道：「在的，師父來此找左老前輩？」

大禪宗道：「爲師有一件急事，須找左檀樾談談，劍峯你與令友慢行，我先走一步——」

履不揚塵，往峽口疾行而去。

愈劍峯無言地望著禪宗的背影，忽然一顆熱淚自眼眶滾落下來，他幼失怙恃，許久以來便學會了將感情深埋心底，此時情感激盪大異往日，堤防一決，再也忍不住熱淚盈眶。

岑少風一手搭在他的肩胛上，道：「兄弟，你怎麼了？」

愈劍峯舉袖抹去臉頰的淚痕，眼望禪宗的身影拐過彎道，消失不見，默默對自己呼道：「姓易的縱然練成了金剛心法，那又算得什麼？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爲師父洗雪這個汚點！」

他旋即廢然一嘆，如說易岐山的金剛心法算不了什麼，那眞是自欺欺人了，往年大禪宗曾向他說過，少林金剛心法是當今天下至高無上的內家神功，欲雪師父失敗之恥，談何容易，想到這裡又不禁意志消沉。

岑少風道：「令師已先到落英塔找左老前輩去了，瞧他片刻都未曾躭誤，不知有何急事，咱們快趕回去吧。」

愈劍峯茫然跟著岑少風舉步而行，步出星星峽後，遙遙可見座落在浩瀚沙漠上的古塔，透出一線微弱的燈光。

走到刻前左姓老人與西域喇嘛僧動手之處時，岑少風忽然想起一事，伸手指了指前面的沙堆，說道：「兄弟，今夜在塔裡，你不是望見遠遠有人影在此處附近出沒不定嗎？這座隆起的沙堆可能有些古怪……」

愈劍峯經他一提醒，早些時候的狐疑念頭又重回腦際，雙足一拔，筆直掠向沙堆後面——

他在空中掠身下降，突覺立足之處綳硬異常，似乎並未落在沙上，這一驚誠然非同小可。

愈劍峯兀未及轉念，運足目力下望，不覺又是錯愕，又是駭訝，原來自己竟落在一塊窄長的石板上！

那石板色呈灰黃，乍望之下便與沙漠的顏色一般無二，若未加細瞧，很容易會被蒙混過去。

愈劍峯哈腰下去，伸手運勁一拉，那黃色石板整塊被他掀了開來，露出一條黑黝黝的甬口，蜿蜒斜伸地底！

愈劍峯脫口呼道：「岑兄過來，這裏有條密道——」

岑少風猶未移動身子，陡聞一道呻吟聲音隨風飄入耳際：「水……水……」

呻吟之聲雖然低弱，但在此等空曠所在，二人却聽得一淸二楚，心中俱都爲之一緊。

「水……我要的是水……」

顫顫的吟聲不斷傳至，循聲望去，約莫五丈開外，一條人影正平躺在沙丘上蠕動！

岑、愈二人先後掠身上前，只見一個身著勁裝疾服的漢子反臥在地上，面孔朝下，兩手不住的往地底直掏，那片沙丘已被他掏成兩個窟窿，鮮血自指縫間汨汨滲出，將那片黃沙染成斑斑血漬。

紅黃交映下，格外顯得耀目。

那漢子有氣沒力地呻吟著：「水……水……」

岑少風皺眉道：「足下是誰？」

那漢子似乎已進入了昏迷狀態，身軀往前緩緩蠕動，喻著氣繼續呻吟不已。

愈劍峯奇道：「方才咱們走過，怎未見到這麼一個人？」

岑少風道：「許是沙漠行旅，缺水昏倒於此，我身上還有一皮囊老酒，先灌他幾口，把他救醒才說。」

他救人心切，迅速地自腰間解下酒囊，然後蹲身下去，將那漢子身軀扳轉過來，一口酒猶未灌下去，那原已奄奄一息的大漢忽然彈身一躍而起，一掌翻起直若閃電，筆直擊向岑少風胸口！

岑少風大吼道：「好賊子！你——」

他遽未及防，出掌封架已然不及，無可抉擇之下，只有一咬牙，將全身內力聚集胸前，硬挨了這一擊。

一震過後，岑少風但覺身上百脈欲裂，接連退了五步始勉强拿樁立穩，「哇」地吐出一口熱血！

愈劍峯怔了一怔，厲聲道：「鼠輩敢爾！」

一步飛撲而上，雙掌同出，一連攻出七掌，他眼看好友受傷，心中急怒交加，是以下手絕不留情，招招都是致命的殺著。

那大漢冷笑一聲，身形左閃右晃，以虛避實，不時覓隙回攻一掌，愈劍峯一時竟對他無可奈何。

十數招過後，愈劍峯方始運起禪門七曲心法，一拳震得對方在沙上翻了一個觔斗。

那大漢似乎毫無損傷，立刻反身縱起。

愈劍峯强將翻騰的氣血按捺下去，道：「朋友與岑某有何深仇大恨，下手居然如此狠絕？」

那大漢冷言道：「你自己心裡有數，難不成……」

忽然一陣凌亂蹄聲揚起，沙塵滾滾中，三匹駿馬風馳電掣似直奔過來，那三匹馬兒又高又駿，馬上之人個個長得又矮又瘦，面黃肌瘦，和胯下的高駿坐騎相較，顯得十分不相襯。

三騎後面，跟著一匹黑馬，馬上坐的却是一個身著淺紫衣裳，已過及笄之年的佳人。

那少女身著一件紫色緊身勁裝，頭上用一方綢巾攏住長髮，執轡顛簸間，隱隱流露出巾幗豪放的氣息。

眨眼間，四騎來到切近，前頭三個漢子齊地一勒韁轡，馬兒一聲長嘯，一排立開數步之前。

六道視線齊然注視住岑少風，居中一名漢子道：「不會錯了，是他。」

剛剛偷襲了岑少風一掌的大漢面露喜色，道：「三哥、四哥、六弟，你們來得正好。」

岑少風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他拱了拱手道：「諸位請了——」

那馬上三個漢子神態甚是倨傲，理都沒理岑少風，倒是他們後面那個紫衣少女微微露齒一笑，算是回了禮。

右邊一名漢子開口道：「小子，你挨了咱家五弟一掌，居然還能夠挺得住，足見江湖傳言還有幾分可信……」

岑少風怒道：「原來你們幾人是一路的，適才岑某糊裏糊塗挨了一記偷襲，到目下猶想不出緣由，便請諸位給岑某一個明白交待！」

左邊的漢子冷笑道：「要交待嗎？你跟咱哥兒走罷！」

岑少風愕道：「跟你們走？走到那裡？」

居中一名漢子道：「姓岑的，你不必裝佯了，咱哥兒在最近數月內，曾走遍大江南北，遍尋不著，日前於肅州附近始探得你出關到落英塔，特地快馬兼程趕來找你，你莫再教咱兄弟失望了。」

岑少風雙眉一皺，道：「依此道來，爾等是專衝著岑某而來了，其中可能有所誤會。」

居中的漢子冷冷道：「咱哥兒早就料到你會說上『誤會』這兩個字的，奉勸你知情識趣點，跟咱們一道動身……」

岑少風冷然打斷道：「閣下盛氣凌人如是，我不去也罷。」

那人怒道：「你眞不走？」

語落鞭起，手中馬鞭一抖「呼」地一響直捲向岑少風，鞭首霍地一抖竟筆直翹起，發出嘶嘶怪嘯。

岑少風恚道：「動不動就出鞭，足下是逼人太甚了！」

正欲出手還擊，驀然一隻纖纖玉手自斜地裡伸將過來，衆人未及瞧清用的什麼手法，居然一把便抓住了馬鞭——

馬上漢子運勁一拉，却拉不動分許，他大驚之餘轉目一瞧，那出手抓鞭的人赫然是與自己同來的紫衣少女。

那漢子吶道：「姑娘到底是幫咱們，抑或幫這小子？」

紫衣少女淺笑自若，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自然是幫你們了，不過你得把話說清楚再動手不遲，我瞧這人壓根兒就不曉得他幹過什麼事呢。」

這時兪劍峯悄悄移近岑少風身側，輕問道：「大哥看出這幾人來路沒有？」

岑少風尋思一下，道：「從他出鞭的手法以觀，怕是丐幫關外分舵的飛鞭胡三奇。」

他再度拱手道：「諸位莫非來自丐幫？」

左邊的漢子狠狠地道：「總算你不再裝糊塗了，姓岑的，你害死了咱們的兄弟，與丐幫之仇深如血海，還有何話好說？」

岑少風呆了一呆，道：「足下指的莫非是丐幫十八傑遇害之事？」

那漢子道：「你到現在才想起來嗎？」

岑少風正色道：「數月之前，貴幫幫主雲龍前輩便曾以此質問岑某及趙老爺子，說實話，岑某的確不曾幹出此事……」

那漢子咬牙切齒道：「那時你對咱幫主也是這樣否認的吧，幫主人老糊塗，相信了你的鬼扯，咱哥兒豈容易輕易受騙。」

岑少風道：「諸位不肯相信也就罷了，岑某……」

居中漢子截口道：「十八傑乃是死在趙門五節刀掌力上，除開你受趙鳳豪親傳外，不可能有第三者精擅此技，而趙鳳豪自與七奇之戰後，功力全失，十八傑不是你殺的還會有誰，你還不承認嗎？」

岑少風道：「岑某從來不曾濫殺無辜，何況是丐幫的兄弟。」

那人道：「十八傑與咱們哥兒情逾手足，縱使你一味混賴，咱們說什麼也不能放你過去。」

岑少風只覺一股熱血上衝，對方一再苦苦相逼，他一再低聲下氣，其實胸臆已被引得怒火熊熊。

終於，他再也按捺不住，一掌徐徐抬起。

那漢子冷哼道：「準備趕盡殺絕嗎？」

岑少風怒火塡膺，本已準備不顧一切先幹上一場再說，此刻聽到那人一聲冷哼，靈台忽然一陣清醒。

他情知今日自己若魯莽動了手，眼看沉冤這一輩子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一念及此，**那一掌再也拍不下去了。**

兪劍峰道：「岑大哥說的是事實。」

那居中漢子冷冷道：「小子你也想插上一手嗎？」

兪劍峯恚道：「岑兄不好動手，你們就先衝著我來好了！」

經他這一叫陣，那四名漢子大怒，不約而同從馬上騰空躍起，四人八拳往兪劍峯直罩了下來。

兪劍峯身子紋風不動，揮起雙掌便要硬架，說時遲，那時快，突見得一條紫色纖小人影從天而降，裂帛一聲，那滿天拳影倏地一斂，那四漢子拳勢一阻，分從四下縱落實地——

一道匹練似的寒光一閃，諸人定睛一瞧，原來是一柄短劍插在地上，劍柄猶自搖顫不已。

只見那紫衣少女不知何時已從馬背躍下，款款移步上前，遽出皓手拔起地上的短劍，又若無其事地縱身上馬。

右首一名漢子臉色漲成赤紅，道：「咱哥兒請妳來幫拳，而妳却從中作梗……」

紫衣少女淡淡道：「誰說我不是幫你們？如若你等連這位相公也要招惹，他倆聯手之下，你們四個打得過人家嗎？」

那四名漢子瞠目無語，岑少風瞥了紫衣少女手上的短劍一瞥，道：「好厲害的『銀輝映池』，久聞大漠銀劍雙英以沙漠爲家，向不履足中原，姑娘既能施出這一手

銀輝映池，想必是銀劍雙英的一位到了。」

紫衣少女道：「虧你還有見識，姑娘后曉南，雙英排行第二。」

言談之間，大是豪邁，岑少風聽得略一皺眉，心想眼前這女子久在大漠行走，業已染上了塞外英豪那種率直瀟洒的氣息，舉凡女子忸怩作態羞澀的樣子，一點也不能從她身上找出。

紫衣少女后曉南續道：「我可不願與你動手，若你問心無愧，何不跟我們走一趟，向家師姊解釋清楚。」

岑少風怔道：「丐幫弟子被殺，却爲何要對令師姊解釋？」

一大漢插口道：「姓岑的，你要走便走，多問無益。」

岑少風嘆口氣，道：「也罷，目下只有這樣辦了，諸位先請——」

轉首朝兪劍峯道：「兪老弟你在落英塔多待一會，我去去就回。」

兪劍峯微感不安，道：「岑兄，你的內傷……」

岑少風豪邁地一笑，擺手道：「不礙事，這誤會不是動手可以解決的，兄弟你說是嗎？」

朗笑聲中，躍上最後一名漢子的馬背，紫衣少女后曉南首先策馬而行，其餘三騎相繼馳去，留下了漫空塵沙和楞楞而立的兪劍峯。

經過這一番折騰，天已微明，黑暗荒遼的沙漠，從黑漆逐漸轉變了欲現猶隱的混沌，平沙在微曦中隱隱映出昏黑的光芒。

兪劍峯默默佇立良久，自言自語道：「天亮了，這一晚的意外事件可眞多啊！」

他緩步走到沙堆後面的通道出口，忖道：「古塔附近何來密道？眞是值得玩味，好歹我獨自一人也得進去探看究竟……」

當下不再躊躇，縱身閃入，順手將頭上石板闔上，只覺周遭一片黝黑，直令人覺得彷彿置身於地獄之中。

他運足目力，勉强可以望見尋丈內的景物，緩緩摸索前進，走了幾步，驀地一股陰風撲面，兪劍峯連忙止步凝視，却是毫無動靜。

繞過一道轉角，眼前出現了三條密道，左右兩邊均甚寬廣，只有中間的通道較爲窄狹。

兪劍峯決定選擇中間這一條通道，小心翼翼朝前而行，這通道不但兩邊狹窄，而且不時有奇形怪狀的石角突出，將兪劍峯的衣衫勾破數道裂縫，故此他移動的速度頗爲緩慢。

倏地又是一陣陰風吹起，陰森之中帶着幾許涼意，兪劍峯早有警覺，他不見作勢，便移身到了數步之外。

輕風過後，依舊了無動靜。

甬道上透著死一樣的靜寂，落針可聞，驀然之間，左後面側角傳來一道極爲輕微的呼氣聲音！

兪劍峯衝口喝道：「什麼人？」

黑暗中無人回應，那呼氣聲音也杳不再聞。

他繼續舉步前行，忽地又是陰影一閃，兪劍峯飛快地一旋身，背後却是空空蕩蕩的，了無人跡。

兪劍峯驚疑不定，暗忖：「奇怪我下意識覺得有人跟在後面，如蛆附骨，但方才轉身迅捷如斯，却倏地什麼也沒發現，眞是邪門極了。」

地勢一路向下斜伸，前頭不遠處，又有一條夾道橫穿而過，兪劍峯心念一動，迅速地移步上前。

橫道揚起一陣步履聲響，像是有人大步朝這邊行來。

兪劍峯暗暗提聚眞氣，那足音時斷時續，片刻過後，足步聲再起，那人似乎有意讓人聽見，故意落足甚重！

他正全神傾聽橫道裏的足音，這一忽裏，背後一條人影疾躍而出。

兪劍峯瞿然一驚，右手一抬，正待伸指點出，轉念忖道：此人如影隨形，老是跟在自己身後，意圖未明，是敵是友，猶未可知，還是莫要魯莽出手的好，何況橫道中還另有一人踏著沉重的步子而來，不知這兩人是不是串同前來對付自己，目下自己必須迅速將此事弄個明白。

蓬然一聲，那躍出的人影筆直往前疾行，撞在對面的石壁上，身軀倒了下來，忽然消失不見了。

兪劍峯湊上前去細瞧，那裏還有人影可尋？方才他分明見到那人身軀躍上石壁，眼下石壁還好端端地堵立著，但他身子却失了踪，便如巫師玩弄魔法一般，這一驚誠然非同小可——

橫道裏，足音再起，兪劍峯對這神秘地失踪在石壁前的人影，已無暇去思索個中原委。

他估計橫道中那另一個走動之人，已來到切近，只是爲橫道的厚壁所擋，雙方都無法瞧見。

兪劍峯悄悄自懷中掏出火摺子將它打亮，一道昏黃火舌昇起，幽黑的甬道中出現一片光明。

火光乍亮，橫道裏疾飛來一道星芒，「叭」的一響，火摺被打熄了，周遭又恢復了原有的黑暗。

正自錯愕間，橫道黑影一晃，一人緩緩步出。

兪劍峯一眼瞧清那人面容，失聲道：「兪……兪……老漢怎生進入這秘道裏？」

那人正是老僕兪福，他臉上浮動著詭異莫測的笑容，半晌不答。

兪劍峯復道：「剛才是老丈打熄我的火摺嗎？」

兪福冷冷道：「魑魅鬼魅，見不得亮光，你還是不要打亮火摺的好。」

兪劍峯無法聽出對方語中含意，只覺這老僕兪福說話，時而顚三倒四，時而正常，總教人有莫測高深的感覺。

他的直覺早就告訴自己，眼前這個神秘而又怪異的老漢，胸中只怕埋藏著許多不爲人知的可怕秘密，只是他還沒有機會加以發掘出來。

兪福冷冷復道：「看來你是有意闖這秘道的了？」

兪劍峯道：「小可不時在塔外發現秘道入口，方始闖了進來，刻前可是老丈在橫道裏面走動？」

兪福道：「不是老夫是誰？」

兪劍峯道：「然則老丈可曾見到一條

人影從此處躍出，筆直撞著石壁，又突然無聲無息地消失了踪影？」

俞福陰笑道：「也許是你眼花了，老夫壓根兒就沒瞧到什麼。」

俞劍峯想了一想，道：「老先生說得不錯，許是我人老眼花，故此才會生出此等幻覺。」

俞福道：「十幾歲年紀豈可稱老？你胡說什麼？」

俞劍峯聳聳肩，道：「是極，既然區區這等年紀不能稱老，眼睛想也不會昏花，那麼剛才我所見到的，倒不是幻象了。」

俞福瞠目無語，半晌始道：「小子，你要不要瞧瞧這地底下縱橫交錯的密道，再行貪嘴？」

俞劍峯道：「便請老丈領路——」

俞福當先舉步前行，俞劍峯隨在後，甫轉過橫道轉角，突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隱隱約約傳入耳際：「俞大哥，快過來，我有話對你說。」

語聲甚是尖銳，彷彿一個人在夢魘中，或處於極端恐怖狀態下所發，俞劍峯心中不由一緊。俞劍峯一時分辨不出那是何人的口音，脫口道：「是誰在呼喚區區？」

甬道中激起了一波一波的回響聲浪，却未嘗聽到那女子的應聲。

有頃，那尖銳的女子聲音重又傳來：「俞大哥，俞大哥……」

語氣變得急促異常，充滿著痛苦與淒涼。

俞劍峯環目四望，周遭黑壓壓的，始終瞧不出發聲的所在，心想這甬道之中，莫非尚有夾道，那尖銳的呼聲便是從夾道所發？

心中雖作如是想，却苦於無法證實。

他雙眉一皺，道：「老丈可聽到那呼叫聲音了？可否指點我有關呼聲發出的所在？」

俞福冷冷道：「老丈耳目失聰，幾曾聽到呼叫？要找你自己上前去找好了。」

俞劍峯見對方一味裝聾作啞，一時無法猜透其心意，他沉吟一下，大踏步繞過橫道直走了過去。

一聲厲喝自左側方響起，緊接著一條人影疾閃出來，因為雙方距離太過接近，看看就要和俞劍峯撞上。

俞劍峯停下足步，颼地閃到一側。

一忽裏，那人已衝到面前，舉手一掌直拍過來，掌勁虎虎，週遭平空激起一股氣流，聲勢眞是駭人到了極點。

俞劍峯喝道：「怎麼出手就要傷人？」

他急切中渾忘一切，本能地一側身子，孰料那人的手掌亦隨之一轉，五指暴張抓到胸前。

這一式變化得好不迅速，俞劍峯駭訝之餘，瞥見對方五指枯瘦尖長，便如骷髏白骨一般，剎時一股寒意自脚底直冒上來，大喝一聲，雙掌翻起，猛然向外推出，硬接了那人一掌。

雙方掌力接實，俞劍峯只覺身形猛震，跟蹌向左移開數步，心中不覺震驚於對方掌力之雄渾。

那人壓著嗓子道：「俞福你已有許久未踏入此間，掌力居然又增强不少。」

俞劍峯心中微動，顯然在黑暗裡，又值雙方匆匆對掌之下，對方居然錯將俞劍峯當成了老僕俞福。

俞劍峯並不出聲喝破，祇是默默貼在牆壁下，觀察對方下一步行動如何。

一陣足步聲由遠而近，老僕俞福已然走了過來。

那人怪叫道：「咦，你不是俞福？奇怪這地底下今日怎地來了這麼多陌生面孔？」

言猶未盡，雙肩一晃身軀一個倒竄，筆直撞到後面石壁上，然後像輕煙似的，自俞劍峯眼界消失。

俞劍峯大呼咄咄怪事，他無暇推究那到底如何隱遁？老僕俞福已走到他的面前——

俞福急促地道：「我們已走到甬道的盡頭了，從此處往左繞去，便可通達古塔地下寶殿……」

俞劍峯倉猝未能聽清俞福所說的最後幾個字，他打斷話頭道：「左右都是石壁擋住去路，怎生走法？」

俞福發出一聲陰森的冷笑，抬手在右壁上面一拉，「砰」地一響，石壁間突出現一個巨大的裂口，敢情這石壁可以向兩邊開啓。

俞劍峯覩狀大感意外，腦際靈光一閃，他已想通適才那人撞著石壁後，緣何會消失不見的道理。

石壁開後，立刻聽到一片轟隆之聲，悚目驚心！

俞劍峯奇道：「這轟隆巨響從何而來？」

俞福冷冷道：「你走進去一瞧，不就知道了？」

俞劍峯方欲舉步跨進，忽然一陣疑慮自腦際掠過，回首道：「小可不敢爭先，還是老丈先進吧——」

俞福冷哼一聲，既不作答，亦未如言移動身軀。

轟隆巨震仍然不絕於耳，俞劍峯再度回頭觀望，陡地背後一股陰風襲體，這麼短的距離，他再也來不及揮臂相迎，一震過後，俞劍峯整個身子宛如一隻紙鳶，從石壁裂口彈了進去。

睜眼看時，但見自己落身在一條洶湧澎湃的流沙上，那股流沙由高往低處流動，急漩如輪，其威勢不下於江海激流。

俞劍峯迅速被衝進一股流沙漩渦之中，登時捲沉沙底，踪跡不見。

晌午時分，萬里驕陽。

火輪也似的烈日高掛天際，將一野平沙映成一片眩目的金黃，熱氣從沙漠上反射出來，踩在沙上，就像踩在被火烙紅的鐵板上。

六個人在這一望無際的沙漠上踽踽而行。

三匹坐騎被他們牽在身旁走著，馬蹄深陷沙中，顯得疲憊而脫力，不消多時，前頭一匹馬兒已經倒了下來。

岑少風機械地跟著前面的人一步步行去，他只是用著憐憫的目光望了那倒下去的馬兒一眼，默默舉步前行。

若是在往時，一匹馬兒倒在他身側時，他絕不會只是望上一眼便繞將過去的，但現下他除了這樣做還有其他什麼方法可想呢？

一道聲音有氣無力地道：「唉！又倒了一匹牲口。」

岑少風抬目一瞧，說話的是丐幫關外分舵的飛鞭胡三奇。

他右邊一個虬髯漢子道：「顧不得那許多了，咱們原不該騎馬在沙漠上行走的，少掉牲口還算小事兒一樁，要能徒步走抵目的地，便是頂幸運的了。」

說起話來嗓門有點嘶啞，不時擧起衣袖揩拭額上的汗珠。

另一人道：「咱哥兒到底未在沙漠上行走過，是以連這點經驗都沒有，昨夜出發時，天氣寒冷得幾乎要將人的身子凍僵，誰會想及一到白天，竟會變成如此酷熱，這等熱氣連我們都難以忍受，毋怪牲口支撐不住了。」

岑少風聞言，心念微微一動，暗忖：「丐幫兄弟來自關內，對沙漠毫無認識，但那銀劍雙英向來是以沙漠爲家，又怎麼會沒有經驗呢？她明知馬兒無力持久，只有駱駝最能任重道遠，爲橫渡大漠的唯一工具，緣何却不警告他們變換牲口，反而跟著他們騎馬奔馳，任得好馬活活累死，簡直是太說不通……」

想到此處，不覺動了疑念。

那虬髯漢子清了清喉嚨，道：「我說薛老三，你可瞧仔細了，這片沙丘平坦如水，沒有絲毫痕跡，那就是說，今早上沒人走過這條鬼路。」

那薛老三道：「莫非咱們走錯了路不成？」

飛鞭胡三奇道：「兄弟多慮了，有銀劍雙英后姑娘在前頭領路，還會走錯方向嗎？其實只要往北直走，那就保準不會迷途在大漠之中。」

薛老三瞪大眼睛，道：「北方？此地四面都是沙，你分辨得出那一邊是北方嗎？」

胡三奇瞠目，一時竟答不上話來。

岑少風按耐不住，開口道：「諸位到底要將在下帶到那裏？」

胡三奇斜睨著他，冷冷道：「無論走到那裏，對你有何分別？到了目的地，一待雙英姑娘問過話之後，你就得準備爲十八傑償命了。」

微歇一下，復道：「所以說，你莫如閉嘴跟咱們走的好。」

岑少風雙目一睜，欲待發作，却終於又忍了下去。

走在前面的后曉南回首笑道：「你們也甭拌口，再趕一程，立刻就要到了。」

沒有人應聲，他們只不過說了幾句話，氣力似乎都已用盡了。

頭上的烈日又狠又毒，陽光將沙漠曬得熱烘烘的，越過沙丘，尚餘的兩匹坐騎俱相繼倒了下去。

薛老三解開繫在腰間的水囊，仰頭一灌，却是滴水也沒溢出，他張大了口，露出一臉驚訝之色。

薛老三吶吶道：「這水囊在昨夜分明灌得滿滿的，現在却是滴水不剩，這……這是怎麼回事？」

胡三奇神情霍地沉了下來，連忙拿起自己的水囊使力一搖，居然一丁點聲音都沒有發出，顯然，他的水壺也是空空如也。

他訝然道：「我的也空了，五弟、六弟，你們的水囊如何？」

另外兩名漢子試著搖一搖自己的水壺，同時無言地搖了搖頭。

那虬髯漢子伸舌舐了舐龜裂的嘴唇，道：「沒有水可怎麼辦？我怕在日頭曬死之前，就先得渴死了！」

薛老三突然叫了起來，將衆人駭得一跳。

他大叫道：「三奇你瞧，囊底有個小洞——」

反手將水壺翻轉過來，只見皮囊底邊穿了一個指頭般大小的洞，分明是爲人以金剛指力所穿透。

霎時，四名丐幫漢子臉色一寒，八道目光如剪如刄，齊齊盯住岑少風，後者漸漸被他們瞧得有些不自在起來。

岑少風苦笑道：「諸位難道懷疑岑某……」

胡三奇大吼一聲，道：「岑少風！你如此做未免太欠光明了！」

喝聲中，反手一擊一抖，一根鋼鞭「虎」地自腰間彈起，鞭頭筆直朝岑少風一擊而下。

岑少風暗自一嘆，心想一場誤會猶未解釋清楚，另一場又已接踵而來，誤會越來越大，沉冤更不易洗清了。

他一言不發，在鋼鞭尚未擊至之前，疾地錯步閃身，將對方那一鞭讓了開去。

胡三奇厲聲道：「姓岑的，胡某未曾料到你會卑鄙無恥一至於斯，竟然存心將咱們活生生渴死在沙漠上，嘿，你好毒的手段——」

他滿面俱是淩厲之色，手上長鞭一揚，挾著霍霍風聲，在半空猛一圈旋，有若滿天飛花疾劈下來。

岑少風見對方來勢驚人，不敢直攖其鋒，當下身形一扭，便如一隻彎弓颼地彈右數尺，緊接著他右手一抬，遞出五指往鋼鞭抓去，胡三奇只覺腕上一緊，敢情鞭頭已被岑少風牢牢抓住。

一忽間，其餘三個丐幫兄弟齊然圍了上來。

胡三奇大喝道：「撒手。」

手上運勁一拉，鞭尾應勢像蛇頭一般翹了起來，岑少風虎口一麻，鞭絲已經從他五指脫飛出去，他未曾料到胡三奇鞭上造詣高明至此，一怔之下，只有蹬步再退。

胡三奇長鞭揮舞，攻勢凶悍淩厲之極，招招全是拚命的手法，硬是把岑少風迫退了三四步之多。

突聞后曉南嬌喝道：「你停下手來——」

胡三奇微怔，長鞭攻勢隨之緩了一緩，岑少風乘機縱身躍開。

后曉南冷冷道：「你們的精力已有限，若欲自求速死，便繼續打下去吧。」

丐幫四兄弟一聞此言，整個身子立刻軟了下來，他們都知道后曉南的話一點也不過份，在烈日之下，他們再一運功用勁，身體中剩下的水份被太陽蒸發成汗，只怕便要死得更快了。

胡三奇咬牙切齒道：「姓岑的在咱們水囊底下穿了一個洞，橫豎生機全無，咱們只有跟他拚了！」

他儘管餘怒未息，却也不敢再動手拚命。

薛老三面寒如冰，道：「我道十八傑一世英雄，如何會被你姓岑的一一輕易給宰了，原來他們是喪命在你的陰謀詭計上，姓岑的，你尚有何話可說？」

岑少風環目一轉，見每個人臉上都露出驚疑憤慨的神情，注視著自己，一時之間，全身的血液都湧了上來。

他厲聲道：「你們將岑某我當了什麼人？」

薛老三冷笑一聲，沒有答腔。

后曉南吟吟笑道：「岑大俠自以爲是什麼人？你要算得是好人，那麼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菩薩了。我的話對不對？」

這話說得尖刻之極，岑少風未曾料到連后曉南也信不過他，對他如此冷嘲熱諷，霎時只覺胸口一冷，道：「后姑娘，妳——」

后曉南淡淡道：「江湖傳言，趙鳳豪趙門出了一個傭人，如何英雄了得，論人品功力俱是一時之選，今日一見——」

岑少風釘上一句，道：「今日一見如何？」

后曉南道：「連家師姊聽信傳言，本也認爲十八傑沒有可能是你殺的，故以特地囑咐丐幫兄弟不可迫你太甚，須帶你到她面前問個明白，但是今日姑娘見到你的行徑，委實教人失望得很……」說到最後，語聲陡然變得冰冷無比，間而發出冷嗤之聲，透露出說不盡的不屑、鄙視的意思。

岑少風有如被對方兜擊了一拳，湧起無限忿恨，但他到底是非常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只是自鼻孔中重重地哼了一哼。

他轉念忖道：「此事蹊蹺得緊，那水囊被人以內家指力穿破，自然不可能是丐幫兄弟自己下的手，但是這一路上，却始終沒有碰過一個人，除非——除非……」

岑少風定一定神大聲道：「敢問大漠銀劍雙英與丐幫有何關係？姑娘竟爲丐幫之事如此奔走？」

后曉南沉默了一會，似乎經過考慮，方始答道：「我可以向你透露，家師姊與丐幫幫主雲龍翁之間關係頗深，丐幫兄弟要爲十八傑復仇，咱師姊自然義不容辭。」

至此，岑少風再無話可說，但心中疑念仍未平息。

飛鞭胡三奇指著岑少風道：「現下已證明十八傑是他所殺，和這種人大可不必講江湖道義規矩，咱們聯手上前將他解決便了。」

經此一言，另三名丐幫漢子都蠢蠢欲動。

后曉南輕輕搖首道：「他雖然罪無可逭，我還是主張將他帶到師姊跟前再行處理。」

胡三奇滿露不豫之色，一揮鋼鞭道：「兄弟們，上路吧——」

太陽越來越是熾烈，金黃色的光線將六個人的影子拖得很長很長，緩緩地朝北方移動著。

他的身上的皮膚已幾乎被曬焦，嘴唇龜裂成像片片的魚鱗，眼睛半合半張，似乎忍受不住頭上那强烈的光線。

走了一程，薛老三開始呻吟起來：「水……水……」

另一個虬髯漢子茫然睜開眼睛，道：「水……」

他無力地呻吟着，索性往沙地上坐了下去。

胡三奇搖搖頭道：「沒有水，大夥兒都走不動了，咱們得就近先找個水源……」

他只覺口唇乾燥得很，連多說幾句的力氣也沒有了。

岑少風也已經乾渴得無法忍受，但他却忍住沒有出聲。

后曉南道：「這一帶沙漠我走過數次了，水源至少得在百里之外。」

胡三奇蹌踉後退兩步，道：「姑娘記得清楚麼？莫說百里，我連十里路都走不到了。」

后曉南眨眼道：「其實我們無須去找尋水源。」

薛老再瞠目道：「不找水源，那裡來的水喝？」

后曉南輕啓櫻唇，一字一字道：「我這裡有水！」

這短短五個字簡直比任何神咒鬼符還要有效，還要有力量，丐幫四名漢子霍地從沙漠上跳將起來，連岑少風的背脊也都挺直了。

胡三奇猶以爲自己耳朵聽錯了，期期艾艾道：「妳有水？妳爲何不早說？」

說話間，伸出舌頭舐了舐乾裂的嘴唇。

后曉南不答，逕朝岑少風道：「岑大俠若想渴死我們，那就打錯主意了。有我同行，你的算計只怕要落空了……」

這幾個人連后曉南在內，已一口咬定水囊穿洞是岑少風弄的鬼，他情知多辯無益，率性來個相應不理。

后曉南纖纖素手像使魔法一般，自懷中取出一隻扁扁的皮袋，輕輕一拍，那扁皮袋竟發出咯咯之聲。

諸人一見那皮袋，一聽那聲音，眼瞳都奇異地放亮了。

后曉南慢條斯理道：「我這水袋是貼身藏在懷中的，岑大俠心思再密，計劃再週，亦不曾料到我會未雨綢繆，預爲藏起這個皮袋吧？」

那虬髯漢子狂跳著，叫道：「水！有水了！」

一躍上前，伸手就要拿后曉南手中的扁皮袋。

后曉南道：「袋裡的水不多，可不許一口氣喝光，每人至多只能喝上一兩口，我們還要趕一段長路呢。」

言罷將水袋先交與虬髯漢子，那漢子早已迫不及待仰首咕嚕了一大口，然後依次傳下去，最後皮袋到了胡三奇手上。

岑少風雙目緊釘住胡三奇喝水的動作，心念千迴百轉，他對水的需要並不在他們中任何人之下，眼巴巴望著面前有水而喝不到，心中那份難過更是難以形容。

胡三奇喝了一大口水，喘了一聲大氣，露出滿足舒適的神情，他一轉眼，已自瞧見了岑少風渴羨的眼神。

胡三奇忽然大笑道：「姓岑的，你這

是報應臨頭了！你弄破了水袋，自己也喝不到水，現在咱們有水，却偏不讓你喝，咱們要你活著，渴到半死不活，慢慢受苦，哈哈，三弟你打一個比方，這就像什麼？」

薛老三接口道：「這就像一隻餓極了的狗，眼巴巴看著眼前一根骨頭，却吃不到口……」

他喝下了水，顯得格外有精神，聲音也顯得格外宏亮刺耳。

岑少風面色仍然不變，他受了如此莫大的侮辱，竟沒有絲毫動怒的表示。

耳聞胡三奇狠狠地道：「水袋在我這裡，姓岑的，你有能耐便來搶吧！只怕現在你連伸手搶的力氣都沒有了。哈！哈！」

岑少風沉思著忖道：「揣摸情形，他們是絕不肯給我水喝的了，我到底可不可以動手去搶，或者哀憐地乞求他們施捨一口水？」

但岑少風知道自己絕不能搶，更不能低聲下氣地乞求。

他早年入趙家爲傭，在趙鳳豪的薰陶下養成硬錚錚的性格，就是這性格使得他不會做出對不起他人的事，更不會做出對不起自己的事。

因此之故，眼下他雖然只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但他充其量只是在心中想想而已，只是淡淡地說道：「后姑娘也不肯答應讓我喝一口水嗎？」

后曉南道：「不行。」

伸手拿回水袋，儘自喝了一口。

岑少風雖然早已經猜到對方不會答應，但聽她說得如斯斬釘截鐵，似乎毫無情商餘地，却也不覺楞了一楞。

胡三奇大笑道：「岑少風，你是木匠扛枷——自作自受。可怨不得咱們哥兒心狠……」

話猶未盡，突然大吼一聲，一揮長鞭襲向距離他最近的薛老三！

薛老三失聲道：「二哥！你——」

他只吐出幾個字，面上一陣灰白，亦自揮掌封架，隨手反擊，兩人一下子已對拆了十數招之多，招招竟都是拚命的架式！

剎時之間，另兩個丐幫漢子也一齊拔出了兵刃，捉對兒廝殺，相互地劈砍，彷彿將吃奶力氣，全都使了出來。

岑少風錯愕萬狀，脫口道：「四位是怎麼回事？」

四人彷若未聞，雙眼滿佈血絲，喘息著瞪著對方，臉上露出難以言喻的驚慌恐怖之色，仍自激鬥不休。

這四個情逾手足的丐幫兄弟，竟像突然間變成了深仇大敵似的，每一人都使出最猛的招式，最陰毒的殺手，發狂也似的要劈倒對方！

他們竟似恨不得眼前的同門兄弟血濺五步，橫死黃沙！

岑少風眼望他們這種情態，心中情不自禁抽緊起來，暗忖：「這四人怎地無緣無故變成此等模樣？他們莫非瞧見了鬼嗎？」

此念掠過心頭，立即大喝道：「丐幫兄弟豈可自相殘殺？你們停下手來——」

那四人的狂吼聲和兵刃交擊聲，却將他的話聲掩蓋下去，只見他們舉手投足間，攻勢凶悍凌厲之極，全是拚命的手法。

突聽得一聲裂帛似的慘叫，胡三奇一鞭揚起，正中對手下陰要害，薛老三身形飛起七八尺高，跌墜地上。

岑少風欲待上前封架，却是心有顧忌，唯恐又加重誤會，他目光一轉，大聲高喝道：「后姑娘，妳爲何不勸一勸？爲何不將他們架開？」

后曉南默默佇立一旁沒有作聲。

半晌，她才冷冷道：「他們四人動手拚命，外人如何勸法？如何能把他們架開？」

話聲中，那邊胡三奇一個箭步竄前，鋼鞭縱擊橫掃，慘呼聲接踵而起，一下子又解決了兩個人。

最後，胡三奇精疲力盡，亦自倒了下去！

岑少風大步上前，摸一摸四人的心口，嘆道：「沒有救了，我眞不明白，他們好生生的怎麼突然與自己人動手拚命起來？四個丐幫好漢竟然曝屍黃沙，又有誰會相信，他們乃是自相殘殺致死的？」

他黯然一嘆，猛地回過頭來，望著后曉南，吶吶道：「后姑娘，莫非妳……」

后曉南若無其事笑道：「直到現在你才想起我嗎？」

岑少風道：「這四人自然不會無緣無故發瘋的，他們是喝了水之後，不久便狂態突發……是了，水……難道妳那皮袋裡的水……」

后曉南笑口吟吟道：「你終於想起來了，皮袋裡的水是有毒的，這毒可使人迷失本性，使人發狂，非要立刻找個對象發洩，於是本來是同幫的兄弟，在他們眼中，却成了生死的大敵，四個人如此這般便打了起來。」

岑少風期艾道：「但是我親眼瞧見妳自己也喝了一口水啊，爲什麼妳就沒有中毒？」

后曉南道：「我在喝水之前，已先將解藥含在口中，水裡的毒是我下的，我還會把自己毒倒不成？」

她芳容一整，復道：「如今你總該明白，我爲何不讓你喝水的緣故了吧。」

岑少風一怔，暗暗忖思對方語中的含意，旋即道：「依此看來，這一切都是姑娘有計劃而施了，水囊穿洞敢情亦是姑娘暗地裡所爲？」

后曉南道：「不錯。」

岑少風沉聲道：「姑娘所施的這道羅網當眞嚴密毒辣之極，自己不用動手，就將丐幫分舵的四員大將全都幹掉了。」

后曉南淡淡道：「小事一樁而已，岑大俠好說了。」

岑少風道：「敢問他們四人與姑娘有何過節糾葛，值得妳處心積慮，使用此等手段害死他們？」

后曉南道：「岑大俠莫忘記這四人本是要找你算帳的，我代你將他們解決，省却你許多痲煩，你不感激也罷，反倒來質問於我嗎？」

岑少風冷哼一聲道，正待說話，驀然身後響起一陣凌亂的「得得」蹄聲，四週頓時瀰漫著一片塵沙！

（未完・卌七）